
武俠世界
第38年
40
$20.00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40期
（總號195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6年11月25日）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殺 人 大 廈（社會推理故事）
雷振宇探長和藍新平聯手偵查新建樓房的謀殺案，死者被人毒殺後……沈 西 城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殺手黃蜂針（新派江湖殺手故事）◀三▶
以其之道 還治其身……馬 騰 54

楊 家 太 極（短篇故事）
浩然正氣 發揚國粹……楊 峯 68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九 手 抓 鬼（江湖踩雲生故事）
五路財神供寶盆 戲弄衆豪枉拚命……霍 去 病 73

綠林紅粉傳（綠林山東響馬故事）
着眼大局謀發展 各懷私心不統一……史 金 80

雷 庫 驚 魂（現代奇俠偵探故事）◀一▶
發信邀約赴盛宴 設置圈套困鐵箱……魏 力 88

彎 月 刀（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色誘鏢客計難逞 秦大小姐苦痴纏……辛 彥 五 95

古桃源傳奇（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天王現身揭陰謀 少俠憤怒鬥老三……東 方 玉 103

86.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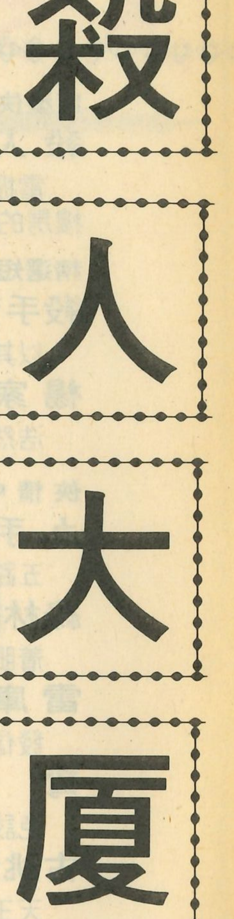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絕色四勇士（新派武林傳奇故事）
各施絕藝套秘密 目的難達狠狽逃……辛 棄 疾 111

夢 中 劍（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身有缺陷性偏激 裸體模特作雕像……司 空 羽 121

編者話 「殺人大厦」是名作家沈西城加盟本刊後第二篇長篇推理小說，兩幢新建的樓房在售樓和入伙過程中，先後在新套房中有人被殺，殺人手法相同。接着又有一男一女被毒殺後拋下海中和河裏。兇手是誰？雷振宇和藍新平兩位名探聯手破案。本期還特意選登了一個有關「太極拳」變化的短篇。楊澄甫在父親逝世，兄長年邁之際，忽然悟到楊家太極拳無人繼後的嚴重問題，立即苦練起來，不足三年時間，已練成上乘功夫，聞名前來求教者極衆，名聲大噪……

本刊革新以來，讀者反應熱烈，紛紛來信提出寶貴意見，其中有讀者建議增刊「讀者編者信箱」，加强溝通，本刊將作考慮。



殺人大厦

沈西城・文

可飛・圖



原信吉後頭部正流着血，死在浴缸中。

秋陽照在二十五層高的大廈上，閃出了白色的光輝，顯得大廈更加優雅高貴。

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來，大廈在在都顯示了「帝王」之風！據這樓的「香城」營造公司發言人對記者說，大廈是模仿英國的「溫莎堡」而建成的，因此有着帝王之風，毫不出奇。大廈叫做「摩天城」，在各大報章和電視台大賣廣告，因而內部裝飾雖還未竣工，卻已吸引了大量買客的注意。一時之間，「摩天城」這個樓盤，成爲了城中熱門話題，在淡市中，一枝獨秀。

今天，又有一批買客前來參觀「摩天城」的示範單位。旅遊小巴士在大廈門前停了下來，走下了六個人，由「香城」售樓部的主任左明領着，歡天喜地走進了「摩天城」。

左明今年六十五歲，在「香城」幹了十年，由於能幹機敏，口才了得，已成爲「香城」的紅人，同時也是不動產圈子裏的名人。

提起左明，圈內人莫不翹起大拇指，發出讚嘆的聲音說：「呀！了不起，了不起。」

「摩天城」最小的單位，售價也過五百萬，並非普羅大衆所能負擔，不過看樓的人，卻是甚麼階層都有。「買不起，看看也好。」，正是現代人的基本心理。

今天的六個客人，正反映了這個現象，除了中年行政人員外，也夾雜着風塵女子。

「示範單位在三樓的角落，各位隨意參觀，之後，我們再詳談。」左明禮貌地對六個買客說。

左明領着六個買客，步上三樓。

到了示範單位，左明掏出鑰匙，開了門。

示範單位身價七百萬，裏面陳設自然十分豪華，冷暖空調齊備，地上鋪法國高級毛氈，牆壁糊上意大利牆紙，而浴室則更是現代化，除了浴槽是用大理石做成，還附添了一個蒸氣浴設備。

六個買客一邊聽左明喋喋不休的闡釋，一邊忙着看四周的環境。在他們臉上都流露出讚嘆的神色。

「呀！眞漂亮！」其中一個女客說。

另一個男客接口：「七百萬，物有所值哩！」

「好吧！我在下面等你們，你們慢慢看。」左明不想打擾買客的興致，離開了示範單位。

在他而言，這樣的示範單位，已看過不知多少個，早已沒有新意。

還有，自己在場，對買客說來，似乎有一種監視作用，影響買客的心理。

於是，他樂得一個人走下樓，吸香烟。

他一邊抽烟，一邊抬頭看三樓的示範單位。每天帶人來看豪宅，自己卻屈在一個三百多呎的單位呢！現實眞是太諷刺了。

過了一會，買客陸續下樓。

不一會，第五個買客也下來了。

還差一個買客，就可以上車，今天的工作就告完成，然而，最後一個買客始終沒下樓。

左明一看錶。

差不多已有一個半小時，按理參觀已看得足夠。

買客中，已有人顯得頗不耐煩。

對買客而言，很少有人看示範單位超過一個小時的。

「呀！那位仁兄實在是太熱衷了。」左明只好安慰那些不耐煩的買客。

說着時，他已走向樓梯，準備登樓催促。

他走到了示範單位，裏面沒有人。

「喂！你在哪裏！」左明叫了一聲，走進單位。

三房兩廳的單位，要找人實在不難，左明先看了三個房間，沒有買客的影踪。

最後，他來到了浴室。

一開門，就看到了那第六個買客。

說了看到人，其實有點不貼切，因爲那個買客經已失去了生命。

那個中年買客，頭向空浴缸，背脊朝天，一動也不動，而他的後頭部，正淌着血，殷紅一片。（給人自後毆了一記，傷重致死！）

左明嚇得臉無人色，逃離浴室，跑到客廳，拿起電話就打。

但隨即想到了電話是未接線，所以只好跑下樓，通知管理員報警。

十五分鐘後，雷振宇探長趕抵現場。

聽過了上氣不接下氣的左明落口供後，由左明領着，直登兇案現場。

死者的屍體並不曾移動過，仍舊俯伏在浴缸裏。

左明道：「是我第一個發現的。」

鑑證科人員立即拍了照片，然後把屍體抬起，仰臥在地板上。

死者是中年男人，唇上留着鬍子，身形略胖，看來像個小企業的老闆。

「死者叫甚麼名字？」雷振宇問左明。

「我……我不知道。」左明不好意思地。

「爲甚麼不知道？」

「今天才第一次見面，是帶來看示範單位的，一般都不會問名字和身份。」

雷振宇彎下腰，搜死者的口袋。

有一個脹脹的錢包，裏面有好幾千塊港元，除此，也有名片，共有十八張，標上同一的名字，看來是死者本人的名片。名片上寫着——

太陽企業管理部的總經理江勇。

雷振宇吁了口氣，覺得有點意外，至少跟當初所想的截然不同。

「太陽企業」是大集團，江勇在那裏當得上經理，份量可不輕呢！

這時剛好把屍體檢理好的雷振宇的手下田慶，走到雷振宇身邊：「探長！直接死因，看來是後頭部受重擊內出血致死。」

雷振宇應了一聲。

「兇手是自後襲擊，用硬物大力毆打死者後頭部。」田慶分析着。

「沒有發現兇器嗎？」

雷振宇看了浴室一眼。

浴室裏有個塑膠垃圾桶，看來不像是兇器，塑膠桶打不死人。

「快去找！」雷振宇命令田慶去找兇器，然後離開現場，走到大堂。

大堂角落是管理室，裏面也坐着五個買客。

雷振宇走進去，在木椅上坐下來，看了五人一眼。

正好是男三人，女兩人。

兩個女人，看來都已過三十，而男人嘛，則大多已到了不惑之年。

「你們都知道了，你們當中有一個人被人殺死了，陳屍在示範單位的浴室，所以你們都有嫌疑。」雷振宇冷冷地說。

五個人聽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其中一個男人望着雷振宇，帶點疑惑地問：「爲甚麼要懷疑我們？」

雷振宇冷眼對着那個男人：「因爲死者是跟你們一齊去示範單位，除了你們，示範單位裏並沒有其他人，所以，你們都有很大的嫌疑。」

「不對！除了我們，可能有人預早埋伏在這幢大廈裏面伺機殺人。這一方面，探長你沒想過嗎？這幢大廈樓高十五層，還未入伙，所以兇手很容易藏身！」那男人反駁着。

「那麼，你可看見其他人走進過示範單位？」雷振宇問。

「沒有……」男人回答。

就在這時候，男人身邊有一位看來滿帶風塵味的女人突然插嘴：「探長，我們幾個人今天才認識，連名字也不知道，又怎會殺人，如果發現死者身上遺失了東西，那又另當別論。」

「沒有發現死者遺失東西，身邊的錢包沒失去。」

「那就對了，我們有甚麼理由殺死一個陌生的人。」女人理直氣壯地。

「你不用擔心，我們會調查。」雷振宇冷冷地，接着就問了五個買客的名姓。

井克明　六十歲　白領。

林達　四十六歲　酒店老闆。

凌正　四十歲　車廠經營者。

邱惠　三十五歲　酒吧媽媽生

徐潔　三十三歲　主婦。

雷振宇記下了名姓，又打量了五人一眼。

「你們當中誰最後離開那個示範單位？」

沒有人回答，彼此面面相覷，一片茫然。

雷振宇招手把左明叫進來，低聲問是誰最後下樓，左明側着頭想了一下，指着邱惠：「是她！」

邱惠的臉色一變。

雷振宇那凌厲的眼神，自然而然地落在邱惠的臉上。邱惠吶吶地：「是我最後下樓的，但我……我可沒殺人哪。」

雷振宇苦笑一下：「我沒說你是兇手，只不過有些話要問你，你離開單位時可曾發現有甚麼異樣？請你想清楚才回答。」

「沒有呀。」邱惠搖搖頭：「我看見大家都離開，於是我急急地趕了下來。」

「有看過浴室嗎？」

「有，不過那時候浴室裏可沒有人，還有，我曾經在客廳抽了根香煙，這是我最後停留的處所，客廳煙缸裏，應該還有我的煙蒂。」

雷振宇笑了一下，煙蒂並不代表甚麼，有可能吸完煙，這才走進浴室。

「好，我問你，你吸煙時，可聽到浴室裏傳來甚麼呼救聲？」

「沒有。」

「其他聲音呢？」

「也沒有。」邱惠大力地搖頭。

雷振宇又問了其他四個人，所得答案完全一樣。

浴室有隔音設備，門關上，聲音不外洩，即使在客廳裏也不易聽到聲音。

「你們當中可有人跟死者說過話？」

五個人又是面面相覷，半晌沒答話。

過了兩分鐘，林達搖了搖頭：「車來時，聊過一陣，他說是大公司的經理。」

這時，田慶走了進來：「探長，你看！」田慶手上有一塊像泥土那樣的軟膠。

「這是甚麼？」

「軟膠。我們在死者的後褲袋裏搜出來的。」

「死者爲甚麼會帶着軟膠？」雷振宇詫異地問。

田慶說：「這個我倒不清楚。」說完把軟膠交給雷振宇。

雷振宇把軟膠讓那五個買客和左明看，誰都沒見過。

「死者跟你說過些甚麼？」雷振宇問左明。

左明想了一下：「死者對摩天城似乎很感興趣，我心裏想，他必然會買一個單位。」

左明說來，有點失意，自然爲了損失一個買客而難過。

雷振宇用手指拈了一下軟膠，出奇地軟，他再揉了兩下，軟膠變了形。（這種軟膠是孩子們的玩意，死者爲甚麼會帶在身邊呢？奇怪！）

這時候，年輕的幹探走到進來。

「報告探長！找不到類似兇器的物體！」

「整幢大廈都找過了？」

「找過了，連大廈四周都找過，甚麼都沒有發現。」幹探謹慎地回答。

兇器哪裏去了？

錄取了初步口供後，就放了衆人。雷振宇立刻出發到死者的公司「太陽企業」調查。

「太陽企業」在商業區，樓高二十層。

雷振宇向接待處表明來意，被引到二樓的會客室。

殘暑溽熱，但空調性能好，雷振宇感到了寒意。雷振宇才點了一根香烟，一個身高六呎的中年男人笑着走了進來。

「是找我嗎？」他客氣地問。

雷振宇點點頭。

那男人似乎有點錯愕，在雷振宇對面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雷振宇把江勇的名片給對方看，表示想跟他見面。

對方笑了一下：「我就是江勇。」

雷振宇一聽，大吃了一驚，江勇不是死了嗎？怎麼會活生生地出現在自己面前？

「你……你眞是江勇？」

「當然！」對方挺起胸。

「你認不認識其他的人叫……叫江勇的？」

「敝公司職員很多，但叫江勇的，就只有我。」

「……」雷振宇呆住了，看樣子，對方不像撒謊，那麼，死者又是誰呢？

雷振宇把那張有問題的名片在小几上一放：「請你仔細看一下！」

這趟，輪到對方呆住了。

「這……這的確是我的名片！」

「眞的？」

「……」江勇點點頭。

「有沒有不同的地方？」

「有！」江勇點點頭：「敝公司職員的名片都有公司的標誌，這張名片可沒有。」

江勇取出自己的名片，跟那張名片對照。名片右上端有「太陽企業」的標誌。

「探長！請問是誰擁有那張假名片？」江勇問。

雷振宇回答：「今天『摩天城』發生了謀殺案，我們在死者褲袋裏搜到了十八張這樣的名片。」

「謀殺？」江勇怔了一下。

「對！那死者年齡跟你差不多，身體較胖，唇上留鬍子，對了，你可有甚麼印象？」

「沒有！沒有！」江勇把頭搖得像播浪鼓：「探長！那死者爲甚麼會有我的名片？」

「我也猜不透，大概貴公司名

氣太響了，令人有信心吧？」雷振宇笑了笑。

「那死者是壞人嗎？」

「這又不能那樣說。」

「不！一定是壞人，至少他冒用我的名字，令我增加麻煩！」江勇十分氣憤地。

他似乎並不太關心有人給殺掉，卻一味執着於別人冒用了他的名字。

雷振宇不禁苦笑，道了謝，離開了「太陽企業」。

死者用假名片這件事，的確令雷振宇異常困惑。在回警署途中，雷振宇作了種種揣測。設定死者有意假借僞名片行騙。

雷振宇走進探長室，田慶就迎上來：「探長！有甚麼收穫嗎？」

「呀！」雷振宇嘆了口氣：「我們弄錯了。」接着就把經過說了出來。

田慶瞪大眼睛：「有這樣奇怪？」

雷振宇雙脚朝枱上一擱：「對！就有這麼怪！」

偵緝部進行了對那六個買客的身份調查，看看有沒有前科，結果如下：

原信吉　四十三歲，本地人，中學程度，無固定居所，有盜竊騙婚案底。

原信吉就是那個死者。

雷振宇抓了抓頭：「這傢伙居然騙婚，看來是愛情騙子呢！」

他考慮到兩件事。

其一是今趟事件的動機。

兇手有可能是那五個買客中的其中一人。死者有騙婚案底，看來很值得參考。

翻看記錄，騙婚發生在十一年前，當時原信吉三十二歲，五個買客中，有兩個女人。

酒吧媽媽生邱惠，十一年前，正是二十四歲。而主婦徐潔則是二十二歲。

以年齡看，都有可能是騙婚。

十一年前的受害者，十一年後進行報仇，看來雖然誇張了一點，卻絕對有可能。

其二是僞名片。

原信吉爲了要做愛情騙子，所以冒用「太陽企業」的名片，自然對自己有利，大公司的名片容易取信於女人。

雷振宇作了決定：「好！我們先往這方面調查。」

第二天，雷振宇和田慶調查了十一年前那宗騙婚欺詐事件。

事件是典型的騙婚。

當年三十二歲的原信吉，自稱是大企業高級行政人員，同時間擁有五個女人，他向她們訛稱結婚，騙了近七十萬元。

自稱是高級行政人員，大抵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當時，各大日報都有報道過這宗新聞，有些報道還稱原信吉是「現代大情人」。

雷振宇不禁搖頭，女人是喜歡聽甜言蜜語，忽略了男人的內涵。

翻查紀錄，那五名受騙的女性當中，並沒有邱惠和徐潔。

由此看來，昨天發生的謀殺案，跟十一年前的騙婚事件，並無相連。

那麼，行兇的動機是甚麼呢？

成爲事件關鍵的是原信吉最近到底在搞甚麼？

從他身上藏有假名片看來，總不會是幹甚麼好事情？

雷振宇第一個念頭是……那傢伙準是在幹着十一年前的相同事件——騙婚。

第二個問題就是兇器的下落和那塊軟膠。

原信吉爲甚麼藏有軟膠呢？

有可能是兇手殺人後塞進原信吉的褲袋，但兇手爲甚麼要那樣做？

還有，那塊軟膠跟今趟事件是否有關連呢？目前還未能肯定。

至於兇器，今天還得在「摩天城」內外再搜索，看看有甚麼發現。

＊　＊　＊

「麗城中心」終於入伙了。

這天，天降小雨，令這座地處城郊的大厦，看來有一種荒涼的感覺。

正午時分，有不少貨車從遠處駛過來，衝破雨幕，直抵中心的大門。

入伙者個個臉上掛着微笑，開始搬運着行李，「麗城中心」是新型居屋，市價七十萬，比一般樓價便宜了不知多少，難怪中籤者，個個都興奮得有如中了六合彩哩！

安美的心情比誰都好！她指揮着搬運工人把傢俬從貨車上搬下來。

安美一家三口，本來住在屋邨，環境不佳。

以她丈夫的收入，怕窮一生之力也沒法買得起像樣的房子。

多謝天主，居然給他們抽中居屋，跟屋邨相比，「麗城中心」無疑是天堂。

安美的單位在四樓。

由於今天不是假期，安美的丈夫沒法親自搬家，祇好叫弟弟幫忙。

安美看着傢俬全搬下了車，就先抱着兒子走上四樓。

邊走邊發出讚美，走廊是這麼寬敞，地板鋪的瓷磚平滑光亮，走在上面，連步伐也輕快了不少。

到了自己的單位，安美掏出鑰匙開門。

一陣油漆氣味撲鼻而來。

兩房一廳的間隔，比起屋邨的房子，呀！眞有天淵之別。

安美最關心的還是浴室，屋邨的浴室只有一個「花灑」，進浴並不舒暢，居屋不同，有漂亮的浴缸，非得好好欣賞不可。

她抱起了兒子，在客廳中轉了一匝，就走向浴室。

又一宗浴室命案

「開浴室的門！」安美立刻本能地叫了起來。

在那粉藍色的浴缸裏，有一個陌生的男人正俯伏着，一動也不動。

顯然，那已是一具失去了生命的屍體。

隨着母親的悲叫，那三歲大的男孩子也哭了起來。站在安美背後的小叔，臉色陡變，不愧是男人！他沒有叫！飛快地奔下樓，通知了管理員。

二十分鐘後，警方派員到場。

藍新平探長踏入浴室。

死者伏屍浴缸，從俯臥的姿勢看來，死者致死的原因，最有可能就是後頭部受襲。

藍新平探長看了一眼，想起三天前「摩天城」的那宗命案，雖然情形不詳，但案件的概要略有所知。

死者同樣是個男人，伏屍的姿勢也相似，而死因則是後頭部受襲，失血過多致死。

兩案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憑此不能斷定兩案有關，只能說兩宗相似、類似相同的案件，過去例子甚多。

死者是個中年男人，瘦削，寒酸，穿着藍西裝，白襯衫，結灰領帶。

看死者的外貌，有可能是一個普通白領。

由於死者身上沒有證明文件，身份成疑。

藍新平探長猜想，文件大有可能是被兇手取去，以期隱瞞死者身份，阻礙警方的調查。

鑑證科人員忙着拍照和掃指紋。

藍新平探長離開浴室，開始盤問發現死者的那對母子。那位母親，臉色鐵青，自然是受驚過度所致。

藍新平探長問了簡單的問題，安美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並沒有多大的參考價值。

「探長！」鑑證科人員叫了一聲。

藍新平探長走回浴室。

「有甚麼發現？」他問。

「雖然還沒有解剖，憑表象看，死亡日期是四天前。」鑑證科人員這樣推定。

「四天前？」藍新平探長眉頭一皺。

「對！雖然屍體已發乾了，不過鞋底已沾着泥，如果是晴天，不會有泥！」

「你意思是死者是在下雨天來這裏？」

「對！四天前的九月十日，剛好有雨，我想死者是那天跑來這裏，然後被殺。」

「兇器是甚麼？」

「我看是硬物，多數是兇手拿走了。屋裏沒發現兇器。」

藍新平探長想起了「摩天城」那宗案子，同樣是沒有發現兇器。

如果鑑證科人員的推測沒錯的話，那麼「麗城中心」的命案要比「摩天城」的命案更要早了一天。

藍新平探長一念及此，就去找管理員。

「你是甚麼時候來當班的？」

「昨天！」管理員朗聲地。

「昨天有巡過所有單位嗎？」

「沒有。」管理員回答：「今天有人搬進來，比較忙，我昨天祇是巡視了每層的走廊。」

「那麼最後巡視各單位是甚麼時候，誰負責？」

「是一個禮拜前，由房屋署的職員負責。」

「單位的門是鎖上了的嗎？」

「當然。」管理員肯定地道。

「有多少把門匙？」

「我有一把，其他兩把會交給住戶。」

「那麼這些鑰匙放在哪裏？我

意思是由誰保管?」

「房屋署。」

「穩當嗎?」

「穩當!」管理員毫不猶豫地道:「除非有人刻意去偷，不過都是空單位，沒東西可偷。」

「對!」藍新平探長笑了。

不過，他不能否定兇手手上沒有單位的鑰匙，至少事實說明兇手走進單位，殺了人，又關上門逃去。

「你見過死者嗎?」他問。

管理員搖了搖頭:「沒印象，一點印象也沒有，怎樣走進來的?唉!」

屍體被送去解剖。

鑑證科人員忙着把現場指紋跟檔案裏的罪犯對照覆核，希望從中找到線索。然而，努力證實白費，死者身份不明，在罪犯檔案裏，並沒有死者的指紋。

「呀!查不到身份，可無法調查呢!」陸署長無奈地。

藍新平探長說:「我們已把死者照片發送各大報館和警區，相信很快就有結果。」

藍新平探長身經百戰，對各種懸案都有破案的信心，是以他根本不當大厦殺人案子是一回事。

陸署長問:「你對兇手揀在那裏殺人，有何高見?」

「這有許多說法。」

「說來聽聽!」

「第一有可能兇手和死者跟『麗城中心』有某種關連。」

「第二呢?」陸署長感興趣地。

「也有可能兇手對『麗城中心』一類的居屋有惡感，所以故意把屍體放進去。」

「還有呢?」陸署長一直問下去。

「也有可能居屋跟今趟事件毫無關係。」

「哦!」陸署長有點不明白。

「四天前是星期日，那天下過雨，但下午放晴，『麗城中心』一帶是散步的好地方。死者有可能跟女朋友散步，走過『麗城中心』，就走了進去，兩人可能爲了某件事吵了起來，女人錯手打死了那男人，這是突發事件，跟居屋沒有甚麼牽連。」藍新平探長推測着。

陸署長說:「如果情況是這樣，鑰匙就成爲了關鍵性問題。兇手可能是麗城中心的人，所以才有方法取得鑰匙。」

「不過，會不會是那個單位忘了上鎖呢?」

「但是業主今天不是開門進去的嗎?」

「對!不過大門的構造跟酒店一樣，祇要按上房門內的按扭，關上門，門就會自動上鎖，所以，今天門是上了鎖，那不代表四天前大門是上鎖的。」

第二天下午，死者身份就給揭破了。

下午四點左右，一個自稱孫美玲的中年女人直闖探長室，表示出現在報章上的死者照片，正是失踪五日的丈夫。

孫美玲出示照片，果然跟死者十分相似。

「請問你先生叫甚麼名字?」

「陳俊，是房署的高級職員。」

「呀!房署職員?」藍新平探長怔了怔:「你說五天前他失了踪，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天是星期日，他突然說有事要出去，走了之後，就沒回來過。」

「星期天幾點?」

「那時雨才停，應該是下午一點半。」

「你府上在哪兒?」

「A鎮!」

「從A鎮到『麗城中心』，坐車要三十分鐘呢!」

孫美玲應了一聲「是」。

「從車站走到這裏，又要三十分鐘。」藍新平探長喃喃地說。

由於「麗城中心」還未入伙，所以未有穿梭巴士，因此，陳俊從家到麗城中心，耗時需一小時。那是說，從A鎮到「麗城中心」，已是下午兩點半。

不過，如果兇手自備汽車，那麼所需的時間就自然會較短。

「你先生離家時，可有說去見誰?」

「沒有!他穿得很整齊，我想一定是去見人。」

「有沒有說去哪裏?」

「沒有!」孫美玲搖搖頭。

「請問最近你先生的情緒有甚麼反常的表現?我意思是指事業上，或者……」藍新平探長望了望孫美玲，「男女關係……」說這話時，藍新平探長實在有點兒不好意思。

「外子一回家就不喜歡講公事。」

「女人方面呢?」

「我不清楚，不過，我們相處融洽，我看他不會有甚麼外遇，所以我不明白爲甚麼他會被人殺

死。」

說着時，孫美玲飲泣了起來。

藍新平探長遞過紙巾，待孫美玲停止了抽泣後，才問:「你先生離家時，可有帶着甚麼嗎?」

孫美玲揩了揩眼淚:「我沒留意，不過錢包，身份證一類的物件，必然帶在身邊。」

藍新平探長聽了，心中一凜。

死者身上甚麼都沒有，如果是行劫殺人，沒理由連身份證也一併取去。

藍新平探長問:「你先生可有仇人?」

孫美玲望着藍新平探長，滿臉狐疑。想了想，又搖了搖頭。

「外子從不在我面前說公事，所以……」孫美玲無奈地苦笑。

看樣子，不像撒謊。藍新平探長心想:要了解死者陳俊工作上的事，去房署查問就行了。

藍新平探長立即出發到房署去。

死者所屬部門是建設課，辦公室在二樓。

一進門，就覺得空氣並不尋常，藍新平探長表明來意，要求跟陳俊的直屬上司見面。

上司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人，樣子精明。

「驚聞陳俊死訊，悲痛之極。」聲音很沉，却聽不出有甚麼悲哀的情緒。

「陳俊負責麗城中心居屋工程的嗎?」

「對!是由他負責的，聽到他失踪，還以爲抵不住工作壓力，從沒想到會被人殺死。」

「聽說陳俊主要工作是收購地皮?」

「對!」上司點點頭。

「在收購地皮的過程中，可有過甚麼糾紛?」

「那當然有，小糾紛總是有的，不過，阿俊很會處理，全都會解決。」

「眞的沒有後患嗎?」藍新平探長有點不相信地問。

上司連忙說:「那絕對沒有。」

「阿俊是一個怎樣的人?」

「誠實，勤奮，對目前職位勝任愉快。」

「有沒有敵人?」

「私生活方面，我不清楚;在公事方面，一向秉公辦理，沒有敵人。」

「聽說麗城中心的門匙，是由你們保管，到入伙前一天，才交給管理員，對嗎?」

「對!」上司同意。

「你們把鑰匙放在哪裏?」

「四樓保管部的保險箱裏。」

「保險箱可有上甚麼特別鎖?」

「沒有，我們這裏不會有人偷鑰匙。」

「那麼陳俊可以拿到門匙了?」

「原則上自然可以，但偷來可沒用處呀!」

對!偷來可沒用處，但陳俊眞的可以拿到門匙，大可以多配一條，這跟事件可有關係呢!藍新平探長還不能想明白。

「請問陳俊坐在哪裏?」

上司指了指遠處。

那裏有一張鋼製寫字枱，枱上放着「主任」塑膠牌。

陳俊有四個部下，三男一女，他們都用好奇的眼神望着藍新平探長。

但是藍新平探長回望時，却慌忙地垂下了頭。

藍新平探長苦笑一下，拉開抽屜調查。

藍新平探長並不盡信陳俊上司所說的話。

因爲中國人有一個優良傳統，就是不管死者生前有多壞，死後也不會口出惡言。

陳俊必然有缺點，有不爲人所知的秘密，藍新平探長就是想知道這方面的事情。許多時這些「秘密」往往就是被殺的主要原因。

在抽屜裏，找不到任何線索，看來陳俊爲人謹愼，抽屜裏的物件給放得井井有條。

在一個塑膠放名片的盒子裏，盛着五十多張名片。藍新平探長耐心地一張張地細看。

這五十幾張名片，概括了各行各業，反映出陳俊生前交遊廣闊，同時也顯示了他工作性質的複雜。在這五十多張名片裏，可會有殺死陳俊的兇手呢?藍新平探長問准了那個中年上司，把所有名片帶回警署去。他想好好地調查一下，找尋線索。

一回到探長室，陳俊的驗屍報告就送到了。死亡時間跟初期判斷相同，是九月十日下午五時到十二時的這段時間，死因是後頭部受重擊，失血過多而死。

九月十日中午時分，曾下過雨。

藍新平探長命令手下王明和安强等人向名片的持有人查問案

發那天的行踪。

有不在場證據的，就在名片上打上「OK」字樣，這當然是一項艱辛的工作，好玩的安強未開始已拉長了臉。

花了三天時間，完成了整項調查。

結果是「空白」一片，人人都有不在場的證據。

爲了爭取更多的線索，藍新平探長走訪陳俊的家。孫美玲的臉色已沒有先前那麼青白了，看來她的情緒已稍平復。

「直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找不到任何線索。」藍新平探長在沙發坐了下來：「所以要請你幫忙。」

「探長！我早已說過對外子工作上的事，我一無所知。」

「我可否看看你先生的書房。」

說是書房，其實佈置十分簡單，除了一張小寫字枱外，就是一個書架。

陳家三房兩廳，在今日房屋荒的環境裏，兩口子擁有這樣的房子，已屬幸福。

不過，這房子已是老房子，時價二百多萬，從這一點看來，陳俊似乎並沒有貪污的嫌疑。

藍新平探長打量了書房一眼，開始搜索。

書架上的書，許多是暢銷書，並沒有甚麼特別。

藍新平探長打開寫字枱的抽屜，跟陳俊房署裏的寫字枱比較，顯得凌亂不堪。抽屜裏，有新的明信片和信封、原子筆等，另外還有幾個鐵彈子，在抽屜裏滾來滾去。

抽屜角落，有幾張飯島愛的裸體寫眞哩！這傢伙跟一般男人沒甚麼分別呢！

寫字枱最下面的抽屜上了鎖。

藍新平探長要孫美玲打開它，但孫美玲却表示沒有鑰匙，無法開啓。

「那麼請你拿個螺絲批來吧！」藍新平探長說。

孫美玲從另一個抽屜取出螺絲批，交給了藍新平探長。藍新平探長立即把那個抽屜撬開。由於是上了鎖，因此，藍新平探長充滿了期望。

他朝抽屜裏看了一下，裏面有一個塑膠盒子，裏面裝有名片大約有五十張，一看，原來跟在陳俊辦公室寫字枱抽屜裏發現的全部相同，換言之，名片有兩份。

藍新平探長看了一會，最後看到了那張名片了。

「太陽企業管理部總經理　江勇」

最初看到這張名片時，全不在意，但忽然想起了日前報章上的一則新聞曾出現過這個名字。那是「摩天城」命案！

藍新平探長大感興趣，把名片又仔細地看了一遍。眞正屬於「太陽企業」的名片，全有公司的徽記，但這張名片却沒有。

「有趣有趣！」藍新平探長把名片塞進袋裏。雖然單憑一張假名片，不能判斷「摩天城」命案跟「麗城中心」命案有關，但由於同時發現了江勇的假名片，命案至少有兩個共同點。

其一是死者被殺害的手段，都是俯伏浴缸，後頭部被硬物敲擊；其二就是兩案都發現了相同的假名片。

藍新平探長問孫美玲可認得江勇其人。孫美玲想了想，說：「來過一次電話。」

藍新平探長忙問：「是打過來的？」

「對。」孫美玲點點頭。

「是甚麼電話？」

「是一個男人嗓音，自稱姓江，要阿俊聽電話。」

「之後呢？」藍新平探長越聽越感興趣。

「不巧的是阿俊不在家，於是我就問哪一位江先生。」

「對方怎麼說？」

「他說是太陽企業的江勇，知道阿俊不在，大笑起來，隨即掛上電話。」

「他大笑？」藍新平探長狐疑地問。

「我覺得好奇怪，心想：這個人怎麼這樣怪？」

「電話是哪天打來的，還記得嗎？」

「大約是一個月前了。」

「你有沒有告訴阿俊？」

「有，阿俊一回來，我就告訴他。」

「他有甚麼反應？」

「阿俊說不認得江勇。」

「不對不對，你先生手上有江勇的名片，又怎會說不認識呢？爲甚麼他要撒謊？」

「我不知道。」孫美玲一片迷茫：「我不敢問他。」

「你先生外面有女人嗎？」藍新平探長改變話題。

「甚麼？」孫美玲立時變了色：「我……我丈夫除了我以外，不

會有女人！」

反應如此激烈，反而令藍新平探長覺得陳俊必然有外遇。

不過，有外遇，也不表示跟案件有關。

藍新平探長離開了陳俊的家，又轉去房署。這趟，他改轅易轍，不找陳俊的上司，而向陳俊的下屬阿田着手。

他請阿田到咖啡店喝茶。

阿田大學畢業後，就進入房署工作，迄今已有兩年。

「請你講一些有關陳俊的事給我聽，甚麼都行！」藍新平探長遞過香烟。

「甚麼事都行？」阿田問，看來他很高興成爲警方的口供提供人。

「對！請隨便說！」

「人人都說陳主任嚴肅，不好色，其實並非如此。」阿田喝了口啤酒。

「除了太太，外面還有女人？」

「他有一個親密女朋友，叫阿紅！」

「阿紅？」藍新平探長一怔，這可是條線索。

「阿紅是酒吧女郎。」

「你怎會知道？」

「有一天，主任出了差，有個女人打電話來找他，是我聽的，對方自稱阿紅，要找主任，我跟她聊了一會，立刻就知道她是風塵中人。」阿田洋洋得意地。

「哦！」這倒出乎藍新平探長意料之外。

「我一直以爲主任是柳下惠，不二色。有女人找他，雖然有了點懷疑，但不敢相信主任會搞女人。這樣過了半個月，有一個黃昏，我到旅遊區買醉，才入門，就看到主任坐在一角，架着太陽眼鏡，我定睛細看，確定眞的是主任！」阿田回憶着。

「他身邊坐着一個廿五六歲的女人，十分親暱，那個妞……」說到這裏，阿田忍不住吹起口哨來：「身材好到不得了，我一看就移不開了，那是酒吧女郎阿紅！」

「這家酒吧是哪種形式的酒吧？叫甚麼名字？」

「黑貓！酒吧的大門上面繪着黑貓，很容易找的，形式嗎？是清吧混和洋式酒吧那一種，有兩三個酒吧女郎穿插其間。」

「你是甚麼時候見到陳俊的？」

「很久了！至少有兩個半月。」

「有沒有聽過陳俊提起過阿紅？」

「沒有！主任的嘴巴很緊，如果是我，泡上漂亮的妞兒，會唯恐別人不知道呢！」

「有沒有一個叫江勇的來探望過陳俊？」

「江勇？」阿田嗡了嗡鼻子。

「是，就是太陽企業的江勇！」

「那是大公司呀！」阿田吁了口氣：「在我的記憶裏可沒有。」

「有沒有打過電話來？」藍新平探長追着問。

「以我所知，可沒有！」

「記清楚了嗎？」

「探長！那個叫江勇的可是殺死主任的兇手？」阿田忽然這樣問。

「不！那個江勇已經死了。」

「這麼奇？」阿田瞪大了眼睛。

「是呀！這是奇案。」藍新平探長呷了口啤酒，一臉苦笑。

離開咖啡室後，藍新平探長馬不停蹄，跑去「黑貓」酒吧。酒吧裏沒有甚麼客人。

藍新平探長表示了身份，向老闆娘問：「阿紅在嗎？」

老闆娘手指上夾着半截香烟：「阿紅？不幹了！」

「可以在哪裏找到她？」

「她自己開了店。」老闆娘有點不悅地，看來阿紅的店一定搶了她不少生意。

「呀！做老闆娘了？」藍新平說。「阿紅身邊有那麼多男人嗎？」

美麗性感的阿紅

「不，祇不過兩三個，但捨花錢，那就行了！」

「是不是陳俊？」

「不是陳俊。」

「可能他用假名字，請你看看這張照片！」藍新平摸出了陳俊的照片。

「對對對！就是這個人。」老闆娘叫了起來：「不過，他不叫陳俊，他叫牛老闆。」

「牛老闆？他幹甚麼的？」

「聽說有不少地皮，靠炒賣房地產過活。」

「炒賣房產？」藍新平探長心念一動，身爲房署職員，居然告訴人家自己擁有地皮，這裏面必定另有乾坤。

「對了，探長，阿紅犯了甚麼法？」老闆娘問。

藍新平探長笑了笑，不置可否地離開了「黑貓」，立刻去找阿紅。

阿紅開的酒吧有一個很浪漫的名字——「醉紅」。

藍新平探長到了「醉紅」門前，並不立刻走進去，他首先觀察了一下門面。

裝飾不俗，看來格調比「黑貓」要好，難怪老闆娘說起阿紅時，有酸溜溜的感覺。

藍新平探長吸了口氣，推門進去。裏面有一個年輕女人，體態一如阿田所說，甚爲誘惑，再加上適當的打扮，更是魅力四射。

這樣的女人，對中年男人，的確是一種極大的誘惑。藍新平探長朝酒吧長枱前一坐，要了墨西哥啤酒。近些時日，人人都作興喝墨西哥啤酒，藍新平探長也不例外。

他打量了酒吧一眼，讚嘆地說：「眞不錯。」

女人笑了笑：「我們剛開張呢，我是這裏的老闆娘，叫阿紅。」

「開這樣的酒吧，可要多少錢？」藍新平探長問。

阿紅眨了眨眼：「這個嘛……」定定地打量着藍新平探長：「你是稅務局的人嗎？」

「呀呀，你必然是心裏有鬼！」藍新平探長笑了起來，出示了證件。

阿紅搖搖頭：「那有鬼！我一向奉公守法。」

「你沒犯罪，不過我想問一問有關『黑貓』酒吧客人的事。」藍新平探長呷乾了啤酒。

阿紅識相地又開了一瓶啤酒，倒進了藍新平探長的酒杯：「是客人的事？」她順便抽了根烟：「相熟的客人可不止一個呢！」

「你認識牛老闆嗎？自稱做地產的。」

「我認識他！」阿紅率直地承認。

「這酒吧是他出錢的嗎？」

「是！我沒叫他出，是他自願的。」

「是嗎？」藍新平探長笑了笑。

陳俊到底出了多少錢，那很難說，不過看裝飾，沒二百萬，也有一百萬。

陳俊哪有這麼多錢，藍新平探長隱隱地感覺命案跟貪汚有關。

一個中年男人，愛上了一個嫵媚的風塵女人，爲了得到她的歡心，利用自己在房署的地位，收取佣金，然後雙手奉獻給女人，結果，惹來殺身之禍。

這是大都市悲劇，司空見慣，藍新平探長不禁苦笑。

「有甚麼不對勁嗎？」阿紅問。

「沒有，我在笑自己罷了，要是我，哪有能力資助心愛的女人。」

「探長！你也不必太過妄自菲薄，能當探長，許多人都羡慕不來呢？」阿紅說。

「牛老闆有說過他的財產是來自地產買賣嗎？」

「對！」阿紅點點頭。

「牛老闆有多少錢？」

「我爲甚麼要告訴你！」看來阿紅也不是好惹的。

「你不能不說，這跟一宗兇殺案有關！」

「兇殺案？」阿紅一怔：「誰給殺了？」

「就是牛老闆。」

「甚……麼？」阿紅雙眼瞪大台不攏了。

「牛老闆不姓牛，眞名叫陳俊，也不是地產公司的老闆，而是房署的一個主任。他眞實的身份，你大概不會知道，他給你的錢，我們懷疑是用不正當手法賺回來，他是被殺，相信跟此有關。」

「等一下，探長！」阿紅叫了起來：「牛老闆的事，我可給弄得糊塗了，探長，你可有問過牛老闆？」

「問牛老闆，你開甚麼玩笑，他已被人殺死了，怎能問？」藍新平探長說。

「不對呀，牛老闆一會就會來，你可以問他。」阿紅一本正經地說。

「甚麼？」挨到藍新平探長怔住了。

這時，酒吧的大門給推開了，走進一個中年男人，身型頗高，嘴唇上面有髭子。他朝阿紅揮了揮手：「老闆娘，你好！」然後在角落的卡座上坐了下來。

一個年輕女侍忙走上前招呼。

「他……他是牛老闆？」藍新平探長狐疑地。

阿紅微笑着：「對！他就是我的後台老闆牛英佩。」

「亂講！」藍新平探長啐了一口。

「亂講？」阿紅抬了抬兩條修

長的柳眉：「你不妨自己去問問他！」

藍新平探長拿了啤酒走到那男人的枱前。

「對不起！你可是牛英佩先生？」藍新平探長嚴肅地問。

「是！你是哪一位？」牛英佩望着藍新平探長，有點緊張地握着酒杯。

「你眞是牛英佩？」藍新平重複地問。

「幹嗎這樣問，我從離開娘胎，就是牛英佩呀！」牛英佩大聲地。藍新平探長在他對面坐了下來，掏出了證件讓牛英佩看了看。

「再問一次，你眞是牛英佩嗎？」

「行不改姓，坐不改名。」牛英佩有點負氣地。

「你可有帶着身份證，我想看看。」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探長！請你明言。」

「你可認識一位叫陳俊的男人？」

「不認識！」牛英佩搖搖頭。

「那個男人用了你的名字出入酒吧！」

「甚麼？」牛英佩怔了怔。

「那個男人後來被人殺死了。」

「可憐可憐！」牛英佩嘆了口氣：「但這跟我有甚麼關係？」

「我可以看看你的身份證嗎？」

「你懷疑我？」

「如果你不拿出來，我無法不懷疑。」藍新平探長板着臉孔說。

「我……我沒帶身份證，名片可以嗎？」牛英佩有點尷尬地摸出了名片，放在枱上。

一看，上面寫着：牛氏不動產公司董事長 牛英佩。牛英佩說：「如果探長還不相信，請明天來我公司，我會出示身份證。」

藍新平探長隨手把名片放回袋中。

「聽阿紅說，這酒吧是你出資的嗎？」

「對！不過我不想張揚，我年紀大了，却愛上了一個年輕女人。」牛英佩抓了抓頭，神情古怪。

「你可知道阿紅以前在哪裏工作的嗎？」

「知道，是『黑貓』酒吧！我是在那酒吧碰見她的，一見入迷。後來她說想自己開個酒吧，我就支持她！」

「出了多少錢？」

「可以不講嗎？」

「不能！」藍新平探長堅決地。

「大約一百五十萬，本來要二百萬，不過阿紅說自己有五十萬，你可問她。」

「你常常去『黑貓』的嗎？」

「是！」牛英佩坦然承認：「男人都抵受不住美麗女人的誘惑。」

「那你又見過他嗎？」藍新平探長取出陳俊的照片。

牛英佩接過看了一眼：「大概『黑貓』見過吧！但沒印象，我平常不大留心人的，我去，祇是爲了阿紅，其他人，不在我心裏。」

「媽的！女人，你眞行！」藍新平探長心裏不由得罵了一聲。

＊　＊　＊

雷振宇接到了「麗城中心」兇殺案的資料，發現兇手手法大致相同。

他跟部下研究，看看要否跟藍新平探長合作，結論是「言之過早」，理由有如下述：

(一)直至目前還沒有有力證據證明兩案是同一人所爲，雖然手法相似，如兇案場所，殺人手法等。不過由於兇器不曾發現，不能證明兇手是用同一兇器。

(二)有關名片那件事，陳俊手上有「摩天城」死者持有的相同僞名片，多少顯示兩案有相連，但第一宗死者原信吉持有的「江勇」僞名片，數目繁多，而陳俊祇有一枚，並不能代表兩案有一定的關連。當然，也沒有肯定沒關係的證據。但雷振宇基於跟藍新平探長過去的心病，決定暫緩設置聯合專案小組。

雷振宇已把原信吉的一切資料送了去藍新平探長那處。讓藍新平探長參考。

目前，橫亘在雷振宇面前的有四個調查方向。其一是五個涉嫌者。

雷振宇跟他的手下都堅信案發那天跟原信吉一起去「摩天城」看示範單位的那五個買客當中，其中一人就是兇手。

不過，調查過那五個買客的身份後，却發現他們跟原信吉並沒有甚麼瓜葛。

五個人都說是那天才第一次見到原信吉，警方直至目前，還提不出反證。

第二是兇器問題。雷振宇已肯定兇手是利用硬物襲擊死者的後頭部，但搜遍「摩天城」一帶、都找不到兇器。

第三是死者後褲袋裏的軟膠，幹探們對此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有人認爲跟兇案有關，有人則認爲沒關係。雷振宇本人認爲有關係，却提不出確實的證據。爲甚麼原信吉身邊帶着軟膠呢？跟兇案有甚麼關係？雷振宇猜不透這個啞謎。

第四則是原信吉到底住在哪裏？幹甚麼職業？身邊有假名片，看來必定是不務正業，既然如此，爲何會來看「摩天城」的示範單位？他來的眞正目的是甚麼？

有關第四個疑問，很快就給揭破了。

有一通電話打到偵緝部。對方是一家賓館的老闆，看到報上原信吉的照片，覺得很像其中一個住客。

雷振宇馬上跑到那家叫「和平」的賓館去看個究竟。老闆是一個四十五六歲的中年人，不高不矮，一見雷振宇，就說：「那個人好麻煩！」

「怎個麻煩法？」雷振宇問。

「你進來看看吧！」老闆引着雷振宇走進原信吉的房間。門前掛了一個木牌，寫着「日興貿易」公司。

「我叫他不要在這裏掛牌，他不聽，而且還粗聲粗氣的，怕了他，也就由他去。」老闆說。

「日興貿易公司！」

「一個小房間，怎能算是公司。」老闆不屑地。

房間裏祇有一張小床、一張小桌子和一個布衣櫃。小桌上有一個電話，看來是原信吉的做生意工具。

雷振宇伸手去拉桌子的抽屜。

裏面沒有照片、信件和記事簿。

「是不是有人來調查過了？」

老闆點點頭：「對！昨天有一個自稱是他朋友的人來過呢！」

「你讓他進來過？」雷振宇問。

「因爲他……他自願代交兩個月的房租。」老闆吶吶地。

「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大約四十歲，沒說名字。」

「長得怎麼樣的？」

「臉孔很小，身形蠻高，鼻子架着太陽眼鏡。」

「他有帶甚麼東西離開嗎？」

「甚麼東西？」

「我在問你，快說！」

「我收了房租就去寫租單，所以我沒留意。」

「大概是有的，對嗎？」雷振宇問。

這時，雷振宇留意到牆壁上的一個奇怪現象。

牆上的掛曆已給人取去了。

自然是那個自稱朋友的人拿了去。

那日曆上到底寫了些甚麼呢？

雷振宇不禁頓足，如果早來一步，那就好了，他的視線移到那具電話上。

電話旁邊，有一本記事小本子，正打開着。

雷振宇一看，白紙上有鉛筆的痕跡存在。他拿起來，瞇着眼睛細看。

那是兩個字，是一個名字：邱惠。

是五個買客中其中一個女人的名字，邱惠是最後一個從示範單位裏走出來的買客。

「以前有甚麼人來看原信吉？」他問。

「許多！各種人物都有。」

「有沒有女人？」

「有！」老闆點點頭。

「有沒有一個叫邱惠的女人？」

「名字我不知道。」老闆一臉難色。

「年齡大概三十五，是風塵女人，皮膚很白，有點風韻。」雷振宇形容着。

老闆側着頭，想了一下：「我記不起來了。」

雷振宇拿他沒辦法，祇好作罷。

他拿起電話，打回警署，叫手下到「和平」賓館來。

不久，手下來了。

雷振宇叫他登記所有打進來的電話，之後就離開了賓館。

＊　＊　＊

霓虹燈亮了起來。

雷振宇去看望邱惠。

邱惠的酒吧叫「惠」，是一家清吧，面積不大。

「酒吧的女老闆，居然可以住華厦，這是甚麼年代？」

雷振宇咳了幾下，走進酒吧。

邱惠並不在，問女侍，才知道自昨天起，邱惠便沒有回酒吧。

「老闆娘有打過電話來嗎？」雷振宇問。

女侍搖搖頭。

雷振宇立刻打電話去邱惠家。

聽電話的是一個女人，可不是邱惠。

她說是鐘點女傭，從昨天起，女主人就不在家。

「不在家是甚麼意思？」

「是出門去了。」女傭回答。

「去了哪裏？」雷振宇問。

「不知道。」

「她沒告訴你嗎？」

「沒有，我們是下人。」

「你爲甚麼會在，你有門匙？」雷振宇問。

「不！」女傭回答：「我昨天早上如常來，女主人已不在了。」

「門難道沒上鎖？」

「是呀！」女傭應了一聲。

「之後呢？」雷振宇問。

「今天也是一樣，沒上鎖。」

女傭淡淡地。

「你不覺得奇怪嗎？」雷振宇問。

「有一點。」女傭回答。

雷振宇大聲地說：「你等我一下，我現在來。」

「請問你是哪一位？」

「雷振宇督察……」雷振宇掛上了線。

十五分鐘後，雷振宇趕到邱惠的家，那個女傭，約莫四十歲，把雷振宇迎了進屋。

「請把一切情況詳細說一遍。」雷振宇命令她。

女傭瞪着眼，不知所措。

「眞的不知她去了哪裏？」

「不知道。」女傭怯怯地。

「以前有過這種情況嗎？」

「有，不過從來不會不鎖門出去的。」

「我想看看。」雷振宇說。

女傭引着雷振宇走進邱惠的睡房。

睡房擺設傢俬，搬起來可麻煩呢！

看來那女傭對邱惠的感情不錯，不停地問：「雷督察，太太可會有事？」

「我也想知道。」雷振宇不耐煩地。

化粧枱的抽屜裏有一疊信，並寫有原信吉的名字。

「有沒有一位姓原的男人來探過太太？」

「沒聽過，但我不在時，可不知道了。」

「電話呢？你接過嗎？」

「沒有，通常都是太太自己接的。」

「她有沒有對你說準備買房子？」雷振宇問。

「有提過，太太說這裏不安全，想搬家。」

「不安全？」雷振宇一怔。

「是呀！」女傭點點頭。

「不安全，却不鎖門，那不是很奇怪嗎？」

「對！」女傭點點頭：「所以必須通知警局。」

「傻瓜！我不就是警察嗎？」雷振宇咆哮起來。

邱惠浮屍海面上

邱惠失踪了，她去了哪裏呢？滿以爲在原信吉房間裏發現邱惠的名字，就可以破案，現在看來，跡近渺茫。

雷振宇在邱惠的睡房裏搜了一遍，沒任何發現，祇好快快地離開。

第二天早上，下着小雨。碼頭附近，煙雨濛濛。

徐琦一早起來，就跑到碼頭散步。

他手上拿着傘，沿着碼頭，慢慢地走。雨下得不大，但視野模糊，在徐琦看來，具有無比情趣。

碼頭沒有人，靜如鬼墟。

徐琦住了脚，吸了口煙，然後……

他向大海望過去。這是他的習慣，寬闊的海，令他視野擴闊。

突然，他看到海面上有東西在浮動，自遠而近，一到面前，他「呀」地叫了起來。

那是一具女屍。

女屍俯伏着，在海面上漂浮，她穿着的白色套裙，經海水浸透，已變成微褐色。

徐琦嚇了一大跳，抛了傘，一口氣跑到公衆電話亭打電話報警。

十五分鐘後，警車到場。

靜靜的碼頭立刻鬧哄哄起來。

警方爲了便於行事，架起了「鐵馬」。

屍體很快就給拖上岸。

大約三十四五歲，一看，就知道是風塵女人。蛙人潛入了水底，找尋死者遺物。

十五分鐘後，浮上了水面，攤開雙手，那是說找不到任何屬於死者的物品，因此，暫時無法判斷死者的身份。

屍體給弄上黑箱車，直送殮房解剖。

驗屍結果說明了兩點事實：

第一，直接死因是中毒，死者中砒霜毒後，掉進了海裏。

第二，死亡時間，約是兩天前的晚上九點到十二點這三個小時之內，因此，死者已死了三十小時左右，這正是浸在海水的時間。

由於是中毒而死，那麼那可不是甚麼失足墮海了，剩下的，祇有自殺和被殺。

服毒自盡，然後跳海，雙料自殺，仍有可能。不過，是自殺，何必要選這海水污染的碼頭？

對照了死者的指紋後，發現了死者的身份。

死者有案底，三年前曾犯偷竊，名字叫邱惠。

雷振宇接到邱惠的死訊，先是一怔，繼而感到有一點興奮。

雷振宇感到興奮的是這件命案至此證明，邱惠跟「摩天城」命案多少有相連的關係。

在雷振宇的手下，沒有一個認爲邱惠之死是出於自殺，誰都認爲是謀殺，而且還認爲是第一案的延續。

也就是說兇手是同一個人。

雷振宇也有相同的看法，不過這個看法並非沒有問題存在。

問題是殺人方法不同。

如果是連續殺人，即兩案相同，那麼兇手必然會固執地採用相同的殺人方法。

如果殺第一個人是用左輪手槍，殺第二個人，第三個人，大多是會繼續使用手槍，很少中途變卦。

舉個例子，英國有名的殺人狂魔積克，他殺女人，由始至終都是用利刀割開女人的喉嚨。

然而，殺邱惠的手法，全然迥異。原信吉被擊後頭部致死，而邱惠則給毒死。

還有，殺人場所也不同。

第一兇案現場是狹隘的室內，第二兇案現場却是面積廣闊的碼頭，如果是同一個兇手，爲甚麼要改變殺人方法和場所？

這無疑是很大的疑問，不過，雷振宇仍然不肯捨棄「兇手是同一個人」的念頭。

雷振宇爲了要了解驗屍的詳情，決定親自去殮房走一遭。

法醫官親自在門口迎接。

雷振宇單刀直入地問：「用砒霜毒人，飲用的人要怎麼樣才會發覺？」

法醫官笑了笑：「我反而想知道死者是在甚麼情況底下喝進了砒霜。」

「是不是被人逼飲的？」

「沒有。」法醫官搖搖頭。

「這樣肯定？」雷振宇發呆。

「不錯，死者是被謀殺的，不過不是逼飲，而是砒霜混和在飲料裏，讓死者喝。」

「是甚麼飲料？」

「經過解剖，直到目前，仍無法知道。」法醫官苦着臉。

「死者胃裏有甚麼東西？」

「胃裏有肉類，是死者遇害前兩三個鐘頭前吃下的。」

「砒霜是否混在這裏面？」

「我早已說過死者在遇害前兩三個鐘頭裏吃過肉，砒霜毒發一向快速的呢！」

「死者有沒有喝過可樂或其他飲料？」

「沒有！」法醫官搖搖頭。

「查清楚了？」雷振宇不放心地。

「查清楚了！總之死者是被人殺死的，至於怎樣令死者服下砒霜，這一點，我無能爲力。」法醫官攤了攤手。

「份量有多少？」

「約零點二克，會致人於死地。」

「會不會把砒霜混在唇膏上？」雷振宇忽然問。

「查過死者唇上的唇膏了，沒有砒霜。」

雷振宇「呀呀」叫起來：「那麼兇手到底用甚麼方法令死者喝下砒霜的呢？」

「我也不知道，雷督察，還有一點弄不明白。」法醫官像想起了甚麼似的。

「甚麼事？」

「既然是謀殺，爲甚麼兇手要把死者拋進海裏？」

「呀呀！那可簡單不過，兇手要阻延屍體被發現的時間，或者不想屍體被發現。」

法醫官側着頭，神情迷惘：「假定，我說是假定，兇手要眞的想把屍體收起來，應當在屍體上加個錘，讓她屍沉海底，像現在那樣，屍體必然會浮起來，那等於沒用。」

「理論上的確如此，不過，醫生！解剖你是專家，但對兇手的心理你就不理解了。」

「哦！」法醫官應了一聲，一臉「願聞其詳」的神態。

「兇手的心態，往往不能以常理處之，他們常常會做出超乎常規的事，今趟的兇殺案亦可作如

是觀。兇手殺死死者，不想看到屍體在眼前翻滾，就順手拋進了大海，一乾二淨。」

「是嗎？」法醫官有點難以置信。

雷振宇暗怪法醫官多事，此刻，在他心中最困惑的問題，自然是兇手如何令死者服下砒霜。

雷振宇滿腹懷疑回到了警署時，他的部下正好從邱惠家裏回來。

「有一封信寄到了邱惠家裏。」部下把信交給了雷振宇看。

是普通不過的信封，用墨筆題字，寫明「邱惠小姐收」。

拆開信一看，裡面的文字跟信封上的一模一樣，那是四四方方的正楷字。

信上只有兩句話：謹致悼意，南區XX陳宏中」。

「這是甚麼意思？」雷振宇望着部下。

「我也不知道。」部下茫然地：「我去看信箱，發現裡面有封信，就拿了出來。」

「陳宏中是誰？」

「我問過那個女傭，她說不知道。我也看過邱惠的遺物，找不到『陳宏中』這個名字。」

「是昨天正午的郵戳。」雷振宇看了看信封。雖然報紙已發表了碼頭浮屍的新聞，卻不曾揭露死者身份，發信的陳宏中又怎知道死者是邱惠呢？」

「一定要找到這個陳宏中。」

雷振宇這樣說。

由於信裡有地址，很容易就找到了那座房子。

是一幢三層高的小洋房，看來是新房子。

按了門鈴，一個年輕人來開門，道明來意，就請雷振宇入內。

那年輕人生得虎背熊腰，十分健碩。

雷振宇被引至客廳。

客廳裝飾華麗，傢具全是舶來貨。

「陳宏中似有點品味呢！」雷振宇這樣想。這時，有一個穿着棕色西服的男人走了進來。

「我是陳宏中！」他打量了雷振宇一眼：「有甚麼貴幹嗎？雷督察！」

「你認識邱惠嗎？」雷振宇問。

陳宏中望着天花板：「不認識！她認識我？」陳宏中望着雷振宇反問了一句。

「爲甚麼這樣問？」

陳宏中笑了起來：「我還以爲是那些歡場女人找我麻煩呢！」

「對！邱惠是歡場女人，她開了一家酒吧！」

「漂不漂亮？」陳宏中瞇起眼睛問。

「這要看你從那種角度看了，不過，漂不漂亮已不是問題，人已經死了。」

「甚麼？」陳宏中似乎怔了怔。

「我覺得你有嫌疑。」

「喂喂喂！」陳宏中叫起來：「你說甚麼？懷疑我，我根本不認識邱……邱甚麼？」

「你去過那家叫『惠』的酒吧嗎？」

「沒去過，我只去『彩虹』酒吧！」

「好！那請你看看這是甚麼？」雷振宇掏出了那封信。

陳宏中一看立時變了色：「誰作弄我？」

「作弄？」這回輪到雷振宇怔住了。

「不！這是陷阱，有人陷害我。我根本不認識那個女人！」陳宏中大聲叫屈。

「但姓名地址卻是你的……」

「請你徹底調查，這……這不是我寫的。」陳宏中漲紅了臉，十分憤激。

「好，那麼我們來個筆跡鑑定吧？」雷振宇提議。

「筆跡鑑定？」陳宏中喃喃地。

「我想弄清楚這封信是不是你寫的。」雷振宇表明了用意。

雷振宇拿出一張紙，遞上原子筆：「請你照信上的話重寫一遍。」

「行行行！」陳宏中負氣地拿過原子筆，「沙沙沙」地在紙上疾寫。

雷振宇從旁冷冷地打量陳宏中的神態，手雖然有點兒抖，不過有可能是出自緊張，警察摸上尋常百姓家門，焉會不怕。

很快就寫完，陳宏中輕輕地吁了口氣。

雷振宇拿過紙跟那封信比對。

筆跡完全不同，不過，雷振宇並非專家，不敢太肯定。

信裏的字體寫得十分有板有眼，有可能寫信的人是用定規輔助。

雷振宇把信和紙都納入袋裏。

「請問你幹哪一行？」

「金融！規模不大。」陳宏中示意剛才帶雷振宇進門的年輕人把他的名片拿來。

雷振宇一看，的而且確標明是一個金融家。

「你認識原信吉嗎？」

陳宏中呆了呆：「誰呀？」頓了頓：「這人又用我的名義寫信？」

「不！」雷振宇搖搖頭。

陳宏中有可能在裝腔，但手邊缺乏實證，無法再盤問。

雷振宇離開陳家時，夜幕已低垂。

他拿出流動電話，打了給部下，把一切說了一遍。

「有甚麼想法？」他問。

「我也看不出那個陳宏中跟案件有甚麼關連！」

這一點，雷振宇並不反對。

邱惠之死，自然跟第一宗原信吉之死有關。

目前，邱惠已死，留下的就只有其他四個買客最可疑。但就在這時候，卻中途殺出一個陳宏中，眞教人摸不着頭腦。

「督察！我去監視。」部下這樣說：「如果陳宏中跟事件有關，一定會有行動。」

雷振宇交代了陳宏中的樣貌和地址後，掛上了電話。他先把信和陳宏中的字跡送去鑑證科檢查。

深夜十二點鐘，部下回來，還帶着一個年輕男人。

那個年輕男人是陳宏中家裡的人。

「甚麼事？」雷振宇不禁萬分奇怪。

部下把紅腫一片的左腕讓雷振宇看了一眼：「我在門外監視了一個多小時後，這男人駕車出來了，我連忙攔了部的士跟踪。這傢伙原來是去邱惠家的，之後，他向那人和鄰居查詢邱惠的事，我見時機成熟，就上前盤問他，豈料他一言不發就向我襲擊。」

「他去邱惠家幹甚麼？」

「他一直不肯說。」部下苦笑。

雷振宇讓部下把那男人帶去調查，開始問口供。

「你叫甚麼名字？」雷振宇大聲問。

那男人不答話，只是要求打個電話。

「打去哪裡？」

「陳先生家。」

「陳宏中？」雷振宇問。

「對！」男人點點頭。

「好！我替你打。」雷振宇離開了調查室，打電話給陳宏中。

「我們抓了你的助手(不知道那男人跟陳宏中的關係，只好這樣稱呼)，有事請教，可否請你來一趟警局？」

「你們爲甚麼抓他？」陳宏中問。

「襲警。」雷振宇簡單地回答。

「甚麼？襲警？」

「對！他打傷了我們的伙記。」

「好好好！我立刻來。」一聽事態嚴重，陳宏中立即答應趕過來。

不久，陳宏中就來了。

「眞的是襲警嗎？」一坐下，陳宏中忙不迭地追問。

「本來能合作，大事可化小，但壞在那傢伙一言不發。」雷振宇說明了處境。

「對不起！我來問好了。」陳宏中說。

「不！不如你回答吧！」

「哦！」陳宏中的肩膊抖了一下。

「你很熟悉那個男人嗎？」雷振宇問。

陳安中點點頭。

「他叫甚麼名字？」

「陳安！是我的侄兒，今年二十五歲。」

「一直住在你家裏嗎？」

「是！現在他正在金融行工作。」

「陳安有學過甚麼功夫嗎？空手道？跆拳道？」

「有，他學過空手道黑帶三段，我常常警誡他不可用來打架。」陳宏中强調。

「今天晚上，陳安跑到邱惠家去查探，是你叫他這樣做的嗎？」

「是！」陳宏中承認。

「爲甚麼？」雷振宇問。

「雷先生，請你想一想，我忽然被警方懷疑跟邱惠命案有關，我怎會安樂，幹我們金融的，信用第一，所以我想憑自己的力量洗脫嫌疑。邱惠到底是甚麼人我叫阿安去調查一下，這樣做．理所當然，阿安是無辜的。」

「想知道邱惠的事，何不直接找我？我一定悉數相告。」雷振宇不以爲然地。

「我……我不大喜歡跟警察交往。」陳宏中率直地。

雷振宇讓陳宏中保釋陳安外出。

第二天的筆跡鑑定結果，令

雷振宇大感失望。報告很簡單——從上述文字看來，很難斷定是屬同一個人的筆跡。即是說，信上的文字並非陳宏中的筆跡。

「呀，毫無進展！」部下嘆了口氣。

雷振宇點點頭：「對，毫無進展，不過，也有好處。」

部下並不理解，側着頭問：「爲甚麼？」

雷振宇道：「我們不妨這想：如果那封信眞的是陳宏中所寫，那麼陳宏中無疑是兇手了。」

「那當然。」

「但兇手所做的一切，太超越常軌了，就像是在告訴別人自己是兇手。」雷振宇說：「如果現時沒有那封信，我們也找不上陳宏中。」

「對！兇手的心理的確異常。就像在向別人宣示自己的罪行。」部下同意地：「看來陳宏中絕對不是那個發信人！」

雷振宇抱着胳膊，望着天花板：「依我看，殺死邱惠的兇手是在設計陷害陳宏中。」

「對！陳宏中自己也說是陷阱。」

「陳宏中自己也知道有人在害他！」

部下問：「但是陳宏中可不認識邱惠呀？」

「我們並不清楚他是說眞的還是撒謊，不過，他叫陳安去調查邱惠的事，看來的確不認識。」

「複雜透了。」部下吁口氣。

「也不特別複雜。」雷振宇打開紙，把三個人的關係寫了上去。那就是兇手——邱惠——陳宏中。

兇手一定認識邱惠和陳宏中，殺死邱惠後，嫁禍給陳宏中，寄出了那封信。

「這樣說，陳宏中也應該認識兇手！」

「是！」雷振宇說：「我們再去找陳宏中時，一定要他說出討厭他的人來！」頓了頓：「不過，這宗案子怎跟原信吉被殺接上呢？」

「我也是猜測，總覺得兩宗有關，在原信吉的家中，找到了邱惠的名字，我看應該這樣寫。」部下拿起了筆，在紙上劃了一點東西。

雷振宇一看。

部下所加的是多了「原信吉」的名字，他把兇手、邱惠、陳宏中跟原信吉連了起來。

「對！這四個人都可能有相連

藍新平探長坐的士尾隨阿紅。

關係，還有，第一宗跟本案有關係，如果我們大膽點作假設，說不定兇手是同一個人呢！如果確立了這一點，第一宗嘛，兇手必然是那五個買客中的其中一個了，如今邱惠被殺，兇手就減至四人。假定……」雷振宇興奮地：「那四個人中，有人跟陳宏中有關係，那個人有可能就是兇手。」

「假定督察的推論是對的，兇手設計陷害陳宏中，是不是自掘墳墓？」部下問。

「所以我們要調查，找出眞相。」雷振宇說。

「好！從哪裏開始？先查那四個買客？還是陳宏中？」部下追問。

「雙管齊下！」雷振宇說。

部下去查陳宏中，雷振宇去調查那四個買客。

雷振宇先挑了井克明。

＊　＊　＊

井克明的家不大不小，十分寂靜。

坐在優雅的客廳裏的雷振宇，不禁要懷疑爲甚麼井克明要去看「摩天城」，自己的家比「摩天城」要好出好幾倍呢！

井克明穿着長袍，聽了雷振宇的詢問，笑了起來：「我有兩個女兒，全嫁了人，祇剩下我們兩老，這裏實在大了一點吧！」

「所以你打算賣了這裏，搬去『摩天城』？」

「對對對！」井克明點點頭。

「你打算買『摩天城』？」

「不，我不很滿意，所以另覓住所！」井克明回答：「還有，那個兇手還沒落網嗎？」

「還沒有！」雷振宇有點沮喪。

「對了！那個跟我們一起去看示範單位的女人也被殺了，她叫……」

「邱惠。」雷振宇惆悵地。

「這跟第一宗可有關係？」

「我們認爲有。」

「呀呀！怪不得，雷督察一定認爲兇手是剩下來那四個人裏的其中一個了？那是說，我也是涉嫌者了？」井克明諷刺地。

雷振宇苦笑一下：「也不是這麼說，我還會跟其他三個人接觸，這是例行手續。」

「我明白。」

「對了，你可認識陳宏中這個人？」雷振宇忽然問。

「陳宏中？」井克明想了想：「是甚麼人？」

「他從事金融事業。」

「這個……」井克明低頭沉思。

「有印象嗎？」雷振宇問。

「好像有點印象，我查查看。」井克明站了起來，走到一個立櫃前，打開門，拿了個名片匣子來，坐在沙發上，當着雷振宇面前，一張一張地看。

雷振宇覺得井克明的行爲近乎「造作」，不禁有點懷疑。

過了十五分鐘，「呀！」長長地吁了口氣後，井克明說：「沒有！」

對井克明的答覆，雷振宇是半信半疑。有可能井克明一早就抽走了陳宏中的名片。

雷振宇又去找林達，所得的結果也是一樣。林達所擁有的別墅，面積頗大，似近旅館。

一問到陳宏中，林達抓了抓禿頭問：「我的客人當中有個叫陳宏中。」

「是做金融業的嗎？」

「不！是一家公司的行政人員。」林達說。

雷振宇雖然懷疑，由於沒有足夠證據揭穿，祇好頹然離開。

林達因爲「摩天城」發生了命案，最終沒買「摩天城」。

雷振宇又去找凌正。

凌正經營車行，他答得直率，一聽「陳宏中」的名字，就說「陳宏中？不認識！」也不問雷振宇爲甚麼要問起陳宏中這個人。

最後，雷振宇去找徐潔。找到徐潔時，她一個人在家，丈夫還沒下班。

雷振宇提到了「陳宏中」的名字。

「陳宏中？」徐潔想了一會：「不認識。」

「有沒有買『摩天城』？」

這樣一問，徐潔臉上露出了羞愧的神色：「樓價這麼高，我買不起。」

「那爲甚麼要去看？」

「這個……」徐潔猶豫了。

徐潔有點不好意思：「我很想見識一下高級住宅，還有，這裏過於偏僻，外子上班不易，想搬去近事務所的地方，可是太貴了，我們買不起。」

「你們有孩子嗎？」

「還沒有。」徐潔臉一紅。

雷振宇試圖調查四個可疑者的經濟狀況。

假定有困難，那麼就可以跟幹金融事業的陳宏中扯上了關係。

然而，又一趟地令雷振宇大

失所望。

先說井克明吧！

據地產公司透露，井府時價在一千五百萬或以上，銀行方面表示，井克明的定期存款有三千萬，這樣的富翁，不可能向陳宏中貸款。

林達的父親老早就幹旅館業，在郊外擁有大幅地皮，僅這塊地皮，價值過億。

至於凌正，典型白手創業，信譽良好，銀行都相信他，願意貸款，不必光顧陳宏中的財務公司。

數下來，祇有徐潔了。

雖說四人當中，以徐潔的環境較次，但那房子早已供滿，丈夫麥明通是大公司的高級職員，並沒有負債。由此可見，四個可疑者都不必向陳宏中告貸，自然沒有關係。

雷振宇快快的回到警署，部下已先他而回。部下的神情並沒預期的興奮，可知也是觸了礁。

「我去找過陳宏中，翻看告貸人的名單，那四位仁兄仁姐，全不在榜上。」部下吶吶地。

「那麼邱惠跟原信吉呢？」雷振宇追問。

「唉！他們也沒有。」部下嘆了口氣。

「陳宏中有甚麼反應？」

「好整以暇！好一個老狐狸！」

「怎會這樣的？」雷振宇不禁皺眉：「一定是有牽連的！」他望着天花板。

＊　＊　＊

藍新平探長目前負責的案件，就是陳俊。

直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發現可疑者。

不不不！應該有一個，那就是幹樓宇買賣的牛英佩。

牛英佩堅持自己不認識陳俊，但藍新平探長並不相信。

聽說陳俊以牛英佩的名字出入酒吧，但阿紅却說那不是陳俊，而是眞正的牛英佩。

陳俊爲了遮掩他的房署職員身份，使用了僞名，這一點，自可肯定。

陳俊借用的牛英佩這個名字，其實是眞有其人的。

也許，陳俊知道牛英佩的底細，所以借用了他的名字。不然的話，又怎會借用，乾脆叫陳國强、李克明好了，省得麻煩。

陳俊跟牛英佩是相識的！藍新平探長在心裏下了這個結論。

房署職員，地產老闆，這兩人之間，必然有不可告人的關係。

分贓不勻起殺心

藍新平探長想到了這個結論後，就開始調查「麗城中心」的籌建過程。

王明說：「有關『麗城中心』的謠言，多至無法勝數。」

「跟投標有關嗎？」

「有。」王明點點頭。

「說來聽聽。」

「『麗城中心』一開工，就有人告密了，說有官員出賣投標暗價，從中取利。」

「你有調查過嗎？」

「當然有。」王明挺挺胸，一派得意。

「說呀！」藍新平探長催促着。

「的確有地產商在『麗城中心』建築前已得到了確實的投標消息，因此不但轉讓，而且還及早買了好幾十個樓花，賺了好幾千萬。不過，我們沒確實證據證明官民勾結。」

「那個地產商是不是叫牛英佩？」

「對！」王明睜大了雙眼：「你知道？」

「這個人跟命案有關。」

「你是指陳俊被殺案了？」

「對！」藍新平探長大力地點了點頭。

「想不到，眞想不到。」王明搖搖頭。

「不過，現在還不能肯定。」

王明笑了一下：「聽說陳俊花在阿紅身上，才不過一百多萬呢！」

藍新平探長點點頭。

「但牛英佩賺了幾千萬，那好不成比例呀！」王明說。

藍新平探長說：「因此，陳俊就冒用了牛英佩的名字。」

「對！」部下同意。

「陳俊不滿分贓不勻，要牛英佩多給一點，牛英佩不肯，不過，陳俊礙於身份，不能打牛英佩，於是就借用牛英佩的名字，流連歡場。」

「對對對！他是想害牛英佩，引起別人對牛英佩的注意。」

「這祇是我的推測。」

「有可能是猜對了！不過，陳俊並沒有拖垮牛英佩，相反自己却消失了！」

藍新平探長也覺得有可能是

牛英佩殺死陳俊，如果是，那麼陳俊、牛英佩兩人必然是狼狽為奸。

不過，牛英佩是疑兇，也有值得商榷之處。

為甚麼要選那種場合下手呢？

即使牛英佩僱殺手殺陳俊，「麗城中心」絕不是下手的好地方。兇手殺人，首先要求的，自然是希望屍體越遲發現越好。因此，不少兇手會把屍體埋在荒山，拋進海裏。

然而，今趟的兇殺案，兇手竟選擇在屍體最容易被人發現的地方下手。

為甚麼兇手在這樣的地方下手呢？這的確是一個疑問，藍新平探長決定調查牛英佩。

藍新平探長去找牛英佩。

牛英佩的辦公室設在一幢大廈的五樓。

藍新平探長闖進了牛英佩的辦公室。

牛英佩正悠然地坐在大班椅上抽着煙。

「我是來調查陳俊這個人！」藍新平探長開宗明義。

「我已告訴過你，不認識這個男人！」牛英佩說。

藍新平坐了下來：「我還有其他的事情問你！」

「甚麼事？」

「聽說你從『麗城中心』那裏賺了不少錢。」

牛英佩抓了抓頭：「不太多呀！」

「起碼有幾百萬吧！『麗城中心』樓價炒高了，你賺幾百萬，不是甚麼大新聞。」

「探長，賺錢有罪嗎？」牛英佩冷冷地。

「不！賺錢無罪，但聽說你跟房署的職員有勾搭，這就不同，那個對手有可能是陳俊。」

藍新平探長緊緊地盯着牛英佩臉上的神色。

牛英佩木無表情。

「你見過陳俊嗎？」

牛英佩搖搖頭：「我已經說過好多次了，我不認識陳俊這個人！你要我說多少次。」

「那可奇怪！」

「有甚麼奇怪的？」

「陳俊負責建樓和地皮部份，你要投地皮或者要選房子，必然會跟他接觸，對嗎？」

「……」牛英佩有點惶然，不過很快就回歸平靜。

「我不理這種事，全交由經理負責，我不會見那些官。」牛英佩解釋。

「我想見見那位經理！」藍新平探長毫不放鬆。

「對不起！他出差到夏威夷了。」

「夏威夷？」

「他辦事能力好，所以我派他到夏威夷去接洽生意。」牛英佩說：「他叫鄧明通。」

「是嗎？」藍新平探長半信半疑。

他知道可能眞有鄧明通其人，但是否去了夏威夷呢？那就不得而知。

然而，一切太巧合了，令藍新平探長無法不懷疑牛英佩。

「請問九月十日那天，你在哪裏，做過點甚麼？」他忽然單刀直入地問。

牛英佩凜然色變：「喂喂喂！探長，你把我當成甚麼人了？殺人兇手？」

「為甚麼這樣問？」

「你認為我不在場的證據有問題，那是說，你把我看成兇手？」

「你有沒有殺原信吉？」藍新平探長步步進逼。

「豈有此理！」牛英佩怒氣沖天。

「好！那不必緊張，九月十日那天，你在哪裏？做過甚麼？」

「這麼久以前的事，我記不起了。」

「不是很久吧？才不過是十天前的事呢？中午，下過雨。」

「記不起來了。」牛英佩搖搖頭：「那時候，我們公司正在趕建一幢大廈，我忙得要死呢！說不定是去了督工。」

「雨中督工？」藍新平探長奇怪地。

「下雨也要趕工呀！」

「換言之，你沒有確實的不在場證據！」

「探長！你這麼說就不對了，我問你一個星期前的某日，你在哪裏？做過甚麼？你立刻答我。」牛英佩怒吼。

藍新平探長苦笑一下，點了根烟。

雖然牛英佩的不在場證據十分薄弱，却也不能憑此就抓他。因為說他殺陳俊，也不過是直覺上的一種推測而已，沒眞憑實據。

藍新平探長默然不語，牛英佩可洋洋自得了。

「幹我們這行，信用第一，請你在沒證據之前，不要把我看成

嫌疑犯！」

藍新平探長除了以苦笑遮掩外，再無其他辦法。

電話響了起來。牛英佩望了藍新平探長一眼，拿起了電話。

藍新平探長也不告辭，就是瞪着眼睛看着牛英佩。「給他一點心理威脅，說不定會露出破綻。」

牛英佩祇應了幾句，跟着說：「我知道了。」

之後，掛上了電話，他的臉色變了，這瞞不過精明的藍新平探長。

牛英佩望向藍新平探長，臉色很沉：「對不起，我有要事要辦，失陪了。」

那是變相的逐客令。

「你要去哪裏？」藍新平探長問。

「我有事！」牛英佩冷冷地。

「可以告訴我是甚麼事嗎？」

「沒甚麼，跟你沒關係。」牛英佩苦笑一下。

藍新平探長站起來，告辭。

出了門，他立刻閃身於一條燈柱背後，監視一切。

看剛才的樣子，牛英佩必然會趕去某一處。

過了五分鐘左右，果如所料，牛英佩出來了，他一舉手，攔了部的士。

藍新平探長從燈柱後竄了出來，運氣好，立刻截到了一部的士。

他出示證件，吩咐司機：「盯住前面的那輛的士。」

那中年司機點點頭：「放心，我是跟踪能手。」

牛英佩的的士向商業區馳去。

「那人犯了罪嗎？」司機好奇地問。

「有可能。」藍新平探長漫應着。

過了一會，前面的那輛的士停了下來。一看，不知甚麼時候，已到了酒店區。

牛英佩匆匆走進一家汽車別墅。

藍新平探長立刻下車。

還不過是下午時分，「偷情」似乎早了一點吧！

不過一想到牛英佩接電話的表情，就覺得那不會是「偷情」那麼簡單。

藍新平探長想了想，走進了那家名叫「幸運」的別墅。

應門的是一個中年女侍，藍新平探長出示證件：「我想打聽一下剛才進來的那個客人的事情。是不是已先有人來了，在等着他？」

「是！」女侍點點頭：「是一個女的。」

「是怎樣的一個女人？」藍新平探長問。

「二十五、六歲，好漂亮，但撈味好重。」女侍說。

「是阿紅！」藍新平探長這樣想。

「那兩個人常常到這裏開房？」

「試過四、五次。」

「每次都是他們兩個人，對手沒換？」

「……」女侍狐疑地點點頭。

「那女人等男人來時，神態怎麼樣，有沒有特別？」

「神態？」女侍似乎有點不明白。

「我是說有沒有不耐煩，焦躁？」

「我不知道，因為我們這裏的服務全用電腦，人與人之間很少接觸。」

「原來如此！」藍新平探長不禁埋怨起電腦來。

資訊越發達，人與人的實際接觸更少，造成隔膜。

「不過……」女侍開口了：「那女人剛才走了出來，在走廊上走來走去，這還是第一趟。」

「呀呀！等得不耐煩了！」

看來，牛英佩跟阿紅跑到「幸運」來，並非幽會如斯簡單吧！必定是有事發生了，要商量。

「隔壁房間空着嗎？」藍新平探長問。

「空着。」女侍正想領着藍新平探長上去二樓之際，樓上却傳來了脚步聲。

原來牛英佩兩人正好走下來，藍新平探長連忙閃向暗角。

牛英佩、阿紅並沒有看見藍新平探長，自顧自地離去。

阿紅說：「你小心一點！」

「我一定要去看看。」牛英佩回答。

兩個人離開了「幸運」後，藍新平探長立即追了出去，目睹他倆坐上了的士，風馳電掣地離去。

藍新平探長攔不到的士，祇好回警署。

他在想牛英佩跟阿紅之間的對話。

他所聽到的，不過是簡單的片斷，由於欠缺前因後果，弄不清楚談話的內容。

唯一知道的是牛英佩正要趕去某一處。

但藍新平探長總覺得那段對話十分重要，這是作爲探長的辦案經驗。

還有，牛英佩跟阿紅在「幸運」祇停留了十分鐘，看來不像是幽會，他們兩人相約在這裏，不外是爲了商議重大的事情。

是甚麼呢？

牛英佩要去的處所，跟案子必有重大關連。

藍新平探長左思右想。

「麗城中心」的命案肯定涉及貪污，陳俊、牛英佩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還有阿紅這個勾魂蝕骨的女人！

會不會是牛英佩通過阿紅收買陳俊的呢？

由於陳俊口疏，牛英佩就殺之滅口。

阿紅誘陳俊到現場，由埋伏在那裏的牛英佩動手。

那麼說，在殺人上面，牛英佩成功了，但爲何今天又如斯神色倉皇呢？

是不是有人目擊殺人呢？

那是說，有人看到殺人？

那個人於是威脅牛英佩和阿紅，造成他們的煩惱。

藍新平探長在想，這不過是推想而已。

藍新平探長好想知道自己這個想法是對還是不對？假定想法正確，他不排除會有新的案件發生。

他再不能屈在探長室，拿起外衣，出了門。他去找牛英佩。

牛英佩還沒有回來。

藍新平探長又跑去酒吧找阿紅。

六點剛過，沒有客人，但阿紅已在店裏。她坐在酒吧櫃後，手支着下顎，正在沉思。

藍新平探長打了一聲招呼。

阿紅驚愕地抬起頭：「有甚麼事呀！探長？」

「牛英佩去了哪裏？」

「嗯！我可不是牛英佩的甚麼呀！他去了哪裏，我怎知道？」

藍新平探長苦笑一下：「你怎會不知道，明人不說暗話，阿紅！你不必隱瞞！」

「我不知道。」阿紅搖搖頭。

「還要撒謊，我知道你剛才在『幸運』別墅見過牛英佩！」藍新平探長厲聲地。

阿紅登時臉色大變。

藍新平探長毫不放鬆：「牛英佩去了哪裏？他去見誰？我在『幸運』聽到你們的談話。」

「……」阿紅沒話說了。

「他去了哪裏，幹甚麼？」

「不知道。」

「他會有危險。」藍新平探長坦白地說了。

「有危險？甚麼意思？」

「陳俊給人殺了，這趟，說不定輪到牛英佩。」

「那會有這樣的事？」阿紅有點不相信。

「你應該知道牛英佩去了一個危險的場所。」藍新平探長根據兩人的說話，作出了判斷，阿紅向牛英佩說過「要小心」這句話。

阿紅搖了搖頭：「我甚麼都不知道。」

「你怕甚麼？」藍新平探長問：「有我在，不必怕！」

然而阿紅的態度沒變，藍新平探長無可奈何地離開了酒吧。雖然肯定阿紅知道牛英佩去了哪裏，但却不能憑此把阿紅帶署，因爲直至目前，還沒有犯案，認爲會犯案，祇是藍新平探長個人的推測。

第二天早上，打電話到牛英佩的公司，牛英佩還沒有回來。問了牛宅電話，打過去。女傭接電話，說自昨天晚上，牛英佩就沒有回過來。

「他去了哪裏？」

「不知道。」女傭禮貌地回答。

藍新平探長覺得事有蹊蹺，不禁心煩意亂。

牛英佩是否眞的出了事呢？也許他有事出門幾日吧？

藍新平探長反覆地思考，越思考，就越不安樂。

直到此刻，藍新平探長仍然不會放棄「牛英佩殺死陳俊」的構思，假定牛英佩失了踪，那麼調查工作將會碰壁。

到了下午，仍然沒有牛英佩的消息。

正自狐疑納悶之際，安强匆匆地奔了進來。

「報告探長！我們找到貪污的實據——牛英佩手底下的人漏了風聲。」

「能證明牛英佩跟陳俊有關連？」

「我看沒問題。我們這就去牛英佩的公司，搬走文件，這就可以抓到證據了。」

「不過，那個最重要的人物可不在了。」

「不在？」安强睜大了眼睛。

「從昨天起，他失了踪。」藍新平探長把來龍去脈向安强說了一遍。

安强聽了說：「不管怎樣，我還是去一趟。」說完匆匆趕了過去。

藍新平探長決定再去找阿紅。

到了黃昏，藍新平探長故地重遊。

阿紅一見藍新平探長，立刻現出了厭惡的神情。

「你來幹甚麼？」她冷冷地。

藍新平探長板着臉：「牛英佩沒回公司，他到底在哪裏？快說！」

「不是說過不知道嗎！」阿紅抬了抬眉。臉上的倦容比昨天還重。

藍新平探長一眼就看得出她正爲牛英佩的徹夜未歸而擔心。

如果進一步逼問，有可能會洩漏牛英佩的行踪。

「告訴你！牛英佩有可能已遭毒手。」藍新平探長說。

阿紅一聽，就罵：「豈有此理，那有這種事。」一罵出口，就知道自己說漏了嘴，連忙堵住。

在藍新平探長還沒作出適當反應之際，阿紅已一個轉身，走向酒吧的暗角。

藍新平探長並沒有追上去，相反，他離開了酒吧，轉到後門，在那裏，他呆了五六分鐘，阿紅果然出來了。

她截了一輛的士，朝東駛去。

藍新平探長這回運氣好了，也截到了的士，跟了上去。初時還以爲前面的的士駛去牛英佩的公司，豈料開了五分鐘，就轉了方向，的士朝郊外駛去。

到了郊外，天色已黑，夏天已盡，秋意惱人。的士在郊外酒店門前停了下來。阿紅下了車，走進酒店，藍新平探長跟了進去。

阿紅在接待處大聲問：「牛先生來了沒有？」

接待員搖了搖頭。

阿紅怔了怔，轉過身來，剛好跟藍新平探長打了個照面，她臉色陡變。

藍新平探長笑了一下：「牛先生沒來呢！」

阿紅說：「我甚麼都不知道。」

「你剛才不是在問『牛先生來了沒有嗎？』」

「我甚麼都不知道。」

「牛英佩應該昨天晚上到埗的吧！他來幹甚麼？」

「探長！我眞的不知道。」阿紅口硬。

藍新平探長可火了。

「牛英佩爲甚麼會來這裏，如果你不回答，我就帶你回警署。」藍新平探長大聲說。

這時候，酒店門外人聲嘈雜，有幾個人在大叫。藍新平探長心一凜，不祥之念湧起。

「發現屍體了！」男人的叫聲。

藍新平探長箭也似地離開了酒店，向人聲處奔過去。

在門的一角，燈光異動。藍新平探長走近，人羣圍住一具濕淋淋的屍體。

那是一個中年男性的屍體，俯伏在地上。

藍新平探長不敢去動屍體，過了五分鐘，救傷車來了，救護人員把屍體翻過來，用電筒一照。

「呀！牛英佩！」藍新平探長不禁失聲。

這時，從他背後，傳來低低的飲泣聲。藍新平探長回身看，阿紅正是「梨花帶雨」。

藍新平探長拉住阿紅走至一角：「現在可講了吧？」

阿紅泣不成聲。

「牛英佩來這裏到底是爲了見誰？」

阿紅哭不個停。

「他……來，幹……甚麼？」

藍新平探長再也忍不住了，鬧出了人命，阿紅還祇在哭！

阿紅止了哭，眼睛瞪大，祇是發不出聲音來，可能是受驚過度，迷失了理智。

藍新平探長無奈地回到牛英佩的屍體旁邊，出示證件：「死者涉嫌跟另一宗命案有關，我跟了來。」

負責辦案的警員一聽是「藍新平」，立即敬禮。

「甚麼兇案？」警員問。

「這宗跟貪污賄賂有關。」

「那會不會是畏罪自殺？」

「自殺？」藍新平探長怔了怔。

「我們已看過屍體，沒明顯外傷。」

藍新平探長看了看，屍體很完整，沒有傷口。

然而，他不認爲牛英佩會自殺。

牛英佩一定是爲了見一個人，才來這裏。即使不是，也必

然是受人欺騙，跑到這裏來。

阿紅大罵陳宏中

阿紅用手絹在擦眼淚。

「你跟我回警署去。」

「爲甚麼要去？」阿紅開口了，想轉身走。

藍新平探長一手抓住她：「我要錄取你口供，牛英佩死了，你脫不了關係。」

「牛英佩也許是自殺吧！那警察不是這樣說嗎？」

「沒有傷痕，也有可能是被人暗殺，然後推落海，你跟我走！」

這時，救傷車開走了。

阿紅到了警署，最初仍然不合作，一直堅持不知道牛英佩爲甚麼要去郊外酒店。

藍新平探長拿她沒法子。

第二天，驗屍報告來了。報告十分簡單，却十分重要，死亡時間是九月二十日晚上十一點至凌晨一點之間。

死因是中了氰化鉀毒。

然後被人抛進河裡。

藍新平探長把報告給阿紅看。

「看呀！牛英佩眞的是給人殺死的呢！是給人毒死的。」

阿紅青了臉：「眞的？」

「騙你幹甚麼？還是說實話吧！」

「……」

「如果還不說出眞相，我們會拘捕你，告你殺人。」藍新平探長恐嚇她。

「探長！爲甚麼把我看成了兇手？」

「因爲你對牛英佩的行踪知道得一清二楚，有殺人的嫌疑。」藍新平探長解釋着。

阿紅慌了，臉色一陣青一陣白。

「你要我說甚麼呢？」

「牛英佩爲甚麼到郊外酒店去，他去見誰？」

「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收到了一封信。」

「信？」藍新平探長一怔。

「對！是一封信。」

「那信現在在哪裡？」

「在我的家。」阿紅說。

「我們現在去拿。」藍新平探長焦急地。

阿紅的家就在近郊，那是一幢七層高的大厦，阿紅住在三樓。

房子不錯，不知是牛英佩買的還是陳俊買的，沒關係，反正兩個人都作古了。

室內的佈置是粉紅色系列，阿紅走進房間，很快就走了出來，手上拿了一封信，讓藍新平探長看。

一看，信封上寫着：牛英佩先生，高紅小姐收。

信封背後，沒有發信人的名字。

取出信箋一看，寫着：你們的所作所爲，全在我掌握中，不想像陳俊那樣，速來浪漫酒店。

「浪漫」就是郊外酒店的名字。

字體寫得東歪西倒，十分拙劣，體現出發信人的心思，故意如此，不讓人辨出筆跡。

「在幸運別墅裏你把信讓牛英佩看了？」

阿紅點點頭。

「奇怪？」藍新平探長側着頭：「爲甚麼牛英佩看了信會應約的呢？」

阿紅點了根烟，抽了口：「如果就憑這封信，老牛不會去的，只是前些時候，寄來過同樣的信。」

「我想看看。」藍新平探長提出了請求。

「行！不過，我有一個要求。」

「甚麼要求？」

「你們不是認爲老牛貪污賺了大錢嗎？」

「……」

「如果老牛眞的貪污，警方可不可以不充我這幢房子和酒吧？」

「這不是我的事，要由律政司決定。」

「你不能想想辦法嗎？這是我的心血！」阿紅哀傷地。

「好好好！我想法子。」

「還有一件事。」阿紅又有新的要求：「你們警方呀，要保護我！」

「有需要，警方會考慮。」

「不不不！你們一定要保護我。牛英佩被人殺了，下一個定輪到我。」阿紅叫起來。

「好！那我問你，誰會殺你？殺牛英佩的是誰？你說出來。」藍新平探長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

「自然是寫信的人。」阿紅說了出來。

「這個何必由你說！三歲孩童也知道。」

「探長，我知道的就只有這樣多。探長！你保不保護我？」阿紅施展她那中年女人的萬種魅力。

「我說過保不保護你，我們警方自有計劃，不過，目前不能肯定。」

「算了！」阿紅點點頭，又往房間裏拿出另一封信。

是同一筆跡的信，也是寫給牛英佩和阿紅的，當然跟上一封一樣，沒有發信人的姓名。

藍新平探長看了信中內容：「我知道你們罪行滔天，你們一定會遭天譴，就是像陳俊一樣地死去。」

藍新平探長立刻去看郵戳。是九月十二日。那一天，陳俊的屍體還未被發現。

陳俊是九月中被人殺死的，四日後，屍體方被發現。即是說，發信的人，在這之前已知道陳俊的死訊。

那發信人即使不是兇手，也是同謀。

「信上說你們罪行滔天，那是怎麼回事？」藍新平探長問。

阿紅側着頭，似乎正在作出思想掙扎。

「你……你猜也猜得到的。」

「陳俊、牛英佩是不是不合法地炒賣房子和地皮？」

「是！牛英佩一直是幹這個買賣。」

「那麼，你擔當甚麼角色？是不是利用美色勾引陳俊？」藍新平探長不能否認眼前這個女人的魅力。

「是。其他我可沒做過甚麼。」

「是嗎？」藍新平探長苦笑一下，女人以爲用美色勾引男人，是正常的事，可見女人本身就願意淪爲男人的玩具。

「這兩封信，我要帶走。」

「喂！探長，你保護我嗎？」

「回去後，會跟署長商量，由他決定。」

藍新平探長的心情既興奮又混亂，看似抓到頭緒，但兇手是誰？似乎仍未着邊。以爲殺陳俊是牛英佩，現在證明是錯了。

有人痛恨他們貪污，先殺陳俊，後殺牛英佩。這時，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憎恨貪污的人，多的是，這不出奇，但憑憎恨，就要殺人了嗎？

＊　＊　＊

雷振宇感到問題棘手。

他在記事簿上寫了許多次，每次都是相同的名字，然後又用筆劃掉。

井克明　林達　凌正　徐潔

雷振宇堅信這幾個人當中，其中一個就是殺死原信吉和邱惠的兇手，他不停地苦苦思索。

那個兇手把罪名轉嫁給陳宏中。

看來那個兇手十分憎恨陳宏中。

然而，那四個嫌疑者中，却沒有一個跟陳宏中有密切的關係。那四個人的不在現場證據，經調查後，徒勞無功。

第一宗兇殺案中，四個人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內在現場。如果說不在場的證據不確，四人無分彼此。

至於邱惠被殺，四人的不在場證據都很模糊。

四個人的筆跡都經調查過，跟寄給陳宏中的信比對過，然而却又證明不了甚麼。

鑑證科證明那四個嫌疑者的筆跡跟信上的不大相同，那是說信不可能由他們寫。

然而，雷振宇並沒有減少對他們的懷疑。

說不定，那封信是兇手叫人寫的！以前就曾有恐嚇信由孩子執筆的案例。

原信吉爲甚麼身上帶着軟膠？這還是個謎。

殺死原信吉的兇器至今仍未找到。

還有，警方目前還弄不明毒殺邱惠的手法。太多弄不清楚的地方了。

雷振宇對部下說：「再查一趟陳宏中吧！」

「再查一次？」部下有點不以爲然。

「對！再查一次。」

「不過，目前已經很清楚了，那個陳宏中的德行雖然不大好，但跟那四個人似乎沒多大關係。」部下說：「還有陳宏中跟那兩宗案子，看來也沒甚麼關連。」

「不要忘記那封信。」雷振宇提點着。

「對！」部下點點頭：「但根據筆跡鑑定結果，那四個人都不是寫信的人，大哥！我有一個想法。」

「說來聽聽。」

「陳宏中跟那兩宗命案其實沒有關係，不過，兇手却因爲某種原因十分憎恨他，所以，就設計陷害他。我們追查陳宏中，實際上沒甚麼用。」

「可是我們沒有其他方面的線索！」

部下說：「我再調查一下原信吉，我想查出他被殺的眞正原

因，那就是殺人動機。如果明白動機，也許可以知道四人當中，誰是兇手！」

於是，雷振宇和部下分道揚鑣，雷振宇去查陳宏中，部下去查原信吉。

＊　＊　＊

雷振宇去拜訪陳宏中的同行，聽聽他們的意見。由於同行如敵國，幾乎沒有人說陳宏中是好人。甚至有人說，陳宏中讓侄兒陳安學習空手道，是爲了追債。也有人說，陳宏中有黑社會背景。

查了半天，發覺聽到的，都無法把陳宏中跟兩宗命案連在一起。

雷振宇到了警察總部的電腦資料室，想調查一下陳宏中過去有沒有前科。

經過電腦不到五分鐘的追查，證實陳宏中的確犯案，陳宏中曾因暴力罪行坐過牢。

這跟今趟的命案有沒有關連？目前還很難斷定，那是十一年前的案子了。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原信吉也曾因騙婚罪被逮下獄，那也是十一年前的事。

這有徹底調查的必要。

於是，雷振宇親自到監獄去。

從獄長那裏，看到了十一年前的檔案。

獄長說：「陳宏中十一年前，的確在這裏坐過牢。」

「同房是哪一個？」雷振宇問，充滿了期望。

獄長把視綫移到檔案上：「最初是一個叫吳潤榮的人，出獄後換進了原信吉。」

「呀呀！果然如此。」雷振宇興奮得叫了起來。

陳宏中跟原信吉眞的有關係，呀！濃霧中透出了美麗的曙光。

「陳宏中跟原信吉同房了有多久？」

「六個月。原信吉只判六個月，原信吉早一個月出了獄。」獄長說。

「他們兩個人的性格怎樣？是模範囚犯嗎？」

「沒有紀錄。」獄長笑了起來：「只是一般囚犯罷了。」

雷振宇向住獄長敬了個禮，離開了監獄。

原來陳宏中跟原信吉是同一刑房的獄友，這就好辦了，說不定出獄後，兩人還有來往哩！

雷振宇立刻去找陳宏中。

陳宏中照例由那個魁梧的侄兒跟隨着，他若無其事地盯着雷振宇。雷振宇看了放在角落的那個大夾萬一眼：「今天要打聽一件事，這或許是你的秘密。」

陳宏中神色自若，說：「願聞其詳。」接着揮手示意侄兒出去。

「是你的私隱，你以前坐過牢，對嗎？」

陳宏中臉色一變，但隨即恢復正常。

「是過去的事了！」

「判刑一年，刑事毀壞，毆鬥，對嗎？」

「……」陳宏中點點頭。

「你還記得跟你同室的那個人嗎？」

「那太久了。」陳宏中茫然地。

「他叫原信吉。」雷振宇把名字提了出來。

「原信吉？」陳宏中重複一遍，努力地去思索：「我想不起了。」

「出獄後，可有來往？」

「沒有！沒有！」陳宏中堅定地。

雷振宇當然不會相信，他堅信兩人出獄後，一定有來往。

「原信吉最近被人殺死了，你知道嗎？」

「還是第一趟聽到，原信吉這個名字，也是雷督察說，才想起來的。」

雷振宇站起來，走到報架前，拿起那疊舊報紙。

「幹甚麼？」陳宏中嚇了一跳。

雷振宇一聲不響地在翻閱，他揭到九月十二日的報道。

那上面登載着原信吉被殺的報道。

報道被紅筆圈住。

雷振宇把報紙丟到陳宏中面前。

陳宏中陡地變色。

「怎麼回事？」雷振宇厲聲問。

「這個，這個……」陳宏中僵住：「我記起來了，這個人，本來我早已忘了，用紅……紅筆圈住，是想弄清楚死者到底是否十一年前的獄友！」

「出獄後，有見過面嗎？」

陳宏中搖搖頭。

「到了這時候，爲甚麼要撒謊？」

「眞的，我們沒見過面！」陳宏中大聲叫屈。

「我不相信。」雷振宇堅持地。

陳宏中聳聳肩，不發一言。

雷振宇見問不出甚麼，回到警局裏。

部下已先他而回，一見雷振宇進來，忙說：「有一件事十分有趣。」

「甚麼事？」

「原信吉喜歡泡酒吧！常有一個人跟他在一起，你猜是誰？雷大哥！」

「陳宏中？」雷振宇立刻接口。

「對！你怎知道？」部下一臉狐疑。

「這樣就確定了陳宏中跟原信吉是好朋友。」雷振宇把查到的告訴了部下：「這證明了陳宏中出獄後跟原信吉見過面，知情不報！」

「不過……」部下想了想，露出了迷惘的神色：「就算兩人見面，這跟那兩宗命案又有甚麼關係？」

「不知道，但總有一點牽連。」雷振宇取出了一包香煙，取出一根，叨在嘴角。

部下也伸手要了一根，兩個人同時點了火。

「我們不妨由頭想起吧！」雷振宇說：「我說殺原信吉和邱惠的是同一人，又如何？」

「行！」部下同意：「說不定邱惠在『摩天城』看到了甚麼，因爲她是最後一個離開單位的人，有可能她跑去勒索兇手。她伏屍的地方是碼頭，說不定就是她跟兇手見面的地方，兇手一不作二不休，乾脆把她幹掉。」

「同意！」雷振宇點點頭，彈了一下煙灰：「其次就是僞造信件，用陳宏中的名義發出，那會是兇手寫的，爲甚麼兇手要發出那樣的信件呢？」

「要陷害陳宏中於不義，事實上，我們一直疑心陳宏中殺死邱惠。」

「對，在原信吉的家裏，我們發現白紙上有鉛筆的痕跡存在，那痕跡是『邱惠』兩個字，這是兇手的詭計，看來兇手有心陷害陳宏中。」雷振宇分析：「兇手似乎不喜歡原信吉和陳宏中。」

「所以兇手一定知原信吉跟陳宏中的關係。」

雷振宇點了第二根香煙：「他們十一年前同獄，最近不停見面，你說是不是爲了閒話家常？」

「當然不！」

雷振宇笑了笑：「當然是爲了錢。原信吉在『和平』賓館家裏打起了貿易公司的招牌，又僞造這一流大企業家的名片，看來必然是有所企圖，還有，陳宏中也不是甚麼好貨色，兩人携手作惡，大有可能。」

「受過兩人欺騙的人，一怒之下，殺了原信吉，嫁禍陳宏中！」部下說。

雖然這樣的推論合情合理，但仍然有一個疑點。

原信吉跟陳宏中携手合作所做的是甚麼事？仍然弄不清楚。

原信吉是在看示範單位時被殺，原信吉爲甚麼去參觀示範單位的呢？

其他還有許許多多無法明白的地方，包括了兇器和那塊軟膠。

不過，雷振宇對突破案情充滿了樂觀。

陳宏中嫌疑重重

警方開始對陳宏中展開徹底的監視行動。

這有兩層意義。

其一是希望藉跟踪陳宏中查明他跟原信吉合作幹的是甚麼事。

其二則是保護陳宏中。

兇手已殺了原信吉，又對陳宏中加以陷害，但陳宏中安然無恙！警方並不拘捕他，因此，兇手說不定一怒之下，連他也殺掉。

雷振宇廣佈人手，重新調查井克明等四個嫌疑人物。

然而，陳宏中却小心翼翼，沒露出馬腳。

他如常的上班下班，侄兒寸步不離。

「媽的，可眞小心呀！」部下不禁咒罵，因爲等了三天，仍然不見苗頭。雷振宇也等得有點兒累了，臉上現出了青筋。

「難道那件事已經完了？」雷振宇懷疑地。

「有可能。」部下說。

直至到了第四天，才見苗頭。

那天一直到晌午，陳宏中仍舊沒有去上班。

陳安却離開了陳家，回到公司。

一直到黃昏，陳宏中才離開了家。

他一個人走到馬路中心，攔了輛的士。

雷振宇偕同部下，立即也攔

了一輛的士，追了上去。

陳宏中的的士一直向西邊急馳。

「去哪裏呢？」部下自言自語地。

雷振宇認爲陳宏中一定是去找四個嫌疑人物中的其中一個人。

徐潔正住在附近，說不定是去找徐潔。

然而，的士並沒有停下，看來，陳宏中並非去找那四個人中的其中一人。

「前面是郊區了。」司機說。

雷振宇說：「照跟吧！不要錯過。」

陳宏中的的士兜了一個彎，在一所大廈前停了下來。

陳宏中下了車，走進了大廈。

雷振宇等下了車，走到大廈前，一看大廈的其中一個招牌，不禁一怔。

「牛氏不動產……」雷振宇低低聲唸着。

突然，有人從後拍他的肩膊。

是一個身高六呎的年輕人。

「跟我來吧？」那男人說。

雷振宇初時還道是流氓，但流氓不會有那麼有禮。

「有甚麼事？」部下問。

「應該是我問你才對！」男人出示了證件。

居然是同道。

雷振宇也出示了證件，男人立刻敬禮。

雷振宇問：「你來幹甚麼？」

「我來調查命案。」那男人說。

「是跟牛氏有關嗎？」

「牛英佩給人在郊外殺掉了，上級命令我監視牛氏，留意進出的人。」探員說。

原來大家都一樣，陳宏中已走進「牛氏」，還沒有出來。

「應該還有一個人被殺，對嗎？」

「是房署的人，牛英佩有賄賂的嫌疑，在我們追查的過程中，牛英佩被人殺了。」

雷振宇不由得吁了口氣。

「雷大哥，剛才進去的是誰？」探員問。

「陳宏中，幹金融的。」

這時候，陳宏中從大廈出來了。

他的神情看上去十分憤怒，才出門口，就朝地上吐了一口痰洩憤。

跟着，他攔了一輛的士，絕塵而去。

雷振宇也在追，祇是對部下說：「看來我們要去找老藍聊、聊。」

那個探員，原來就是藍新平探長其中的一個手下。

到了警署，雷振宇見到了藍新平探長，兩人交換情報之後，藍新平探長說：「我很早就留意這幾起命案，最初的兩起，手法好相近，都是在浴室裏用硬物襲擊後頭部致死。」

「還有，都找不到兇器。」雷振宇說。

「對！」藍新平探長點點頭：「接着那兩宗命案，也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毒殺。」

雷振宇道：「對！殺了人才投進海裏。」

藍新平探長道：「因此，今趟陳宏中去『牛氏』，那就證明他不能脫去嫌疑。」

雷振宇點點頭。

然而，陳宏中跟『牛氏』是甚麼關係呢？

「陳宏中爲甚麼要去『牛氏』，是破案的關鍵。」藍新平探長說：「看來，安强還是要多去一次『牛氏』。」

那個守在「牛氏」門外的青年探員，就是藍新平探長的得力助手之一的安强。

「還有，牛英佩死後，『牛氏』由他妻子高媚和副社長接辦呢。」藍新平探長說：「我們已跟踪那個高媚。」

雷振宇拿出了香煙，遞了根給藍新平探長。

藍新平探長搖搖頭：「太淡了，我抽『駱駝』。」

雷振宇把自己的記事簿讓藍新平探長看，上面有井克明等四人的名字。

「你有見過這四個人的名字嗎？」

「不！這才第一次！」藍新平探長說。

過了一個小時，安强回來了。

「高媚一直留在『牛氏』。」安强報告。

雷振宇問：「陳宏中爲甚麼要去『牛氏』？」

「聽說是來找便宜房子。」安强說。

「亂說！」雷振宇不相信地。

部下點點頭。那有從老遠趕來「牛氏」，祇是找便宜的房子這回事，事情哪有這樣簡單！

雷振宇望了藍新平探長一眼：「聽說牛英佩靠炒樓起家的，對嗎？」

藍新平探長說：「起碼撈了幾千萬。」

「厲害厲害。」雷振宇讚嘆地。

「看來，陳宏中是牛英佩的同夥。」

「有可能，原信吉、陳宏中、牛英佩，還有陳俊等四個人，跟阿紅合謀，對人進行欺詐，受害的人，於是開始報復。」

藍新平探長說：「有趣有趣。」

這時，雷振宇的部下田慶插口了：「不過，我們沒有證據證明啊！這五個人當中，有三個已被殺死了，剩下的兩個人，爲了保護自己，不會講眞話。」

「我們要想個法子。」雷振宇抱着胳膊。

藍新平探長望着天花板，突然說：「我們有信。」

「信？」雷振宇有點不明所以。

藍新平探長笑了笑：「兇手不是製造假信想陷害陳宏中的嗎？」

「對。」雷振宇點點頭。

「還有，兇手又利用信，把牛英佩叫到郊外殺死，假定，我說假定四宗命案都是一個兇手所做……」

「筆跡必然一致。」雷振宇叫了起來。

「對！」藍新平探長大力地拍了一下，從抽屜裏取出兩封信。

這兩封信跟僞造的信件，一同送到鑑證科。

兩天後，有了結果。

報告書上這樣寫着——「相信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筆。」

於是藍新平探長跟雷振宇決定摒棄過往成見，聯手調查。

藍新平探長跟雷振宇的合作，震驚了整個警界。這兩位出類拔萃的警方人員，一直以來都存在着歧見，以致見面機會都不多，遑論甚麼合作。

然而，今趟的事件，着實太複雜了，使得兩人不得不拋棄成見，破天荒作大合作。

電視、電台、報章，甚至雜誌的記者紛紛殺到，爭相訪問。

藍新平探長一向不擅詞令，也怕面對記者，於是一切由雷振宇來應付。

「我跟藍新平探長之間根本不存在甚麼你們所說的歧見。」

「我相信必然合作愉快，而且在短期內必可破案。」

「當然可以，我倆都破不了，相信也很難有人能破了。」

「一個月之內，必然有突破性發展！」

雷振宇擅於應付記者，很快就把記者打發走。

這天晚上，藍新平探長跟雷振宇在酒吧喝酒，一邊聊案情，一邊舒壓。

藍新平探長埋怨地：「阿雷！你太托大了，說甚麼一個月必然破案，到時不破，我們顏面何存？」

雷振宇笑道：「阿藍，憑我倆之力，一個月，不是已多了一點嗎？」

「是嗎？」藍新平探長聽得雷振宇這樣看重自己，不禁臉露得意之情。

「依我看，不出三個禮拜，此案必可破。」

「你有綫索了？」藍新平探長喝了口酒。

藍新平探長和雷振宇都認爲四宗命案，都是同一兇手所爲。

雷振宇認爲兇手有可能是井克明等的其中一個人。假定另兩宗命案也是同一人所爲，那麼直到目前爲止，兇手已殺了四個人。

雷振宇決定再調查那四個人，他帶着田慶，重新盤問那四個人。

要調查的有三件事。

㈠不在現場的證據。原信吉被殺，邱惠被殺，那四人的不在現場證供十分貧乏，有調查的必要。

㈡氰化鉀，邱惠是被氰化鉀毒死的，警方當然要調查氰化鉀的來源。

然而，兇手看來並非蓄意殺害邱惠，那是說，在開始時，根本沒把邱惠列入謀殺名單，而那氰化鉀，也有可能是偶然入手的。

牛英佩也是死於氰化鉀，那件命案跟邱惠的大不相同，據藍新平探長的叙述，牛英佩受到兩封信所誘赴約被毒殺。

那就是說，兇手一開始，就把牛英佩列入謀殺名單裏，那是有計劃的殺人。

如果這一點可以肯定，那麼兇手一早已準備了氰化鉀，氰化鉀的來源，如果查得出，對破案必然大有幫助。四人中，有誰最容易買到氰化鉀，嫌疑就重了一點。

㈢四人跟牛英佩和陳俊的關

係。

雷振宇和田慶先去找井克明。井克明看見雷振宇就皺眉：「呀！又來了！」

井克明不滿的情緒，溢於言表。

雷振宇跟田慶相對苦笑。

雷振宇解釋地說：「事實上案情有了意外的發展。」

「是嗎？」井克明睜大了眼睛。

「因爲除了邱惠外，還有另外兩個人相繼地被殺了。」

「是房署職員陳俊和幹金融的牛英佩。」田慶補充。

「換言之，已有四個人被殺了。」

田慶在提到陳俊和牛英佩的名字時，特意提高了聲浪，察看井克明的反應。

然而，井克明並沒有流露驚訝的表情。

「哇！兇手殺了不少人呢！」井克明聳了聳肩。

「九月十日下午，你在甚麼地方，做過些甚麼事情？」田慶問。

雷振宇補充：「是下午兩點半左右。」

「又來問不在場的證據？」

雷振宇點點頭：「請你再說一遍。」

「你以爲我是冷血兇手？」

「不要管，請你再說一遍。」田慶大聲地。

「九月十日嘛，隔得太久了。」井克明厭惡地。

「你去『摩天城』看示範單位是九月十一日中午，還下過雨。」雷振宇提點他。

「是。」井克明同意地。

「對，下午你去了哪裏？」

「在公司。」井克明回答。

「有證據嗎？」雷振宇問。

井克明怔了怔。

「說呀！」雷振宇追問。

「我在那裏工作，名爲高級職員，實則上是一份閒職，常常一個人困在房間裏，許多時，下午沒事做，就看看書。」

「你那裏可有秘書或其他職員？」

「有一個女職員，在隔壁房間。」

對井克明的回答，雷振宇十分失望，他的不在場證據，十分薄弱。

「好了！九月二十日晚上，十一點到一點鐘，你在那裏……請你說清楚一點。」

井克明苦笑了一下：「我年紀大了，早上床，那個時間嘛，怕已睡了。」

「九月二十日晚上那段時間，你上床了？」田慶問。

「對！我通常九時鐘就上床，那天晚上，應該不例外。」

媽的！又是不切實際的不在場證據。單憑不在場證供，可不能逮捕井克明。

「對不起，我知道我的證供幫不了忙！」井克明察覺雷振宇的臉色在變。

雷振宇改變盤問的方式：「中央電機的工場在那裏？」

「在郊區，由於是大機構，有不少工程判給了其他工場。」井克明解釋。

「工場裏可有氰化鉀！我指的是工業用的氰化鉀！」

「有呀！工場裏，爲了加工需要，必定會用氰化鉀！」井克明回答。

雷振宇一無所獲，跟田慶離開了井家。

雷振宇和田慶又去找林達。

正如所料，林達的臉孔跟井克明一模一樣，板着臉：「怎麼又來了？去看看示範單位也惹來這樣的麻煩，唉！」

田慶問林達可認識陳俊和牛英佩。

林達搖搖頭，表示不認識：「我跟房署職員素無來往，我祇是一個升斗小民，喜歡買一些房子來保值。」

雷振宇問：「九月十日，那是你去看示範單位的前一日，你去了哪裏？」

林達看了看掛在牆上的日曆：「呀！那天我們的別墅停業。」

雷振宇跟田慶一看日曆，在「十日」那裏，圈了個用紅筆劃的圓圈。

「那麼你去了哪裏？」田慶並不放過。

「職員們去了玩，聽說是打保齡。」

「你呢？我問的是你！」田慶不耐煩地。

「我在家裏看電視，因爲看天氣，像要下雨，所以沒事不出門，後來果然下起雨來。」

「家裏人跟你在一起嗎？」雷振宇問。

「不！內子跟孩子們看電影去了。」

「太太甚麼時候回來的？」田慶問。

「這個……」林達低頭想了一下：「她們在外邊吃飯，回來時是

七點左右。」

「甚麼時候出門的？」

「正午。」林達回答。

「那麼說，從中午到七點這段時間，家裏祇有你一個人？」

林達點頭：「是！我眞的沒出過門，信不信由你。」

雷振宇問：「爲甚麼九月十日會臨時休業？」

「沒甚麼特別理由，我們的店規每月八日、十八日和廿八日休業，但九月八日房間一早定滿，無法休息，所以延遲到十號，不相信，可問我的職員。」

「不必了！」雷振宇說。看來，九月八日是沒法休業，這一點，不必置疑。

「好！我想知道九月二十日晚上十一點到一點鐘，你在做甚麼，記得嗎？」田慶問。

林達低頭想了想：「我在家裏睡覺，我晚上不大出去。」

「可有人證明你那天晚上沒出過去？」

「沒有！」林達搖搖頭。

「太太不能證明？」雷振宇問。

「內子的證據有甚麼用，說了你們不會相信。」林達帶點諷刺地：「還有，通常我都是一個人睡的。」

「你不跟太太同房？」田慶奇怪。

「呀！結婚二十年了，內子說一個人睡更舒服！」林達苦笑地。

雷振宇、田慶同時在想：呀，又是沒有不在場的證據！

「好……回到氰化鉀身上！」雷振宇望着林達。

林達一怔：「氰化鉀？我從來不會見過這東西。」

「想要呀，可會買到？」田慶問。

「我不會買氰化鉀，絕對不會。」林達大力地搖頭。雷振宇同時搖了搖頭，跟田慶向林達告辭。林達親自送了出來：「請盡早抓到眞兇！不要再煩我。」

「這個我知道，對不起！」雷振宇欠了欠身子。

「附近一帶是工業區，大小工業大厦林立。說不易找到氰化鉀是騙人的。」田慶不相信地。

「還有，林達的不在場證據，很薄弱。」雷振宇說。

「我們找凌正去吧？」田慶苦笑着：「希望有發現。」

＊　＊　＊

經營車房的凌正一見兩人眉頭打結，不過却不像先前兩人那樣問：「你又來幹甚麼？」

雷振宇開門見山，盤問九月十日的不在場證據。

「是看示範單位的前一日。」凌正抓了抓頭：「沒甚麼特別，不過那天有人壞了車，我駕車去修理。」

「九月十日下午兩點半左右，你在哪裏？」

「在汽車裏，那時天下雨。」

「你去哪裏？」

「深水灣。」

「正確時間呢？還記得嗎？」

凌正想了想：「兩點左右，我當時是趕去修理車子，我有那人的名片。」

於是走到店角的一張木桌前，拉開抽屜，取出了名片，走到雷振宇面前。雷振宇看了一眼，又問及九月二十日晚上的事。

「白天工作太倦了，一到晚上，就上床。二十號那天，也沒例外，二十歲那時，白天任憑怎樣辛苦，晚上還可以打通宵麻將，四十多歲了，老骨頭，不行了。」凌正說。

「太太有跟你在一起嗎？」

「沒有！」凌正搖了搖頭。

呀！雷振宇不禁叫了起來，那傢伙跟前面兩個人一樣，都沒有確切的不在場證據。

這時出門打電話的田慶回來了，對雷振宇說：「問過了，那人說凌正在九月十日下午眞的有去替他修理車子。」

「幾點鐘？」雷振宇問。

「下午兩點。」

「修理了多久？」

「換車輪，大約十分鐘。」

「這個……」雷振宇沉默了一會：「修好車，凌正還趕得及去麗城中心。」

「對！飛車去，祇需十五六分鐘，還有，他身邊帶有修理工具。」

「對！換言之，他手上有兇器。」雷振宇說。

然而，單憑這些推測的證據，不足以逮捕凌正。

徐潔曾買外國煙

兩人去找徐潔。

上次已經來過，但今趟崔護重來，雷振宇發現了一件事，那就是徐潔家的位置。

原信吉被殺於「摩天城」，邱惠棄屍碼頭。徐潔家的位置跟這兩宗命案並無多大相連。然而，

陳俊死於「麗城中心」，那徐潔就值得懷疑了，因爲徐潔的家離「麗城中心」並不太遠。

雷振宇單刀直入盤問九月十日的行踪。

徐潔想了想：「看『摩天城』示範單位的前一日，我一直在家裏，我不喜歡下雨天出門。」

是眞是假，雷振宇沒法知道。

「那麼九月二十日晚上十一點到凌晨一點，你去了哪裏？」

「呀呀！一個女人家，晚上會去哪裏？」

「你丈夫可以證明嗎？」田慶問。

「當然可以！」徐潔回答。「不過……」

「不過甚麼？」田慶問。

徐潔用手指了一下額角：「那段時候外子工作很忙，所以一星期有一個晚上留在公司，如果九月二十日是那天外子就無法證明了。」

「九月二十日是那天嗎？」田慶問。

「等一會！」徐潔進房間把日曆拿來。

「哎嘢！二十號，外子眞的留在公司。」

徐潔無奈地。

雷振宇一看日曆，在「二十日」那裏，註了個「宿」字。在其他的日子上，也有相同的記號。

「如果有疑心，可以打電話給外子。外子在日本銀行做事。」徐潔說。

「我相信。」雷振宇說。

不過，這不能說徐潔不是兇手。徐潔可以趁丈夫在公司留宿，摸出去殺死牛英佩，所以根本不需要去調查徐潔丈夫留宿公司的眞僞。

「有見過氰化鉀嗎？」田慶問。

徐潔立時色變：「唸書時，見過一次，是白色結晶體，很重。」

這答案，眞是出乎兩人意料之外。

雷振宇兩人一無所獲地離開了徐潔的家。

他們兩人向隣家打聽徐潔的一切。

許多隣居對徐潔都不甚熟悉。

不過一家士多店老闆娘對徐潔讚不絕口：「他們夫婦好恩愛，雖然沒有小孩子，看來生活十分幸福。」

「最近可有不對勁的地方？」



雷振宇探長盤問凌正。

老闆娘有點不明所以，望着雷振宇：「甚麼不對勁？」

「我想知道徐潔可有憂心忡忡的樣子？或者見着面，你叫她都不理睬？」

「沒有沒有，我們一見面，不但打招呼，而且聊天。」老闆娘說。

「你是說她十分正常？」

「對！」老闆娘十分肯定。

但過了一會，她忽然「呀」地叫了起來：「有一件事，比較特別。」

「是甚麼事？」雷振宇、田慶的眼睛同時閃出了光芒。

「她來我們這裏買煙。」

「買煙？」田慶一怔，到士多買煙，天公地道，有甚麼值得奇怪的？

「可是徐潔是不吸煙的。」

「可能是她丈夫吸呢？」

「對了，徐潔是爲丈夫買香煙。」

「對！她買的是外國香煙，不過我沒見過她丈夫是吸外國煙的，他一向吸本地香煙。」老闆娘說。

「會不會買來送人？」田慶謹愼地。

「祇買兩包，怎能送人？」

「兩包……」雷振宇重複了一句，他低頭想了一想。

因爲，他不相信香煙跟殺人事件有關。

兩人離開了士多店。

「大哥！你有甚麼看法？」田慶問。

「我認爲沒甚麼關係。」

田慶說：「對！我覺得徐潔的嫌疑不大。」

「爲甚麼？」

「雖然她的不在場證據十分薄弱，不過在氰化鉀入手方面，她明顯不如其他三人。」

「氰化鉀？」雷振宇吸了口煙。

「另外三人容易取到氰化鉀，但徐潔是主婦，廚房不會有氰化鉀，她不可能在超級市場買吧！她丈夫服務的公司，是貿易公司，那有可能得到氰化鉀。」

「主婦就拿不到氰化鉀？」

「那也不一定，如果當農藥買，是可以買到的。」

「對！你說的是有道理，我也認爲徐潔的嫌疑比較輕。」雷振宇點頭。

這也是很好的收穫，至少，四人中，祇剩下了三個嫌疑者。

兩個人走進一家超級市場，因爲田慶口渴，想喝汽水。雷振宇忽然「呀」的叫了起來。

「甚麼事？」田慶問。

雷振宇說：「呀呀！主婦可有辦法取得氰化鉀呢！」

「有甚麼辦法？」

「看呀！」雷振宇指了指通訊欄。

那裏貼滿求職和請人廣告。

有一張請人廣告，這樣寫着：

太太們，你們想利用業餘時間賺一點私己嗎？工作簡單，一小時可賺一百元。

飛馬鍍金工廠人事部

「明白了嗎？」雷振宇問田慶。

田慶點點頭。

「徐潔說不定在飛馬做事，這樣就好容易可以拿到氰化鉀。」

田慶聳了聳肩：「這樣！徐潔的嫌疑跟前面那三個人又沒有甚麼分別……」

「對！換言之，可疑人物仍然維持原判，這四個人，我們重新盤問他們。得到甚麼線索，目前還不知道，唉！」雷振宇長長地嘆了口氣，他想到去喝一杯。

* * *

雷振宇再去陳宏中的辦公室調查。

「有事請教！」雷振宇不客氣地坐了下來。

「又有甚麼事呀？」陳宏中顯然拿雷振宇沒辦法。

雷振宇運用他那凌厲的眼神，盯在陳宏中。「我們知道你去過『牛氏』。」

陳宏中有點猶豫，連忙以咳嗽遮掩。

「你去幹甚麼？」

「問問地產的事，去地產公司，自然是打聽有關地產的事。」

「但是你附近不是有許多地產公司嗎？幹嘛去得這麼遠？」

「我想買那地區的房子和地皮。」

「嘿！你這個人眞不懂撒謊！」雷振宇冷冷地。

雷振宇有點生氣，他最痛恨人家把他看成傻瓜，「說眞話吧！不然，對你十分不利！」

「你說甚麼？」陳宏中茫然地。

「殺死原信吉的兇手想殺你，這點我敢肯定，如果你還不說眞話，我們幫不了你。」

「……」

「怎麼？你要命嗎？說眞話吧！你以爲你侄兒懂空手道就能保護你嗎？錯了！兇手已殺了四個人，他會更巧妙地殺第五個人，這對兇手而言，輕而易舉。」

「四個人？」陳宏中怔了怔。

「是！原信吉、邱惠、陳俊、牛英佩，這裏面除了邱惠，其他三個人你都認識。」

「……」

「是嗎？那三個人你都很熟悉？」

「不認識！」陳宏中堅決地。

「連原信吉也不認識？」

「十一年前，我們的確同在一座監獄裏……」

「最近你們也見過面，如果不肯承認，我們會傳召證人，他是你跟原信吉常去的那間酒吧的酒保。」

「好吧！」陳宏中乏力地：「我最近的確見過原信吉。」

「牛英佩呢？還有陳俊，認識嗎？」雷振宇逼着問。

「……」

「又不肯說眞話了！」雷振宇沒好氣地，他站了起來：「你眞的想被兇手殺死嗎？」

「我眞的會被殺？」陳宏中問。

「當然！騙你幹嗎？」雷振宇說。

雷振宇續道：「兇手已利用你的名義發信，想嫁禍給你，但失敗，所以必然會殺你。」

「我可沒甚麼仇人。」

「眞的沒有？」雷振宇緊盯着陳宏中。

「至少沒有要殺我的仇人。」陳宏中說。

「我再問你，你認識牛英佩和陳俊嗎？」

「我說不認識呢？」

「如果眞的不認識，那還好。不過，你給兇手尋仇，我們就不知道保護你，還是不保護，因爲你不與警方合作。」雷振宇嚴肅地。

陳宏中的臉色一片蒼白。

「到底是誰想殺我？」

「我也想知道，所以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

「認識他們嗎？」雷振宇大聲問。

「我明白了，認識。」陳宏中點點頭，雷振宇終於吁了口氣，他抽了根煙。

「好，我們從頭來一遍。」

「你要我說甚麼？」

「你認識牛英佩？」

「認識！我們是好朋友。」

「甚麼好朋友？」

「我、原信吉、牛英佩是三人組，專門賭錢。」

「牛英佩不是『摩天城』刮了一筆錢？幹嗎還要這樣拚命？」雷振宇好奇地。

「這是舊事了。阿牛眞是賺了不少，少說過千萬。不過：他賺的鈔票中，有我的份兒，所以我去找他。」陳宏中說：「我們且不說這一些，說去『摩天城』之前的事，好嗎？」

「好！洗耳恭聽！」雷振宇說。

「其實我跟阿牛都不是有許多錢，原信吉也一樣，一聽到『摩天城』造好，認爲發財機會來了，但我們沒有資本，你知道要收買房署的人，是要花錢的。」

「對！皇帝不差餓兵。」

「我們做了不少事情來賺錢，當然，其中也有一些不能見人的。可是，雷督察，這個世界上，又有誰不在做壞事呢！政治家，大富豪，他們有許許多多的錢，是不能見人的，對嗎？」

雷振宇苦笑一下：「可以講得具體一點嗎？」

「不行！」陳宏中拒絕。

「爲甚麼？」

「我怎能抖出自己的罪行？」

「你想被人殺嗎？」

「所以我懇請雷督察快些抓住那個兇手，這不是你的責任嗎？」

「正因爲這樣，才要你說出眞相，那個陳俊甚麼時候加入你們那伙的？」雷振宇一展眉頭：「是不是開始建『摩天城』的時候？」

「不，是前一些。」

「陳俊擔任甚麼任務？」

「一定要我說嗎？」

「告訴我，不然我幫不了你。」

「好！我們利用他的信譽。」

「信譽！」雷振宇怔了怔。

「他是官，人們相信他。」陳宏中說。

雷振宇語帶諷刺地：「這跟偷取一流公司職員的名銜，如出一轍。」

陳宏中苦笑一下：「原信吉用假名片這跟我無關，阿原這傢伙，一向狡猾。」

「原信吉被人殺死在示範單位裏，他爲甚麼要去那裏？」

「我不知道。」

「眞的？」雷振宇問。

「那傢伙一向住在廉價大厦，又怎會去住『摩天城』。」

「會不會他有錢買『摩天城』？」

「他從阿牛手上的確拿到了一些錢，但未必有錢買高級大厦。」

「我們在他袋裏發現了一塊軟膠，他爲甚麼會有這塊軟膠？」

陳宏中並沒有立即回答。

雷振宇總覺得他在隱瞞甚麼。

「我不知道。」陳宏中說。

對重要的事情，陳宏中的嘴比甚麼都密。

「看來，陳宏中一夥，做了極大的壞事，賺了錢，想大量收購『摩天城』！」

雷振宇改變話題。

他把四個嫌疑人物的名字，讓陳宏中看。

「以前問過了，可認識這四個人？」

「這四個人？」陳宏中喃喃地。

「你們爲了賺錢，可能他們是受害者。」

「你認爲其中一人是兇手？」

「是嗎！有你熟悉的名字嗎？」

「記不起來了。」陳宏中搖搖頭。

雷振宇回到了警署。

雖然知道陳宏中認識牛英佩和原信吉，然而對找尋兇手，幫

助並不大。

直到目前，仍然無法知道兇手是誰？

這時，藍新平探長來看他了，藍新平探長的臉色並不太好看。

「呀！阿紅所知也不多，她不過是個中間人，女人貪小便宜，充充跑腿。」藍新平探長抹着汗說。

「我們仍然找不到兇手。」雷振宇惆悵地，說出了找陳宏中的經過。

田慶在傍晚時分也回來了，加入了討論。

田慶說：「我同意陳宏中一夥人做出了抵觸法律的事。」

雷振宇說：「一定是受他們欺騙的人，反過來報復，那四個人當中，誰會受騙？」

「看來沒有。」田慶搖頭。

「我們一定要知道陳宏中那夥人幹了甚麼！」藍新平探長說。

雷振宇想了想：「陳宏中一夥人，做的絕對不會是單純以欺詐盜竊勾當吧！」

田慶插嘴：「我對原信吉被殺的現場有點懷疑，他在高級大厦的示範單位裏被殺，看似偶然，但我看出了兇手的用心。」

「那麼說，陳俊被殺的現場，用常規來看，也是不正常的場所。」

「對！」田慶點點頭。

「你說兇手的用心，那是怎麼回事，可否具體說明？」藍新平探長感興趣地問。

田慶說：「我是指兇手的怨恨。不論是高尚住宅，還是屋邨，有一個相同點，就是都是住的地方。目前，最令人關注的問題，除了失業，是住屋的問題。由於房子又告搶手，投資地皮和樓宇，獲利自然豐厚，陳宏中一夥，那會放棄這個機會，而那個兇手，一定是被他們騙了。」

「所以兇手特意選擇你所說的場所下手。」雷振宇補充。

「這不過是我的推測。」

雷振宇把田慶所說的反思了一遍，覺得十分有道理，他一直懷疑陳宏中一夥從事不法勾當來賺錢。這時，藍新平探長說話了：「我們去看檔案吧！查查這兩三年間樓宇買賣的欺詐案件！」

雷振宇道：「好！我們試試看。」

「來得及嗎？」田慶有點擔憂。

「是甚麼意思？」雷振宇問。

田慶說：「兇手立心要殺陳宏中，看來還不會放手，我們翻查檔案期間，兇手可能又出擊了。」

藍新平探長表示同意，於是決定派遣幹探，廿四小時保護陳宏中。

三天後，田慶的擔憂轉變成事實。

然而，結果頗出乎意料之外。

那四個嫌疑人物中，有一個人給人偷襲，受了重傷，這個人就是車行老闆凌正。

雷振宇立刻趕去醫院。

醫生表示凌正後頭部和腹部都受了重傷，不可以打擾他，只給五分鐘時間。

空手道高手行兇

雷振宇走進病房。

凌正在搶救後已甦醒過來。

然而一開口講話，就露出了痛苦的樣子。

凌正忍着痛說：「雷督察，請你快點抓兇手歸案。」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今天晚上我接到電話，說旅遊區橫弄有汽車壞了，叫我去搶修。」

「是男人還是女人？」

「是年輕男人的聲音，我一聽有生意上門，立即駕車趕過去。」

「之後呢？」雷振宇心急地。

「到了現場，可沒有甚麼汽車，正在找尋之際，忽然背後有人向我襲擊，我冷不提防，倒在地上，對方就用脚踢我腹部，我眼一黑，就暈了過去，醒來時，已在醫院的病床上。」

「知道是誰幹的嗎？」

「不知道。」凌正大力地搖頭。

「你看不見對方？」

「是。不過……」

「說呀！有甚麼都說出來。」

「我猜那傢伙必然懂空手道。」

「爲甚麼這樣肯定？」

「我年輕時，也學過空手道，那種踢法，是空手道的一種脚法。」

雷振宇還想問下去，醫生進來了。

「好了！病人不宜多說話。」醫生說。

然而，凌正似乎還有未完的話，可雷振宇已被醫生趕了出去。

「請你不要刺激病人的情

緒。」醫生責難地。

「他看來好像沒甚麼事呢？」雷振宇說。

醫生白了他一眼：「表面看來沒事的傷勢，實際上最危險。幸好他强壯，普通人捱那樣的打，頸骨會折斷，肝臟會破裂。」

雷振宇呆住了。

「那麼說，兇手有心置他於死地？」

「我不敢肯定，但他能救過來，的確是奇蹟。」

「謝謝！」雷振宇由衷地。

雷振宇回到了警署，田慶已回來了。

田慶說：「現場那裏，根本沒有壞車。」

「我早知道了。」雷振宇，那是個陷阱，接着把醫生的話告訴了田慶。

「兇手有心殺凌正，藉詞誘他出來。」

「是否同一人的所爲？」藍新平探長問。雷振宇搖搖頭。

「最初我也這樣想，但細細一想，不對勁，凌正說是學過空手道的人做的，前四宗案子，可沒有那種氣味呀！」

「只有陳宏中的侄兒陳安懂空手道。」田慶插嘴。

「如果小陳是兇手，爲甚麼他要打凌正？」藍新平探長懷疑地問。

雷振宇對這一點，沒法解釋。

「如果陳安是兇手，主謀必然是陳宏中，陳宏中怕自己步牛英佩等人的後塵，所以反過來殺兇手。」

「那你是說凌正是兇手了？」藍新平探長問。

雷振宇嘆了口氣：「我不知道。不過，陳宏中有可疑的地方。」

雷振宇道：「陳宏中說了那四人的名字，然後挑其中嫌疑最大的，叫小陳去襲擊。」

「看來，我們要去找陳宏中。」田慶說。藍新平探長有事先走一步，雷振宇和田慶又去訪陳宏中。

* * *

在行車途中，田慶記起了一件事。

「會不會凌正有意遮掩自己的罪行，着人毆打自己？」

雷振宇苦笑說：「這點，我也想過了。但醫生說那沒可能，因爲他能夠活過來，已是奇蹟。如果是刻意安排，不會打得那麼重。」

「對。」田慶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到了陳府已夜半。一按鐘，陳安來應門。

「你的手可痛嗎？」雷振宇問。

陳安一臉茫然：「你說甚麼？我不懂。」

「脚痛嗎？用脚踢人脚是會痛的。」

「你在說甚麼呀？」陳安不滿地。

雷振宇向屋裡看了一眼：「你叔父呢？」

「在睡房。」

「叫他起來，有急事。」田慶說。

陳安咕噥着，走向睡房。

「看來打凌正的是陳安。」田慶低低地。

雷振宇點點頭。

不久，陳宏中穿着睡衣走了出來。

「這麼晚來，有甚麼貴幹？」語調極不友善。

「我想請你跟你的侄兒一起回警署。」田慶說。

「幹嗎要去警署？」陳宏中不滿地。

「去了後，告訴你。」田慶說。

陳宏中反抗了：「請問可有拘捕令？」

「沒有。」老田說。

「那請回去。」

「好吧！陳先生，你若堅持，我們可以去取拘捕令，不過，到時候還是要去警局，我們告你意圖殺人和教唆殺人罪。」田慶大聲地。

這果然生效了，陳宏中臉色一變。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怎會不知道，凌正今天晚上遇襲，受了重傷，襲擊者是你的侄兒！」

「證據呢？有甚麼證據？」

「凌正看到兇手的臉孔。」雷振宇情急智生大聲說。

陳宏中的臉色更加蒼白了。

「怎麼樣，我們可以去警局了嗎？」

「……」

陳宏中點點頭，叫陳安來。

* * *

雷振宇問陳宏中。田慶問陳安。雷振宇單刀直入：「爲甚麼要殺凌正？」

「爲了自衞。」陳宏中說。

「自衞？」這答案頗出雷振宇的意料之外。

「是！我是迫不得已。」陳宏中朗聲地：「市民有權自衞，對嗎？雷督察。」

「難道凌正想殺你？」

「是，不但是我，他不是已殺了四個人了嗎？你應該知道，何必問我。」

「我不是這樣想。」

「他是兇手！」陳宏中堅持地。

「爲甚麼你那樣肯定？」

「請你看看這一個。」陳宏中從口袋裡掏出了一封信。裡面有一張薄薄的信紙，文字十分簡單……

「這趟輪到你了。」

「你明白了吧！雷督察，對方要殺我了，因此我先發制人，取他的命。」

「這又怎能證明是凌正呢？」

「你看郵戳呀！」

「郵戳！」

「對，請你仔細看看，那是凌正住的那區，郵政局的郵戳。」陳宏中一本正經說。

「所以你認定是凌正，向他暗襲了。」

「這一點已足夠說明他是兇手了！」陳宏中堅持地。

「你沒想過，其他六個人，其中有人想陷害凌正，特意到那裡寫信嗎？」

「這個……」陳宏中漲紅了臉。

「郵戳不是證據，陳先生。」

「這個，這個……」陳宏中怔住了。

「你眞的想不出誰是兇嫌嗎？」

「我們做的事太多了，實在記不起來。」

「那是說，受害的人眞是太多了。」

陳宏中低着頭，不作聲。

「凌正不是兇手，那你……你們會怎樣？」

「告你蓄意傷人，如果凌正不幸身亡，自然是謀殺。」

「你……你嚇我！」

「沒嚇你！凌正的確傷得好厲害。」

「我眞的認爲凌正是殺人兇手，他會殺我……」

「這個我知道。」

「可以幫我忙嗎？」陳宏中苦着臉。

雷振宇故意板着臉孔：「你要我幫，那你也要與我們合作。」

陳宏中忙不迭地點頭。

「你跟原信吉他們以前幹了甚麼？」

「這個……」陳宏中猶豫了。

「是殺人嗎？」

「好吧！我說。」陳宏中吸了口氣。

雷振宇坐了下來，遞了根香煙給陳宏中。

對待坦白的犯人，自然要寬容。「先從原信吉說起，他爲甚麼要去『摩天城』？」

「這個……」陳宏中沉吟了一下。

「說吧！我等着呢。」

「好！原信吉一定是老毛病發作了。」

「老毛病？」

「對！老毛病！那傢伙最愛騙人，與其說欺詐，倒不如說他沉迷於欺詐。」

「呀！」雷振宇怔了怔。

「牛英佩要上岸了，原信吉也不錯，但那傢伙忘不了欺詐帶來的快感，所以他去了『摩天城』。」

「我不明白，爲甚麼去摩天城會跟欺詐連在一起的？」

「這個還不簡單，阿原裝成自己是業主，把不屬於自己的樓宇賣給眞正的用家。」

「甚麼？」這似是一絕。

「好！那麼原信吉沒有鑰匙，怎能開啟大門？」才說到這裡，忽地想起了一件事。

他明白爲甚麼原信吉褲袋裡有一塊軟膠了。這是因要套取匙板的。原信吉去看示範單位的目的，就是套取匙板，複製鑰匙，然後自任領隊，帶各人看樓，乘機欺詐。

由於開價比定價便宜，自然是客似雲來。

「你以前也幹過這種事嗎？」雷振宇粗暴地問。

「有。」陳宏中直說不諱：「牛英佩任總策劃，我做經理。」

「你們沒有做名片？」

「對！你可眞清楚。」

「你們偷用別家的名片。」

「對！這是原信吉想出來的，效果十分好。客人們都上了當。他們相信一流企業的職員，付錢付得非常爽快。」陳宏中洋洋自得。雷振宇幾乎想一掌摑過去。

騙了人的錢，還那樣逍遙自在，那是一個甚麼樣的世界？

「你們的手法可高明呢。」雷振宇諷刺道：「除此，還做了些甚麼？」

「我們收買地皮。」

「怎個收買法?」

「牛英佩對地產好熟，他的一點地皮都是一些次貨。」

「賣得出嗎?」

陳宏中笑着點點頭。

「怎能賣得出?」雷振宇奇怪說。

「這就得官上場了，他向人散佈謠言，說那些地皮可以興建住宅樓宇。陳俊是房署高官，有信用，於是不少人上鈎。」

「但謊話好易拆穿的呀!」

「這還不容易，就說計劃改變了，那就不成了，政府的計劃不時都會更改。」

「我明白了，他們雙管齊下，放假消息斂財，又收購『麗城中心』，轉手賺錢。」

「雷督察，這也不能怪我們，如果人們不貪心，又怎會上當?我不騙人，也會有人騙人。」

「那倒是你對了?」雷振宇搖搖頭。

「不是，我祇是說出社會眞實的情況。」陳宏中說，看來陳宏中並沒有悔意。

「你可知道這樣做，會有多少人損失?」

「呀!這是個人吃人的世界呀!」

「你是說被騙的人活該?」

「是!」陳宏中點了點頭。

「你可知道因爲被你們騙了錢，有人會走上絕路呀!」雷振宇大聲罵。

「這……這個我不知道，有哪麼嚴重嗎?」

「可記得被你們欺騙過的人的名字?」

「記不起來了。」陳宏中搖搖頭。

看來，被騙的人委實太多了。

雷振宇點了根香烟：「再問一趟，井克明、林達、凌正、徐潔，這四個人，你可有騙過?」

「我眞的記不起來了，祇是看到郵戳，認爲是凌正，於是就……」陳宏中說：「凌正是兇手嗎?」

「我們會調查。」雷振宇說。

「如果兇手是凌正，那麼舍侄的行爲可算是自衞?」陳宏中問。

「這個……」雷振宇並沒明確答覆，離開了房間。

* * *

回到辦公室，雷振宇呷了口濃茶。

這時，田慶也問完陳安口供回來了。

「情況如何?」雷振宇問：「陳安坦承了一切?」

「招認了，令我吃驚的是陳安却連一點犯了罪的意識都沒有。」

「呀!有其叔必有其侄。」雷振宇苦笑。

雷振宇把陳宏中所說的一切，說了給田慶聽。田慶笑了一下：「呀，半斤八兩。」

「問題是陳宏中記不起受騙者的名字，他叫陳安打凌正，祇是看到信封上的郵戳!」

「這麼神經過敏，說不定還會指使陳安去打人呢!」田慶這樣說。

「陳宏中雖然壞事做了一大籮，却不會殺人。」

「你想說甚麼?」田慶問。

雷振宇望向窗外。

窗外一片幽暗，距天亮還有一段時間。

「被欺騙的那個人，爲甚麼不報警而要一一把對手殺死?」雷振宇自言自語。

「這個容易，那個兇手不相信警察，還有，即使抓了陳宏中一夥，錢也拿不回來。」

話雖然有點道理，但雷振宇並不苟同，他總覺得兇手的行爲有點異常。

「殺人呀!這是殺人呀!」雷振宇苦着臉：「兇手已殺了四個人，四條人命哪!」

「除了邱惠，可能是逼不得已，其他三宗案子，顯然都有預謀。即使被陳宏中一夥騙了錢，也不致於連殺四人呀!」

「對!」田慶說。

「還有一個疑點。」雷振宇說。

「甚麼?」

「在我們面前，有四個嫌疑人物，殺人動機自然是受了騙。」雷振宇分析：「我們再來看看那四個嫌疑人物，現正躺在醫院的凌正，他開的是車行，生意不錯。那個井克明，生活看來過得不錯。第三個林達，情況相同，開別墅，自己有房屋，身家豐厚。至於徐潔，是一個幸福的家庭主婦，有點兒積蓄，丈夫在一流公司做事，這樣看來，都不像會被陳宏中他們騙過。」

「這個，我有不同的看法。」田慶說。

「啊!」雷振宇怔了怔。

「如今雖然幸福，說不定以前曾被騙過，傷痕難消，於是復仇。」

「有了好的生活，還要報

仇?」

「你不同意?」

「一般而言，生活改善，仇恨之心會淡滅。」

「一般而言，這是對的，但如果是一個冷靜的人，那麼情況會相反，正因爲生活穩定，有多餘的錢，這才會構思報仇。」

「有道理!」雷振宇却不全面同意田慶的推測。不過，他決心再調查那四個人。

陳宏中的欺詐行爲，不過是近兩三年的事，那四個人可有在那時期被騙，查明白，就可以印證田慶的推測。

第二天開始，對那四個人進行了徹底調查，重點集中於近兩三年內的房地產交易。

井克明兩年前在郊區買進一幢別墅，聽說受了騙。

雷振宇他們大喜過望，但一查之下，才發覺事件已圓滿解決，而合夥人也非陳宏中他們。

至於其他三人，都沒有被騙的紀錄。

失望籠罩着偵緝總部。

看來田慶的推理是錯了，那四個嫌疑人物，沒一個受過陳宏中他們的欺騙。

連其他幹探都動搖了，對四人當中，有一個是眞兇的想法，產生了懷疑。

認爲四人中有一個是兇手，基於第一宗命案。他們推測跟原信吉一起看示範單位的人，其中一個是兇手。

這種推論，即使在第二、三、四宗命案發生後，也沒有動搖過。祇是找不到犯罪的動機，這才心急起來。

於是，有人想到了左明。

會不會是那個帶人看示範單位的地產公司職員幹的好事?

也有人認爲是埋伏在示範單位附近的人幹的好事。不過，第一種說法，很難成立。

左明雖然帶了六個客人看房子，但中途退出房外，在車邊等待。

那時候，命案還沒發生，所以，他有很可靠的不在現場的證據。

第三種說法，反而有可能。

有其他空單位，說不定兇手埋伏在裏面，伺機殺原信吉。

如果這一點獲得肯定，那麼兇手的範圍就會無限地擴大。還有，直到目前，仍然無法解釋邱惠被殺的原因。

會不會邱惠看見了甚麼，因而被殺?

陷入僵局的雷振宇，決定再去問陳宏中。

* * *

陳宏中被拘留了四天，臉容十分憔悴。

看到了雷振宇和田慶，他叫了起來：「到底要把我關到甚麼時候才放我出去?」

「我們決定起訴你。」雷振宇說。

「起訴!喂，打凌正的是我侄兒呀!」

「但你是主使者，不過，如果肯同我們合作，我們會酌情減刑。」

「喂!我已盡了力，說出了一切，我還能幫甚麼呢?」陳宏中苦着臉。

「我想你所做的事，從頭到尾再說清楚。」雷振宇說：「最好是把你們三個做過的事，一件一件地說出來。」

「哪有可能?我的記憶力可不是那麼好。」

「你眞的記不起被你騙過的人嗎?」田慶問。

「那可能一一想出來?」

「樣貌呢?可記得?你們騙人時，總會跟那個人見面的吧?」雷振宇說。

「對。」陳宏中點點頭。

「好!請你仔細看看。」雷振宇把井克明、林達、凌正和徐潔的照片放在陳宏中面前。

「這裏面可有你騙的人?」

「這個。」陳宏中看了四張照片，半晌，向着其中一張指了一下。

那正是凌正的照片。

「好像是這男人?該是他?」陳宏中大聲地說。雷振宇，田慶對望了一眼，露出了不悅的神色。

「不要亂講!」田慶喝罵。

「你想混亂警方視聽，相信你是出自自衞嗎?」連雷振宇也忍不住罵了起來了。

陳宏中木無表情。

「說眞話!這四個人當中，哪一個是?」雷振宇重新大聲地問。

陳宏中想了想：「我想不起來了!」

「眞的想不起來?」

「眞的!難道兇手眞的在其中?」陳宏中反問。

雷振宇跟田慶不禁面面相覷。

看來，陳宏中今趟不像是打

証。

田慶再問：「你不是說過，牛英佩做老闆，你做營業經理的嗎？」

陳宏中點點頭：「這有甚麼可值得奇怪的？」

「你一定見過不少客人？」

「當然！」陳宏中回答。

「這些客人中，眞的沒這四個人？」

「我不是說過了？我不認識這四個人。」

「你們賣上址地皮時，你擔當甚麼角色？」田慶問。

「那時是跟原信吉一起做媒的，我們混在買客中出價。」陳宏中想起來，居然臉露得意之情。

看來，他絕不認爲欺詐是甚麼大罪行。

看來，被殺的牛英佩和原信吉的心態，一定跟他一樣吧！

「客人當中有沒有這四個人？」田慶問。

陳宏中搖搖頭：「我眞的想不起來。」

「想不起來，還是客人當中，沒有這四個人，到底是哪一樣？」田慶追問。

陳宏中臉色陡變：「我想不起來。」

驗屍報告露玄機

藍新平探長爲了弄清楚事件的眞相，再去找阿紅。阿紅已當上了牛英佩公司的經理，代他打理業務，她透過鼻樑上的眼鏡，盯住藍新平探長：「你怎樣問也沒用，我眞的不知道誰是兇手。」

藍新平探長苦笑一下：「我想你幫個忙。」

「幫甚麼忙？」阿紅大惑不解。

「陳宏中最近一定來過，他想分錢，對嗎？」藍新平探長問。

「那……那是個壞蛋！」阿紅一聽到陳宏中，就大表不滿：「牛英佩的遺產，全是我的，雖然沒結婚，但是我們一起住的呀！」

「這個我知道。」藍新平探長知道女人對錢一定十分緊張，他苦笑了一下：「我知道你幫不了甚麼忙，但是，陳宏中這傢伙，你大概一早就認得的吧？」

「……」

「那傢伙蓄意傷人，給我們抓住了，有甚麼妳放心說吧！不用怕！」

「眞的？」阿紅眼睛一亮。

「我騙你幹嘛！報紙也登了。」

「那太好了，他不會再來了。」阿紅說，臉上露出了笑容，燦若雲朵。

「當然不會來，我問你，是不是老早就認識陳宏中？」藍新平探長問。

「是！」阿紅低低地。

「陳宏中一早就跟牛英佩、陳俊合作，幹了不少壞事，對嗎？」

「是！不過，詳細的情形也不知道。」

藍新平探長叨着烟斗：「你應該知道大概情形，這對你不會構成甚麼罪的，你把知道的告訴我，你跟陳宏中多數在哪裏見面？」

「你會不會告我？」阿紅擔憂地。

「不會！」藍新平探長搖搖頭：「我祇想抓殺死牛英佩和陳俊的兇手！」

「通常都在我家裏見面。」

「可記得那時候他們說些甚麼？」

「他們總是嘻嘻哈哈地鬧成一團，探長，我眞的想不起他們說過些甚麼。」

「仔細想一想吧，他們可有提過騙了甚麼人？或者做得太過份，令被騙的人受了傷害？」

「沒有那樣的印象。」阿紅笑了笑。

「被騙的人可有上門找麻煩？」

「他們很聰明，不會留下任何蛛絲馬跡，他們用假名，開空殼公司，被騙的人不能找到他們，不過……」阿紅頓了頓。

「不過甚麼？」藍新平探長緊張地。

「我記起了一件事！」阿紅望着藍新平探長。

「是甚麼？」藍新平探長問。

「祇有一次，他們默默無言。」阿紅說。

「是甚麼時候？」藍新平探長焦急地。

阿紅望着天花板：「正確的日子，我記不起來了，大概是一年前。」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聽說被騙的人，全家自殺了，他們三個人好像好難過，大醉了三日。」

「全家自殺？」藍新平探長重複了一遍，這看來跟今趟的連環謀殺案必然大有關連。

「可記得那家人的姓名？」

「不記得，那跟我沒關係。」

「你肯定是一年前？」

「大概是，我說過了，正確日期我記不起來。」阿紅說。

「報紙上可有刊載？」

「等一等，讓我想一想。」阿紅托着腮，那樣子很誘人。「有有有，報紙有登載，因爲陳宏中看到報紙『呀』的叫了起來呢！」

「他們騙了甚麼？是騙房子還是地皮？」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那時候，他們怕嗎？」

「爲甚麼要怕？」

「全家自殺，警方會調查，社會哄動。」

「我不知道，不過，他們倒蠻鎮定。」

「鎮定？」藍新平探長有點兒意料之外。

「怎麼，問好了嗎？」阿紅不耐地。

「還有甚麼可以提供的嗎？」

「沒有了。」阿紅說。

「謝謝！」藍新平探長告辭。

阿紅向藍新平探長拋了個媚眼：「探長，那個畜牲，你最好永遠不要放他出來。」

＊　＊　＊

聽過藍新平探長的話後，雷振宇和田慶都異常興奮。

雷振宇決定再去問陳宏中。

這已是陳宏中被捕後第三趟面對盤問了，他顯得極不滿意。

雷振宇給了他一根「登喜路」香烟。

「讓你再想清楚一點，把事情說一遍。」

「沒話說了，再逼我，我要控訴你侵犯我的人權。」陳宏中搬出了人權法。

「哈哈！」雷振宇冷笑了一下：「那麼全家自殺到底是怎麼回事？」

「全家自殺？」

「受你欺騙的人，全家自殺了，你們看到了報道，在阿紅那裏喝醉了酒，對嗎？」

「……」

陳宏中臉色陡變(呀呀！那傢伙想起了，想起了受害人的名字了！)

「怎麼？記起來了嗎？」

「記不起來。」陳宏中搖頭：「根本沒那回事！」

雷振宇那會相信，他知道陳宏中的恐懼已到了頂點，他害怕一說出事實，就給定罪。

爲了使陳宏中安心，雷振宇擠出了笑容。

「全家自殺，你們不必負上任何罪名，所以你可以放心說出來。」

「眞的？」陳宏中瞪着眼睛半信半疑地問。

「當然是眞的，我沒必要騙你。」雷振宇和顏悅色地。

「這我可放心說了。」陳宏中笑了起來。

「那就請詳細說，對破案大有幫助！」

「那是一樁令人寢食難安的事件。」陳宏中無端端地又笑了起來。

神情怪異，教雷振宇摸不着頭腦。

既然是寢食難安，緣何還能笑出聲來？

陳宏中深懂討價還價之道，他要求雷振宇給他一包香煙。

「我幹了那騙人勾當兩三天後，忽然在報上看到全家自殺的報道。」

「對方受了你們的騙吧？」

「對！牛英佩、原信吉和我三人同謀。」

「陳俊呢？」這時香烟已拿了來。陳宏中急急地開封，拿了一根，掛在口角，點了火大力地吸了幾口。

「那時候，陳俊沒有甚麼實際行動，他後來才加入來。」陳宏中說。

「那一家人叫甚麼名字？」

「我記不起來了，不過，是白領階級。」

「白領階級……」

「他們笨，這才上當。」

「因爲笨？」

「是！雷督察！你說三房兩廳的高級大廈，又近市中心，你說現在值多少錢？」

「我沒能力買，所以沒注意。」

「至少也得四、五百萬，對嗎？但他們竟然相信二百萬就能買到，不是笨是甚麼！」陳宏中全無悔意。

「可是是你們令他們有這個錯覺的，對嗎？」雷振宇揶揄地問。

「是！」陳宏中垂下了頭：「我們控制了他們的思想，讓他們的慾求在那時候獲得了滿足。不過，我們絕對想不到他們會全家自殺。」

「你們把那些受騙的人都看成了貪小利的傢伙了！」雷振宇仰天長嘆。

看來壞人也有壞人的哲學，祇要執着於對方有貪念，那就問心無愧。

「不過，他們並沒有全付二百萬，祇有一百二十萬，他們祇想先付一百二十萬，其他的慢慢付。」

「是男人付的錢，還是女人付的？」

「是一起來的，是一對夫婦，太太手上還抱着一個孩子呢！」陳宏中憶述着。

「孩子？」雷振宇一怔。

「是一個兩三歲的女孩子。」

「呀！那是說連那個女孩子也死了？」雷振宇感慨地。

「所以我們才不能入睡。」陳宏中哀傷地。

看來，他還有點良心。

這時，他已抽上第三根烟。

「是甚麼時候的事？」

「大約一年前吧！正確的日期記不起來了，喂喂！你甚麼時候放我？凌正沒事了吧？我想跟他和解，我賠湯藥費！麻煩你代通傳一下。」陳宏中哀求地。

呀！原信吉、牛英佩跟面前的這個陳宏中，同樣是一個討人厭的無賴吧！

「你可知道我現在在想甚麼？」雷振宇冷冷地問。

「這……」陳宏中笑了笑。

雷振宇說：「如果我不是警方人員，一定會狠狠地揍你一大頓。」

「甚麼？」陳宏中呆住了。

雷振宇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房間。

* * *

全家自殺跟連環命案可有關係，直至目前，還未弄清楚。

雷振宇決定調查下去。

目前知道的是：全家自殺命案發生在一年前，是白領階級，還有一個兩三歲的女孩子，曾經在報紙上刋登過。

單憑這四點，已是很好的線索。

雷振宇跟田慶走進資料室，翻閱舊報紙，爲了加快速度，田慶調動了十多個探員一起翻。

一調查，這才發覺自殺的人可眞多，幾乎隔兩三天，就有一宗。

生意失敗，不死不行，原因太多，不能盡詳。

「呀！這麼多！」雷振宇呆住了。

這時候，有個年輕探員匆匆走了進來說：「港區醫院打電話來。」

「港區醫院？」雷振宇立即想到了那是凌正住着的醫院，立刻搶過去聽電話。

對方是醫生。

「凌正有甚麼事嗎？」

「病情惡化，已送入急症室，十分危殆。」醫生說。

「呀！」雷振宇嚇了一大跳。

「他想跟你談談，快來。」醫生催促。

「我立即來！」雷振宇掛上電話，就趕去醫院。醫生已在大門迎候，一見雷振宇，就搖了搖頭。

「趕不及了？」雷振宇青着臉問。

「剛過世。」

「他……他有甚麼話說？」

「他重複着相同的話，要說給你聽。」

「是甚麼話？」

「『我……我不是兇手。』他不停地這樣說，我不知他在說甚麼，雷督察，你可知道？」

「我知道。」雷振宇低低地。

假定凌正臨死說的是眞話，那麼嫌疑人物是由四人減至三人了。

* * *

雷振宇才回到警署，藍新平探長和田慶手上拿着一張報紙在等候。

「你先看看！」田慶把報紙遞上。

那是一篇不長不短的報導。

「郊區昨午發生全家自殺命案，S塑膠工廠機員谷欣二（三十二歲），他的妻子洋洋（廿七歲），長女美美（兩歲）橫屍家中，爲煤氣修理員發現。警方到達現場時，發現屋裏充滿煤氣，現場沒發現遺書，但隣居指死者谷欣二欠債甚多，料因而出此下策。」

「有給陳宏中看過嗎？」

「看過，他沒說不是，但萬分擔憂！」田慶說。

「擔心也沒用，凌正死了，他一定會被控教唆殺人罪。」

「呀！眞的死了？」田慶惋惜地。第五個了。

雷振宇點了點頭：「雖然是陳安主動出手，但命令他的人，有可能就是那個兇手。」

爲甚麼兇手要在凌正附近的郵政局發信威脅陳宏中呢？雷振宇還沒有一個頭緒。

「看來全家自殺的報道，有可能跟本案有關。」田慶這樣說。

於是兩人出發到郊區去。

田慶坐在車裏，眺望窗外的景色。

「凌正一死，兇手的最後目的

已達。」田慶說：「陳宏中一洗不脫死罪，兇手利用兇案報了仇，我們成爲兇手利用的對象。」

「那個兇手不是濫殺了嗎？」雷振宇說。

陳宏中、原信吉、陳俊都是惡行昭彰的人，死不足惜，雷振宇對殺他們的兇手，寄予同情，但凌正給殺死，那却是不可原諒的。

還有那個邱惠，看來也是無辜之極。

他們到了全家自殺那家人的家。這個區，是一個貧民區，那幢大厦，顯得殘舊不堪。

房東是一個中年女人，當雷振宇問到一年前的事，她臉上浮出了厭惡的神情。

「他們一家教我蒙受好大的損失。」女人吐苦水。

「那房子租不出去嗎？」田慶說。

「不！但租住的人，知道那件事，就要求減租，我可大出血了呢！」

本來這樣的房子，少說可以租八千塊，因爲這件事，祇能租六千，一個月少了二千塊，一年就是二萬四千塊，難怪房東要叫救命了。

房東直言目前似乎還對那家人心有餘悸。

「那家人在自殺前，可有想過要搬？」

「這個嘛！」房東怔了怔：「他好像跟鄰居說過要搬去大厦。他想買三房兩廳的大厦，最初以爲他亂講。」

「爲甚麼認爲是亂講？」

「你想想，在市區一層三房兩廳的房子要多少錢？他那能買得起？」房東不屑地。

這倒是眞的，雷振宇看了田慶一眼。田慶問：「那三個人的遺體，是誰去領的？」

「一個老太婆領的，說是母親。」

「誰的母親？男的還是女的？」

「聽說是女人的母親。」

「那個男人呢？」

「男戶主是個孤兒，沒親人。」

雷振宇嘆了一口氣：「那個老太太住在哪裏？」

「看來是水上人。」

「名字呢？你知道嗎？」

「這個……」女房東抓頭髮。

「想一想，這十分重要。」田慶提點地。

「你等一下。」女房東想了想：「她寄來了一封信，是答謝我的幫忙，我給你們看看。」

「快些！」田慶催促着。

雷振宇點了煙，才抽了兩口，女房東就匆匆趕了回來，手上拿着一封信。

雷振宇和田慶立刻查看發信人的名字。

「龍靜儀」，地址是上水區。

「我們去看看！」田慶說。

「當然！能不去嗎！」雷振宇笑了，這是近兩個星期以來，難得一現的笑容。

田慶跟雷振宇立即出發去上水區。

列車上人不多，兩個人面對面坐下，向上車賣飯盒的女孩子買了兩個飯盒，慢慢地吃。

到達水上區，已是黃昏了。

「看來，案子將快要破了。」田慶說。

「我不知道！」雷振宇坦白地：「井克明、林達、徐潔……眞的跟那家人有關連？」

「看來不像呀！」田慶由衷地：「至少不同姓！」

雷振宇點點頭：「不過姓名可以改，全家自殺後，還剩下那個老母親，痛定思痛，想報仇也不足爲奇。還有，全家自殺後，如果那三個人有關連，一定會來領屍體。」

「對！」田慶同意。

龍靜儀沉默寡言

這時，列車靠站。

夕陽西照，夜幕裏，有白色的炊煙。

兩個人在車站前截了的士，向酒店駛去。酒店在河邊，這時並沒有人，不過，稍後楓葉盛開，遊人便會殺到。

雷振宇問大堂經理，可有龍靜儀這個人。

「有！」經理一看是督察，十分尊敬：「她是我們女工的頭領，要叫她來嗎？」

「請她到大堂來吧！」雷振宇說。

兩個人走到大堂，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假定龍靜儀認識井克明等三個人其中的一個，那麼案件就給破了一大半。

過了約一分鐘，龍靜儀來了。

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樣貌平凡，身形纖瘦，不過，那

對小眼睛，却展示了頑强的鬥志。

龍靜儀打量着田慶和雷振宇。

「我是龍靜儀，兩位有甚麼事呢？」

「請坐！」雷振宇指了指對面的空沙發。

龍靜儀坐了下來。

「一年前自殺死的谷太太，是你的女兒嗎？」

龍靜儀臉上抹過一片黑雲：「是！」

「在全家自殺前，可有跟你說過些甚麼？我意思是可有打電話或寫信？」

「沒有。」龍靜儀搖搖頭。

「那他們自殺的原因，你可知道？」

「不知道。」龍靜儀低低地回答，頭低了下來。

「是眞的不知道，還是不願說呢？」單憑龍靜儀的表情，很難斷定。

「報紙說他們欠了債，無法還呢！」田慶試探地。

「我……我眞的甚麼都不知道。」聲音十分堅定。看來，龍靜儀並不想再去提這件事。

「你先生呢？」雷振宇問。

龍靜儀抬起頭來了：「死了很久了。」

「除了谷太太外，你還有女兒嗎？」雷振宇問。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假定有兒女，他的名字是井克明、林達或徐潔，那就水落石出了。

龍靜儀搖搖頭：「我沒有其他兒女。」

雷振宇、田慶不禁面面相覷。

「眞的？」雷振宇問。

「眞的，這可不能說謊。」龍靜儀動了一下身子，看來她想盡早離開雷振宇和田慶。

雷振宇也不加强留。龍靜儀才轉身離去，雷振宇對田慶說：「你有甚麼看法？」

「不知道。」田慶無奈地搖搖頭：「如果是撒謊，她可能想維護自己的女兒呢！」

「我就去問一問。」雷振宇說。

然而，經理的回答，並沒有甚麼大幫助。

「龍姐姐的事，我不大清楚。」

「但她是你們酒店的職員呀！」雷振宇皺着眉頭。

經理搖了一下頭：「龍姐姐從來不提自己的事。」

「爲甚麼她會在這裏工作？」

「我們三年前，登了請人廣告，於是龍姐姐來應徵，她工作態度好，一直給提升。」

「我可以看看履歷表嗎？」

「沒有履歷表。」

「沒有？」雷振宇可呆住了：「這裏請人，不用塡履歷表？」

「本來要塡，但如果堅持，許多人都寧願不幹，尤其是女工這個職位，很難請人。我們老闆請人，是看外貌和品行，履歷表還在其次。」

「這樣說，你對龍靜儀眞的一無所知了？」

「也不能這樣說，起碼我知道她做事勤奮，有一個女兒，但龍姐姐要自食其力，還有，她女兒一年前死了，龍姐姐好傷心，最近才平復過來。」

「龍靜儀是甚麼人？」

「好像是廣東南海人。嗯！到底出了甚麼事，龍姐姐犯了法？我不相信。」經理在叫。

「沒有。」雷振宇搖搖頭。

雷振宇和田慶決定在酒店住一宿。

晚飯時，雷振宇向女侍打聽龍靜儀的事。

那女侍瞪大眼睛，說不知道。

「唉！」雷振宇吁了口氣：「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看來查不出甚麼來！」

「對！如果龍靜儀沒騙我們，這一遭白來了。」田慶望着枱上的牛扒，居然沒一點食慾。雷振宇聽着窗外河水流動的聲音。

「不過……」他望着田慶：「全家自殺，跟被騙有關，對嗎？」

「對！那個管理員不是說過死者們曾經提過買大廈的事嗎？」

「我看，龍靜儀沒有講實話！」雷振宇低低地。

然而，即使龍靜儀講謊話，又怎樣去拆穿她呢？

「好……我倦了……明天再想吧！」雷振宇伸了個懶腰，率先離開餐廳，回到房裏去。

然而，躺在床上，他又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下起了雨。

雷振宇偕同田慶又去找龍靜儀問了一遍。

龍靜儀的回答，跟昨天完全一樣。

最後，雷振宇問了：「在哪間廟？」

「廟？」龍靜儀怔了怔。

「你領了遺體火化了，骨灰給放在哪裏？」

「你問這個幹甚麼？」龍靜儀臉色一變。

雷振宇笑着問：「我想去拜他們一下，這樣我才安心。」

龍靜儀滿臉詫異地盯着雷振宇，天下間，哪有這樣的警察！

「可以帶我去嗎？」雷振宇柔聲地。

龍靜儀低低地：「他們葬在天昭寺！」

雷振宇欠了欠身子表示謝意，立即出發。

途中，買了一束劍蘭花。天昭寺在山麓，是一幢剛建了不到五年的小型寺院，雷振宇眞的想去看看，並沒有期待有甚麼收穫。

到了天昭寺，一個年輕和尚出迎。

雷振宇向他打聽有關龍靜儀的事。

「呀！龍女士！」年輕和尚「呀」了一聲：「她不是敝寺的居士，不過她十分誠懇，想把骨灰埋在這裏。」

「她只有一個女兒？」

「對！」和尚點點頭：「太可憐了！我們住持答應了她。」

雷振宇不由得大失所望。「我想拜一下，請引路！」

和尚道：「好！請！」

到了後山，那裏有一座新墳。

墓前有一束新鮮的花，還有殘燭半香，看來龍靜儀曾來過拜祭。雷振宇把花插上，問：「那些花是龍女士拿來的嗎？」

和尚搖搖頭：「不！龍女士一個星期來一次，必然是星期一，平日不一定帶花來。」

「那麼這些花？」雷振宇感興趣地。

「我也不知道是誰送的，只知道是一個長腿伯伯。」和尚回答。

「他送花來？」雷振宇問。

「不！花是我買的。」和尚說。

「那麼送花人呢？」

「這個墳是新墳，三個月前才造好，那時我收到一封信，信上沒有發信人的名字，不過裏面有兩千元，叫我買花祭祀。之後，每月都會寄兩千塊來，所以我就買花供奉。」

「那是匿名信？」雷振宇說。

和尚點點頭：「所以我說是長腿伯伯，根本腿太長了，看不見。是男是女，我也不知道。」

「那封信還在嗎？」

「有，還剩下一封。」

「請給我看。」雷振宇緊張地。

「好！請跟我來。」和尚把雷振宇、田慶兩人引入內殿用茶後，叫小沙彌到禪房取出那封信。

那是第一封信。

雷振宇第一眼就看信封的郵戳。

那是市區郵政局。

從筆跡，很難看出是男還是女。田慶問：「請問龍女士可知道有這封信？」

「知道，我給她看過。」和尚回答。

「爲甚麼她會知道？」

「龍女士來拜祭，看到那些花，問我是怎麼回事，於是我就說了出來。」

「那時候，龍女士說過甚麼？」

「甚麼都沒說。」

「甚麼都沒說！」這頗出乎雷振宇的意外。

「她沒說甚麼。我問她可想到是誰？她回說想不到。」和尚說。

「……」

「不過我認爲她在撒謊！」

「爲甚麼？」雷振宇不解地。

「她臉色十分平靜，如果眞的不知道，那麼一定會流露出狐疑的表情，對嗎？」和尚倒是聰明。

「有道理。」田慶點點頭。

「還有，龍女士可沒叫我把花扔掉，如果不知道送花人是誰，會容許它給放在墓前嗎？」和尚吞了口口水：「一定叫我扔掉。」

「你以後還有向龍靜儀問過嗎？」

「沒有！因爲龍女士跟本不想我問。」和尚淡淡地：「出家人，不好管人閒事。」

雷振宇和田慶向和尚道了謝，離開了天昭寺。雷振宇十分興奮，因爲已掌握了新的綫索。至於是否有用，那就有待查明。

＊　＊　＊

雷振宇和田慶沒回酒店，直接坐火車回市區。老田雖然建議再盤問龍靜儀，雷振宇卻認爲沒這個必要了。田慶不明地問：「我們再逼一下，一定知道發信人是誰？對嗎！」

「沒這個必要。」雷振宇回答。

田慶搖了搖頭，表示不明白：「那怎麼調查，你認爲那封信是那三名嫌疑者其中一個人寫的？」

「是！你也有同樣想法吧？」

「對，但是我們怎樣證明！如果要驗筆跡，一定要有那封信。」

「我也想過驗筆跡。不過，試過了，都失敗，因爲信可以找人代筆。」雷振宇分析。

田慶說：「這個我明白，除了用鑑證筆跡的方法外，我們怎樣才可以找到那個寫信的人呢？再調查那三個嫌疑人物？」

「對！」雷振宇同意地。

「怎麼查？」田慶問。

「有一個方法。」雷振宇笑了一下：「不過不能保證百分百有效。」

田慶苦笑一下：「說來聽聽呀！」

「就是郵政局的印。」雷振宇說：「是市區中央郵政局的印，對嗎？」

田慶點點頭。

「我們不妨看一下郵印的日期吧！除了第一封外全都是一號和十五號，而且都是下午的郵印，那就是說，寫信的人是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往中央郵局發信給天昭寺。」

「對！」那麼我們就在那兩天，派人去中央郵局監視。」田慶摸摸頭。

「今天是十月十三日，後天下午，那個寫信的神秘人有可能去中央郵局。如果是三個人中的一個，那就太好了。」雷振宇難掩興奮。

＊ ＊ ＊

十月十五日，天氣微寒。

雖然郵印都是下午，爲萬全起見，雷振宇等一早就在中央郵局埋伏。

他們藏身在隱蔽處，即使有人懷疑有埋伏，也不易察覺。雷振宇心情，從正午起便緊張起來。

今天，出入郵局的人特別多，雷振宇一行六人，人人抖擻精神，準備抓眞兇。

上午，沒有可疑人物。雷振宇並沒有特別失望。他的目的是下午。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雷振宇不由得發急。（難道猜測錯了？）

到了下午五點，郵局已要關門，但疑兇還沒有出現。他跟局長商量，可否延長關門時間。

局長呵呵笑：「雷督察！你貴人事忙，可能不知道，我們這裏是六點才關門。」

換言之，還有一個小時。

然而，過了六點，仍沒有可疑人物出現。

雷振宇不禁大爲失望。他決定明天再來，說不定那個疑兇因爲有事，拖延了一天。

然而第二天，即十六日，疑兇仍然沒有來。十七日的結果仍然相同。雷振宇到了此刻，才嘗到了徹底失敗的苦況。

難道全家自殺、龍靜儀、送去天昭寺鉅款的人，跟連環殺人事件全然沒有關係的嗎？

十八日，雷振宇打電話到天昭寺。

和尚來聽電話。

「那筆錢送來了嗎？」

雷振宇希望聽到的答案是：沒有送來。

然而，和尚卻以輕鬆的語調說：「送來了，昨天到的。」

「郵印呢！是哪裏的郵印？」

「郵印？」和尚摸不着頭腦。

「是甚麼時候的郵印？」

「十五號，喂！有甚麼不對勁嗎？」

「眞的是十五號？」雷振宇問。

和尚回答：「不錯！是十五號。」

「是中央郵局的嗎？」雷振宇急急地問。

「是！」和尚平靜地回答。

雷振宇的臉上堆起了愁雲。

這樣看來發信人一定不是那三個嫌疑者的其中一個了！不然，必然逃不過監視。他又想到，匆匆去找龍靜儀，實則是白走一遭。

雷振宇正想掛上電話之際，陡地想到了一件事。

「大師！信封上的字，你看過嗎？信封上的字，跟以前的相同嗎？」

懷疑兇手是徐潔

「等一下。」和尚看來不敢肯定，過了三分鐘左右，和尚的聲音又響了起來。

「雷督察！字跡不相同。」

「是嗎？」雷振宇臉上的愁雲陡地退去。

和尚問：「還有甚麼事嗎？」

「沒有了！大師！謝謝你，你幫了我們一個大忙。」雷振宇難掩喜悅地掛上了電話。

＊ ＊ ＊

和尚的回答，爲雷振宇等人帶來了希望。

因爲這反映出那封信的主人，自然有可能是那三個嫌疑者

的其中一人。

「我們怎麼做？」田慶問。

雷振宇想了一下：「有兩個方法。」

田慶一怔，他原以爲雷振宇會說「想不到」，不料不但想到，而且還有兩個方法。

「我看那個發信人，十五號那天病了，自己沒來中央郵局，准是叫人代勞，我們可以調查十五號那天，井克明、林達、徐潔他們三個人中，有那個病了，病的那個，就是發信人！」雷振宇分析着。

田慶搖搖頭：「這行得通嗎？世界上有不少事是巧合的，這不能作爲連環殺人的證據。」

「對！」雷振宇點點頭。

在法律上，這絕對不可能成爲逮捕罪犯的證據。然而，再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

正在這時候，藍新平探長來了。

「那家人是甚麼時候自殺的？」他問。

田慶看看記事簿：「去年十月二十日。」

「好！那麼後天便是週年忌辰。」

雷振宇起初有點不明白藍新平探長說話的含義，然而一聽到藍新平探長「兇手達到了目的話……」

「對！我明白了！」雷振宇望着藍新平探長：「兇手既然送花到天昭寺，那麼一週年忌辰，便有可能到天昭寺去參拜了。」

「那麼，我們再去一趟。」田慶興奮地。

「不！今趟我一個人去。」雷振宇說。

兩天後的十月十二日，雷振宇一早出發。

一到天昭寺，和尚嚇了一大跳，他想不到雷振宇會去而復來。

「今天我會留宿貴寺。」雷振宇微笑地。

和尚苦笑地：「隨便吧！」

雷振宇坐在大殿裏，等候殺手的出現。

他的心裏驀地冒起了一種奇妙的感覺。

殺手是一個嗜殺者，如果他是一個冷酷的人，不一定會出現在天昭寺，他會想盡辦法掩飾身份。

那麼，到天昭寺來，不外是賭運氣，希望兇手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冷酷。

這樣想了一會，看錶，才知道已過了三個小時。秋天，一向日短夜長，暮色已包圍了天昭寺。此刻的雷振宇站在墓前，看石碑上的刻文。

「人總是要死的！總逃不過！」

雷振宇想到了死亡，自己今年四十五歲，還會活多久呢？甚麼時候，必然會跟墓裏的人一樣，靈魂離開了軀殼，到達天堂。

「眞的有天堂嗎？」雷振宇這樣想着時，陡然一個黑影閃進了他的視綫內。那個人走到墓前，手上捧着花，向着石碑鞠了一躬。

「呀！果然是你！」雷振宇向着對手說。

＊ ＊ ＊

徐潔的臉上，連半點狼狽的神色也沒有。

雷振宇站在身邊，看着徐潔。她的臉色在淡月映照底下，顯得一片蠟黃。

「葬在墓內的那個女人，是你妹妹嗎？」雷振宇問。

徐潔點點頭，雷振宇想起了藍新平探長所說的「兇手會到墓前致祭」的說話，不禁暗暗佩服。

「你爲了妹妹和妹夫報仇？」

「你要我認罪，我有條件。」徐潔說。

「條件？」

「對！條件。」徐潔點點頭。

「甚麼條件？」

「你要相信我所有的事都是我一個人幹的，與人無關，不關我母親和丈夫的事，你相信我，我就把眞相一五一十地說出來。」

「我想相信，但……不能。」

「爲甚麼？」徐潔不解地問：「

雷振宇搖搖頭。

「你媽媽可能沒有牽涉，但妳我媽媽和丈夫跟這趟事全無關係。」

丈夫，那得另作別論。」雷振宇解釋：「妳寫給牛英佩的信，都不是妳的筆跡，所以必定有合謀人。想來想去，最可疑的人，就是妳丈夫。」

徐潔臉色一變：「如果外子根本不知因由，爲我寫了這封信，能算得上是合謀嗎？」

「這個……」雷振宇望住徐潔，搖搖頭。

「你要拘捕外子？」

「不得不這樣做，不過，他所犯輕微，妳不必擔心。警方不會冤枉好人，請妳把過程說出來

吧！」

「好。」徐潔點點頭：「從甚麼地方說起好呢？」

「當然從最初，妳妹妹和妹夫受了陳宏中他們的欺騙，對嗎？」

「我妹妹生了孩子後，常想搬去稍大的房子，因爲，現住的房子，我妹夫上班不方便，附近又沒有育嬰所，孩子哭叫，鄰居很不滿。」

「於是？」

「他們申請居屋，抽來抽去都抽不到。」

「呀！這是普羅大衆最最頭痛的事。」雷振宇無限同情地說。

「對！」徐潔點點頭：「我也有相同的煩惱，不過，我可不贊成他們買市區的房子，太貴了，但妹妹不聽，他們動用積蓄和向銀行貸款，買下了房子。」

「……」雷振宇苦笑着。

徐潔吁了口氣：「想不到噩運接踵而來。」

「最初聽了他們要買房子，我祇認爲妹妹虛榮心作祟，不值得同情。因此妹妹向我借錢時，我斷然拒絕。妹妹死命地求我，如果不還錢，妹夫就沒有工作。」徐潔低着頭。

雷振宇問：「之後，他們就自殺了？」

「……」徐潔點點頭：「是我殺死他們的。」

「妳母親龍女士說祇有一個女兒，並不是爲了庇護妳，而是認爲妳害死了妹妹？」

「對！直到今天，媽媽還不肯原諒我。」

「於是自責令你踏上復仇之路？」

「你可能不相信，開始時，我沒想過殺人。」

* * *

雷振宇起初還以爲徐潔想減輕罪名，但一看神情，又不大像。「最初有甚麼想法？」

「最初我是想找出誰是騙子，要他們道歉。查了一年，終於知道了。」

「之後呢？」

「我把陳俊叫到『麗城中心』。」

「爲甚麼要叫到那裏去？」

「因爲我妹妹是想住進那裏，如果能住進去，自然不會自殺。」

「你眞的沒殺陳俊的心意？」

「如果他肯自殺，我不殺他。」

「那麼後來怎樣？」

「最初他認錯。之後，他請我到妹妹想入住的單位去看看，我答應了。陳俊用鎖匙開了門，當我參觀浴室時，他從後抱住我，我連忙用力推他，陳俊不防有此一着，後腦砸在浴缸角死了。」徐潔回憶着。

「原來如此！」雷振宇點了點頭。

浴缸是兇器，難怪找不到兇器。

「我看見陳俊死了，却不覺有甚麼慌張，這可能是我對這一羣人太憎恨了，我妹妹、妹夫給他們害死，他們死有餘辜。」

「於是你又跑到『摩天城』把原信吉殺了？」

「我看到了報章上的廣告，心想那個傢伙大概也會去吧！」徐潔說。

「殺人的方法跟殺陳俊一樣嗎？」

「對！祇不過今趟是我引他到浴室，那傢伙跟陳俊一樣好色，從後抱我。」

「邱惠發現了你的行動吧？爲甚麼她會留意你？」

「因爲她是女人。」

「呀！」雷振宇有點不明白。

「我在浴室殺了原信吉後，整了整粧，因爲想引原信吉上鈎，不得不讓他吻一下我的唇，所以感到十分討厭。男人看女人化粧，以爲女人好化粧，但同是女人的邱惠看來，感覺就不一樣。」

「她威脅你？」

「對，她要我五十萬。」

「於是，你……你毒死她？」

「對！」

「你讓她服用氰化鉀？」

「是香烟。」

「香烟？」雷振宇重複地。

「我看到她在示範單位抽烟，於是買了包相同的香烟，把氰化鉀塗在烟裏，給她抽。」

「邱惠就是這樣死的嗎？」雷振宇問。

「是呀！」徐潔爽快地回答。

雷振宇有點不明地問：「那爲甚麼要把邱惠的屍體抛下海？如果你不想屍體被發現，何不在屍體身上繫上一塊大石呢？」

「我太笨了。」

「太笨？」雷振宇呆了呆。

「邱惠的嘴唇上，黏着氰化鉀。我以爲把她抛下海，那就不會被警方發現，於是就把她抛下海！」

「你以爲海水會沖洗她的身體？」

「對！」徐潔點點頭：「我不知道人中了氰化鉀毒，會有特殊的反應。」

「你從甚麼地方取到氰化鉀？」

「我家附近有家塑膠工場，我曾在那裏做過兼職。」

「呀！是工業用的氰化鉀。」

「我是偷的，工場的老闆並不知道。」

「你就這樣，接連殺了四個人？」

「是！不過，我沒有後悔。」徐潔說：「他們是人渣！」

「但凌正呢？凌正是嗎？」雷振宇問。

徐潔的臉一紅：「凌正是陳宏中殺的！」

「但令陳宏中殺他的，却是你，你推不掉責任。」雷振宇堅持地：「你發出信，讓陳宏中懷疑是凌正。」

「我從不會想過凌正會被殺，我對凌正沒有甚麼仇恨。請你相信我。」

「無論怎樣說，凌正是因你而死。」雷振宇肯定地。徐潔默默無言。

* * *

雷振宇帶着徐潔回到了警署。

她的丈夫也因涉嫌串謀，同時被捕。

徐潔的丈夫承認替徐潔寫信。

當日早上，因爲徐潔病了，他就代徐潔跑去中央郵局寄信。

他看來並不怕被控串謀殺害人命。

雷振宇去探望徐潔。

徐潔說：「我不怕死刑。」

這句話說得斬釘截鐵。

「不過，我媽媽至今仍然認爲我害死妹妹和妹夫，這可令我死不瞑目。」她幽幽地。

雷振宇沒有甚麼話好說。

這樣過了兩個月，開庭的日子終於來臨。

深夜，風吹得很急勁。

這一天晚上，在雷振宇所屬警區管轄範圍內，發生了一宗兇案。

有一個夜歸女人，遭人襲擊，受傷送院。

那個夜歸女人就是阿紅。

雷振宇一接到這個消息，第一個反應就是想到那宗連環殺人命案。

以爲完了的案件，是不是還有餘波未了呢？

如果是，那麼兇手就不一定是徐潔。

雷振宇一想到這裏，連覺也不睡，立刻驅車趕到醫院去。

阿紅傷得並不厲害，正躺在床上休息。

「是誰幹的？」雷振宇問。

阿紅苦笑：「那人突然從橫街竄出來向我襲擊，我看不清他的容貌。」

「妳這麼晚還不回家？」

「我在家的附近散步呀！」阿紅說。

「家的附近？」雷振宇一怔。

「呀，你不知道，我最近買了『摩天城』一個單位呀！三房兩廳。」阿紅洋洋自得地：「貴爲地產公司的老闆，住的地方總要像樣一點吧！」

呀，原來「摩天城」已入伙了，雷振宇不禁有點傷神，他也喜歡「摩天城」，却沒有足夠能力買一個單位，他不由得興起「男不如女」的感慨。

有人爲了買房子，買像樣的房子，中了圈套，連命也賠上了。

也有人爲了報仇，不惜連環殺人。

這一切，禍源都是「理想的居所」。

「難道在現代都市，理想的居所眞是那樣重要嗎？」雷振宇不由得這樣想。

他回到警署，心中仍在想着這件事，田慶走了進來，問：「襲擊阿紅的人剛來自首，你可知道是誰？」

雷振宇搖搖頭。

「是龍靜儀。」田慶認眞地說。

「呀！」雷振宇怔住了。

「她說本來是要殺掉阿紅的。」田慶說。

「甚麼？」雷振宇幾乎跳了起來。

「她還說所有被殺的人都是她一個人幹的，是爲了報仇。」田慶說。

「亂講！」雷振宇抽了根雪茄。

「我詳細盤問，拆穿了她的西洋鏡，但她仍然堅持，老太婆，眞拿她沒辦法。」

雷振宇笑了起來，他慶幸自己的母親早已魂歸天國。他彈了一下烟灰，忽然想到一件事。如果讓徐潔知道，一定會感到高興。因爲，龍靜儀已原諒了她。

雷振宇雖然破了「殺人大厦」這件案，不知怎的，却沒有甚麼

興奮。

田慶找他去喝一杯。

雷振宇搖搖頭：「你自己去吧！」

田慶聳聳肩：「旅遊區新開了一家酒吧，有最好的日本酒，你不要嘗嘗？」

雷振宇說：「我家裏正好有一瓶二十年的最正宗，你要不要嘗嘗？」

田慶祇好一個人去酒吧。

雷振宇把「殺人大廈」的檔案翻開一看，不禁嘆了口氣，原來一共死了五個人，原信吉、陳俊、邱惠、牛英佩和凌正。

前面四個都是徐潔親手殺死的，祇有凌正死得最冤枉，陳宏中以為他是要殺死自己的人，先下手為强，指使侄兒陳安把凌正毒打一頓，後因傷重不治，陳宏中和陳安因而成為階下囚。

連環殺人命案唯一的得益者是阿紅，她承認，牛英佩的地產公司，斥資買進了「摩天城」，雖然最後給龍靜儀打了一頓，仍然是此案的大贏家。

雷振宇把檔案鎖進抽屜，開始抽雪茄。

在他辦案的生涯中，這似乎是第一趟贏了對手藍新平探長。

他跟藍新平探長雖然是同期同學，在工作上，却一直處於競爭的狀態。

藍新平探長迭破奇案，而雷振宇則沒有甚麼突出的表現，以致他的上司，也就是藍新平探長的死對頭，對他頗為失望。「殺人大廈」破了，的確替雷振宇爭回不少面子，想到這裏，雷振宇不期然地笑了起來。

（全文完）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

殺手黃蜂針

馬騰・文　培邦・圖

上文提要：

殺手黃蜂又到岳州刺殺洪震宇，幸虧他手下鍾氏兄弟輪流幫他吸出毒血，但主人得救，鍾氏兄弟却中毒而亡……馬天馳派人到岳州，飛鴿傳書唐門查詢唐雲川的身份，信鴿帶來唐門唐毅之函，證實是唐門之人，雖如此，馬天馳總難釋去對唐雲川之疑……馬天馳等四人趕到甘州峽追查搨客，希望順此線索查到殺手……

中年人的反應好快，左手反撥，同時右腿飛踢馬天馳下身要害。馬天馳扣向中年人左手肘那一招原來是虛招，右手暴縮改扣其手腕的同時，身形往外偏閃，左手截擊中年人飛踢起來的右腿。

中年人口裏悶「哼」一聲，全身痲軟，幾乎跌倒下去，要不是馬天馳將他拉住。

原來馬天馳已扣住中年人左手腕，扣在其腕脈上的中指勁力暗透，令到中年人不但左臂痠痲，全身亦發軟。

那邊廂——門旁一角亦响起叱喝聲與打鬥聲，不用說，一直站在門前的董其俊與兩個鍛鐵漢子動上手。

董其俊是於馬天馳與石姓中年人動上手的剎那，撲入店內，阻止兩個鍛鐵漢子出手援助那中年人。

在外面接應的李玉俊望到馬、董兩人在驃馬店內跟店內之人動上手，立刻撲入店加以援手。

董其俊以一敵二，似乎力有不逮，但並不是董其俊身手不濟，乃因那兩個鍛鐵漢子其中一人以手上鐵鉗鉗着的通紅馬蹄鐵作兵器，狂攻董其俊，令到董其俊顧忌擋擊時從馬蹄鐵洩射出的火星濺在他頭臉身上，因而不敢放手施為，以至左支右絀。

驀地，那個以鐵鎚作兵器的漢子扔下鐵鎚，撲到火旁，拿起鐵鏟，鏟起爐中火炭，口裏叱喝一聲，潑向董其俊。

董其俊大吃一驚，慌忙斜竄開去。

火熱通紅的火炭令到董其俊根本無法應付。

那漢子見這一招奏效，逼退開董其俊，他隨即又鏟起一鏟火炭，猛潑向馬天馳與石老闆那邊。

那漢子欲以這一招逼馬天馳為了應付躲避潑來的火炭而放開石老闆。

到了手的魚兒，馬天馳怎會放走，疾快地將被扣着的石老闆往那面一轉，自己往石老闆身後一縮，石老闆便成了他的擋箭牌。

石老闆慘了。

火熱通紅的火炭潑在他頭臉身上，炙得他慘呼嚎叫，身上有幾處地方（衣服）冒烟起火。

潑出炭火的漢子料不及此，嚇得呆住。

另一個眉毛粗短漢子喝一聲：「跑！」手上的火鉗一甩，即時撿起地上一個大鐵鎚，砸向牆上。

慘叫聲與鐵鎚砸牆聲幾乎同時響起，那霎間，持鏟漢子如夢初醒，揮動手上鐵鏟，向衝入店內的李玉俊脫手砸去。

發出慘叫聲的是姓石的老闆，眉毛粗短漢子脫手甩出去的火鉗砸在石老闆肚子上，鉗上那塊通紅的馬蹄鐵「嵌」入其肚皮內。

馬、董兩人皆料不到眉毛短漢子會向石老闆下毒手，因此，兩人皆來不及應變及阻擋疾飛向石老闆的火鉗。

「隆」然一聲，大鐵鎚砸在牆上，砸破一個大洞，兩個漢子飛快地先後穿牆而出，隨即響起馬嘶聲，跟着是急促的馬蹄聲。

董、馬及衝入店門內正自應付砸來鐵鏟的李玉俊三人皆來不及阻截那兩個漢子穿洞竄逃。那刹那的變化，令到三人未及應變。

待到董、李兩人衝出店外，祇見鎮外通往面前那條路上塵烟飛揚，兩騎人馬隱於透迤飛揚的塵烟中，飛馳而去。

「大師兄，追！」李玉俊話出口，飛撲向左面牆下的馬棚。

董其俊一手拉住李玉俊道：「別追，追不上！那兩個傢伙並不是咱們要找的人，快進店內瞧瞧那個姓石的是生是死！」話未落，已轉身衝回店內。

店內突然響起唐人俊的急切語聲：「馬兄，這傢伙怎樣哪？」

原來唐人俊伏在店後，正自不耐煩的時候，聽到店內響起慘烈狂嚎聲及吼喝聲，按捺不住，從伏着的地方撲出來，自後門破門而入。

「死了！」是馬天馳懊惱可惜的語聲。

董其俊與李玉俊一頭衝入店內，聽聞石老闆已死，心裏同樣感到懊惱可惜道：「馬兄，姓石的當眞死了？」董其俊仍抱着一絲希望。

他不想斷了這條綫索，否則，他們便無法循此繼續追查下去。

換言之，此路不通。

「大師兄，這傢伙眞不該死，怎會被殺的？」唐人俊以爲是馬、董兩人殺了姓石的，因而語含氣惱之意。

「二師弟，是那兩個跑了的漢子其中一個下毒手殺那石老闆的！」董其俊忙加說明。

石老闆果然已死了，被馬天馳放落地上的屍體毫無動靜。

「唐兄，在下與董兄都料不到那兩個夥計會下毒手殺死老闆，殺人滅口。」馬天馳嘆口氣，從地上站起來道：「因此，在下與董兄皆來不及阻擋。」

李玉俊仍不甘心道：「馬兄，當眞死了？」

唐人俊沒好氣地道：「還有假的？不相信，瞧個清楚吧！」

「二師弟，你惱甚麼？誰也不想他被殺啊！換了你在店內，一樣打救不了他！」董其俊生氣了。

唐人俊被大師兄一罵，頓時冷靜下來：「大師兄，小弟……心急替師父……報仇……」

「二師弟，我和六師弟同樣心急替師父報仇，馬兄難道不心急替顧前輩報仇？誰也不想這傢伙被殺喪生，但眼下事已如此。」

「董兄，別說了，在下很明白唐兄的心情。對於這傢伙之死，在下好不懊惱後悔，情願死的是在下，若能從這傢伙口裏問出咱們要知道的秘密，令咱們得報大仇！」

唐人俊被馬天馳那番話所感動，歉道：「馬兄、大師兄、六師弟，對不起，我不該向你們發脾氣。」

董其俊擺擺手道：「算了，結果如此，非咱們所願，你不知情形，難怪你會這樣說。」

「大師兄、馬兄，這傢伙已死，無法從這傢伙身上得到咱們極欲得知的秘密，令到咱們無從追查下去，眼下，咱們該怎辦？」

唐人俊目光一亮道：「不是有兩個傢伙跑了麼？咱們馬上追趕下去，說不定可從那兩個傢伙身上得到咱們要知道的秘密。」

董其俊搖搖頭道：「那兩個跑了的漢子分明是殺人滅口，我猜測那兩個漢子未必知道些甚麼。」

唐人俊着急地道：「大師兄，無論如何，咱們也要去追趕那兩個傢伙。要不，咱們豈不是要半途而廢？」

馬天馳亦道：「董兄，眼下祇好死馬當活馬醫，在下祇知道，咱們都不甘心就此半途而廢。」

李玉俊附和。

董其俊當然不甘心無功而退，點頭道：「好吧，咱們馬上追下去。」

四人策馬急追下去約七里路，終於追上那兩個漢子。

其實，四人應該說發現那兩個漢子的屍體。

那兩個漢子倒臥在路旁外約三丈遠的野地上，幾乎身首異處。

絕無疑問，兩個漢子乃是死在不知甚麼人的手上。

要知道答案，恐怕只有兩個死去的漢子才知道。

看着兩個漢子的屍體，董、馬、唐、李四人不自禁捏緊拳頭，誰也不說話。

「滅口！」唐人俊終於忍不住切齒道：「好毒辣的手段！這兩個漢子一死，可說所有的綫索皆斷了，咱們再也無法追查下去！絕無疑問，是那伙人所爲！」

「嗯，再明白不過！」董其俊緩緩舒口氣道：「可惡！可惡透頂！一下子便將這條綫索斬斷。咱們白費了一番工夫，怎不教人不氣惱！」

馬天馳抬起眼皮仰望上天一眼，緩緩道：「董兄、唐兄、李兄，咱們不用因此而懊惱可惜。這條線斷了，還有另一條啊。」

「對！」唐人俊精神一振道：「此路不通，還有另一條！正如古語有云：天無絕人之路。」

董其俊嘆口氣道：「但願那條誘敵現身之計成功。」

馬天馳道：「董兄，咱們返回白田鎭歇宿一宵，翌日起程趕回去。」

董、唐、李三人皆無異議，於是各自上馬，策馬往回走。

唐突佳人苦痴纏

這日，顧麗如帶了貼身婢女綠荷到翠竹寺去上香。

上罷香，顧麗如帶着綠荷到寺後的翠竹園遊玩。

翠竹園內所種的竹乃是竹中之異種，一年四季皆常綠。除了異種翠竹之外，亦種了很多花樹，乃是一個遊玩的好去處。

主婢兩人所到之處，誠如周勃所言，果然引起哄動，在園中遊逛的人不論男女，似乎都忘了來此是遊玩，不由自主地湧去瞧看城中第一大美人——顧麗如。

幸好主婢兩人見慣這種場面，因而能泰然處之，好不容易擺脫了那些「驚艷」的遊人，主婢兩人來到園中一角，在幾叢竹樹中停下來。

綠荷看到一叢竹樹旁有一塊檯面大的石塊，忙走過去，拿手絹拂抹干淨石面上的泥塵，招手道：「小姐，過來坐下歇歇，舒口氣。」

顧麗如點點頭，走到那塊石前，輕輕坐下去道：「終於清靜下來。」

綠荷撇撇嘴道：「小姐，那些男女眞討厭，一窩蜂地湧來圍觀，追着不肯散去，令到小婢幾乎透不過氣來。來到這裏，小婢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顧麗如舒口氣道：「我何嘗不是。綠荷，那些男女雖然討厭，却情有可有。」

「小姐心腸太好了，每次都不讓小婢罵走那些人……」綠荷不忿地道。

顧麗如抬眼瞧了綠荷一眼道：「綠荷，不能怪那些人，喜妍惡醜，人之常情，就如妳看到美食那樣，會忍不住饞涎欲滴，開懷大嚼……其理如一，明白嗎？」

綠荷凝眸想了一會，點頭道：「小姐，小婢明白了。小婢以後會以平常心視之。」

頓一下，接道：「小姐，難得這裏如此清靜，要不要在此多待一會？」

顧麗如頷首道：「我已有此意，綠荷，看到那棵竹樹旁邊長出來的嫩荀兒嗎？尖尖的，上白下青，像一截小小的圓塔頂……」

「顧姑娘，眞巧啊，想不到在這裏遇上妳。」一句突如其來話打斷了顧麗如的話。

冷不防之下，顧麗如主婢都吃一驚，忙循聲望去，只見一個男子站在左邊一叢竹樹旁，含笑看着顧麗如。

「唐公子，你怎會在這裏？」綠荷一眼認出那人是唐雲川，一顆心定下來。

站在竹樹旁的男子，確是唐雲川。

顧麗如忙站起來，邊整理衣裙，邊道：「唐少兄，巧啊。想不到唐少兄有此雅興，到翠竹園遊玩。」

唐雲川抱拳道：「顧姑娘，請恕唐某唐突，驚擾了顧姑娘與這位……的談興。」兩眼一直瞧着顧麗如，透出愛慕之意。

顧麗如避開唐雲川的目光道：「小妹跟綠荷在閑談而已，唐少兄毋需致歉。」

綠荷快口快舌道：「唐公子突如其來，確實教婢子和小姐嚇一跳。」

「顧姑娘、綠荷姐，對不起。」唐雲川拱手致歉道：「難得在此巧遇，唐某不揣冒昧，請顧

姑娘與唐某同遊，未知顧姑娘俯允否？」

顧麗如略一猶豫——認為唐門與顧家是世交，唐雲川又是唐門中人，不好拒人於千里，該盡地主之誼，勉為其難道：「相請不如偶遇，難得唐兄有此雅興，何妨同遊。」

唐雲川喜得心頭狂跳，情不自禁道：「能與顧姑娘同遊，唐某何幸如之，幾生修到。」話出口，他才驚覺自己失態，大感尷尬。

綠荷聽在耳中，不禁蹙起雙眉，心裏暗道：又是一個淺薄之徒。

顧麗如亦對唐雲川改觀，但却沒有表露出來，平淡地道：「唐少兄，請！」

「請。」唐雲川恢復常態，顯得彬彬有禮。

與顧麗如併肩走在花徑竹樹小路間，眼見沿路之遊人皆投以羨慕之色，唐雲川心裏好不欣喜道：「顧姑娘，怎麼不說話啊，聽到沿途遊人不論男女老少，都對顧姑娘讚美有加，唐某眞替顧姑娘高興……」

顧麗如勉强一笑道：「唐兄，小妹姿色平庸，那些遊人……」

唐雲川忍不住道：「顧姑娘太謙了，在唐某眼中，顧姑娘何異天仙，不怕對顧姑娘直說，唐某第一眼看到顧姑娘，便驚為天人……」

跟在兩人身後的綠荷聽唐雲川越說越肉麻，幾乎忍不住要開口責罵唐雲川無禮，想到自己是下人身份，唯有强忍着，心裏却對唐雲川越加沒好感。

顧麗如也覺得唐雲川所言有點那個，心裏暗忖：此人不過爾爾，跟普通人沒分別，聽他言，似乎對我有意，想來他這次在此與我相遇，並非偶然……

「顧姑娘，為何不說話啊？」

唐雲川兩眼不捨的瞧着顧麗如道：「莫非怪唐某剛才所言有唐突褻瀆之意？」

顧麗如强笑道：「唐少兄讚美之言，我當受不起，請唐少兄別再對我說讚美之詞……」

唐雲川情急認眞地道：「不！顧姑娘當之無愧，顧姑娘之美貌，恐怕用盡天下讚美之詞也未能形容萬一。顧姑娘，唐某乃是衷心之言……不怕對顧姑娘直言，唐某可說對妳一見傾心！不能自己……即使妳見笑，唐某也要說出來，打從第一次得睹顧姑娘芳容，唐某便情難自禁……憋

周勃和唐雲川兩人在喝酒。

在心裏……終於禁不住向妳傾訴出來……」

顧麗如聽唐雲川越說越狂放無禮，禁不住心裏又氣又惱，但又不好發作，唯有冷然道：「唐兄不是喝醉酒吧？請自重，莫令唐家失禮。」

唐雲川似乎已失了自控之力道：「顧姑娘，唐某句句出自眞心，面對姑娘不吐不快，請顧姑娘不要見怪。姑娘未嫁，唐某未婚，男女愛慕，乃人之常情，還請姑娘……」

「住口！」綠荷無法按捺，衝口而出叱罵唐雲川道：「虧你長得一表人材，又是唐門中人，料不到你與那些登徒子沒甚麼分別！」

顧麗如心裏又忿又惱道：「唐少兄，請自重。你的……恕我不接受，我對你……一點意思也沒有，失陪了。綠荷，咱們回去。」話未說完，一手拉着綠荷便往一條岔路走去。

綠荷邊走邊回頭拋下一句話：「討厭！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唐雲川呆了呆，隨即瘋了般狂叫：「顧姑娘，唐某所言，皆出自肺腑，唐某對姑娘之愛慕，痴心，可對天日，請顧姑娘不要拒人於千里……」

顧麗如對唐雲川的狂叫充耳不聞，頭也不回往前走，眼裏暗含淚水。

——她感到委屈、氣惱。

——她料不到唐雲川會對她肆無忌憚示愛。

她忍受不了。

她無法接受那種赤裸裸，狂放的示愛之話。

「小姐，姓唐的原來對小姐不安好心，眞是畫蛇畫虎難畫骨！早知他是那樣淺薄輕狂的人，懶得理睬他！」綠荷憤忿道。

顧麗如强抑着眼中的淚水道：「綠荷，我以後再也不想見到這個人。」

綠荷有點擔心。「瞧他剛才瘋了般的狂態，小婢恐怕他會不肯罷休，做出匪夷所思之事。」

顧麗如咬着嘴唇道：「只要避不見他，相信他會知難而退。」

「小姐，小婢回頭罵他時，看到他的目光好不可怕……」

「別說了。」顧麗如不想再說唐雲川這個人。

「小姐，回去後，要不要跟項爺說，從今後，不讓姓唐的上門？」

「不要對家裏人說出此事，知道嗎？」顧麗如神色一正。

綠荷不情願地道：「知道，小姐。」

* * *

唐雲川一向自覺長得一表人材，瀟洒倜儻。事實上，憑他的外表，之前曾奪得幾個少女的芳心，因此，他頗為自負。

見到顧麗如，他確實驚為天人，為之傾倒，念念不忘。想出一個親近顧麗如的辦法——以唐雲川的身份到顧府結識顧麗如。

在翠薇園那座庵堂外十丈處一顆老松下，遙望着顧麗如主婢二人進入庵堂內的那個人，正是他。

他以為憑着他英俊瀟洒的形貌，唐門人的身份，足以打動顧麗如的芳心，正因他太自負，加上不能自拔，才會在翠竹園內對顧麗如盡訴傾慕之情，滿以為令到顧麗如芳心大動，鍾情於他，那知道却碰了釘子，結果大出他意料之外，不過，並不因此而感到氣餒，知難而退，反之，激發起他的「雄心壯志」，誓要奪得美人心。

在他的經歷中，沒有甚麼事辦不成的，因此，他認為一定能奪得美人心。

為了顧麗如，他甚至忘了他是個怎樣的人——眞正身份。

為了能夠再見顧麗如，他決定來個「負荊請罪」，並利用周勃。

他專誠請周勃喝酒，假裝酒醉，向周勃傾訴他對顧麗如一見傾心，痴心一片，並和盤托出那日在翠竹園對顧麗如的孟浪無禮，嚷着得不到顧麗如的原諒，他要以死謝過。

周勃是個沒有機心的人，聽唐雲川那樣，忙加勸慰，並答允替他作魯仲連。

唐雲川心裏暗喜，嚷着要馬上到顧府向顧麗如謝罪，周勃勸阻不了，只好陪他回去——顧家。

將唐雲川安置在前廳，周勃到裏面去找師妹顧麗如。

對於師妹這位大美人，周勃跟別的年輕人一樣，為之傾心，但他有自知之明，知道配不上師妹，因而死了那條心，不存非份之想，令到他在面對師妹時，能夠處之泰然。

在顧麗如起居的小院內找到顧麗如，未及開口說話，顧麗如已道：「二師兄，可是有大師兄的消息來告知我？」顧麗如正在一架花棚下彈琴。

周勃搖搖頭：「仍未接到大師兄的消息。師妹，我是來跟妳說，唐兄對那天在翠竹園內的舉動言語感到異常悔恨，特來向師妹認錯謝罪，求師妹原有則箇……」

顧麗如料不到唐雲川還敢找上門來，怔了一下，沒好氣地道：「二師兄，煩你到前廳跟唐少兄說，我已忘了那件事，請他回去，我已跟他說過，不會再見他。」

周勃急得跺脚道：「師妹，唐兄揚言，若妳不肯原諒他，他便長跪在大門前不起來。」

顧麗如料不到唐雲川如此癡纏，心裏好不生氣，但又不想唐雲川在自家大門前胡鬧，因而隱忍道：「既如此，煩二師兄去跟他說，我不再怪他，請他回去。」

周勃嘆一聲，道：「師妹，唐兄揚言，若不得妳親口跟他說——原諒他，他絕不離去，在大門前長跪不起！」

「無賴！討厭。」顧麗如再也忍不住，罵出口。

周勃存心幫忙唐雲川，勸道：「師妹，唐兄長得一表人材，出自名門大派，就爲了那天他在翠竹園內對師妹妳表露傾慕之意，師妹便惱了他，說他討厭，是個無賴之徒，師妹未免過份了！在我眼中，唐兄是個知禮守法之人，難道喜歡一個人也有錯嗎？師妹妳未免……」

顧麗如氣急得跺脚道：「二師兄，我是那種蠻橫無理的人麼？你怎麼偏幫着他。」

「唉，好師妹，我那有偏幫唐兄？」周勃急忙辯白道：「我不想唐兄在這裏上演鬧劇，弄得滿城皆知。」

顧麗如咬咬嘴唇道：「二師兄，得了！我出去見他！」

周勃鬆口氣道：「這才是啊！俗云：醜媳婦終須要見家翁，見他一面，跟他說個清楚明白，又不是一件難事。」

顧麗如隨周勃來到前廳，唐雲川馬上向她抱拳長揖道：「顧姑娘，唐某特來請罪，顧姑娘大人大量，唐某懇請原有則箇。」

顧麗如沒正眼看唐雲川一眼道：「唐兄毋需如此，我已忘記了那天的事，唐兄要我親口跟你說——我如今在此跟你說，不會對你見怪，成了吧？」

周勃在旁道：「唐兄已聽到敝師妹之言，如今大可放心了。」

唐雲川收禮挺身，喜形於色道：「顧姑娘，那唐某還可來拜訪妳了？」

顧麗如不再答理唐雲川，移步往廳外走，對周勃道：「二師兄，請好好招呼唐兄呀。我要爲爹守孝，期間不會見任何外人。」

唐雲川急得脫口道：「顧姑娘……」

周勃一手扯住唐雲川道：「唐兄，急不來的，慢慢來吧。」

唐雲川怔怔地看着已走出廳外的顧麗如，好一會，才長長吐出一口氣，道：「周兄，謝謝你，唐某剛才失禮了，請周兄別見怪。」向周勃抱拳一揖。

周勃道：「唐兄，你已如願以償，該不該請我去喝兩杯？」

唐雲川點頭道：「該！該！周兄請。」

與周勃在醉香樓外分手後，唐雲川帶着幾分酒意，返回客棧。

老闆限期殺大俠

走到一條巷口前，一個人突然從巷口內閃出來，道：「黃蜂，跟着我走。」話落，隨即閃回巷內。

唐雲川先是怔了一下，隨即往外張望一眼，茫茫夜色中一個人影也沒有，馬上閃身入巷，那人已走到巷子另一頭，忙加快脚步追上去。

在幾座廢屋當中——一處殘垣後，那個人看着唐雲川，壓着聲音道：「黃蜂，近來搞甚麼鬼？老闆對你最近那次買賣極之不滿！」

唐雲川原來另有一個名字——黃蜂。

「我幹得很好啊！洪庭宇已死在我的黃蜂針下。老闆因何不滿？」

那人雖則面對唐雲川，但唐雲川始終看不到那人的面目。原來那人臉上戴了一個祇有兩個眼洞的面具，掩去了本來面目。

「黃蜂，甚麼事弄得你昏了頭？可是姓顧的妞兒？居然連洪庭宇仍活着也懵然不知！」那面具人語聲嚴厲。

唐雲川難以置信地道：「我親眼看到姓洪的中了我的黃蜂針！天下間，任誰中了我的黃蜂針，絕對活不了，姓洪的即使是大羅金仙，亦絕無倖理！」

「黃蜂！不錯洪庭宇中了你的黃蜂針，但他却是唯一能夠逃出生天的一個！」

「絕無此理！」唐雲川幾乎不自禁叫嚷起來。

面具人冷冷道：「世間事並無絕對！甚麼事也有例外，就如姓洪的，便是個例外。」

「他怎會例外？」唐雲川語聲從喉嚨間逼出來。

「他兩個親隨捨命救了他！」面具人沉聲道：「不惜犧牲生命，將毒吸出來，結果，洪庭宇保住一命，兩個親隨中毒身亡！」

「嗯，這是唯一可行之法！」唐雲川不得不相信面具人所言道：「面具，那可是任誰也意料不到的，怎能怪我疏忽大意？」

面具人原來名「面具」，起碼唐雲川便那樣稱呼他。

面具人「哼」一聲：「以前，你每幹一宗買賣，皆會確定要殺的人確實喪生。這一次却懵然不知，怎叫老闆不生氣。」

「我認錯。」唐雲川道：「我會再向姓洪的下手，管教他有九條命，亦活不下去！」

「別再惹老闆不滿！」面具人道：「老闆限你五日之內，幹掉洪庭宇！兩日之內，他會到顧府。」

「老闆沒別的吩咐了吧？」

「有！」面具人一字一字清楚地道：「老闆要你時刻緊記你的身份，別做不該做的事，否則，你該知道後果！」

唐雲川「哼」一聲道：「無時不記着！」

「好！回客棧吧！」面具人話聲未落，身形一閃，閃沒於殘垣前面的一座廢屋中。

唐雲川站着呆怔了好一會，才晃動身形，往投宿那家客棧的方向掠去。

＊　＊　＊

面具人所言不虛，洪庭宇果眞於兩天後，帶同孟剛，來到顧府。

洪庭宇於遇刺後，一直在天恩寺內養傷，並將鍾氏兄弟安葬在寺後墳崗上。

而天恩寺的住持乃是他的方外知交，因此，他才回到天恩寺去養傷。

洪庭宇與項力持曾有一面之緣，說得上是舊識，因此，項力持對洪庭宇的到來大表歡迎。

洪庭宇先到靈堂上香拜祭顧豪章之亡靈，對於顧豪章之死，感同身受（他亦差點死在黃蜂針下），大爲感慨。

項力持招呼洪庭宇到客廳坐下，喝了口香茗，聞報而來的顧麗如剛好來到客廳，見過洪庭宇，少不免談說數句：「歲月催人，匆匆又八年多，還記得八年前到來探望顧兄，世姪女那時剛好十歲，頭上還束着丫角，討人喜歡。如今已亭亭玉立，出落得明麗照人，老矣……」洪庭宇搖頭晃腦，感慨嘆之。

顧麗如微赧道：「洪世伯誇讚姪女兒了，洪世伯跟當年沒兩樣啊。」

洪庭宇呵呵直笑道：「世姪女眞會哄伯伯開心，跟小時候一樣討人喜歡。可惜顧兄弟不幸……」說到這裏，不由黯然神傷。

聽洪庭宇提起亡父，顧麗如頓時臉露哀痛之色。

項力持忙開口道：「洪兄近年甚少在江湖走動，未知因何到此？」

洪庭宇道：「項兄，洪某此番踏出兩湖之地，與祝文放祝兄被殺一事有關。想當年，祝兄曾救洪某一命，對於祝兄之死，洪某豈能坐視，加上洪某靜極思動，再出江湖，可惜追查逾月，却茫無頭緒，在牛頭鎭聽聞顧兄遇刺死於黃蜂針下，洪某馬上趕來，豈料於岳州一家酒樓上，洪某幾乎喪生在黃蜂針下。」

項力持吃驚道：「洪兄原來險死於黃蜂針下，怎麼項某並無所聞？」

洪庭宇道：「江湖上之所以未有傳聞，乃因事情發生在晚上，而那家酒樓的老闆夥計及客人皆不認識洪某，而事發後，洪某匿居於天恩寺養傷。因此，除了那個黃蜂針殺手外，沒人知道洪某的身份及來歷。事情雖則會被傳開去，但却無人知道遇刺的是洪某，項兄沒有所聞，不足爲奇。」

顧麗如奇道：「洪世伯中了黃蜂針，居然能夠死裏逃生，莫非洪世伯身上帶有解去黃蜂針毒之解藥？」

項力持接口道：「洪兄，據項某所知，這幾年來，從沒有人能夠於中了黃蜂針後，逃出生天的？」

洪庭宇黯然嘆道：「項兄、世姪女，洪某之所以能夠死裏逃生，乃是以兩條命換回的！」頓一下，接道：「洪某中了黃蜂針後，瞬間便陷於昏迷中，幸得洪某帶在身邊的兩個隨從鍾大、鍾二兄弟捨命相救，輪流交替爲洪某吮吸毒血。洪某撿回一條命，鍾大兄弟却毒發身亡，爲此，洪某一直耿耿於懷。」

「原來如此。」項力持聽得心

裏好不感動道：「洪兄，難得有如此忠心捨命的手下。」

顧麗如有感而發道：「可惜當日姪女兒不曉得用此法搶救先父，否則，姪女兒願以一命救回先父一命。」

洪庭宇道：「世姪女不用自責，據洪某所知，恐怕除了黃蜂針殺手外，江湖上武林中無人知曉解救之方法。鍾大兄弟在救洪某心切之下，用上這個最直接的方法，想不到居然湊巧！恐怕鍾大兄弟亦始料不及。」停一下，深長地嘆口氣道：「洪某寧願鍾大兄弟不用那個方法救我。洪某是人，鍾大兄弟也是人，他倆的生命跟洪某一樣寶貴，以兩條命來換回洪某一條命，洪某認爲不值。每個人都要死的，早死遲死罷了，怎能要別人的死來換自己活？世姪女，洪某相信，顧兄泉下有靈，亦不贊成妳了救他而犧牲生命。」

項力持連連點頭贊同洪庭宇之言。他道：「洪兄所言極是，姪女兒，千萬不要因此而鑽牛角尖，轉不過彎來，以至……」

顧麗如淺笑道：「項大叔不用替姪女兒擔心。姪女兒剛才不過有感而發，姪女兒不會想不開，以至鬱結於心。」

項力持聞言鬆口氣道：「姪女兒曉得如此說，我放心了。」

洪庭宇道：「項兄、世姪女，洪某本想趕來參與顧兄的喪禮，想不到在岳州遇刺，以至未能趕及見顧兄最後一面，洪某遺憾至深。」

顧麗如感激地道：「洪世伯之盛情厚意，姪女兒代先父向您致謝。」

洪庭宇搖手道：「以洪某與顧兄之交情，理該如此。」頓一下，話頭一轉，對項力持道：「項兄，想自顧兄遇刺身亡後，便全力追查黃蜂針殺手之下落，誓必替顧兄報仇並查出眞正要殺顧兄之縮頭王八，請問可有所獲？」

項力持道：「略有所獲。」接將馬天馳已聯同祝文放三徒前往甘州峽追查一事說出來。道：「但願馬世侄四人此行能查出替黃蜂針殺手接買賣的傢伙是誰，便能揪出那個該死的黃蜂針殺手，以及是那一個王八僱請黃蜂針殺手刺殺顧兄。」

「哈！項兄不說，洪某幾乎忘了顧兄之三位高足，洪某還記得顧兄之大弟子名叫馬天馳，資質極高，顧兄對他讚不絕口，想必已學有所成，盡得顧兄眞傳。馬少兄此行必不會令項兄失望。」

「但願如洪兄所言。」項力持道：「天馳確是一個人材。要不，當年顧兄也不會破例收養他，並收其爲徒。」

聽到洪、項兩人稱讚馬天馳，顧麗如心裏好不歡喜，臉上禁不住泛起笑意。

項力持看在眼內，心裏暗道：果然沒有看錯，麗如姪女果眞喜歡天馳這小子，能夠獨佔花魁，也是他幾生修到！那傻小子竟懵然看不出來，傻瓜！

洪庭宇目光一轉，道：「項兄，洪某記得，顧兄當年有三位高足，其餘兩位呢？也去了甘州峽？」

項力持搖頭道：「不是，顧兄二弟子名叫周勃，三弟子叫方挺，外出辦點事去了。」

一頓，接道：「洪兄遠來是客，又爲了黃蜂針殺手而來，項某越俎代庖，請洪兄在此暫住，待天馳回來，查出結果，一起去對付那個黃蜂針殺手。」

顧麗如亦道：「洪世伯請屈就寒舍數天。待姪女兒稍盡地主之誼。」

洪庭宇頷首道：「嗯，洪某正有此意，爲己，爲顧兄，爲祝兄，洪某自當全力以赴！」

顧麗如馬上從椅子上站起來道：「項大叔，姪女這就去着人打掃客房，請項大叔好好與洪世伯叙舊。」話落，向洪庭宇福一福道：「洪世伯，姪女兒失陪了。」

「要勞動世姪女替洪某預備客房，打擾了。」

「洪世伯毋須客氣。」顧麗如話落移步往外走，才走了兩步，忽然停下來扭頭對項力持道：「項大叔，大師兄與董世兄三位已走了七八天，怎麼還不見回來？」

項力持忙道：「姪女兒不用擔心，或許天馳與董世姪師兄弟三人一直追查下去，故此延遲了歸來。」

顧麗如不再說話，往外走。

藉着酒意訴相思

周勃那裏是出去辦事，他與唐雲川在集味居喝酒。

兩人都喝得有了幾分酒意。

唐雲川藉着酒意，對周勃道：「周兄，唐某對令師妹可說朝思暮想，奈何每次到府上，令師妹都託詞不肯跟唐某見面。請周兄幫幫忙，看看有甚麼辦法讓令師

妹跟唐某見面，以解唐某相思之苦。」

周勃喝下一口酒，笑說道：「唐兄原來是個多情種子，一時間，周某想不出有何辦法可稍解唐兄相思之苦。唐兄須知，敝師妹其實外柔內剛，她不願意做的事，很難勉强，唐兄，這個忙恐怕周某幫不了。」

唐雲川哀求道：「周兄，請千萬幫幫忙，若無法再見令師妹一面，以解相思之苦，唐某恐怕會發瘋。」

周勃遲疑了一會，終於說道：「好吧，周某拚着被師妹惱怒之後果，騙她出來跟你見面。」

唐雲川大喜，抱拳連拱道：「周兄，謝謝你，唐某這一輩子也忘不了你的恩德。」

周勃喝着酒，擺手道：「謝倒不必，祇須請周某多喝兩頓酒便成。」

「不要說兩頓，十頓也成。」

唐雲川馬上執起酒壺往周勃杯中倒酒，道：「周兄，唐某聽聞稱雄兩湖之武林大豪洪庭宇大俠到府上拜祭令師亡靈，可有其事？」唐雲川忽然話題一轉。

周勃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搖頭道：「這個……周某毫不知情，至少在出來跟唐兄喝酒前，未曾見過洪庭宇大俠在先師府上出現。」

唐雲川淺淺喝口酒道：「周兄，唐某對洪大俠前輩之風範仰慕已久。若洪前輩到了府上，請馬上知會唐某一聲，好讓唐某能一償心願，到令先師府上拜會洪大俠，一睹其風範。」

「小事一件，周某定會知會唐兄，若洪大俠當眞到來拜祭先師之靈。」周勃拍心口答應。

* * *

周勃才返回顧府，便得知洪庭宇已在府中，早已拜祭過師父之靈，正在客房中歇息。

他馬上趕去客棧告之唐雲川。

唐雲川連聲致謝，並要周勃代爲轉告洪庭宇，明天會到顧府拜見洪庭宇。

周勃一口答應，告辭離去。

待周勃走後，唐雲川坐着想了一會，那知道越想心裏越煩亂，終於坐不住，起身在房中來回走動。

這次心煩意亂，並非因爲一見傾心，令到他意亂情迷的顧麗如，而是洪庭宇。

明天見到洪庭宇，該不該乘機下手將之刺殺？

其實，他之所以心亂如麻，拿不定主意該不該冒着身份敗露之險，出手刺殺洪庭宇，有一半的原因是爲了顧麗如。

若身份敗露後，他便不能再以「唐雲川」這個身份親近顧麗如了，這一點，令到他難以抉擇。

既然拿不定主意該如何辦，那明天見機而行好了，再想下去也想不出一個結果來。

唐雲川最後唯有那樣想。

翌日，他於午飯前的一刻到顧家拜見洪庭宇。

洪庭宇正跟項、周、方三人坐於飯廳旁邊的小偏廳內，等候進午膳。

下人來報，唐雲川登門求見洪庭宇。

周勃不等洪、項兩人有所表示，馬上對那下人道：「快請！」那下人應聲便轉身後外走。

項力持道：「周世姪，未知洪兄是否願見唐雲川，怎可代洪兄作主？」

周勃存心幫忙唐雲川，忙道：「項大叔，唐兄乃唐門中人，他如今登門求見洪世伯，小姪料洪世伯不會拒見唐兄，故而斗膽擅作主張，洪世伯不會見怪吧？」

一行六騎自南城門馳出城外。

洪庭宇一頭霧水，奇問：「周世姪，那位唐雲川是何許人？何以知悉洪某在此？」

周勃道：「唐兄乃川中唐門中人，唐門主乃其族叔，至於洪世伯之行踪，乃晚輩告之，唐兄聽聞洪世伯在此，雀躍萬分，嚷着要來拜見洪世伯，並言對洪世伯之大名聞名久矣，極想得睹洪世伯之風範。並着晚輩代爲轉告洪世伯，晚輩本欲吃過午飯後才轉達唐兄求見之言，想不到他這麼早便來了，洪世伯不會怪責晚輩……」

洪庭宇忙道：「既然唐雲川乃唐門中人，而洪某與唐門主交情非泛泛，他既然專誠求見，洪某焉能失禮，拒人於千里。」相信天下間沒有多少人不喜歡聽恭維話的，洪庭宇亦不例外。

而周勃爲了幫忙唐雲川，說了那番眞假參半的話。

項力持聽洪庭宇那樣說，也就不再說甚麼。

唐雲川跟隨下人進入小偏廳，一眼看到座中並無顧麗如，心裏好不失望，但同時又暗喜。

周勃眼見唐雲川進來，忙起身爲他引介道：「唐兄，這位就是你心儀之洪前輩。」伸手往坐在項力持左手邊的洪庭宇一指。

唐雲川立刻趨前兩步，抱拳向洪庭宇深深拱拜下去道：「晚輩唐雲川拜見洪前輩，晚輩有幸得睹前輩風範，何幸之有。」

洪庭宇聽在耳中，心裏大爲受用，忙欠身含笑道：「唐少兄不用多禮，洪某不過一介江湖粗人，當不起唐少兄之讚譽。」一頓，輕捋頷下短髯，道：「唐少兄一表人材，無怪武林同道皆語，川中唐門人材輩出，實非虛言。」

「洪前輩抬舉晚輩及敝門了。」唐雲川眼見與洪庭宇不過數步之遙，對方又全無戒備，正是下手刺殺洪庭宇之大好時機，於再次抱拳謙揖的刹那，正欲出手——發出黃蜂針，但此際一聲清脆悅耳的聲音突如其來响起，令到將發未發(黃蜂針)的唐雲川驟然打消出手的念頭。

「洪世伯、項大叔、二師兄、三師兄，飯菜已備好，請過來這邊用飯。」聲音如此「清脆悅耳」的，除了顧麗如，相信並非別個。

出現在小偏廳的人，果然是顧麗如。

難怪爲她傾倒痴迷的唐雲川聞聲如遭電殛，心神俱震動一下。

洪庭宇却懵然不知，他剛才已逃過一次死劫。

顧麗如是於與飯廳相通的甬道那面走過來的，當她一眼瞥到唐雲川亦在，不由大感愕然。

唐雲川忘其所以，一臉驚喜之色地急忙轉過身，向顧麗如抱拳深深一禮，目光熾熱地瞧着顧麗如，口裏道：「唐某……見過顧姑娘……想不到……見到顧姑娘……唐某心中……喜極……」

衆人料不到唐雲川說出如此「礙耳」的話來，全都大感錯愕，周勃急得心裏暗罵一聲：情迷意亂也用不着如此失態啊！口裏急急道：「唐兄怎麼了？」

方挺不悅地道：「唐兄請自重！」語氣極重。

項力持搖頭不語。

顧麗如又羞又惱，別轉身。

洪庭宇却驚訝於唐雲川之失態，那刹間登時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對於唐雲川的舉措即時改變。

唐雲川被方挺之言說得登時神智一醒，好不尷尬，一張臉漲得通紅，祇覺無地自容，口裏吶吶道：「請……恕唐某……失態……胡言。唐某不知怎的，情難自禁……」陡地鼓起勇氣清楚地道：「顧姑娘，唐某對妳一見傾心！唐某不想再受那朝思暮想之苦，更不想再將之隱而不吐，不管顧姑娘是否願聽，唐某今番也要傾吐出來，否則，再憋在心裏，早晚會令到唐某爆炸。」

顧麗如忽然擰回身，直視着唐雲川，語聲平淡道：「唐兄，難得你一口氣將心裏話說出來，我很感激你對我的垂愛。我如今坦白告訴你，襄王有夢，神女無意。請唐兄今後別再胡思亂想，死了這條心。」說罷，轉身往飯廳走去。

唐雲川聽罷顧麗如那番話，登時臉色煞白，像個洩了氣的皮球般一下子顯得萎靡不振，身子搖搖欲倒。

周勃大驚失色，急忙離座上前去扶住唐雲川道：「唐兄，周某扶你回去。」扶着唐雲川往外走。

方挺料不到師妹一口拒絕唐雲川的示愛，心裏大感暢快。

他一直認爲，師妹該許配給大師兄——馬天馳。

項力持亦大大鬆口氣。

洪庭宇心裏大呼可惜。

在他眼中，唐、顧兩人頗爲匹配。

唐雲川喝得醉薰薰地返回客棧。

周勃好不到那裏，甚至比唐雲川醉得還厲害，須要一個店夥計送他回去。

兩人在那家食店內喝了大半天酒，不醉才怪。

唐雲川腳步不穩地走入客房內，身子往後一靠，壓在被順勢關上的房門上，倏地桌上燈火不點自亮，一個人顯現在他那雙昏花醉眼前。

昏暗的燈光下，那人臉上戴着一張祇有兩個眼洞的面具。

面具人。

「黃蜂，因何在顧府內不出手刺殺洪庭宇？」面具人語聲森厲。

唐雲川醉意頓醒幾分，吃吃道：「面具，當時……除了洪庭宇外，還有……姓項的……以及顧豪章的女兒，兩個弟子……我如何出手？」

「嘿嘿，要不是你對顧豪章之女痴迷意亂，何至於此！」面具人語聲狠厲道：「你若再沉迷不悟，限期過了仍殺不了洪庭宇，當知後果！」

唐雲川渾身劇震一下，酒意全消，咬着牙道：「你放心，期限之前，我必殺洪庭宇。」

「我相信你！」「面具」從兩個眼洞中射出兩道森寒銳利的目光，射在唐雲川臉上，道：「好自爲之！」話落，轉身走到窗前，躍身越窗而出，消失於窗外沉沉夜色中。

唐雲川長長吐口氣，身子軟軟地往下滑倒下去，坐在地上。

片晌，霍然跳起身，握拳咬牙道：「姓洪的要殺，姓顧的美人我也要得到！嘿嘿嘿……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但能得一親香澤，死無憾矣！」

以其之道還其身

這日，項力持邀洪庭宇到東郊翠香居飲酒解悶。

孟剛要跟隨前往，洪庭宇要他留在顧家，不用他跟隨。

兩人來到翠香居，才落座，洪庭宇便忍不住讚道：「一路上鳥語花香，窗外山光水色，清幽雅逸，確是個喝酒舒悶的好去處。」

項力持舒口氣，帶點感慨地道：「每次到此，項某皆酒興大發，自顧兄遇刺身亡，項某未嘗到此一飲，想來已半月有多了。」

「難得今日如此雅興，項兄，不醉無歸。」洪庭宇意興勃發。

「洪兄有此意興，項某敢不奉陪。」項力持跟着對趨前來招呼的伙計吩咐送上十斤好酒，做幾個拿手小菜。

那個伙計連聲答應道：「項爺，小店剛買了一尾鮮活鱸魚，要不要來個鱸魚羹？」

項力持點頭道：「要！難得有此鮮味，怎麼不要！」

項力持原來是翠香居的老主顧。

那伙計答應一聲，馬上到廚下去。未幾，先送上十斤酒，三碟下酒菜。

項力持與洪庭宇把盞暢飲起來。

幾杯下肚，兩人皆酒興逸飛。洪庭宇道：「項兄，好酒！想想，不知多少年沒此豪興了。」洪庭宇咂咂嘴巴，不無感慨。

項力持深有感觸嘆道：「歲月催人老，少小江湖，何等意氣風發！如今兩鬢添霜，豪情漸消，不比當年情懷了。」

洪庭宇長長舒口氣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項兄，吾等老矣，無復當年氣概，但酒量却不遜當年，來！痛飲一杯！」奉杯邀飲。

項力持豪興勃發，舉杯與洪庭宇一碰，各自一飲而盡。

杯來杯往，不到半個時辰，兩人已喝了七斤酒。

正喝得酒酣耳熱之際，突然出現一個不速之客，歉道：「洪前輩、項前輩，這麼巧啊，在此碰上兩位前輩，晚輩沒擾了兩位前輩的酒興吧？」

出現在兩人眼前的「不速之客」，原來是唐雲川，正自向兩人抱拳施禮。

洪庭宇哈地笑了一聲道：「唐少兄啊！確實巧啊！」從他的語聲，聽得出他對唐雲川的出現並無半點不豫之色。

原來洪庭宇對唐雲川這個「敢作敢當」的年輕人頗有好感。

項力持雙眉微蹙道：「唐少兄好雅興啊！這麼巧也到此遊玩。」

唐雲川道：「晚輩早已聽店家說，這裏是個遊玩解悶的好去處，這兩天晚輩因……那天的事……心裏很不安及煩悶，便到這裏來了，不意在店內遇上兩位前輩在喝酒……」

「相請不如偶遇，唐少兄可有興緻陪咱們兩個老人家喝酒？」洪庭宇笑着向唐雲川做了個請坐的手勢。

唐雲川忙道：「固所願也，不

敢請耳，能與兩位前輩共坐暢飲，晚輩何幸之有。」說着，向洪、項兩人抱拳一禮，在洪庭宇對面坐下來。

項力持不大歡迎唐雲川這個不速之客，眼見洪庭宇開口邀他共飲，不好說甚麼，唯有不作聲。

一個伙計乖巧地送上杯筷，問：「項爺，可要添酒？」

洪庭宇接着道：「要，再拿五斤好酒來。」

伙計答應一聲，去拿酒。

唐雲川拿起酒壺，替洪、項兩人添了酒，才替自己斟酒，跟着拿起杯子道：「敬兩位前輩一杯。」一口將酒飲盡。

洪庭宇酒興酣濃，拿起杯子一口喝乾，連聲道：「痛快！這才痛快！項兄，不知多少年洪某未喝得如此痛快！」話落，伸手拍拍唐雲川手臂道：「唐少兄年紀輕輕，如此爽快，難得，難得。」

唐雲川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口裏連聲道：「洪前輩過獎了，晚輩蒙兩位前輩寵邀，敢不捨命相陪。」

「好！好！」洪庭宇擊桌道：「就爲唐少兄這句話，項兄，該浮一大白！」舉杯仰頭便飲。

項力持亦舉杯豪飲。

唐雲川就在這時出手。

拿起杯子的右手一指，自他袖中「嗤嗤」疾响——射出兩道毫光，射入洪庭宇心胸要害。

洪庭宇悶「哼」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倒跌下去。

項力持乍聞洪庭宇發出悶哼聲，還不知洪庭宇遇襲，因他仰首飲酒，看不到唐雲川袖中發出暗器，及至瞥到洪庭宇往後翻倒，才知不妙，手上的酒杯脫手疾射向連人帶椅往後倒退開去的唐雲川身上。

唐雲川那利間連人帶椅往後一翻，「刷」一聲疾响，射向他的酒杯自他的膝蓋上射過。

「好險毒的賊子！休想跑得了……」項力持怒喝一聲。左手疾往桌上一揮，桌面上的杯筷酒壺及碟子皆被他撥飛，全都向翻倒下去的唐雲川飛去。

「颼」一聲响，連人帶椅往後翻跌下去的洪庭宇那張壓在身下的椅子，離奇地自桌下空隙處滑飛前去，撞向唐雲川仍壓在身下的那張椅子。

中了暗算倒跌落地上的洪庭宇，身下那張椅子居然像飛矢般飛撞出去，確實令人難以置信。

項力持便以爲自己酒醉眼花看到的是幻覺。

「砰」一聲撞擊聲响起，加上項力持悉數撥飛出去的杯筷壺碟擊中唐雲川那張椅子，發出一連串爆碎的炸响聲。

唐雲川那張椅子登時四分五裂。

椅後（應該說椅座後）的唐雲川發出一聲悶叫，整個人往後倒飛出去。

那張食桌亦在那瞬間離地往前飛出去——追着唐雲川倒射出去的身形。

那張食桌當然不會無緣無故疾飛前去，但卻不是項力持以掌擊飛或枱脚踢飛，乃是中了暗算的洪庭宇一脚撐飛的。

那簡直匪夷所思。

唐雲川便不相信洪庭宇中了他的暗器後，非但沒有死，還能出手反擊。

要知道，洪庭宇中了他發出的黃蜂針，而且射中心胸要害，即使再有人捨命替他吮吸毒血，亦救不了他。

黃蜂針毒不比尋常之毒，幾乎中者必死，而洪庭宇乃是心胸中要害，黃蜂針毒，絕對必死無疑！可是，洪庭宇居然沒有毒發身亡，還能動手反擊，確實奇哉怪也，令唐雲川無法相信。

項力持不知唐雲川向洪庭宇發出暗器，只知洪庭宇中了唐雲川的暗算，因此，對於洪庭宇仍能出手反擊之舉動，並不像唐雲川那樣震驚駭異。

「唐雲川，因何向洪兄出手偷襲？」項力持怒喝聲中，飛撲向倒飛出去的唐雲川。

「項兄，截住他……」洪庭宇從地上蹦跳起來道：「姓唐的小子就是黃蜂殺手！」

唐雲川似乎受了傷，從地上翻躍起來落地時，身形歪了歪，幾乎跌倒下去。穩住身形後，他馬上揚手摸出一顆彈丸，口裏喝一聲：「去死吧！」

項力持一眼瞥到唐雲川向他擲出一顆彈丸，因不知是何種暗器，不敢不避，那利間身形斜閃開去，一手將一張食桌砸飛向唐雲川那面，口裏急喝一聲：「洪兄小心暗器！」

那顆彈丸擲落地上，「波」一聲爆開來，爆散出一大團黑烟，迅即擴散開來，眨眼間已如一道屏障般，將項、洪兩人與唐雲川分隔開。

洪庭宇於岳州領教過唐雲川——黃蜂殺手的伎倆，知道那烟幕並無毒，口裏急喝一聲：「項兄，烟霧無毒，那小子用來助其逃竄之伎倆罷了！」飛身衝入烟霧中——衝過烟霧追擊唐雲川。

項力持身形縱起，凌空自烟霧上面撲向唐雲川。

——對於那一大團烟霧，他仍然有顧忌。

唐雲川料不到發出的烟彈阻擋不了洪、項兩人的追擊，大驚失色，慌忙擰身急往店外掠出去，身法顯得有欠靈敏。

原來他確實受了傷——左腿被一隻碟子擊中，兩腿更因洪庭宇一掌震飛出去的椅子撞擊在他壓着的那張椅子上，受到震傷。

洪庭宇那一掌用上七成內勁，以洪庭宇之深厚內功修爲，等閒之人實難受得起。

以唐雲川之傷勢，肯定無法逃過項、洪兩人的全力追擊。

這一次，唐雲川恐怕逃脫不了。

洪庭宇已一頭從烟霧中衝出來。

項力持亦已凌空掠過那大片烟霧，距店門口不到一丈。

而唐雲川剛掠出店門外。

「黃蜂殺手，還想跑得了？」

洪庭宇吼喝一聲，狂飆般衝出門外。就在洪庭宇吼喝聲中，霹靂聲乍响，整座翠香居塌倒！有如天崩地塌。

洪庭宇剛衝到門前，乍見牆倒瓦塌，急忙施展一招「雪花蓋頂」，護住全身。

項力持人在空中，口裏發出一聲急嘯，身形往上一起，破瓦而出。

整座翠香居眨眼間幾乎完全倒塌，聲勢十分驚人，激揚起的塵烟將一切皆吞噬。

可憐店家與伙計遭此無妄之災，葬身於瓦礫中。

待到塵烟消散，只見項力持獨立於一根倒塌下去的斷樑上，一身塵灰。

洪庭宇仍站在門前，身上完好無缺，連一絲塵土也沒沾上。

唐雲川已不見影踪。

玄鐵線衣吸毒針

洪庭宇陡地張口發出一聲猛烈嘯聲。

項力持從那根斷樑上縱到洪庭宇身前，急問：「洪兄，沒甚麼吧？」

洪庭宇一掌擊飛身旁一堆瓦礫，氣呼呼地道：「氣煞我也！煮熟了的鴨子居然飛走！」

項力持回顧一眼道：「洪兄，且先救人，既已知道黃蜂殺手便是唐雲川，不怕找不到他。」

洪庭宇被項力持一說，才醒起店內有不少食客及店家伙計，忙不迭道：「救人要緊，那該殺的黃蜂殺手爲了脫身，居然不顧禍及無辜，可惡該死！」

經過一番搶救，項、洪兩人從瓦礫斷垣中救出十幾個店家伙計及食客，其中三人喪生，餘者皆傷。

幸好附近的人家及遊人紛紛趕來加以援手，令到洪、項兩人毋須留下來逐一替傷者療傷，但也花了差不多一個時辰才能離去。

走在路上，項力持才有機會對洪庭宇道：「洪兄憑甚麼認定唐雲川就是黃蜂殺手？」

洪庭宇扯開外衣，露出貼身穿着的一件玄黑色，不知以甚麼粗綫織成的衣物，心胸部位明晃晃地黏着兩根色澤暗紫黑色的牛毛細針，項兄，看到沒有，就是這兩口針！」

項力持目光一凝，隨即變色脫口驚聲道：「黃蜂針！」

洪庭宇神態頗爲輕鬆道：「項兄，如假包換。」

項力持驚詫萬分地道：「洪兄身上所穿之貼身衣物，何物織成，居然能攝吸着那兩根黃蜂針！」至此，他恍然明白洪庭宇何以中了黃蜂針仍安然無恙。

洪庭宇邊以拇、食兩指「拈」掉心胸上那兩根黃蜂針，邊以左手拍拍那件貼身衣物，道：「此乃玄磁鐵綫衣，相信項兄曾對此衣有所聞吧？」

項力持兩眼一睁，失聲道：「原來是傳聞已久的玄磁鐵綫衣！項某怎會沒有聽聞！此衣乃江湖上防禦暗器之寶衣，江湖中人稱之爲暗器尅星，想不到落在洪兄手上。」

洪庭宇笑着搖搖頭道：「此寶衣非洪某所有，乃岳州天恩寺住持方丈天一大師之物，承天一大師信賴，暫借與洪某穿在身上以防黃蜂殺手之黃蜂針！這趟若非得玄磁鐵綫衣護身，洪某已死在黃蜂針下。」

「妙！妙！」項力持連聲道：「怪不得洪兄這趟外出不讓貴屬跟隨，一路上毫不在乎，原來有此寶衣護身。」

洪庭宇點頭道：「項兄，這叫

有恃無恐，不怕對項兄實說，洪某早料到黃蜂殺手於岳州刺殺洪某後，得知洪某死裏逃生，必會再伺機向洪某下手。洪某這趟欣然與項兄到翠香居喝酒，乃有意引黃蜂殺手下手刺殺洪某，果然不枉『此行』，可恨讓那賊子跑掉！」

項力持道：「洪兄，翠香居忽然倒塌，絕不會是唐雲川所為，當時洪某看到姓唐的正竄逃出店外，絕不可能一下子弄塌整座翠香居。」

「姓唐的小子有同伙在外接應！」洪庭宇道：「弄塌翠香居的乃是接應唐雲川的同伙！」

「可是，唐門中人怎會是黃蜂殺手？」項力持眼中露出不解之色。

洪庭宇也解不開這個疑問，嘆道：「唐門乃名門正派，確實不可能。不過……樹大有枯枝啊。」

「洪兄，說不定是冒名頂替。」

「有可能。」洪庭宇點點頭。

「不管此賊是何身份，從今後，他已不能以唐雲川之身份出現。」項力持道：「但願那是他的本來面目。」

「不管如何，總算識破了那賊子的身份！」洪庭宇道：「想起來，那賊子一直在咱們身旁出現，幸好他沒有在這之前向洪某下手，否則……真教洪某心寒。」

「洪兄，務必盡快將黃蜂殺手乃唐門中人之身份公告江湖武林，揭開他的身份，免得各門派及武林同道為其所乘。」

「嗯。」洪庭宇點點頭道：「還要將此事盡快傳遞給唐門主知悉，唐門絕不會放過那小子。」

「回去後，項某馬上以飛鴿傳書通告唐門。」項力持恨不得一下子飛回顧府。他之所以如此心急，乃因恐怕黃蜂殺手以唐雲川之身份先一步趕到顧府對顧麗如等人不利。

＊　＊　＊

幸好黃蜂殺手沒有以唐雲川之身份，趕到顧府行詐。

此刻，唐雲川正身在城外北一座小客棧內。

客房內，並非祇有唐雲川一個人，還有那個「面具」人。

「黃蜂，你是怎麼了？居然殺不了洪庭宇？你有何話說？」

唐雲川苦着臉道：「面具，我可是百思不得其解，當時我跟洪庭宇咫尺之距，姓洪的又毫無防備，我親眼看到他中了我發出的兩枚黃蜂針。」

「姓洪的甚麼地方中了你的黃蜂針？」

「心胸要害！」唐雲川道：「當時他悶『哼』一聲，往後翻倒……」

「不用再說了。」面具擺擺手，臉上露出不解之色道：「這就奇了，姓洪的既中了黃蜂針，怎會若無其事，還能動手反擊？」倏地一掌輕擊在桌面上，怒道：「嘿！是了，莫非姓洪的身上穿了護身甲之類的衣物？」

唐雲川一拍大腿道：「極有可能！否則，姓洪的並非刀槍不入，絕不能於中了黃蜂針後，安然無恙！」

「黃蜂，不管姓洪的因何沒死在你的黃蜂針下，這一趟你又失手了！老闆知道後，不知會如何震怒……真替你擔心。」

唐雲川驚急失措地道：「我已盡了全力，怪不了我，面具，請你幫幫忙。」

「我已幫了你一個大忙。」面具截道：「要不是我替你弄塌翠香居，你脫得了身嗎？你的事，我可不敢瞞騙老闆，我還未活膩啊。」

唐雲川猛地咬咬牙道：「橫是死，豎是死，唯有豁出去！」

「黃蜂，你想怎樣？」面具問。

唐雲川雙拳緊握道：「你毋需理會。」話落，忍着腿上的傷痛拐着腳走出房外。

面具看着唐雲川走出房外，將門帶上，搖搖頭嘆口氣。

＊　＊　＊

洪、項兩人返回顧府，看門的一個下人馬上對項力持道：「項爺，大少爺跟董少俠三人回來了。」

項力持口裏道一聲：「知道了。」腳下加快往裏走，邊走邊對洪庭宇道：「早知黃蜂殺手便是那個姓唐的賊子，便不用着天馳跟祝兄三位高足到甘州峽走那一趟。」

洪庭宇道：「項兄，這之前，誰會料到啊，且看看馬世臣四人可有所獲。」

兩人來到內廳，祇見馬天馳、董其俊、唐人俊、李玉俊正與顧麗如、周勃、方挺在說話。看上去四人精神不差，毫無疲態。

方挺眼尖，第一個看到項、洪兩人，忙對廳內各人道：「項大叔與洪世伯回來了。」

（未完・三）

短篇小說

楊家太極

楊峯・文　可飛・圖



頭陀運起鐵頭功撞向田兆麟。

太極拳愈來愈為世人所歡迎。它動作緩慢均勻，老幼皆宜的特點，以及其延年益壽方面之顯著功夫，也日益為更多人瞭解和接受。

當然，太極拳除了能強健體魄外，還富有其獨特的藝術性和以備防身的技擊一面，正如半個多世紀以來，極負盛名的楊澄甫說過那樣：「太極拳乃柔中寓剛，棉裏藏針的藝術。」

楊家太極祖孫三代，都以他們卓越的武藝負盛譽於中國北方。發展到楊澄甫一代，他在前人的基礎上，將拳架修訂為目前最流行的那套楊式太極拳。由於它姿勢的優美自然，流暢大方，氣勢雄渾瀟洒，更為大衆喜愛，現已流行遍及世界各地。

余自幼習練楊式太極拳，常聽師長們講述楊家和武林中的一些有趣故事。它們不僅引人入勝，且對研究發揚太極拳藝頗具啟發作用，故寫出來以供同好。

＊　＊　＊

楊家太極創自楊露禪（一七九九～一八七二）。他是河北永年人，自幼拜師於河南溫縣陳家溝名師陳長興門下。楊穎資過人，當陳長興發現其敏慧異常時，拋棄不傳外姓人之成見，悉心傳授全部絕藝於楊。露禪藝成，因未曾遇過敵手，故人稱楊無敵。

楊露禪回到家鄉永年，廣傳子弟族人……有子班侯、健侯，深得父傳，並各有所長。他們傳人廣泛，後來各家如吳派、武派、孫派、郝派等著名太極拳，都源流於楊家父子三人。之後，楊家太極拳較著名的楊氏子弟有健侯之太少侯。這時，健侯幼子楊澄甫未成名。

楊澄甫之大器晚成，中間是有段故事的：楊健侯家教極嚴，培養教授次子楊少侯為楊氏繼承人，絲毫不苟。相傳楊少侯少年學拳時，因怕辛苦而幾尋短見。（由此可見學藝有成之艱難）而健侯對幼子楊澄甫之學拳，可能因其幼過其兄少侯二十一歲，就放鬆隨便得多了，也可能接班有人而任其自然吧？

正因如此，故健侯次子和弟子楊少侯、田紹光（兆麟）等揚名大江南北時，楊澄甫尚未為人知哩。

事情就發生在健侯仙逝後，楊澄甫好似發現了甚麼似的，因為那時兄長少侯也已時近晚年，澄甫覺悟到楊家後繼問題的嚴

重，便下最大決心：苦練急起直追！

楊澄甫不愧是一代偉大宗師。他說到做到。每天清晨一起來，就勤奮練習父親生前教授過的功夫。鍛煉、鍛練、好像甚麼都忘記了似的，直練到筋疲力盡，躺在地上要人抬回房裏去爲止。待起得床時，又復如此的鍛練……躺下起來，起來躺下。這樣的毅力，這樣的決心，實是世所罕有。因爲這不是做別的事情，而是練功夫，這樣不停地鍛練非常人所能受得了的。

這樣的苦練、苦熬，經三年之久，且在自己家嫂少候夫人（人稱關東女俠）的悉心指導下，終於練成了太極的上乘的功夫。開始走出家門，踏上揚名天下的道路。

三年苦練名遠揚

經三年苦練後的楊澄甫，眞是士別三日，當括目相看了。昔日認識他的人，怎都無法相信，澄甫會在如此短的時日內，跨入了成功之門。事實總是事實，北方尙武之風極盛，善意的切磋，比鬥性質的「請敎」，聞名前來者接踵而至。

楊澄甫爲人素向善和，能推辭的盡量推辭，推不了也以不傷人爲前提。和他交手的人，都非泛泛之輩，但只三、五回合，只要稍一沾手，即連自己都不知道怎樣跌出二丈多路以外的地上。由於楊以長勁發人，而不傷人，故讚他崇拜他的人也愈來愈多。一時和功力深湛，以出手見紅著稱的兄長楊少候齊名。人稱爲二楊。

澄甫決定出外尋師訪友，進一步磨煉提高自己的技藝。

過去武術世家的規矩：如半途遇敵手而敗的，就只能再返回老家加倍練習。當時，全國第一流武術高手，雲集北京的較多，故楊澄甫決定向北京進發。

途中，不免又會發生些武林高手尋上門來較量的事情。楊澄甫大多是婉言謝絕，以及稍加討論推誠指點，令對方口服心服而去的。但難免也有不比不休的。

有一次，一個在北方道上極有聲望的以鐵腿出名的鐵腿張尋上門來。相傳他一脚可踢起地上千斤大石，不相信楊的太極拳能和他一較上下，特尋上旅店一定要楊「指敎」。楊澄甫很客氣的接見了他，並謙虛地說：「楊某並沒有甚麼過人之處，承各方朋友抬愛，薄有虛名。『請敎』不敢，還不如請張師傅表演一手，以增弟之見識。」

鐵腿張自負甚高，也想藉此眩耀一番，連說：「好。好。」隨即跨出門外，見空地上正好有塊約莫七尺見方，五尺高低的巨石，少說也有八百斤。只見鐵腿張瞄了瞄巨石，隨口說了聲「獻醜」，一個箭步竄上一步，飛起一脚踢向巨石，只見巨石騰空離地而起近一尺，向前飛去約三尺，砰然落地。震得塵灰瀰漫，四周看的人無不喝采叫好不絕。

楊澄甫也向鐵腿張拱拱手，連連讚道：「好功夫！好功夫！」

張堅請楊也下場表演一手。楊說：「我只識耍幾路軟綿綿的拳，還不如免了吧！」

張再三請之，楊澄甫推無可推，唯能恭敬不如從命，下場演了一段太極拳。只見靜如山岳，動若江河，形如搏兔之鵠，神如捕鼠之貓。虛虛實實變幻莫測，一路拳練完了，觀看的人也喝采如雷。楊澄甫抱拳致謝。

鐵腿張表面上也叫「好！好！」但心裡總不信楊的拳能贏過自己，故再三纏住要過過招才肯離去。楊在不得已情形下，寒暄過後只得陪張走幾招了。

誰知剛一照面，張上面假打楊的胸口，下邊即飛右腿向楊的襠內踢去！！好一個楊澄甫，只見身形微晃，神定氣閒地閃身往左微微換步移位，已在對方的右側面了。說時遲那時快，一個「摟膝拗步」，已將鐵腿張打跌於二丈外的地上。楊立即過去扶起張，連說：「失手，失手。」

＊ ＊ ＊

有一次，楊澄甫仍在北上的途中，正在和朋友們旅店中聊天。

忽然，店老闆匆匆入來，道：「門外有位姓李的壯漢，想見您老。」

楊想了想說：「我初臨寶地，並沒有李姓親朋在此啊。」當然，心裏也有幾分明白，大概又是江湖上慕名要來一試武藝之輩，不過是友是敵一時難明，想從店老闆口中多少知道一些。

果然，店老闆見問，悄悄地說：「這位李XX，是我們這一帶相當有名的武師，因爲他曾以拿手的炮捶，打敗過很多高手，故人稱他炮捶李。據說還有一身很了不起的硬功夫，有人見他用身

體撞碎一塊高大的石碑哩。不過，今天看樣子，好像並沒有甚麼惡意，或許只是想見見您也說不定。」

「好，我去請他進來。我也是喜歡多交些朋友的人。」楊澄甫成竹在胸，邊說邊隨老闆出去。

門外的炮捶李，是個結實精壯，中等身材的漢子。他不料楊會這等謙和，親自出來相迎。心裏又敬又喜，立刻抱拳招呼：「閣下可是永年楊澄甫師父？弟李某慕仁兄大名，冒昧拜見，尚望多多恕罪。」

楊澄甫見對方禮數周到，也有意多結識一位豪傑，便說：「不才正是澄甫，歡迎歡迎，請入內一敘。」

武林中人在寒暄過各人之師承門派後，難免要談武藝的。炮捶李也不例外，除了想一見楊澄甫之風采外，也很想領略領略太極拳深具特色的技藝。

楊澄甫見李誠意一片，再三推辭不得，也便慨然答應下來了，並仍很謙地說：「不到之處請老哥多加指敎。」

兩人一起行至旅店門外的空地上，各自說了聲：「請」後，高手間的切磋較量開始。

炮捶李不愧是個武林高手，打出的捶都呼呼生風，如此的神力，少說都有千斤之上。由於他亦樂意結交楊，故落拳不僅不揀要害打，且也未用十足的功力。就算如此，任誰挨上他一拳一拳，都不是講笑的。

楊澄甫很明白對方的心思，故也不急於「解決問題」，他素知各門各派各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也想乘機領敎領敎對方炮捶的優點，故並不較早地去接對方的手，只是忽東忽西地移步換位和虛虛地佯攻對方，以探對方的眞正虛實。

李見一時逼不出楊的眞功夫，也不知楊是否眞有過人之處？於是，乘楊攻自己時，一扭腰左手似擋開楊的手，一個出左前脚欺身近楊，右後脚來個墊步，隨之右炮捶打向楊的胸腹部處，好危險的招數！只見楊澄甫自然而然地變右前脚爲後脚，身隨心轉微向右偏，右臂隨之翻轉盪起格開對方的右臂，楊的左臂隨之在李右臂一截，向外一揮之間，炮捶李已跌出尋丈之外。楊澄甫所用的這一招，也是楊家成名之作的搬攔捶，再結合了手揮琵琶而成的。楊、李彼此互道「佩服」之後，從此結爲好朋友。

泰斗結義開醬園

楊澄甫到北京後，有件武林佳話也是值得一談的。

他在北京結識了當時譽滿全國的八卦、形意、太極高手孫祿堂，以及大刀張策。這三位武術界近代的泰斗，在京相遇，大家都有相見恨晚之感。彼此的傾慕，使他們結拜成了異姓三兄弟。

爲了共同研究，發揚國粹，三個人合開了一家醬油店。這樣解決了基本的生活來源，孫、張、楊三人就有更多的時間在一起切磋，交流各人的家傳之秘了。這是近代武術史上值得一提的一段佳話。

相傳他們彼此印證各自的武藝時，有過這樣一件趣事：

楊澄甫素以功力深厚，善化外更善於進攻見稱，再加他體格魁偉，體重二百多磅，人們每每和他接手不敢靠近他。

而孫祿堂個子瘦小，却極其輕靈善變。有一次，他們異姓兄弟二人賭賽，看誰能打倒誰一下，就算贏了。

結果這一肥一瘦兩位武林英傑玩上了。登時，只見兩個人像兩隻巨鷹似的盤旋不停。忽前忽後，忽左忽右，「飛」來「飛」去，看看靠近了，又立即分開了……足足玩了近半個時辰，誰也佔不了誰的便宜，最後才握手言和。

旁觀的人看得眼花撩亂，不懂的人還以爲他們在嬉戲，知情的可謂大飽眼福。

蓋因眞正內家拳的高手，交上手時，並非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那般簡單，而是只要一看，便知對方有沒有了。內家拳講的是神宜內斂和氣遍全身不稍滯，因此，只要意念一動看對方之神、氣有否反應，如果對方是個中之門外漢，那麼，一舉手便可將對方打倒了，如對方是內功的行家，意念也在變化，而身隨意轉，分毫無破綻的話，誰也不肯貿然出手攻擊，因爲出手容易收手難。判斷上有絲毫差錯，則一着輸滿盤皆輸的了。故同是內家高手，誰也不肯莽撞冒險事的。

像上述這種眞正旗鼓相當的場面，實是武林中極其罕見的鏡頭，正因爲如此，怪不得這孫、張、楊三位要相見恨晚，結下生死之交。

楊澄甫在北京的這段日子裡，除了繼續精研家傳的拳藝外，也不忘將自己的拳藝發揚光大，廣爲傳授。

慕楊澄甫之盛名，而前往拜於其門下爲弟子的有：董英傑、陳微明、武滙川、張慶齡……其中陳微明爲遜清的擧人，後來曾幫楊澄甫師父寫下過練習太極拳十要等重要著作。

除許多後來都名噪一時的衆弟子外，以學生身份向楊澄甫學過拳的人，更是不勝枚擧，眞可謂桃李滿天下了。

楊澄甫在北京教了數年拳後，想將楊家太極拳，更廣泛地傳播到全國去。

於是，便有了南下的念頭，因爲他的弟子陳微明已於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創建了致柔太極拳社。他也想到南方爲太極拳盡些力。

一九二八年，楊澄甫離開北京南下往上海等地。期間，發生了更多的武林軼事佳話。

＊　　＊　　＊

楊澄甫南下上海，使南方的武術愛好者大爲振奮。楊的弟子陳微明是開路先鋒，早就在上海創辦了致柔太極拳社。

這時，早已享譽大江南北的太極名師田兆麟，也是出自楊家的。早已定居上海，聽說楊澄甫功夫這麼了得，簡直是有些難以置信這位師叔也好，師兄也好，會在這麼短時間裏，練成上乘太極功夫？這也難怪，因爲田兆麟離開楊家，滿師出來闖盪江湖時，楊澄甫根本還談不上成功二字，功夫遠在自己之下多多。

提起田兆麟，他的學拳，他的功夫，也可說半個多世紀以來，太極拳以及武林中無人不知。

田兆麟自幼喜愛拳術。十歲左右便慕名去永年，拜楊健候爲師，由於健候年紀已大，就交給次子少候教他。由於少候性情剛烈，每不滿意，就要狠打責罰。

屢次這樣下來，少候的父親楊健候看了不忍，便說：「算了，算了，還是讓他來服侍我，由我來教他吧！」就這樣，田兆麟成爲了楊健候的書僮和弟子。

田在河北永年楊家，勤奮苦練，故深得楊健候的喜愛，學到了不少絕藝。

當田兆麟在楊家學藝稍有成時，少候已遨遊江湖，故當楊家有人尋仇上門時，楊健候都是派田兆麟接待，自己只坐在太師椅上觀看。不到萬萬不得已時，老太爺是不會親自出手的。田兆麟通過無數的生死決鬥，應付過許許多多道上的「黑手」朋友，（所謂「黑手」即鐵砂手等，着身致命的毒手。）磨煉出了一身出類拔萃的絕藝。

在這無數次生死之戰中，有一次一個少林頭陀，是專練鐵頭功的，據說他的頭可撞裂巨石，而其頭無絲毫損傷。這位頭陀不知怎樣和楊家結下了仇，尋仇上門指名要和楊氏決鬥。

田兆麟像往常一樣，挺身而出。

這位頭陀的功力甚深，和田兆麟打了很久，還沒有辦法佔到便宜。於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想用自己的險招置田於死地，便進招靠近田的身邊，準備一頭撞向田的胸口。說時遲，那時快，因爲事先大家並不知道這位頭陀的鐵頭功，所以當頭陀一頭栽向田的胸部時，楊健候一看不對，要救愛徒已趕不及。唯有站起身，大聲關照：「小心他的頭！」

田兆麟沒有辜負師父的多年栽培，只見他一邊口中「嗨」地一聲，一個含胸拔背左腿退了半步，隨着一聲氣震山河的「哈」字發出，坐實後腿翻右掌，擊向頭陀的光頭上，只見頭陀踉蹌跌出二丈左右外，暈死地上半日起不得身。

這一招楊家太極中的「倒攆猴」，是田兆麟的成名之作。故後來每當表演拳架到這一招時，孫祿堂等名家都無不喝采叫好的。

田兆麟滿師離楊家，行走大江南北都未遇過對手。大家都十分敬崇於他。

余。恩師葉大密則爲田的開門弟子。

田兆麟功夫的了得和大家給面於他，只要從當時某鏢局被劫，請他出面，田單身入虎穴，結果三兩語巨額鏢銀全數歸還一事，就可見他當時的聲望於一斑。

田聽陳微明說楊的功夫已超過了田，這怎能令赫赫一時的田兆麟相信呢！於是，他決定去南京迎接正在南下的楊澄甫，想試一試楊是否果如人言，那樣進步神速？

＊　　＊　　＊

時維一九二八年間，那個時候，正當北伐軍興，南京城定爲

首都，石頭城和春申（上海）龍蛇混集，而日本人狠子野心、雅不願中國富强統一，於是，華北、華東各地，每有日本浪人借故挑釁，滋生事端，以遂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且說田兆麟到了南京，正欲會晤楊澄甫，要看他的功夫，是否像陳微明所說的那樣，已青出於藍，大有「勝」過自己之勢。

但行到雨花台附近，就聽到前面人聲喧鬧，看熱鬧的人越聚越多，田兆麟雖是著名武師，兼且已逾不惑之年，却仍是俠氣豪氣十足，遇有不平的事，就愛拔刀相助，今番初到南京，這性格並沒改變，便行近一看，有分教，這麼一觀看，就引出一段掌故來。

雨花台畔廣場之內，正有兩個男子，吵聲盈耳，左邊那個是山東老鄉，看他擧着的那一面旗，是江湖郎中，售賣膏丹丸散的，右邊那一個，身形矮胖，上唇蓄有仁丹鬍子，却是叫賣日本仁丹的東洋人。

那東洋人雖是服式不倫不類，但嗓音吱吱架架外，倒說得一些官話，只聽他傲然道：「你，支那郎中，能有甚麼好東西了？別說藥材及不上我的仁丹，就算打架，你們那種三脚貓功夫，遇上我的空手道、柔道，哼！」

小東老鄉惱火了：「你碰了我，還要罵，罵我還不夠，連我們的藥，我們的功夫，都給看扁了，你這麼橫，仗的就是東洋鬼子？」

那東洋人猛吼聲，再不打話，手中仁丹旗桿一揮，就朝那郎中當頭拍下去，郎中忙着招架……兩個人在場子內就繞鬥着了。

田兆麟是武學大行家，見那山東郎中雖是較爲高大，只是年紀已老，又似未認眞練過苦功夫。反之，那東洋人身手頗爲敏捷。這麼一交上手，山東郎中就會吃虧。

料的果然不錯，只見得那東洋人右手旗桿交在左手，他側身止步，右掌合攏，化作掌刀式，掌力自上下擊，就劈向山東郎中的後頸。這一招，在空手道上喚作「掌刀」，功力練得深厚的，中了「掌刀」，頸骨會折斷，非殘即傷。

山東郎中慌忙閃避，可那東洋人一掌落空，第二掌跟着劈出，咄咄迫人，大有要把對手置於死地之概。

圍觀的人有的在驚呼，有的在咒罵，斜刺裏有個灰影子一晃，叫了聲：「些許小事，你要殺人麼？」

那灰影子伸手那麼輕輕一帶，四兩撥千斤，就把東洋人的虎虎「掌刀」移了位。東洋人一個蹌跟，站穩脚步，這才知道遇上了對手。放脫了山東郎中，左手旗桿疾刺，右手化掌爲拳，就朝來人攻去。

下場救援的，田兆麟依稀認得，像是他師弟楊澄甫，只見楊澄甫施展出太極拳中的騰挪進退，以柔克剛的功夫，不出三招，就把那東洋人摔在地上，再不敢起來揚威耀武。

楊澄甫勝而未驕，冷冷地朝那東洋浪人道：「空手道你還沒學到家，就巴巴的來中國欺壓我們，告訴你，我們中國人是不容別人欺負的！」

廣場上，圍觀者歡呼鼓掌，那東洋浪人抓起跌在地上的仁丹旗子，狼狽地溜走了。

山東郎中連忙過來道謝，楊澄甫道：「老鄉，咱們都是自己人，也不用客氣啦。」

圍觀人羣有人呼叫：「我認得他，我在上海見過他，他是太極拳師楊澄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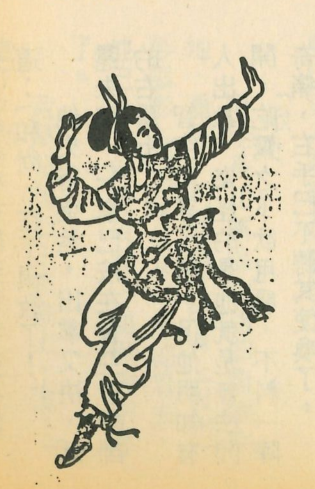
此時，田兆麟走了過來，陳微明也走過來。楊家太極三位著名的英豪，就這麼巧，在南京雨花台相聚。

田兆麟性格最是豪邁，他朗聲道：「師弟，今番我到石頭城，本是欲考較你的功夫來着。現在，功夫是過了，更難得的是你那一股浩然之氣，楊家太極，必在你身上發揚光大。」

楊澄甫謙道：「師兄，小弟還沒出道，你就英名傳播於長江兩岸，我還得多多向你請教才對呀！」

還是陳微明能說會道：「你兩位長輩，還謙讓甚麼的，太極拳要發揚光大，要傳諸五湖四海都須靠大家羣策羣力啊！」

（全文完）



江湖踪雲生故事

九手抓鬼

霍去病·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 沈彤雲備了四色大禮去見汪知府，告訴他爲了安全起見，他大伯托桂鏢頭保的是假聚寶盆，眞的就快送來了……沈彤雲又遇到芍藥牡丹二女，她們聽到汪家傳來的消息，欲奪寶……沈彤雲將一衆大豪皆引到桂家莊，此際桂鏢頭出現了，司徒長江知道中了汪知府的計，也脫不了血洗桂家莊的罪名，父子倆衹好拚命……

又聽一邊的玄空大師道：「掌門方丈，少同她囉嗦，今夜殺出個結果來！」

「轟」的一聲，智空雙掌抖然推出，立刻間地上積雪紛飛，桂夫人出刀一半，一堆雪花往身上罩。

雪花沒甚麼，但那股勁風了得。

桂夫人急忙一邊閃，智空已大吼：「司徒幫主，莫忘了咱們聯手，我出掌你奪命！」

正在狂殺中的司徒長江，抖着一肩鮮血直跳過來，他脫離了桂浩然的刀芒一片，仰天大聲雷吼：「天雷吼！」

嗄，所有在場之人均爲之全身一震，這一聲吼是十分震動人心的。

於是，漫天的碎芒出現，陣陣的狂飆捲騰，就聽桂浩然大叫：「佛門般若神功！」

屋簷下的四空大師也已動容，智空使的是佛門絕藝般若神功！

這時候桂浩然已與桂夫人併肩而立，但立足間上身浮動不已，那司徒長江已雙刀指來。

桂氏夫妻全力施爲間，立刻險象環生，便在這時候，只見一條人影斜刺裡閃到那智空身側，道：「和尚，在下領教了！」

他來得突然，出掌又快，話還未落，一掌已按在智空慧禪師的右肩上了。

智空何等了得，但他明知有人出掌，奇怪的是他就是無法閃開，吃驚之下欲甩肩，不料一陣奇痛，右手已不聽其使喚了。

智空大驚：「你……」

是的，沈彤雲出手了，只見他冷冷的道：「你生受了吧！」

「卡」的一聲響，誰都聽到這是骨折聲，智空一聲大叫：「噢……」立刻昏了過去！

玄空怒極厲叱：「甚麼東西，幹偷襲呀！」

「叭叭叭……卡！」

「噢！」

玄空才叫了兩聲，又被沈彤雲連打兩個嘴巴，反手一掌切了玄空右臂，這和尚當時便痛昏過去了。

就在這時候，桂浩然又同司徒長江幹上了，沒有和尚的般若神功輔助，司徒長江的刀法吃不了桂浩然，兩個人還有得拚的。

沈彤雲剛站定，他發現桂小玉拚命，司徒文正有心要把桂小玉引到院子一角，而石大丹已與

他師兄尹士奇二人合力對付那慧空和尚了。

沈彤雲見桂小玉要上當，他自地上撿起一塊石頭，一句話也不說就打過去。

只聽「彭」的一聲，石頭砸中司徒文正的頭，砸得司徒文正一聲叫：「哎呀！誰！」

司徒文正還不及回頭看，他的雙目有些暗，這一石頭砸得他猛搖頭，而桂小玉揮刀直上，她怎麼會放過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噢！」

桂小玉的刀已扎入司徒文正的肚皮中了，她也許是恨極了，不但刀扎得深，她還用雙手攪和着，直到這司徒文正摔倒在地。

司徒文正死在地，這一聲淒厲的慘叫，立刻把個司徒長江引來了。

司徒長江一聲厲叫：「我要宰了妳這婊子養的！」

桂小玉還眞的無法出刀阻住飛來的一片冷焰，她只是舉刀指向殺來的刀芒！

但沈彤雲比司徒長江更快，半空來他攔下了司徒長江，冷冷的道：「幹甚麼呀，難道忘了有我在此？」

只這麼兩句話，半空中已似五月花炮般的一陣金鐵撞擊聲。

當人們的雙目已能分辨出飄來的黑影時候，才發現沈彤雲的手中多了一支金環，那是一支閃閃發光直徑不過半尺的金環。

然而再看司徒長江，他的兩把尖刀的一把似乎稍有折損。

司徒長江似發了瘋般的一聲厲吼：「我天雷幫兄弟們，殺呀！」

於是，湧進院中來的武士們齊聲大吼：「狠宰啊！」

天雷幫的八大護法似乎就認定了沈彤雲，如今下達搏殺令，他們立刻往沈彤雲全圍上了。

司徒長江再吼：「殺光，絕不放走一個！」

一邊的白可染大叫：「奶奶的，也包括咱們呀！」

劉勇已與關仁奔向沈彤雲，王在山兄弟也過來了！

那劉勇大叫：「沈公子，咱們聯手！」

關仁道：「我們來也！」

沈彤雲哈哈一笑，道：「太好了，殺吧！」

那天雷八大護法中，皮不邪早恨透了沈彤雲，卓大勇也一樣的想沈彤雲死，還有那張放、李大山、郭長庚、趙天中等，誰不對沈彤雲恨得牙癢癢的。

八個人一擁而上，立刻把沈彤雲五人圍在中央，雙方便狠幹上了。

氣焰囂張犯衆怒

此刻，幾十個武士奔向白可染。

白可染、田國光、四空禪師、齊林與花冲五人，也許是看出圍上來的幾十個武士聲勢逼人，五人不由的背對背聯成一個實體迎戰。

就在這時候，司徒長江宛如一頭瘋虎般與桂浩然再幹上了，雙方二次交手，桂夫人就無法插上手。

丁杰早就忍無可忍了，他一衝而前，叫：「老嫂子後退，我丁杰來也！」

丁杰一衝而上，却是司徒長江左手尖刀回招中那麼神奇的切上丁杰的左肩背，這一刀眞不輕，丁杰是：壯志未酬先受傷！

他大叫一聲：「噢！」

隨之而來的孟蘭兒見丁杰挨刀，她立刻「毒」氣大發，尖聲大叫：「司徒長江，老婆子同你拚了！」

就見她披着滿頭華髮騰身直往司徒長江撞去。

司徒長江正與桂浩然殺得紅了眼，他出刀右手招式已老，左手尖刀指地，一時間尚在打定主意之際，忽見來了孟蘭兒，這老兒一聲冷叱：「妳也上路吧！」

他左手尖刀忽然上前，孟蘭兒一聲尖叫：「噢！」

她中了一刀，幾乎把右大腿的肉切得見骨。

孟蘭兒兩手也沒閒，兩把毒物已罩上司徒長江身上頭上，隨之她厲笑連聲。

司徒長江左右手帶着尖刀連揮不已，桂浩然便在此刻雙手抱刀平飛而起。

他有「快刀」之稱，此刻他以畢生功力下刀，尖刀「叱」一聲，早已穿入司徒長江腹中了。

「哦！」

司徒長江厲嗥中隨即瞪眼倒地，看吧，司徒長江的身上發出「彭彭彭」聲不絕於耳，仔細看去，他已是衣與骨尚在，血與肉不存了。

孟蘭兒爬上丁杰身上，道：「老丁，你……」

丁杰道：「我死不了，妳放心

吧！」

孟蘭兒抬頭看，桂浩然帶傷殺向那些武士羣來了。

桂浩然大叫：「田兄、白兄，咱們聯手消滅這羣厲鬼！」

他完全不計個人生與死了，出刀就有人躺下來。

那鐵扁擔花冲也是個莽大個子，掄動扁擔打得幾個往他圍撲的黑衣武士閃避不已，他還在哇哇怪叫吶！

* * *

八名天雷幫武士，又加上個杜懷仁，九個人與沈形雲五人力殺。

沈形雲未使出兵刃來，但此刻他用上了，那是一支金環，有鎖拿堵削盤撥砸劈之功效，在他的手中使來，果然十分靈光。

雙方接手五七招間，杜懷仁九人已倒下四個，姓杜的瞧這光景，他拔身而躍上桂家莊的牆頭上，那關仁還以爲姓杜的想逃，立刻舉刀追上來。

「王八蛋，你還想逃？」

不料杜懷仁在牆頭上撮唇一聲尖吭口哨，大聲厲叫：「兄弟們殺進來吧！」

「殺！」

於是，這些埋伏在圍牆外的天雷幫大漢便開始狂吼着往圍牆攀登起來，有二十多個手持弓弩手舉頭往後大院中瞧，灰呼呼的分不清是敵是友，一時間舉箭難出手，另有六十多名黑衣大漢便躍入院中了。

這些人全仗人多勢衆，只要看到不是天雷幫的人他們便出刀狂砍不已。

沈形雲見這光景，不由狂吼一聲騰身而起，半空中他掌環併施，立刻就聽得幾聲狂嗥，另一面，白可染五人也絕招盡出，再加上桂浩然帶傷力拚，桂夫人已奔向了慧空和尚。

原來慧空已聽出方丈師兄與師弟玄空受了重傷，但他與尹士奇殺得十分凶殘，二人早已身上濺血出氣有聲，恨不得對方死絕。

桂夫人便在此刻撲過來，她放棄了剛衝進來的天雷幫衆門徒，舉刀便往慧空殺去。

「慧空，你這天雷幫的幫凶，吃我一刀！」

慧空斜杖一半，聞得這一聲吼，他急忙一個半旋身，但尹士奇的刀已快不可言喻的扎上慧空和尚的後腰眼處，那地方很脆弱，慧空一個「大洩氣」便倒在地上了。

* * *

沈形雲心中明白，必需除掉天雷幫幾個頭目，才能把這些不要命的黑衣人打跑。

沈形雲是不願多所殺人的，然而，只聽得與關仁搏殺的杜懷仁又在厲叫了。

杜懷仁邊殺邊狂吼：「天雷幫兄弟們，爲幫主少幫主報仇呀！」

「殺呀！」

眞有膽識，杜懷仁祇一喊叫，立刻許多黑衣人喊殺回應，聽得人不自在。

沈形雲便冷笑了，他心中明白，姓杜的留他不得！

但見他身隨意念而動，拔身便躍近杜懷仁，冷冷的，沈形雲道：「姓杜的，我來了！」

杜懷仁一聽是沈形雲，他心中立怯，祇一個哆嗦，見沈形雲就在他身邊，這是甚麼身法呀！

杜懷仁一瞪眼，另一邊關仁的刀已送過來了！

「噌」的一聲響，那是刀入肉聲，因爲關仁出刀快，不想流失殺敵的好機會！

就聽杜懷仁一聲狂嗥：「噢……」

杜懷仁回刀無力，刀被關仁出腿踢落，當關仁自杜懷仁背上拔出刀來的時候，杜懷仁連罵一句的機會也沒有了，「咚」的倒在地上！

隨之，就聽得此起彼落的狂叫聲不絕於耳。

* * *

天雷幫八大護法起初是圍殺沈形雲五人的，祇不過當雙方搏殺中，沈形雲發覺劉勇、關仁，王氏兄弟尚足以對付這八大護法，是以他才躍出圈外及時的對桂小玉以及桂夫人等施以援手！

那劉勇果然萬船幫第一高手，他出刀十分辛辣，其實這還是在陸地上，如是換在水中，祇怕八大護法也不是他一人對手！

搏殺中變成了混戰，沈形雲再一次的躍到劉勇面前，關仁也奔過來了！

關仁大叫：「爽，爽呀，老子宰了那個大總管！」

正在搏命的八大護法一聽之下，個個色變，出刀更爲辛辣！

他們拚命了！

沈形雲一聲冷笑，爲虎作倀的傢伙，叫聲中立現一片金光飛濺，祇聽三聲狂嗥：「啊！」

祇見皮不邪、張放與另一大個子抱頭往外疾跳，頂門上各中

桂小玉雙手拿着刀扎入司徒文正的肚皮中。

了一記狠的，搖了幾搖終還是倒在地上了！

沈形雲稍停，金環疾施中，李大山、郭長庚兩人也被他砸破了頭殼！

趙天中與另一怒漢發了瘋的往沈形雲張臂抱去，早被沈形雲點了穴道僵在地上！

眞慘，三把利刀齊出手，趙天中宛似一根被劈的甘蔗般分屍了！

另一人却是被剛又回殺過來的關仁一刀捅入肚子裏。

天雷幫的大員死絕了，那些拚鬥的黑衣大漢們還在卯足了勁狂殺吶！

沈形雲見這光景，立刻躍上屋面，他厲聲狂叫：「住手，住手！」

一大半停下來了，二十幾個站在牆頭上的弓箭手們，發現沈形雲獨自一人在屋頂上，太好了，射吧！

「颼颼颼」十多支利箭直往沈形雲射去！

沈形雲大吼一聲：「你們找死！」

祇見他騰身而起，金環撥打，一手接箭再擲回去，就聽幾個弓箭手反中利箭倒落牆外！

沈形雲大鵬展翅撲擊這些弓箭手，立刻又被他斃了四五個，有十幾個跳下牆逃入竹林中了！

沈形雲又回到屋頂上大叫：「天雷幫從此完了，你們的惡行到此一筆勾銷，上天有好生之德，走吧！」

他這麼一吼，桂浩然大叫：「太便宜他們了！」

立刻間，天雷幫的黑衣大漢們個個帶傷而逃。

風氏兄弟偷人頭

驟然間桂家大院靜止下來了，那眞是靜得可怕！

一場混戰中，便各方羣豪都受了傷，桂浩然半晌才走到沈形雲面前，道：「沈公子，大恩不言謝，桂浩然一家承你的恩情了！」

沈形雲道：「好說，好說！」

白可染與四空禪師併肩也來了，他二人的身後面還跟了田國光、齊林與花冲！

白可染衝着沈形雲一抱拳，道：「沈公子！」

沈形雲一笑，道：「害各位也受了傷，眞不好意思！」

白可染道：「動手搏鬥難免流血掉肉，這也沒甚麼不好意思

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但求沈公子一件事情！」

沈彤雲道：「請講！」

白可染道：「聽說寶物已在沈公子手上了？」

「不錯。」

「那可好，咱們也都爲此寶流了鮮血，便是得不到吧，至少也可以瞧一瞧這寶物是個甚麼模樣吧？」

一邊的田國光點頭，道：「對，至少可以叫咱們瞧瞧也不虛此行了！」

花沖雙手端着鐵扁擔，道：「咱們的要求不算過份。」

沈彤雲道：「各位，寶祇有一件，我如果取來，難保沒有人動心的，到時候難免又見血腥！」

不料秦川鐵扁擔花沖嘿嘿一笑，道：「沈公子，果有奪寶之人，那也是人爲財死的鐵律，不足爲奇了！」

他這話還眞坦白，這表示他就有奪寶之心了！

沈彤雲道：「如果各位爲奪寶而拚命，我之罪也！」

四空禪師哈哈一笑，道：「憑沈公子的武功，咱們自知難是對手，沈公子就不用擔心了！」

齊林道：「若不看寶，終身遺憾！」

田國光道：「不錯，沒人願意終身抱憾的！」

沈彤雲就在猶豫中，桂家莊外突然傳來鈴噹聲，鈴聲在這半夜裏特別的響亮！

沈彤雲聽得一怔！

羣雄也抬頭看向響鈴方向！

便在這時候，突聽牆外一個蒼老的女人聲，道：「大公子在裏嗎？」

沈彤雲聽得一怔，道：「是嬷嬷，柯嬷嬷找來了！」

隨之他大聲叱叫：「柯嬷嬷，我在這兒吶！」

「咻」的一聲，祇見牆頭上站了個老太婆，是的，柯嬷嬷找來了，她騎了一頭小黑驢找到這兒來了！

衆人抬頭看去，這柯嬷嬷忽的虛空三個空心觔斗到了沈彤雲面前！

「嗨！大公子呀，你是不是忘了圓圓姑娘了？」

她邊說邊自袋中取出一封信交在沈彤雲的手中，又道：「是大老爺子的親筆信，聽你照信上說的去做！」

沈彤雲就近火把下看，他越看越瞪眼，等他看完了信，忽的一聲大喘氣！

白可染又催了：「柯嬷嬷，咱們要看寶呀！」

沈彤雲抖着手中信紙，道：「我大伯信上說了，寶物悅人，寶物也害人，他叫我當衆把聚寶盆拋入黃河中，唉，我眞不懂我大伯是甚麼意思！」

他此言一出，羣雄嘩然，白可染大叫：「太可惜了，爲何不送人吶！」

沈彤雲道：「送誰？不怕羣起而攻之嗎？」

桂浩然道：「寶物落在知府手中，他尚且造謠是桂某人吞了，才招致天雷幫的血染，唉，不要也罷！」

聽得一衆人等俱點頭！

沈彤雲道：「在我把寶物拋入黃河之前，我當然要大家見一見這寶物的模樣，同時我也請桂老鏢師查驗這寶物的眞假！」

衆人一聽之下齊點頭！

祇見沈彤雲手一揮，道：「各位前去竹林吧！」

就在衆人前往竹林的時候，沈彤雲對柯嬷嬷道：「妳先走一步，我立刻跟上來！」

柯嬷嬷道：「前個月圓圓臉上還有笑，這個月圓圓深鎖柳眉梢，嗨，這幾天她却不時的在抹淚了！」

沈彤雲一聽，道：「柯嬷嬷，妳加班連夜趕回去，先向我的圓圓報平安，告訴她我很快的趕回去，不是還有十天才過年嗎？」

忽的，桂小玉過來了！

桂小玉小聲道：「這位柯嬷嬷，請回去轉告圓圓姑娘，除了我桂小玉的祝福之外，她也令我羨慕。」

她的話聽得沈彤雲黯然神傷。

柯嬷嬷重重的看了幾眼桂小玉，忍不住的拍拍桂小玉，道：「姻緣原是前生定，大公子早有心上人，姑娘妳可要看開些，他日相逢好見面……」說完，柯嬷嬷走了！

桂小玉點頭笑了。

忽的，從牆頭躍下兩個人來。

沈彤雲抬頭看去，不由微微笑了！

來的是何許人也，祇見這二人各自在手中提了個不大不小的包袱！

二人來到沈彤雲面前，便立刻把包袱抖開來，原來包袱中包

的是兩個人頭，血淋淋的人頭！

這二人不是別人，乃「偷天」、「換日」風大山與風小山兄弟二人是也！

風大山衝着沈彤雲一抱拳，道：「汪家父子二人的頭在此，沈公子過目！」

何用過目，準錯不了！

但桂浩然聞言奔上前，他雙手捧着血淋淋的汪知府人頭眥目欲裂的吼道：「王八蛋，你可知有今日呀！」

眞絕，這桂浩然也許是氣急了，他把人頭當球踢！

「彭」的一聲直把汪知府的人頭踢出牆外竹林中去了！

正在剛進竹林中的幾個人，發覺天下落下個黑呼呼的東西，還以爲寶物吶，急忙圍上來瞧，幾個人嚇一跳！

於是沈彤雲也趕來了！

祇見他飛身一棵巨竹頂，立刻把拴牢在竹子頂端的一個錦盒取在手中，當他飛身落下來的時候，他把錦盒交在桂浩然的手中，道：「桂老鏢師，你仔細看，可是這東西嗎？」

桂浩然接過一看，且掀開盒子，於是金光之中令羣雄齊瞪眼！

桂浩然道：「就是此物，却害我一家了二十七口人！」

沈彤雲接過錦盒，高聲道：「走，咱們大伙上船，白前輩不是有船在河岸嗎？」

大伙一聽，還眞的要把寶物拋入黃河了！

寶盆沉江乾瞪眼

黃河似乎在嗚咽，那嘟郎嘟郎的碎浪聲擊打在船的兩舷邊，有些令人無奈，這時候已是五更天了，天空中祇有薄薄一層雲，白可染親自搖櫓，衆英雄齊站船面上，船到河中央，忽見沈彤雲揚起手掌來，手掌中出現兩把短刀，他當衆大聲道：「在寶物未沉入水中之前，如果有人下水，那就休怪在下手中短刀侍候了！」

果然還眞的令幾個人物一怔，沈彤雲另一手把錦盒打開來，那金光閃閃的銅盆就在他的手中一現間，他竟然毫不猶豫的投入濤濤河水中了！

「嘩啦」一聲，寶沉入水中，引起船上齊聲「呀！」

果然誰也不敢下水去撈，實際上也沒有人下水，因爲此刻是天寒地又凍，下去就會變成冰棍！

各路英雄，當然也包括桂浩然一家人，誰也不會再停留，因爲官府的命官被人把頭切去，人頭不知丟到甚麼地方了，所以船靠岸，各人低頭不招呼，各自奔向自己的去處！

桂浩然一家與他的兩個徒弟奔入半山區了，因爲丁杰家在伏牛山，當然孟蘭兒也不回虎牢關了！

孟蘭兒四十九歲才嫁人，他嫁給了丁杰！

錢通神天天守在他的賭坊中，祇希望再等到沈彤雲，因爲他想再同沈彤雲合作賭幾場，祇可惜就是不見沈彤雲再回來！

* * *

玄武湖東堤柳樹下，枯枝如鬚垂下來，也垂在那艘看起來十分別緻韻圓的畫舫上，就在一位嬷嬷就着火爐子熱酒的時候，岸上來了個中年漢子！

「柯嬷嬷嗎？雲少爺起來了嗎？」

船尾的柯嬷嬷忙低聲道：「你小聲點，雲少爺同圓圓姑娘一天多未起來吶！」

岸上中年人一笑，道：「小別勝新婚呀，可是大老爺有事要雲少爺馬上去一趟！」

他一頓，又道：「快過年了，需要甚麼也好列個清單交代他們趕辦呀！」

於是，沈彤雲走出來了，「走，我正要向大伯交差去！」

畫舫上傳出一聲鶯語好聽極了，「我給你一個時辰，快回來！」

沈彤雲道：「放心，圓圓，再叫我出遠門打死也不幹！」

沈彤雲回來南京未向他大伯家中去，先到玄武湖同他的圓圓睡在一起一天一夜不起來！

這一天一夜過得似膠似漆好不自在！

* * *

走進巨大的門樓，沈彤雲急匆匆的走入沈百萬的書房中，祇見沈百萬正撫鬚微笑！

沈彤雲上前一禮，道：「大伯，小侄幸不辱命，按照你老吩咐辦事！」

沈百萬哈哈一笑，道：「中原玩了兩個月，很愉快吧！」

「還好！」

「不少人欲奪寶物，那是意料中的事！」

沈彤雲道：「是的，便江南也有人趕去爭奪！」

沈百萬再是一笑，道：「彤雲吶，你列個清單，你同圓圓姑娘住船上過年，需要的東西列出來，命人爲你辦妥了送去……那柯嬤嬤一人忙得過來嗎？」

沈彤雲道：「大伯，我不想人多，柯嬤嬤一人夠了！」

沈百萬那紅嘟嘟的臉上綻出個得意的笑！

祇見他起身四下看了一遍，道：「彤雲，你跟我來！」

沈彤雲當然跟去，他心中明白，大伯絕不會祇爲了過年之事找他來！

二人走了三道大院，祇見第四大院中屋宇高大，四層樓房有三棟，沈百萬當先往樓上登去，沈彤雲立刻也攀上，這樓房中祇有這一棟設有機關。

就在一間陳設許多寶物的內廳上，沈百萬才站定，他對沈彤雲笑笑，道：「彤雲，你當眞以爲聚寶盆已投入黃河中去了？」

一怔，沈彤雲道：「大伯的意思……」

沈百萬哈哈一笑，道：「彤雲，我怎麼會傻得把一個無價之寶拱手送那姓汪的贓官呀，那是肉包子砸狗，有去無回的事情！」

沈彤雲道：「眞的！」

沈百萬錯開一個畫屏，露出一個拳大的孔洞，他叫沈彤雲看進去，道：「看，就在條櫈上放定，每日一炷香供着，那豈是兒戲呀！」

沈彤雲祇一瞧，果見有一個泛紅光的圓盆，前面還供有香火，一副掛像一看就知是五路財神神位！

沈彤雲怔怔的道：「大伯，這件事一開始就是個騙局？」

沈百萬道：「爲免以後麻煩，這是上策！」

沈彤雲心中不是滋味，他重重的道：「大伯，我回船上去了！」

沈百萬叫也叫不住他了！

沈彤雲氣咻咻的回到了船上，他對柯嬤嬤道：「放船，咱們躲起來，躲得叫他們再也找不到咱們！」

柯嬤嬤一楞，不知大公子發生甚麼事了！

余圓圓才不理會俗事的，當沈彤雲躺在畫舫中的時候，她已宛似一頭溫馴的波斯貓依偎在沈彤雲的懷中，不時的伸出柔軟的舌頭舐着沈彤雲的雙唇、臉頰、胸膛，甚至……

（全文完）

綠林紅粉傳

綠林山東 響馬故事

史金·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李合爲了能入劉全通敵之罪，暗中派人去將死人身上的腰牌找來，三天後，果然從屍身上搜回四十三枚竹腰牌……四娘帶着劉全，二人假扮韃子送黃金，楊德廣得到消息急趕來，被劉全一刀斬下項上人頭……時青不放心大龍頭劉全與姑娘的安全，半路上遇到二人，告訴他們雞鳴山形勢不妙，信鷹告急，但李全不敢輕出……

那糊塗軍官連忙制止弓箭手再射，拍馬上前找劉全。他沒看見劉全藏在馬肚下，忽然之間，不見了劉全，四處張望，以爲劉全已給射落了。

劉全待他走近，就在馬肚下伸出手來，把他抓着，拖着他走。那軍官是個近視眼，全不明白是誰抓着他，大叫大嚷，兩條腿却不得不跟着馬跑。跑不多步，早已昏倒了。

劉全順手取了他的劍，翻身復上馬背。

在高阜上的黃國，看見劉全所到之處，花帽子就波分浪裂，不禁大驚。他馬上傳令，教多用拒馬和絆馬索，務要生擒此人。

劉全是响馬出身，所騎的又是駿馬——响馬幫的馬，隻隻都是名駒，不好的就不偸——來到拒馬前，馬韁一領，人馬合一，幾尺高的拒馬，輕易跳過。他眞不怕這個。

可是，絆馬索却是難搞，遠看看不見，到了眼前看見時，已經來不及避了。

劉全的馬連給絆倒三次，劉全也連摔了三次，摔得他渾身的關節幾乎散開。

到了第四次，那匹駿馬便不能再起，牠的前蹄已斷。劉全祇得步戰，威勢大減，而且走得緩慢。

花帽兵這時越來越多，劉全漸漸不支了。

他已經力戰了兩個時辰，連吃奶的力也用竭。

正在危急間，祇聽得前面的花帽子連聲吶喊，紛向兩旁走避。

四娘領着四十個响馬，生龍活虎的衝入陣來，救了劉全。劉全重又騎在馬背上，但却不免喘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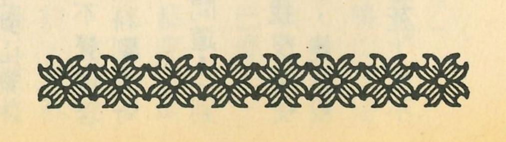
「你跟在我的後面來，不要害怕。」四娘一邊說一邊驅馬向前。

劉全忙道：「姑姑，留神絆馬索。」

「我理會得。」四娘說：「弟兄們，四處放火把。」

四十個響馬分批放火。營帳之中，有的是火把，响馬搶在手中，燃着一枝，便向別的營帳投去，却也好玩。

四娘按轡徐行，她已救了劉全，就一點也不着急的，祇在花帽營中肆意搗亂。絆馬索竟無所施其技。霎時間七八十座大營一齊起火，烈燄騰空而起。鷄鳴山上，夏儀、石珪見花帽軍陣中起火，知道四娘已衝入陣來，點起山寨的弟兄們下山接應。



這時鷄鳴山的人，見了楊德廣的首級，大家振奮起來。

又聽得楊四娘親來救援，更是鼓舞。士氣一振，人人興奮，山上的弟兄有如出柙的猛虎般，銳不可當。祇聽「殺啊，殺清韃子，還我河山！」之聲，山鳴谷應。

「夾谷石將軍，你去抵擋一陣。」黃國對夾谷石里哥說。

夾谷石本是一勇之夫，一切都聽令於黃國。黃國叫他抵擋，他却向黃國道：「黃經歷，賊人四面八方衝來，教我抵擋那方面？」

黃國遙指四娘，說道：「先把這些放火搗亂的賊人殺掉再說。」

夾谷石一聲答應，上馬提刀，向四娘衝來。

四娘正在緩緩策馬前進，忽見前面來了個敵將，瞧他的樣子，知道就是主將。

夾谷石驅馬而前，揮刀向四娘便砍。

「來將通名受死。」四娘避過這一刀說。

「俺是郎主駕前征東將軍夾谷石里哥，還不快下手投降？」

「甚麼征東征西的，俺封你做升天將軍。」四娘說着，手中的槍一緊，「察察」兩聲，槍尖已向夾谷石的左右肩窩點去。

夾谷石大吃一驚，連忙把腰一彎，伏在鞍上。同時把刀向橫一掃，攔腰向四娘斬去。

四娘沒想到這夾谷石人雖笨重，身手却是很靈敏，不敢大意，將馬一催，避過了這一刀。

夾谷石刀勢沉重，四娘不敢硬碰，祇靠輕盈靈活，攻其必救。雙方不覺走了二三十回合。

若在平時，四娘早就把夾谷石斃了。可是，她現在有七八個月的身孕，活動大受限制。

那夾谷石愈戰愈勇，走到四十回合時，四娘已香汗淋漓，不住的嬌喘！

劉全在一旁觀戰，空自着急，他剛才經過一場苦戰，渾身脫力，如何能助四娘？

又戰了幾個回合，四娘心裏想道：「這樣鬥下去，我不免吃虧，還是用回馬槍傷他吧。」

使回馬槍全靠腰力，發槍的時候，把腰疾扭，要快如閃電。四娘所以不敢使這一招，就是怕用力一扭，傷及腹中的胎兒。

可是，現在已臨生死關頭，再也顧不得甚麼了。

當下她虛晃一槍，敗下陣來。

夾谷石提刀趕去。劉全看見，知道四娘要施回馬槍了，心裏反而高興，一點不着急。

四娘放下了兩個馬位，嬌軀倏地扭轉，喝了一聲「着」。槍頭已向夾谷石的肚腹刺去，快如閃電。

夾谷石大刀離手，雙手却握着四娘那已刺進他胃部的槍頭。

四娘用力一拔，却拔出一根光桿。槍頭仍插在夾谷石的胃中。夾谷石眞是勇悍，他受了重傷，竟然怒發如狂，左手按着腹上，右手拔劍向四娘砍去。

這一着眞是大出四娘意料之外，一怔之下，劍已刺到。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一騎馬直衝夾谷石，夾谷石竟給撞下馬來，呻吟不已。

救了四娘的不是別人，是劉全。

劉全見四娘危險，祇有拚命把馬一夾，向四娘衝來，救了四娘。

四娘跳下馬來，走到夾谷石身邊，一手拔出自己梨花的槍頭來，重新把槍裝在槍桿上。

本來她的槍頭是不會這樣容易拔出來的，皆因在崑崙山寨時，劉全在倉卒間裝上，裝得不十分牢固，又給夾谷在死命捉着，這才給拔了出來。

四娘再度提槍上馬，夾谷石固然傷得很重，便是四娘也覺得肚子裏開始有點痛。

隨着夾谷石的花帽軍，見主將給四娘槍刺落馬，嚇得魂不附體，四散奔逃，再不管夾谷石死活。

奉命放火的四十名响馬，這時已把附近的營帳燒光，重新回到四娘的身邊。四娘教响馬弟兄，割下夾谷石的首級，用槍頭高挑着繼續緩緩前進。

雞鳴山的弟兄們也殺散了花帽車，來到四娘的跟前，時青首先到四娘的馬前施禮，並且引見了夏儀和石珪。夏儀在馬上拱手道：「姑姑辛苦了，請先到山寨休息休息。」

四娘微笑道：「我不覺得怎樣，時兄弟，你快去照料劉大哥吧，他的確疲累了。」

時青急到劉全身邊問道：「劉大哥，你覺得怎樣？」

劉全道：「兄弟，我沒有受傷，只是筋疲力盡便了，僥倖殺了夾谷石。」

各人聽了夾谷石已死，無不雀躍歡呼。

鳳凰山寨被圍攻

四娘對夏儀說道：「我們乘戰勝之威，何不挑起夾谷石的首級，追殺殘敵？」

四娘這時腹中陣痛加劇，臉如淡金，只得先到山寨去。石珪帶着四娘等一干人，緩緩向山寨走來，到得山寨時，四娘實在支持不住。

剛才這一招回馬槍，已把胎盤扭離了位置，下體流血不止。石珪知道這事，不禁大驚，急把四娘送到大寨後面女眷所住的地方去。一會兒，四娘分娩了，腹中的胎兒還沒有足月，產下來便即死去。幸而四娘身體素壯，分娩後便不覺得有甚麼痛苦。可是，她因失血過多躺在床上，軟弱無力。各女眷忙作一團，替她收拾一切，並煎了藥給她服下。過了兩個時辰，夏儀大獲全勝回寨。花帽子見夾谷石已死，士無鬥志，黃國只得率領殘部解圍遁去。遺下的米糧、輜重都給山寨的弟兄囊括而回。

這時山東東路正鬧飢荒，夏儀得到這大批米糧，比甚麼都高興。

回到山寨，夏儀聽說四娘小產了，忙向妻子打聽道：「她的情況如何？」

夏儀娘子道：「孩子生下來就死了，母體却平安。」夏儀聽了這才放心。

經過一天的休息，四娘精神好得很多了。劉全也完全恢復。劉全一直想保全四娘的胎兒，沒想到終於保全不來，心裏說不出的難過。

四娘知道他的心事，只好悄悄找着他道：「甚麼都是前定的，你也不必傷心了。」

劉全素來豁達，這時候却不禁流下淚來，低聲對四娘說道：「你已嫁了李全，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如今我甚麼都沒有了！」

「別難過。」四娘說：「既要做大事業，只有把兒女之情暫時拋開。天若可憐，我和你還有後會的日子也未可知。」

劉全聽了四娘的話，心裏才好過些。

四娘怕李全惦念，教人寫了一封詳細的信，繫在信鷹的脚部，送回磨旗山去。

過了幾天，李全派了李福到鷄鳴山來探視四娘。並且帶了洪英等六個女親兵來。

這時四娘的身子已大好了，便要回磨旗山去。

李福道：「山寨裏沒有甚麼事，姑姑就在這裏多休養幾日吧。」

夏儀也挽留道：「姑姑來到這兒，衆弟兄還有未曾拜見過的，只因姑姑身子還未全好，所以我沒有讓他們驚吵。再過幾天，待姑姑身上大好時，再接見他們，姑姑怎可以馬上就走？」

四娘聽說，也就只好留下了。

過了幾天，四娘行動如常，臉色也恢復紅潤了。夏儀這才奉了四娘升帳，教全寨大小頭目一一到來參謁。這晚大排筵席爲四娘慶功。

席間夏儀提起劉二祖。劉全說道：「劉寨主的仇，幸已得雪，但還沒有把那狐狸的首級祭告。」

夏儀道：「山寨的弟兄們，已經祭過了。」

「爲甚麼不通知我們？」劉全四娘同聲說。

「那時二位都在休養期間，所以不便驚動。」夏儀說。

劉全道：「過幾天是劉寨主五虞之辰，我們在他老人家墳前拜祭一番，再回磨旗山去。」

「這是應該的。」四娘說。

於是四娘索性在鷄鳴山多留幾日。

到了那天，四娘和劉全同到劉二祖的墳前。祭桌早已擺起，陳列着三牲祭品。

山寨裏的大小頭目都穿了縞素，到墳前來陪祭，劉二祖的少妾，抱着周歲大的嬰兒，含淚站在祭桌的右方。四娘上前，恭恭敬敬的行禮奠酒。再向劉二祖的妻子慰唁了幾句，嚴咐她好好的照顧孩子。

劉二祖的妻子流淚對四娘說道：「姑姑，我有一個心願。」

「甚麼心願？」四娘問。

「我願意跟隨姑姑學武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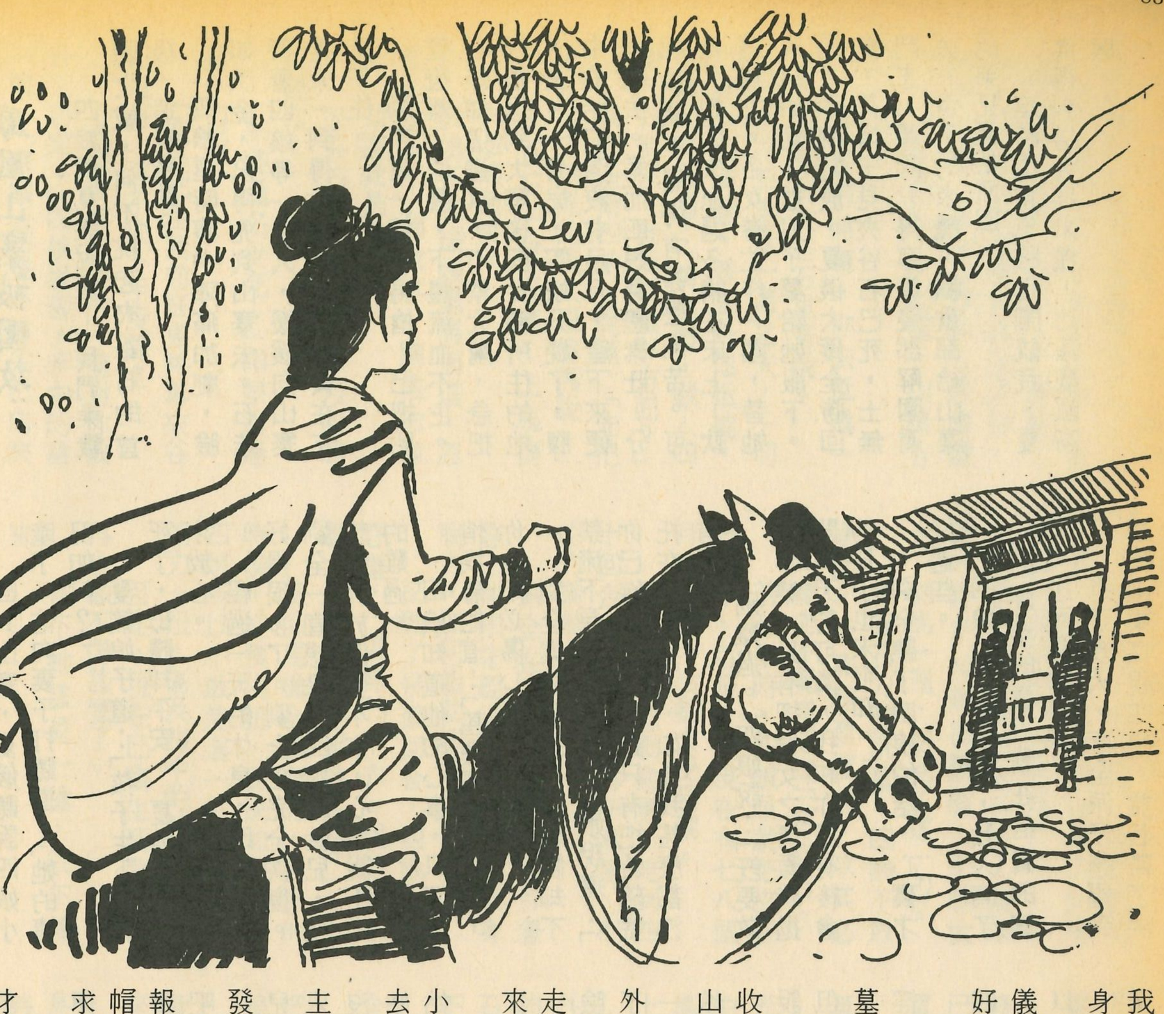
「學武藝是好的。」四娘說：「不過我怕你的年紀大了些。」

「我今年才二十歲，不算太大吧？」

四娘笑道：「雖不算太老，不過練起來總不及女孩子們。」

「我也不想練出超卓的武藝，」劉二祖的妻子說：「只要及得上姑姑一成，那就心滿意足了。至於我這孩子，長大之時，更要請姑姑教導。」

四娘笑說道：「好吧，你就跟



我去也好。這年頭有點武技防身，不會受人欺侮。」

劉二祖的妻子大喜，便對夏儀說道：「我從姑姑去，好不好？」

夏儀道：「好極了。」

「那我就去了。老寨主的墳墓，就煩衆兄弟照顧一下。」

「那是當然，嫂嫂放心吧。」

劉二祖妻子不勝之喜，回去收拾一下。次日便隨四娘一同下山。

夏儀、石珪，一直送出十里外，才與四娘等別過。

四娘等一行向磨旗山而行，走至半途，只見兩騎人馬迎面奔來。見了四娘，連忙滾鞍下馬。

四娘一看，認得是磨旗山的小頭目，便問道：「你們到那裏去？」

一小頭目答道：「小的奉了寨主之命，催請姑姑趕速回山。」

四娘楞了楞，問道：「山寨裏發生了甚麼事，這般緊急？」

那小頭目說道：「李寨主接得報告，鳳凰山副寨主田四，被花帽子圍攻甚急，昨天派人來大寨求援。」

四娘訝道：「花帽子在鷄鳴山才折了一陣，怎麼還有能力去攻鳳凰山？」

劉全問道：「是那一個帶兵攻鳳凰山的？」

小頭目道：「聽說是益都的張林兒。」

四娘訝道：「張林兒是張汝輯的侄兒，他怎會依附花帽子？」

劉全道：「我們趕回山寨去便知端倪了。」

當下一干人等趕程回磨旗山。

李全迎着，先向四娘、劉全慰勞一番，然後細說鳳凰山之事。

原來益都（青州）知府田琢，也是綠林出身，其後降了金朝，金主便任命田琢爲青州知府。田琢奏請用張林兒爲統領，召集綠林散兵，編成勁旅。

這時山東東路一帶正鬧着飢荒，綠林散卒，沒有糧食，都來歸附田琢。

鳳凰山副寨主，與田琢是族兄弟，田琢便勸令田四歸附。田四因爲山寨缺糧，姑且允諾。騙了一批糧食，却仍然盤踞山寨，不聽節制。

田琢大怒，便派了張林兒攻打鳳凰山。田四武藝不高，又不懂戰陣，聽了張林兒來攻，慌了

手脚，馬上派人到磨旗山來請救兵。

重得益都糧缺之

四娘明白了底細之後，便對劉全說道：「這事要我親走一趟。」

李全道：「姑姑身體才好，怎可以又復鞍馬勞頓？」

四娘道：「我的本意，是復取益都，作爲根本，趁這機會說服了張林兒，殺掉田琢，重領益州，又解了鳳凰山之危，豈不是一舉兩得？這事由我去就是了，張林兒認得我，我去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劉全道：「那末，我和姑姑同去吧。」

「我也去。」李全說。

「你去了山寨中沒個主兒，那怎行？」四娘說：「我和劉全兩人去已夠了。」

李全雖不放心四娘和劉全同行，但他却不敢違拗四娘的命令，默然退下。

四娘知道李全的意思，便教李福同去。點起三千人馬，浩浩蕩蕩向益都進發。

田琢聽得四娘率兵前來，忙把張林兒調回來，打算嬰城固守。

可是，張林兒回到益都，却把田琢殺了，挑着田琢那顆首級大開城門迎了四娘進城。

原來四娘未到益都之前，便單騎去見張林兒，把他說服了，並教他襲取益都。

四娘振旅入城，經過楊家鞍店故址，只見遺迹泯滅，再也找不着了，不免感慨。

來到了知府衙門，四娘想起了從前和安兒是在這兒起義的，如今再來，再也見不到哥哥的面了。

她懷着沉重的心情，走近往日安兒所住的房間去。

房裏闃寂無人，四娘心裏也一片空虛。

呆了一會兒，四娘按捺着悲愴的心情，回到大堂，設宴慶功。

張林兒是晚輩，但這回取得益都，全是他的功勞，四娘讓他坐了首席，劉全在下首相陪，席間，四娘問起益都的情形，張林兒道：「益都今是十室九空了。不爲別的，只爲糧食缺乏。」

「韃子沒有運糧接濟麼？」四娘問。

「有是有。」張林兒說：「但那全是軍糧，老百姓的糧食，他們一概不管。」

李福問道：「軍糧有多少？」

「看來也不會多。」張林兒說。

四娘回頭對李福道：「明天勞煩你去點一點糧倉，看還可以支持多少時候？」

李福答道：「方才我已經大略看過了。恐怕不足十日之糧。」

四娘道：「這便如何是好？」

李福苦笑道：「巧婦難爲無米之炊，爲今之計，惟有派人到附近鄉村去搶糧。」

四娘道：「這樣不是失盡人心嗎？」

李福道：「那也沒法，好在張林兒兄弟的兵，還穿着花帽子的軍服，搶了民食，不妨把賬記在花帽軍身上。」

四娘一想，這也是個好主意。只得教張林兒把他部下的花帽子分成若干批，十個八個一隊，扮成散兵遊卒，到附近村莊劫掠糧食。

老百姓見是花帽子，果然以爲是金兵，一口怨氣，寄在金人的身上。怎知道是龍鳳幫所爲。

不過，這方法所獲的效果却不大，搶到的糧食極爲有限。

就在這時候，忽報徂徠山的寨主李先來了。

李先是龍鳳幫的餉堂堂主。他負責統籌全幫的糧食，在這時候到來，眞是及時雨。

四娘接見了李先，慰勞道：「季寨主這次辛苦了，不知籌得多少糧餉來？」

李先道：「帶來了十萬斤米，馬上便可以押運了，路上聽得姑姑已佔領了益都，所以轉道到這兒來。」

四娘道：「有了這十萬斤米，也可以支持一陣了。」

李先道：「雖然足以支持一陣，但這也不是個長久之計。」

李福道：「李寨主不是到淮楚去了一趟嗎？那邊的米却是多得很。爲甚麼不教他們販米來。俺們有的是金銀珠寶，可以跟他們交易。」

李先道：「這十萬斤米就是用金銀珠寶換來的。不過，商販却不敢販米來。」

四娘道：「那是爲甚麼？」

「一因沿途不太平。」李先說：「再則路途太遠了。」

四娘道：「把龍鳳幫的令旗交給他們，沿途就安然無事。」

季先道：「龍鳳旗，雖然可以威懾黑道上的朋友，可是，韃子們可不聽這一套。」

劉全道：「季老弟有甚麼辦法呢？」

季先道：「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法子。」

四娘道：「甚麼辦法，請說吧。」

「放棄了益都，也放棄了磨旗山。」季先說。

李福道：「這兩處，都是我們的根據地，怎可輕棄？」

季先說：「根據地是隨時都可以建立起來的。遠的不說，且說姑姑不是屢次的遷徙麼？」

劉全問道：「季老弟以爲我們應取那兒？」

季先道：「淮河以北，宋、金兩國都放棄，沒有置官吏，成爲三不管地帶，我們正好在那兒發展。先佔海州作基本，然後東取漣水，北取莒州。而且淮南一帶，五穀豐登，軍糧再也不愁。這才是圖王定霸的大計。」

四娘聽了季先一席話，覺得甚有道理，當下便對李福道：「這事情重大，請你回去和李全商量一下。」

李福領命，連夜回磨旗山去了。

李全聽說四娘要離開山東到淮北，不禁大驚道：「俺是山東人，放棄了自己的根本地，跑到人生路不熟的淮北去，這不是自取其咎麼？」

李福道：「要是不去，這兒糧米缺乏，如何是好？」

李全道：「現在蒙古兵攻進關來，韃子遇着韃靼，手忙脚亂，俺們守着山東，佔了地利，不論誰勝誰敗，都得買俺的賬，那時還愁沒吃的？」

李福道：「可是，眼前就吃不飽，再餓下去，連草根樹皮都吃盡，人也軟了，誰賣你的賬？」

李全始終是主張守，李福道：「這樣吧，你自己到益都去，召集各寨寨主，商議商議，我替你守着大寨。」

於是李全傳令，教各寨寨主都到益都聚集，自己也帶了幾個大頭目，到益都去。

李全到了益都時，各山寨的寨主都已到了。

這一次龍鳳幫大會，爭辯得異常激烈。

季先、劉全都主張到淮北去。李全、張林兒却主張留在山東。

擁護劉全、季先的，有鷄鳴山的夏儀、石珪，伏牛山的寨主劉慶福，二龍寨主鄭衍德等。

擁護李全的，也有鳳凰山副寨主田四，黑風山正副寨主于洋、于潭，蓮花山寨主國安用等。

這一來主去和主留的分成兩派。

四娘委決不下，祇得和劉全商量。

劉全道：「我們留在這裏，實在等於坐以待斃，人愈多負擔愈重，那裏來的糧食養兵？」

四娘道：「李全不肯走，那有甚麼辦法？」

劉全道：「他不走，我們走。」

「那豈不是鬧分裂了？」

「不，」劉全說：「我們到了淮北，打通了糧道，可以把糧食運來，源源接濟他們，這樣，他們便可以守得住益都和磨旗山，各山寨的弟兄也有糧餉了。」

「這辦法却是不錯。」四娘說：「我們便依照這計劃進行吧。」

李全對於這個計劃仍然反對。

四娘問他爲甚麼不贊成，他却說不出理由來。

其實李全是怕四娘一去，就不會再回來，甚至連夫妻的名份也不要。

李全對四娘愈來愈迷戀了，他覺得四娘無論在姿色、武藝、膽略任何方面，都是值得羡慕的。

何況做了這許多時候的夫妻，在感情方面，也使他放不下。

如果四娘遺棄了他，他就不想活了。

這也難怪李全有此疑慮的。劉全和四娘以前有過關係，現在，劉全又隨着四娘遠行，難保他們不再續前歡。

四娘觀察李全的詞色，已明白了他的心意。這天晚上，就在枕畔問李全道：「你不主張我去，是怕我再不回來見你，是不是？」

李全的心事已給四娘看穿，祇是說道：「你若是我，也不免有此憂慮吧？」

四娘道：「全哥，你放心好了，除了你之外，我絕不會再嫁別人的。我不是淫蕩的婦人。」

「你不帶劉全去行不行？」李全說。

四娘笑了笑道：「你是怕我和劉全有私情，背了你便偷了他？」

「這……」李全說不下去。

奪得沂臨獲糧倉

四娘道：「你不知道我和劉全的關係，現在老實告訴你吧，劉全和我，那是兄妹一樣的情誼，自從我哥哥死後，他就發誓把我當作妹子般保護我，我也眞眞正正的把他當作哥哥，難道兄妹之間，還會有私情嗎？」

「我想你帶着季先去，已經夠了，留下劉全，也好幫助我。」

四娘道：「這個我可不答應。」

「爲甚麼呢？」

「我此去是要創立基業，任務艱鉅，須要劉全的力量，你在這兒祇是坐守，用不着他。」

李全聽了四娘的話，默默無語。

顯然，他仍舊不放心劉全跟四娘一塊兒去。

四娘當然明白他的心意，想了想之後，說道：「那末，你也和我同去，這裏的事，交給李福，你就可以放心了吧？」

李全道：「我哥哥沒有武功在身，又怎能夠留守呢？」

「有張林兒等保護着他，還怕甚麼？」

「張林兒新歸附，不知他是怎樣心腸？」

四娘道：「那末，你就叫李福和我同去，他是你哥哥，可以代你監視着我和劉全了吧？」

李全聽說，不免臉上一紅道：「我並不是怕妳和劉全有甚麼，妳別這麼說。」

四娘笑道：「好，我就不是這樣說，我需要你哥哥幫忙，這行不行？」

李全道：「我哥哥有甚麼能力可以幫妳？」

「他的算盤打得精細。」四娘說：「他是最好的軍需人才，我眞少不了他。」

「既然如此，妳就帶他去也好。」

「現在，你是答應我去的了？」四娘說。

「妳既執意要去，那也沒辦法。」

四娘心裏暗喜，但她却發了一聲長嘆道：「我不是執意要去，誰不想過安靜的日子？但事情迫到頭來，不去也不成。但願此行一切順利，你我重聚的日子就會很快到來了。」

夫妻倆談了一個通宵，事情總算決定下來。

第二天，四娘就宣佈龍鳳幫不放棄山東的地盤，却由她帶領一部份願去淮北的兄弟，到海州去。

這個宣佈，獲得一片鼓掌的聲音。

於是，四娘便教季先馬上回到徂徠山，把山寨放棄，帶領衆兄弟到臨沂去等候。

一面教鷄鳴山的夏儀、石珪，伏牛山寨主劉慶福回去，把衆兄弟帶領到益都來。

四娘眞不愧是女中豪傑，看她行前的調度，井井有條，便可以知道她是多麼的能幹。

到了期限，夏儀、石珪領着鷄鳴山的兄弟到了益都，伏牛山的兄弟也在劉慶福率領之下，依時到來。

劉全計算行程，知道季先此時也應該到達徂徠山了。

由徂徠山到臨沂，比由益都去還要一天的路程，因此他就決定遲一天才出發。

這天晚上，李全設宴爲四娘餞行，所有要去的要留的寨主，都參加了宴會。

第二天一早，四娘全身披甲，手提梨花槍，跨上白馬，前面由女兵開路，離開了益都。

李全和四娘並馬同行，一直送出離城十里。

劉全做了行軍總指揮，他是响馬幫的大龍頭，地形最熟。

大軍浩浩蕩蕩向南而行。到了二龍山，會合了鄭衍德，向臨沂進發。

這三寨的人馬，在四娘指揮之下，儼然是一支大軍，誰也不敢說是烏合之衆。

劉全領着响馬幫的弟兄，與鄭衍德的弟兄作爲先鋒，夏儀、石珪斷後，四娘與劉慶福，李福作爲中堅。

到了臨沂，縣官聞得龍鳳幫大軍到來，棄城而逃。城中的金兵，祇得幾百人，也四散逃走了。

四娘入城，先教李福把糧倉裏的存糧取了過來，出乎意料之外，糧米却很多。原因是縣官虛報兵額，冒領軍糧，日積月累，幾個糧倉都滿。

四娘得了這批糧食，心裏大定。

在臨沂等了一天，季先領了徂徠山的全部兄弟也來了。

季先的弟兄衣甲鮮明，個個雄壯，人數雖不及磨旗山多，但

陣容却是十分齊整。

四娘敎季先和劉全合併，作爲先行部隊，向莒縣進發。

莒縣已接近淮北地帶，以前有金朝的官兵駐守，現在因抽調到北方去應付蒙古人，這兒就連個正式的縣官也沒有，祇留下巡檢和十來個縣兵守城。

四娘進了莒縣，命李福去點糧倉存糧，祇搜得二千多斤。

繼續向前，不日到了海州。

四娘放了一隻信鷹回去，向李全報告順利抵達的情形。李福也有信報告李全，敘說沿途上的事。

李福信中，提及劉全、季先作開路先鋒，和四娘見面的機會很少。

爲甚麼李福要提此事呢？那當然是要安李全的心。

四娘派了季先到淮南的楚州去。楚州是淮安，也就是金宋的邊界。季先的義父大俠劉佑，就是淮安人，頗得淮南的商賈敬重。季先因他義父的關係，與淮南的商賈也頗有往來。

因此，四娘敎他到淮南去，和淮南的米商聯絡，勸他們販米渡淮。

以前，宋朝是嚴禁商賈老百姓渡淮的，現在却是放寬了。可是禁令雖然不執行，商人們仍很少渡河，因爲淮北的金兵已完全撤走，居民殷富的也紛紛逃過淮南，或者向泗州方面搬遷。

在淮北所居住的，全是地方上的強梁，換句話說，他們是強盜。商人們不慣和強盜交易，誰也不肯渡淮。

四娘派季先去游說商人，敎他們運米到海州來，利用他的地位，保證他們來回安全，而且是現金交易。

季先領命去了，這裏四娘便和劉全、李福入據了府衙，豎立起龍鳳大旗。

同時分派夏儀、石珪、劉慶福等，各在府城外面佔據防地作爲外圍。

海州總算有主了。原來的地方豪強惡霸，見四娘的兵力強盛，不得不聽令。

不過，這些地方豪強，賊性難改，陽奉陰違，自所難免。

四娘初來，不便對他們太嚴厲，祇敎劉全留心觀察，暗中調查那些人桀傲不馴，準備一步一步誅鋤他們。

一天晚上，四娘與劉全、李福談了一會，各自歸寢。半夜裏四娘給一陣聲音所驚醒，初時以爲貓兒在屋背上打架，後來一聽，竟是人的腳步聲音。

四娘馬上知道這是刺客來了。

在這海州藏龍伏虎之地，三山五岳的人都住在這裏，四娘時常警惕着。現在聽到聲息，更不敢怠慢，悄悄由床後溜到地上來，手上握着倭刀。

過了一會兒，窗子裏突然有一塊小石子投了進來，啪的一聲掉在地上。這是投石問路的方法。四娘知道不久便會有人由窗子裏進來了。果然，在片刻之後，一個穿夜行衣的人，由窗外躍進來。

這人的臉上幪着一塊黑巾，祇露出兩隻眼睛。他的身體好靈敏，從窗口竄進來，有如燕子穿簾，沒弄出甚麼聲息。這人進來之後，立刻拔出一柄七寸匕首，腳下一滑便到了床口。

他把帳子一掀，床上竟然沒有人。他知道已中計了。身子像反彈似的彈了開來，要向窗外竄出。

「那裏走！」四娘暴喝一聲，早已自床後轉了出來，攔住了去路。

那人見四娘手中拿着明晃晃的刀，不敢硬闖，一轉身便向房門走，打算開了室門出去。

在室門，有四名女兵在守衞，但四娘仍恐有失，一個箭步搶前，橫刀向他的雙腳一掃。

那刺客的輕功極好，祇見他身子突然拔地而起，左手扳着門楣，身體懸空。

四娘一刀撲空，那刺客雙腳向後一踢，疾如閃電，向四娘的面門踢來。幸而四娘應變也奇快，一拗腰，身體已向後仰臥，避過了這一招。

那人以爲四娘已倒地，便飛了下來，說時遲那時快，四娘腰一挺，已然立了起來，仍然封着他的去路。這時門外的四個女兵已在門外高聲問道：「姑姑，甚麼事？」

「有刺客。」四娘說道：「你們分兩個守着窗子。」

「是！」外面兩個女兵，轉到窗下去。

另外的兩個推門進來，門早已被那刺客拔開了。那人一個敵三，顯然不敵，但恃着他的身子靈活，一忽兒東，一忽兒西。

四娘暴喝道：「還不放下匕首投降？」

（未完・廿八）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

雷庫驚魂

魏力・文　培邦・圖

春光如畫，從木蘭花的住所望出去，首先可以看到她種在小花園中一簇簇的杜鵑花正盛開着，綠茵茵的草地，然後，放眼望去，便是藍色的海洋。

這時，木蘭花在鋼琴前，正在彈奏着一首十分悠揚的曲子，陶醉在音樂之中。但是穆秀珍却支頤倚在窗口，像是滿腹心事。

其實她也沒有心事，她只是在等着一個人。

她等的人就是馬超文。

她無聊地看着路上來往的車輛，總是不見馬超文來。馬超文其實只不過遲到了三分鐘，可是她却像是失魂落魄一樣，全身都不知道往哪裡放才好。她看了一會，又重重地坐倒在沙發上。

「秀珍，等郎郎不來，這滋味可不好受吧！」木蘭花歇了手，轉過頭來，望着穆秀珍笑。

「蘭花姐！」穆秀珍大聲叫了起來。

也就在她的叫聲中，門鈴響了起來，穆秀珍一躍而起，衝過了院子，拉開了鐵門，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馬超文，道：「哼！你遲了，遲到是一個人最壞的壞習慣，可見你是一個大壞蛋，我不睬你了，你回去吧！」

像機關槍一樣，穆秀珍話一講完就轉過身來。

「秀珍，路上車擠，我可是搭巴士來的，」馬超文抹着汗，英俊的臉上充滿了焦急的神色，一面解釋，一面掏出手絹來抹汗。

就在他掏出手絹來的時候，將他衣袋中的一封信帶了出來，那封信落到了穆秀珍的腳下，信封的正面向着上面，穆秀珍低頭看去，只見上面端端正正地寫着「木蘭花小姐親啓」七個字。

穆秀珍呆了一呆，轉過身來，道：「這信是從哪兒來的，嗯？」

「這……是從我袋中掉出來的。」馬超文的心中也十分疑惑：這信究竟是哪裏來的呢？

穆秀珍一俯身，拾起了信來，惡狠狠地向馬超文揚着道：「你爲甚麼要寫信給蘭花姐，你說！」

「這信不是我寫的。」

「你不是說是在你衣袋中的麼？」

「它是在我的衣袋中，但是信却不是我寫的！」馬超文提高了聲音叫着。

「你爲甚麼那麼大聲？你大聲我就怕你麼？」穆秀珍撩拳捋臂，看樣子像是想動手打人。

「秀珍，別盡欺侮馬先生了！」木蘭花的聲音自她的背後響了起來，穆秀珍陡地轉過身來，將那封信用力地放在木蘭花的手中。

「這是他給你的信！」穆秀珍說着，頭也不回，氣呼呼地向前走去，進了客廳坐在沙發上生氣。

木蘭花回頭看了一下，攤了攤手，道：「這孩子在發甚麼神經……咦……」她看到了那封信上的字，抬起了頭來。「這是你給我的信？」

不明褲袋有封信

「不，我也不知道這封信怎麼會在我衣袋中的。」馬超文伸長了頸，望望客廳中的穆秀珍。

「噢，」木蘭花心中感到了一些古怪。

穆秀珍還在生氣，但木蘭花

卻已陷入了沉思之中，她向馬超文招了招手，道：「你跟我來。」

他們一齊走進了客廳，穆秀珍還冷笑了一聲，轉過頭去，不理會他們。木蘭花將信放在咖啡几上，道：「秀珍，你將我特製的那一套拆信工具去取來。」

「甚麼?」穆秀珍立時跳了起來，「這信有古怪?」

「可能是。」

「你……」穆秀珍轉向馬超文，「當眞不是你寫的?」

馬超文只是笑着，穆秀珍一面向樓上奔去，一面在樓梯上向馬超文飛了一個吻，表示她剛才亂發脾氣的歉意。

木蘭花則用心地研究那封信，但是她並不再用手去觸及它，不一會，穆秀珍便提着一隻小箱子下來，木蘭花打開箱子，先取一瓶無色的液體來，那是反應液，木蘭花將反應液搽在信封上。

如果信封上有毒，毒是酸性的，信封上的反應液就會變藍色；毒是鹼性的，則變紅色。十分鐘後，信封仍是白色，這表明沒有毒。

然後，木蘭花揮了揮手，令馬超文和穆秀珍兩人退後些，她自己則戴上了一個特製的口罩。

木蘭花記得，有一位行俠仗義的老前輩，就是收到了一封來歷不明的信，他一時大意，就這樣拆了開來，可是在拆開信的時候，一種灑在信紙上，被研成極細的毒粉，揚進了鼻孔中，因而死去了，所以木蘭花實是不能不小心從事。

她戴上了口罩之後，才用剪子剪開了信封，用一個小箝子將信紙箝了出來，又噴上了反應液，直到肯定沒有毒，才打開信紙來。

信紙上的字寫得非常工整，木蘭花定睛看去，只見一開始便是：「木蘭花小姐玉鑒：本俱樂部副主席勃列斯登先生，身逝南美……」

木蘭花只看了一句，心中便吃了一驚，忙抬起頭來，道：「秀珍，你和馬先生到屋外去巡視一下，看看有甚麼可疑的人在窺視我們，你們裝出在散步的樣子來，不可啓人疑竇。」

「甚麼事?」穆秀珍急急地問。

「信是『紅衫俱樂部』寫來的。」

「紅衫俱樂部!」馬超文和穆秀珍兩人也知道事態的嚴重了。紅衫俱樂部對於勃列斯登之死，終於不肯表示沉默!

其實，勃列斯登死在南美洲，完全是他咎由自取的(事詳「神秘高原」一書)，但是紅衫俱樂部的那些高級犯罪份子卻不肯干休!

「這信上說……」

「等我看完之後，你們進來再看。」木蘭花不等穆秀珍講完，便又揮了揮手。

穆秀珍雖然急於知道這封信的內容，但是她卻更知道事態的嚴重，所以不再出聲，就和馬超文兩人肩並肩地走了出去。

木蘭花繼續看：「……但本會會員也因此得一寶貴教訓，此教訓乃是，紅衫俱樂部並非絕對無對手者，並非無往而不利，不受挫敗者。小姐等賜予此等寶貴教訓，本俱樂部職員，一致認爲該致謝忱，經本會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決定，邀請小姐及令妹，以及高翔先生，與本會主理部務之十名會員共進晚餐，幸勿以與會人數恰爲十三而推卻，席設黑沙灣一號A黑沙別墅，今晚十時，本會會員將在別墅之前恭迎，若三位客玉不來，則本俱樂部深感失望焉。紅衫俱樂部啓。」

木蘭花一口氣將信看完，閉上了眼睛。

黑沙灣那是本市郊區一個十分荒僻的地方，由於地勢高，又有一隻十分陡峭的峭壁面臨着大海，所以以多霧而著名，別的地方細雨濛濛之際，那地方就大霧迷漫了。也正因爲如此，那地方十分冷僻，木蘭花記得偶而郊遊到達那地方，公路上竟有野草，而公路兩旁，還發現了猴子。

據木蘭花的記憶，似乎黑沙灣是沒有甚麼別墅的。

那麼難道是甚麼人在開玩笑麼?

這封信如果是有人送來，或是由郵差遞來的，那麼木蘭花或者會這樣想，但是這封信卻是神秘地出現在馬超文的口袋中的!

紅衫俱樂部中有的是神乎其技的扒手，要將一封信放在馬超文的口袋之中，那是太容易了，這正是紅衫俱樂部行事的象徵。

木蘭花走到了門口，向還在門外漫步的穆秀珍招了招手，穆秀珍連忙摔脫了馬超文的手臂，奔了進來，她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木蘭花站在窗口，天色更陰

沉，已經在下着霏霏的細雨了，黑沙灣那一帶，一定是濃霧密佈了，偏偏選中了一個濃霧的天氣，這是爲了甚麼?

「豈有此理!」穆秀珍突然大叫了起來，她的叫聲打斷了木蘭花的沉思，「這是明目張膽的挑釁，我就不會怕他們的!」

「秀珍，還是小心些好。」馬超文勸道。

「呸，你是弱不禁風的書生，知道甚麼?」

「書生?在利馬高原上，不是書生拉住了你的雙手，你在哪裏?」

「不知羞，救了人家一次，就老掛在口上!」

「別吵了!」木蘭花坐了下來。「打電話給高翔，接通了叫我來聽。」

穆秀珍氣呼呼地去打電話，一連打了幾個，才在一家精密儀器工廠中找到了高翔，穆秀珍沒好氣地道：「高翔，你在作甚麼，我是秀珍。」

「你好，」高翔的聲音十分愉快，「我正在做一樣東西，送給你們兩人，已經做好了。」

「別做了，有人要請你參加死亡的宴會哩!」

「甚麼?」

木蘭花伸手奪過了電話來，道：「高翔，紅衫俱樂部爲了勃列斯登的事情，要來找我們麻煩了，十個主要的會員，要請我們吃飯!」

「十個主要的會員?不可能罷，警方一直在留意……」

「算了，他們有各種各樣的身份作掩飾，警方的留意是沒有用的，你快來罷，我們一齊來商量一下對策。」木蘭花放下了電話。

「蘭花姐，還商量甚麼?我們去，不要說他們只有十個人，他們有一百個人，我們就怕他們了麼?哼!」穆秀珍滿臉憤慨。

木蘭花並不出聲，她只是想着：紅衫俱樂部的用意何在呢?是想藉這次邀請來害他們?還是藉此來考驗他們的膽量呢?

如果自己完全不將之當作一回事，不去赴約，那是不是會給對方認爲是膽小鬼呢?這一兩年來，木蘭花接觸過不少匪黨，但「紅衫俱樂部」是一個出了名的狡猾盜匪組織，自它成立以來，警方一直不是它的敵手，它從來也未曾失敗過。

而且木蘭花也從未接受過一個明知和自己敵對的人，但是措

木蘭花在彈鋼琴，穆秀珍滿腹心事。

詞却又是如此客氣的請客信過，這實在是一個要極其小心應付的事。

穆秀珍則不斷地咕噥着：「這有甚麼好考慮的，去，自然去，怕甚麼？」

十分鐘後高翔到了。

高翔還穿着技師的工作服，他一進門來，便揚着手中的東西，與高采烈地叫道：「你們看，這就是我送給你們的東西了！」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一齊向他的手中看去，只見他手中所拿的，只不過是兩隻半圓形，有彈性的黑色的髮箍，只不過比尋常的髮箍稍爲闊上了一點。

「呸！」穆秀珍撇了撇嘴，說：「幾毛錢的東西。」

「嘻！」高翔笑着，「千里送鵝毛，物輕人意重！」

他一面說，一面將髮箍伸到了穆秀珍的面前，突然一揚手，「啪」地一聲響，髮箍的一端，彈出了一柄鋒銳之極，也是半圓形的利刃來。

穆秀珍嚇了一跳，「哇」地一聲叫。

高翔再一按，將那柄利刃按了下去，抓住了髮箍一邊，將髮箍分成了兩邊，一邊露出精光閃閃的一列鋸齒來，他順手拿過放在咖啡几上的一隻打火機，只鋸了幾下，便將打火機鋸成了兩段！

「這是目前世上硬度最高的合金鑄成的，四分鐘內，可以鋸斷一吋直徑的鐵枝！而這邊……」他揚了揚另一邊，伸手從裏面拉出了許多小東西來，包括了超小型的近距離（半哩）無線電通話器，超靈敏的爆炸物品檢驗反應儀，和一列六枚小型的烟幕袋，只不過如一隻鋼筆尖那麼大小，和一具六十倍的放大鏡，一具只有小指甲大小的紅外線觀察器，和一具小得要瞇起眼來才能觀看的望遠鏡。

穆秀珍每看到一樣，便高叫一聲，喜得拍手不已。

「最後，」高翔將兩邊闔上，「它仍是一隻髮箍，它還有一件最主要的用處。」

「甚麼用處？」穆秀珍忙問。

「它可以用來箍兩位美麗的小姐的頭髮！」

「呸！蘭花姐才是美麗的小姐，我算甚麼。」

「一人一個！」高翔將髮箍送給了木蘭花和穆秀珍兩個人。

「謝謝你。」木蘭花望着高翔，「它花了你多少心血？」

「從南美回來之後就設計，那全是我親手製造的，保證耐用，你打電話來的時候剛做好，新鮮熱辣，剛剛出爐！」

木蘭花沒有說甚麼，她不用說話，只是她眼中流露出來的那種感激的光輝，已使高翔覺得這兩個多月來的辛苦，不是白費的了。

「高翔，」穆秀珍更是興奮，「這東西今天晚上就可以大派用場了。」

「是啊，死亡宴會是怎麼一回事？」

「你看這封信！」

龍潭虎穴赴盛宴

高翔匆匆地將信看了一遍，哈哈笑了起來，道：「這是胡鬧，黑沙灣根本就是沒有別墅，一定有甚麼人在和我們開玩笑。」

「你別說得太肯定了，你最近有到過黑沙灣？」木蘭花打斷了高翔的話，「我們從南美回來，已有兩個多月了，這兩個多月的時間中，你能造出那麼精巧的東西來，難道紅衫俱樂部就不能夠造起一座別墅來麼？」

高翔呆了一呆，將手按在電話機上，他撥了郊外的電話，然後接通了黑沙灣警方的崗哨，黑沙灣多霧，地方又冷僻，是以常常被走私份子用來作爲走私的地點，警方設有一個設備完善的崗哨，在黑沙灣山頭上，從那個崗哨可以俯視整個黑沙灣。

「喂，利警官麼？黑沙灣最近可有一所別墅興建？」高翔一接通了電話就問。

「是的，一所十分漂亮的別墅，平時可以望到它，但今天不能，今天的霧太大了。這是唯一的別墅，所以它的編號是一號A，它離我們只有五十多碼！」

「是甚麼時候落成的？」

「它起得非常快，上個月已經開始室內裝修了，聽說是本市的幾個豪富，用來作爲輪流休養之所的，承建的是大利建築公司，我們曾派人去調查過，並沒有發現甚麼可疑的地方，建築地盤也完全歡迎我們去看，怎麼，可是有問題麼？」

「你們那裏有多少人？」

「二十四個，包括警官在內，和六條狼犬，八個警員今天休假……」

「取消休假，等候命令。」

「是！」

「暫時沒有甚麼了。」高翔放下了電話，「蘭花，不出你所料。」

「看你的情形，你是準備去赴約的了！」

「我們能不去麼？」

「高翔！」木蘭花緩緩地道：「你看不出這是一個十分陰險，經過了詳細計劃的陰謀麼？」

「陰謀？我看不出甚麼陰謀來。」

「我也看不出，」木蘭花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絕不會只是爲了請我們吃一餐飯那樣簡單，你說是不是？」

「或者他們是想聯絡我們？你想，這所別墅在警方崗哨的射程之內，他們又該知道我們如果赴約的話，是絕不會無備而去的，你想，他們敢輕擧妄動麼？」

「我總感到這裏面包含着不可知的陰謀，但我們去總是要去的，秀珍，你去問問天文台，今天入夜之後的氣候是怎樣的。」

「是！」穆秀珍聽得木蘭花說決定要去，早就一躍而起，去打電話了。天文台的回答是繼續陰雨，那也是說，黑沙灣方面，在入夜之後，霧將更濃。

他們又商量一下，由高翔去準備武器和防彈衣，穆秀珍負責在家接聽電話，木蘭花去查訪別墅主人的社會背景。

他們約定晚上八時集齊，而馬超文則在木蘭花的堅決勸告之下，放棄了要參加這次宴會的要求。

那一天的時間似乎過得十分快，暮色四合，天色陰霾，細雨一直在下着，八點鐘已是天色十分黑沉了。高翔已將三件十分精緻的避彈衣帶了來，並且帶了三柄手槍和子彈。

木蘭花忙了一天，她查出別墅是由本市一家大規模洋行的董事長出名申請建築的，據她直接認是某報記者，向這位富豪採訪的結果，那富豪說，別墅是他的一位歐洲朋友渡假用的，他只不過是代辦申請建築手續，以盡朋友之力而已。

至於那位歐洲朋友，據說是金融界的巨頭。

木蘭花也曾訪問過建築公司，大利建築公司是本市有名的一家公司，承建過許多高樓大厦，對於那所別墅，他們有一個很特出的印象，那便是圖樣是顧客交來的，客廳的一邊，全是摺門，可以完全收起來，以致開廳看來，像是一個畫房！

而且，主顧對於用料的堅固，似乎並不重視，只要施工進度快，整座別墅，是在十八天內就起好了的。木蘭花所了解到的，就是這些。

高翔還通知警崗用透霧望遠鏡注意那所別墅，可是接到的報告，却並沒有說別墅中人，有甚麼異動，似乎可以放心前去赴約。

守在家中的穆秀珍，則每隔一小時，便收到一個操着十分純正英語的人，打電話來催他們今晚十時，準時前去赴會！

穆秀珍的臉色上，木蘭花和高翔兩人都可以看得出，當電話打來的時候，穆秀珍一定曾經大聲地罵過對方。

九點正，他們開始出發，高翔駕着車，車胎在潮濕的柏油路上滾動，發出十分悅耳的「滋滋」聲，從木蘭花的住所到黑沙灣，路程十分遙遠，是要穿過整個市區的。雨越下越密，霓虹燈照在路上，反映出夢幻也似的色彩來，十分美麗。

九時三十分，車子已經穿出了市區，一出了市區，車子便爲黑暗包圍，眼前黑沉沉地一片，路燈的光芒，衝不破濃漆一樣的黑暗。

「小心些！」木蘭花沉聲吩咐着。

高翔穩穩地駕着車，將車速保持在四十咪左右。九時四十五分，車子開始向上升，公路是以四十五度的斜度向上升去的，濃霧開始包圍住車子，車頭燈的燈光，不能射出五呎之外，高翔開始減低了車子的速度。

九時五十五分，他看到了三盞濃黃色的霧燈。

那是警崗的所在地。

高翔停下了車子，按了一個鈕，道：「利警官，我是高翔。」

「別墅中燈火輝煌，人影幢幢，」汽車中傳來了利警官的聲音：「但因爲霧太濃，透霧燈也看得不十分清楚，車子再一個盤旋，就可以到達別墅的門口了。」

「好，如果一聽到槍聲，你就立刻率領所有兄弟，進攻別墅。」

高翔下達命令，又駕着車子，小心地轉了一個彎。

車子在一轉彎之後，便看到前面有一團朦朧的光輝，霧沉得在一碼以內就看不見人，這一大團光輝，自然就是燈火通明的黑

沙別墅了。

高翔將車直駛到別墅的門口，三個人一起看了看手錶：九點五十八分。

穆秀珍當然高興有這樣刺激的一件事，但是她的心中，也不免十分緊張，高翔按了兩下喇叭，只聽得開鐵門的聲音響了起來，接着，便看到一個人向前迅速地走來。

直到那人來到了汽車旁邊，三人才看清那是一個穿着燕尾晚禮服的胖子。穆秀珍早已掣了槍在手，準備那胖子一有異動，便立時發槍。

可是那胖子在車前站定，却吃力地彎下了他的大肚子，道：「三位果然賞面，請進來，地方太狹小了，三位請勿介意。」

高翔打開了車門，一躍而下，他一隻手插在褲袋之中，當然是握着槍。木蘭花接着下車，最後下車的是穆秀珍。

穆秀珍揚了揚手中的槍，道：「你帶路。」

那胖子的臉上露出了十分驚駭的神色來，道：「不需要武器，完全不需要武器，只是一餐友善的晚餐，佳餚、美酒，絕不需要武器！」

「秀珍，把槍收起來！」木蘭花冷冷地道。

穆秀珍雖然不願意，但是她還是將槍收了起來。

胖子十分殷勤地道：「請，請！」他自己先向前走去，木蘭花伸手在頭上的髮箍上按了一按。

髮箍中半導體炸藥檢驗儀已開始工作了，它放出十分微弱的無線電波，如果在十呎之內，有着容易爆炸的物品的話，那麼無線電波折射回來，就會發出一種輕微的警告聲來。

可是這時却並沒有這種聲音傳來。

想到癥結惜已遲

他們走進了鐵門，看到石階上站着另外兩個人，正在大聲叫道：「歡迎，歡迎，三位果然肯來，實在是難得之極！」

木蘭花略停了一停，向前看去。

她才看了一眼，便覺得有一些不對頭。

大利建築公司的人在今天下午告訴她，那別墅的客廳，有一面是完全沒有牆的，但這時她所看到的却不是，他看到有牆，而且門還十分狹。

這是爲甚麼呢？

木蘭花略呆了一呆，她想不出甚麼原因來，而那個胖子則已經上了石階，木蘭花也走了上去，站在門口的人一齊讓開，木蘭花跨進了燈火輝煌的客廳。

在濃霧中久了，一進入客廳，眼前便陡地一亮，那種特別强烈的光線，使得木蘭花心中又爲之一動，光線太强烈了。

木蘭花隨着發現，光線之太强烈，乃是因爲這個廳太小的原故。

那個廳當然不是客廳，勉强只能稱之爲一個飯廳，它大約十呎寬，十五呎長，當中放着一張長形的餐枱，每邊可以坐六個人。

這一隻餐枱，已幾乎佔去了飯廳的一大半。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也走了進來，他們也同樣地感到這個廳太小了。但他們又想到，若是對方要下殺手，那麼地方小的話，對他們是只有不利的，因爲他們人多，地方小，在混亂之中，他們的人也更容易傷亡！

在餐桌旁坐着的七個人，一見到他們三人進來，全都站了起來，那胖子到了主位之上，道：「三位請坐，不要客氣！」

高翔和穆秀珍並排而坐，木蘭花坐在高翔的對面，他們兩人是坐在最貼近那胖子的位置的，所有的人都坐定之後，那胖子指着他對面空了的位置，道：「這是爲我們已死去的朋友勃列斯登而設的，希望三位不要見怪我們這行動。」

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那胖子的這種話，聽來有令人毛髮直豎的感覺。木蘭花淡然一笑，道：「不要緊的，讓他的靈魂坐在那裏好了。」

座間一個已屆中年，微微禿頂的中國人站了起來，道：「兩位小姐，高先生，我們的會長未能親來，我們是代表他的，請先允許我自我介紹，小姓麥，麥聲同。」

高翔立時抬起眼來，望了木蘭花一眼。

木蘭花仍是淡然地道：「麥先生，久仰了！」

木蘭花說「久仰」，並不是客套，而是眞的久仰了。麥聲同是南中國赫赫有名的科學家，但却也是出名的罪犯，他是唯一受納粹德國聘請的中國科學家，他之

殘酷和滅絕人性，也是出名的。

紅衫俱樂部的職員，本來就全是第一等的罪犯，有麥聲同在內，倒也不怎麼出奇。

「這位是我們俱樂部的常務理事，」麥聲同指着那胖子道：「泰維許先生。」

「泰維許先生！」木蘭花冷笑着，說：「你的古畫生意怎樣？你賣出了多少幅眞跡『蒙娜尼莎的微笑』？」

泰維許是一個藝術鑒賞家，但是他的財富却來自賣假畫！

十個人都被介紹完了，全是臭名昭彰，但是犯罪行動又極其巧妙的罪犯。

這時候，木蘭花心中所想到的只是一個問題：「這十個人是如何避開了警方的目標，而齊集本市的呢？他們是如何來的？」

她覺得這是一個關鍵問題，解決了這個關鍵，或許就可以知道「紅衫俱樂部」的這十個人，在這裏請他們進餐的目的是甚麼了。

開始上菜了，上菜的侍者，全是從正門走進來的，彷彿這個小餐廳並沒有別的地方通向廚房，這是十分不合常理的。

木蘭花一面啜着奶油蘑菇鷄湯，一面感到事情的蹊蹺，但是她還未曾進一步思索，坐在主人席位上的那胖子站了起來，向外走去，高翔還略移了移椅子，好讓他走過去。

也就在那一剎間，木蘭花陡地想到了問題的癥結，她猛用手一指，叫道：「秀珍，拉住他！」

穆秀珍陡地一震，一時之間，還不明白木蘭花突然下了這樣的一個命令，是甚麼意思。

那胖子這時已經走過了穆秀珍的椅子了，木蘭花抓起一隻胡椒瓶，向前拋了過去。那隻胡椒瓶並沒有拋中目的，它拋中了甚麼，木蘭花也未曾看清，因爲就在這時候，眼前陡地一黑！

同時，一陣劇烈的震蕩，令得他們三個人如同置身於怒海中的小舟一樣！

「蘭花姐！」穆秀珍叫着：「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木蘭花無暇回答，她只是一躍而起，四面摸索着，她摸到了高翔和穆秀珍，也摸到了倒在地上的椅子和杯碟，以及那張長桌的一邊，長桌已被切了一邊下來，同時，木蘭花還摸出，自己正在一個十分狹小的空間中，那空間大約只有小餐廳的五分之一。

就在這時候，高翔已經按亮了小電筒，三個人都看到了眼前的情形。

如果說他們處身的空間是一間小房間的話，那還不如說這是一隻大的鐵箱來得妥恰些。

木蘭花已可以想像出那是怎麼一回事了，小餐廳的一端，本來就是一個大鐵箱，但是一邊却大開着，他們三人坐在長桌的一端，當那胖子走開時，一塊鋼板蓋了下來，就將他們三人關在一隻大箱子中了！

這是何等周密的計劃！

木蘭花心中嘆了一口氣！她心中想，她是應該早想到這一點的，但是對方的設計實在太精密了，他們十個人一直和自己在一起，使得自己以爲對方如果有甚麼詭計的話，那是一定會討不着好處的，却不料當那胖子若無其事地向外走去，看來像是去取一瓶調味品的時候，危機便發生了！

木蘭花也不是不知機的人，她立即要穆秀珍抓住那胖子，可是却已經慢了一步，他們三個人，終於中了敵人的圈套。

這時，劇烈的震蕩還在持續着，穆秀珍失措地睜大了眼睛，高翔也顯得十分驚惶。

木蘭花先將高翔送她的那隻髮箍除了下來，道：「你們看，我們並沒有被炸死的危險，而且看來對方也不準備通電將我們處死！」

「他們準備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木蘭花用力地敲擊着四面的牆壁，貼着美麗的牆紙的牆壁，發出「錚錚」的聲音，穆秀珍撕下了牆紙，呈現在她眼前的，全是鋼板！

「鋸！我們可以將鋼板鋸開來的！」穆秀珍興奮地說，她除下了髮箍，拉開了有鋸齒的一面，在鋼板上用力地拉動着，但是鋼板上却只出現淺淺的痕跡。

那顯然是硬度極高的合金板！

這時候，震蕩已停止了，一陣軋軋的機器聲，隱隱約約地傳進他們的耳中。

「開槍，高翔！」木蘭花突然說。

「這鋼板，子彈只怕是穿不透的！」高翔已掣出了槍來。

（未完・一）

彎月刀

辛彥五・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沙成山正在沙河岸緬懷妻兒，遇到戈二成夫妻等九人，原以爲來了幫手，不料自從冷泉認了柳仙兒做義女，他們的任務却是殺沙成山……沙成山欲曉以大義，要他們認淸眞正的敵人是秦百年，但夫妻二人已聽不進耳朵，戈二成叫手下「沙漠七虎」發動攻勢，面對如此危局，沙成山祇好用悟出的「寒江月刄」對敵……

沙成山冷冷的道：「無憂婆婆還好吧？」

一個女子尖聲冷叱道：「少套交情，我們兵分四路找你，可不是找你套交情來的！」

摸着自己的脖子，沙成山道：「這個我知道，無非是沙某項上人頭而已！」

那女子平舉着蛇尾尖刀，低吼道：「你知道就好，沙成山，如今你已經身受重傷，識相些先讓我們把你綑上，送上湘江無憂門，是生是死，你去對我們門主說去，如果你想掙扎，便祇有割下你的人頭了！」

淡淡的，沙成山道：「如此對我，已是相當寬大，然而我却有要事在身，實難令各位滿意，眞是抱歉了！」

兩個壯漢，不錯，正是無憂門八大護法中的齊大元與白虹二人！

這二人當然知道沙成山的厲害，但那是在平時，如今沙成山身受重傷，他們就心寬寬而找上來了！

此刻，白虹重重的道：「沙成山，沙河岸你殺了七個大漢，後來才知道那是七個橫行大漠的『沙漠七虎』，當然，令我們高興的是你，沙成山，你果然受了重傷！」

冷冷的，沙成山道：「尊駕以爲有機可乘？」

笑笑，齊大元道：「絕非乘人之危，事不得已，沙成山，你祇能怨造化弄人！」

沙成山道：「我從不怨誰，不過有時候會對我自己有所抱怨，因爲，這一陣子我好像有些婆婆媽媽！」

一個紫衣女子尖聲道：「甚麼叫婆婆媽媽？」

沙成山一笑，道：「我抱怨這一陣子我出刀總含着一份悲天憫人的心腸，好像有人這麼說過——對敵人慈悲，便是對自己殘忍！」

他重重的看着對面四人，又道：「這句話我此刻才深深的體會到了！」

不用解釋，更不用多言，沙成山的話令對面的兩男兩女心中明白！

是的，方家集「無憂婆婆」率領他們搜找寶物的時候，沙成山有能力搏殺他們，然而他沒有，就這件事而言，便與他沙成山一貫的作風相違背。

而現在這四個刀下遊魂反而找上門來了！

就在這時候，無憂門的兩男兩女便毫不遲疑的躍下馬背，白虹抖着手中蛇尾尖刀，厲聲叱道：「沙成山，今天你就認了吧！」

刀下遊魂找上門

齊大元也重重的道：「沙成山，最後一次機會，你如果願意跟我們回轉湘江無憂門，至少你還可以活到湘江，否則必叫你立時血濺當場！」

輕輕搖搖頭，沙成山翻身下馬，他憮憮的道：「很抱歉，怕要令各位失望了！」

四個人的動作眞正是其快如飆。

兩個壯漢併肩彈腿，蛇尾尖刀宛如兩股冷電流閃，未及眨眼工夫便罩上敵人頭頂！

比白、齊二人更快的是兩個女子，那種貼地捲至的身法，立刻令沙成山憶及去年在山頂上援救方捕頭時候，兩個無憂門女子的身法！

未見雙肩晃閃，宛似風刮柳梢般，沙成山僵硬的橫移丈五，就在四人一錯而過的時候，沙成山又復歸原地！

沙成山刀未出，他冷沉的道：「等等！」

一個女子聲音道：「沙成山，你想通了？」

白虹已微慍的道：「束手就縛總比血濺當場好得多，沙成山，人在某一個運蹇的時候，最好光棍點，也免得吃眼前虧！」

淡淡的，沙成山道：「四位千萬別誤會，沙某祇是想弄明白一件事情！」

一個紫衣女踏前一步，叱道：「眞不乾脆，你還有何話說？」

沙成山道：「我很想知道，貴掌門無憂婆婆爲甚麼一定要割下沙某的項上人頭？」

兩個紫衣女對望一眼，齊大元已重重的道：「兩個原因，但我們祇明白其中一個原因！」

沙成山道：「請講！」

齊大元道：「沙成山，難道你忘了，你會爲了援救方寬厚而擊殺我們門主身前的兩位侍女，你以爲就這麼簡單的完事了？」

沙成山淡淡的道：「祇怕這祇是你們的藉口，眞正的原因，怕不會是如此單純了！」

四人對望着，白虹冷沉的道：「不錯，沙成山，實際上的確不單純，除了取你項上人頭之外！」

沙成山道：「如此說來，貴門主要取我項上人頭，並非是爲了替她的兩名侍女報仇了？」

一個紫衣女叱道：「你話問完了沒有？」

沙成山一聲哼，有些像是自言自語的道：「看來我這項上五金魁首越來越値銀子了！」

白虹吼道：「沙成山，你在說甚麼？」

沙成山道：「加上你們無憂門，如今要爭奪我項上人頭之人還有方寬厚與『苗疆百毒門』，這件事怕眞的不簡單了！」

白虹大吼一聲，道：「沙成山，就叫我們無憂門捷足先登吧！」

他「吧」字出口，聲似刺耳怪吼，蛇尾尖刀再次往沙成山殺過去！

另一面，兩個紫衣女也齊聲尖叱，道：「殺！」

四把蛇尾尖刀來自四個方向，却又刺向四個部位，尖刀如電，冷芒激閃，「咻咻」刀聲窒人鼻息！

沙成山再次橫移半丈，「彎月刀」脫袖而出，一片光華猛然翻閃如電，空氣立時激湧呼嘯，圍上的四人立時連連倒翻，鮮血已然迸濺！

「好畜牲，你尚能垂死掙扎到幾時？」轍地翻出三丈外又騰身而起的白虹，口中大罵！

伸手摸着耳根鮮血，齊大元問附近驚悸的兩個紫衣女，道：「二位的傷如何？」

一個紫衣女撫摸着右肩頭，道：「尚可再殺！」

齊大元立刻高聲，道：「記住，不可盲進，覷準了下手，往要害地方下刀，娘的，姓沙的可是身受重傷之人！」

沙成山冷冷的道：「四位，別逼我，你們應該心裏明白，我爲甚麼不對你們下狠手的原因！」

白虹怒叱道：「你無力下狠手，沙成山，因爲你已身受重傷！」

搖搖頭，沙成山道：「四位，你們各門派皆要我項上人頭，這中間一定有人暗中主使，在我未弄清楚此人是誰之前，我不想再多傷人，四位，沙某說得夠清楚了吧？」

齊大元冷冷的道：「你唬誰？」

一個較高的紫衣女手捂着臂上刀傷，道：「二位護法，我們還等甚麼？」

白虹咬咬牙，道：「對，我們

還等甚麼?」

沙成山狂吼一聲，道：「你們眞是豬，果眞要死絕嗎?」

四個人怎會聽他的吼?

兩個紫衣女高聲尖叱，道：「沙成山，你死吧!」

兩把蛇尾尖刀交叉閃耀着冷芒，快得宛似追逝過去的時光般往敵人刺去，齊大元與白虹更是發瘋般的從兩個方向兜截!

雷吼一聲，沙成山道：「好，來吧!」

他不移不動，出手確快疾準確，伸縮之間，刄芒彈掠舒捲，極光擴展，宛如可遮天蓋地!

於是，金鐵的交擊聲盈耳不絕，任是四人動作如電，却是尖刀皆被阻於敵人身前三尺地，再想進入半寸也休想!

白虹身受三處刀傷，有一處可見森森白骨，他那粗壯的身子打橫裏一陣晃盪而沒有倒下去!

白虹咬牙不吭聲，却在他站定身子的時候，抽冷子猝然又撲進，他的左手便又多了一把匕首，人已到了沙成山身後，他才沉聲道：「老子陪你一齊上路吧，我的兒!」

蛇尾尖刀上了半天空，匕首却猛然挑上沙成山的背上，眞是白虹神來一刀!

沙成山在刀刄沾膚——實際上刀刄劃上了他的傷口上面，沙成山憑着搏殺的經驗，立刻往前衝出三丈遠!

便在他的前撲之勢中，「彎月刀」左右向後暴閃九次!

怪叫着，白虹結實的身體漸漸往地上矮去!

他看着沙成山從他的匕首下走去，眼珠子都彎出來似的，張口說不出話來，直到他雙膝跪在地上!

雙肩頭面，一團模糊，白虹至少挨了九刀!

齊大元剛剛站定身子，回頭發覺這一幕，便不由得厲吼一聲，道：「白護法!」

兩個紫衣女子落地掙扎着站起身來，却已無力再殺的怒視着沙成山!

單膝跪地扶住白虹，齊大元道：「振作點，白護法，你要振作點!」

白虹望着左手匕首，匕首上面在滴血……

他苦笑一聲，道：「你們看，這是沙成山身上的血，他也挨了我一記狠的!」

齊大元點點頭，道：「夠了，姓沙的也淌了血!」

白虹道：「眞恨，這一刀爲甚麼沒有招呼在沙成山的要害?我原是要送進他後心內的……」

忙着取出一把丸藥，塞入白虹口中，齊大元道：「快服下去，別再說了!」

那面，沙成山已緩緩走近馬身邊!

是的，他那背上一刀是戈二成他們替他掛上的，如今也眞是巧，仍是那個地方，又再補了一刀，是幸運?還是倒楣?在這種情況下也祇有天知道!

沙成山爬上馬背，他冷冷的望着四人，淡淡的道：「回去吧，且問清楚貴門主，爲何要沙某項上人頭，如果她有充份理由，沙某自會把人頭送上門，否則……」

齊大元沉聲道：「沙成山，你逃不掉的!」

搖搖頭，沙成山道：「我不會逃走，沙成山永遠面對現實!」

於是……

一場搏殺就此結束——暫時的結束!

是的，無憂門不放過沙成山!

苗疆百毒門也等着取他的人頭!

甚至連退職的方捕頭也在「狗」視眈眈的找機會要取沙成山性命!

爲甚麼會演變成這種局面?

沙成山眞的迷惘了!

現在，沙成山緩緩的到了方家集，五更天天剛亮，方家集的街上沒有人跡!

有，平安客棧的伙計正伸着懶腰打着呵欠走到棧房門口來!

馬蹄聲令他抬頭看，不由得笑起來：「喲，是膽子大的客官又來了，你的篷車……」

沙成山爬下馬，伙計才一驚，道：「我的乖，你背上挨刀了!」

沙成山把馬韁繩交在伙計手上，道：「而且還不輕!」

伙計指着沙成山泛青的手背，又道：「還有你這手背上，傷得也不輕!」

沙成山一聲苦笑，道：「而且還有毒!」

伙計笑笑，道：「沒關係，我馬上把老大夫替你請過來，這些傷他一瞧就好!」

沙成山道：「先給我弄個房間……」

伙計指着客棧房內，道：「還是你原來住過的那一間，去吧，

我先請大夫去!」

一錠銀子塞在伙計手上，沙成山道：「把銀子帶在身上，那位老大夫認銀子不認人!」

笑笑，伙計低聲不好意思的道：「方家集就是那麼一位大夫，他雖然要銀子，可也救了不少人，客官，你知不知道爲甚麼方家集祇有他一個?」

搖着頭往台階上走，沙成山道：「我怎麼會知道?」

伙計道：「他的醫術高明，原來三家藥舖，自從他一到方家集，哈哈，另外兩家半年不到全遷地爲良了!」

沙成山走進客房中，自己剛剛坐下，另一個伙計已走進來!

伙計手提着茶壺，笑道：「客官，這幾天你去甚麼地方了?篷車還在後院裏!」

嘆口氣，沙成山道：「暫時我還用不着車子，先替我送些吃的來!」

提起篷車，沙成山心中一陣痛，那輛篷車原打算給蘭妹母子二人乘坐，豈知變生肘腋之間，那麼不幸的便使她母子失去踪跡!

沙成山怔怔的坐在床沿上，他實在想不透蘭妹到底落在何人之手!

就在這時候，平安客棧的丁掌櫃撫着山羊鬍子走進來，道：「客官，你總算回來了!」

沙成山奔馳一夜，嘆口氣道：「掌櫃的有事?」

丁掌櫃笑道：「是這麼的，上次你放了銀子在櫃上，大部份是爲你的那位鷹眼似的朋友療補身子，經過前後一併折算，銀子方面……」

沙成山道：「不夠?」

「夠了，夠了!」丁掌櫃又道：「尚餘十七兩八錢，不知客官你……」

沙成山道：「暫時擱着，以後再說吧!」

便在沙成山剛剛吃過早飯，門外面匆匆進來三個人!

伙計指着兩個老人，道：「我請張大爺前來，正巧遇上他的老友也在，二人就一同來了!」

沙成山看了張大夫一眼，道：「請問這位老人家是誰?他怎的也來了?」

這位老人團臉灰髮，鼻子奇大，祇是臉皮有些僵硬得宛如貼了一張紙!

張大夫笑指着團臉老人，道：「別問他是誰，先由我看看你的

沙成山的彎月刀連連斬向圍上來的四人。

傷再說！」

沙成山先把左手平舉着，道：「半條骼臂有些痲痲的……」

不料張大夫一看驚異的道：「這是被毒物咬中的，好傢伙，這種毒奇濃，中的人非死無異，你能挺着找上我，也算是你的命大！」

沙成山又把上衣脫掉，張大夫伸手在傷口四週按着，邊問道：「這地方痛不痛？這地方又是怎麼痛法？是刺痛？木痛？悶痛？抽痛？」

沙成山說出自己的感受來！

張大夫點點頭，道：「乖乖，眞是命大！」說着回頭對團面老者笑道：「未傷及經脈，眞是幸運，扁兄你看……」

沙成山猛古丁回頭直視團面老者！

老者已伸手在自己面皮上一陣揉搓，只見假皮紛紛落下來……

團面老者以袖拭面，笑道：「沙成山，我們死裡逃生的又見面了，哈……」

沙成山怔怔的道：「原來眞是扁老呀，你……」

不錯，團面老者正是易容大師「千面老人」扁奇！

沙成山激動的拉住扁奇一手，道：「扁老，是沙成山把你老的幽清之地攪翻，害你如今四處飄蕩……我……」

撫髯哈哈笑起來，扁奇道：「人都是怪物，靜極思動，動極思靜，我老頭兒是靜極思動，這幾個月我可走了不少地方，也看過不少鮮事，當然也就長了不少見識，倒是你老弟，還眞令我老頭兒放心不下，說眞的，你那懷有身子的老婆呢？那眞是位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對待她喲！」

年紀大的人是嘮叨了些，也是常情，但扁奇的話令沙成山頓感心熱！

是的，這些天幾乎已分不清誰是好人誰又是壞人，眞難得聽到老人家如此的關懷，遂苦兮兮的道：「扁老，別提了，我那蘭妹生了個兒子，五天不到便母子失踪了，唉，我沙成山這些天正爲此事南北奔波不已……」

扁奇也是一驚！

張大夫道：「像你這種行業以外的行業，當初就不該有老婆，沒得倒害了一對母子！」

扁奇怒視着張大夫，叱道：「張愛寶，你如果指謫我這位沙老弟，小心我老頭兒同你絕交！」

張愛寶忙低聲的道：「不說，不說，好了吧？我爲他療傷袪毒吧！」

張愛寶一邊忙着替沙成山療傷，一邊自言自語，道：「普天之下我只有向你扁老大與藥老三低頭，娘的皮，就好像你二人是我的尅星！我……認了！」

沙成山心中在想——張大夫口中的藥老三，難道就是苗疆名醫聖手藥老子？

色誘鏢客計難逞

半個時辰後，沙成山睡着了！扁奇掩起房門，怔怔的坐在床邊，張愛寶幾次催他，他都不走，於是，張大夫回藥店去了！

沙成山睡得眞是香又甜，這一覺直睡到二更天！

扁奇見沙成山猛古丁挺身子，眞的嚇了一跳，道：「老弟台，你醒了？」

沙成山下得床，道：「扁老，甚麼時辰了？」

扁奇道：「離子時尚有一個多時辰！」

沙成山道：「糟了！」

扁奇道：「甚麼事情糟了？」

於是，沙成山對扁奇道：「我把秦百年女兒秦紅囚在山洞中，言明三天到四天，一定放她出來，子時一到我豈不是失約了？」

扁奇道：「如果不遠，你還來得及！」

沙成山道：「龍騰山莊要我兩天內放出秦紅，扁老，我原是今日早上便放人的！」

扁奇道：「不急，不急，你正可以把秦紅掌握在手中，逼他們替你找出丘蘭兒母子！」

猛搖搖頭，沙成山道：「丘蘭兒母子不是落在龍騰山莊或虎躍山莊，我沙成山就不能挾持秦紅爲人質，否則豈不落個奸險惡詐的臭名？」

搖頭一嘆，扁奇道：「君子爭義，小人爭權，沙老弟，你是我老頭兒心目中的好樣人物！」

沙成山忙叫進伙計，包了一大包食物，便立刻往方家集西北的槐樹坡走去！

此刻，又是一個圓月當頭的明月夜！

沙成山匆匆的躍過那個突出的危崖，閃身走入洞中！

沙成山並未開口叫，他小心的往洞內走着，便在這時候，微微的他聽到了哭聲傳來，心中不由吃一驚！

越走，哭聲越清晰，正是秦紅的聲音！

沙成山遙遙的望過去，只見油燈影下，只有秦紅一個人在那裏，他立刻叫道：「秦姑娘，沙成山來了！」

裡面，秦紅拭淚望過來，道：「你說話不算數，爲甚麼遲來一天？」

十分歉然的走近前，沙成山雙手把一包吃的送過去！

秦紅一掌打落地上，她雙淚迸流……

沙成山一怔！

秦紅已「哇」的一聲撲進沙成山的懷裡，她認眞的嚎啕大哭起來了……

半晌，沙成山方才托起秦紅下巴，道：「可願意聽聽我來遲一天的理由嗎？」

緩緩地坐下來，秦紅這才拾起地上吃的，邊吃邊道：「好嘛，你說說你爲甚麼晚回來一天！」

沙成山在秦紅身邊，他嘆口氣，道：「果然如妳之言，丘蘭兒母子並未在鳳凰嶺的龍騰山莊上！」

秦紅道：「天下也不只是丘蘭兒一個女人，眞要是找不到她母子，難道你還要……」

沙成山重重的道：「我一定會找到她母子的！」於是，沙成山把這次鳳凰嶺遭遇，詳細的說了一遍！

當沙成山說到一路回來遭人截殺的事，秦紅冷冷的不再開口了！

沙成山沉聲道：「秦姑娘，妳以爲是誰在要我的項上人頭？」

秦紅白了他一眼，道：「幹你這一行的，太多的人在等着割你的人頭，我怎麼會知道？」

沙成山突然道：「會不會是妳爹？」

秦紅全身一震，道：「我不敢說不可能，沙成山，你應該明白，這種事情我怎會知道？」

沙成山站起身來，道：「好了，秦姑娘，沙成山尚有事待辦，妳可以走了！」

秦紅瞪着一雙大眼睛，道：「你趕我走？」

沙成山道：「我同妳爹，妳舅舅，已是水火不相容，冰炭難同爐的地步，我們還是早早分手的妙！」

秦紅道：「就這麼輕鬆的分開？」

沙成山道：「那要如何分開？」

秦紅道：「你違約晚回來一天，應該受罰！」

沙成山道：「怎樣罰法？」

秦紅想了一下，道：「我不能白白等一天，這樣吧，你陪我在洞中坐到天明，天明之後各走各的，如何？」

沙成山睡了一天，精神極佳，又敷了張愛寶的靈藥，連傷處也已結了痂，他此刻一心想到小村子上找那一對老夫妻，這時聞得秦紅的要求，嘆口氣，便坐下來！

秦紅挽住沙成山一臂，道：「我們談一夜，也算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了！」

沙成山道：「最好是在高山之嶺，大河中央，荒山野林無人地方靜下心來暢談，此刻我心亂如蔴，那有心情暢談？怕辜負妳了！」

秦紅把嫩臉貼上沙成山肩頭，道：「不談也沒關係，就這麼靠在一起也是好的！」

沙成山道：「秦姑娘，我希望妳立刻快馬趕回龍騰山莊你舅舅家中，也免得妳舅舅罵大街！」

秦紅道：「已經晚一天了，再多半天有甚麼關係？」她突然伸手去摸沙成山的鬍子，又道：「你也怪可憐的，一定在想丘蘭兒母子了？」

點點頭，沙成山道：「無時無刻不在想念，如果……」

秦紅幾乎把臉貼上去，她輕柔的問：「如果甚麼？」

沙成山道：「如果誰能指引我一條明路，沙成山必終其生的感激此人！」

秦紅幽怨的道：「我雖貴爲虎躍山莊大小姐，又有舅舅的呵護，但仍然沒有丘蘭兒幸運，唉！」

沙成山道：「丘蘭兒的命太苦了，跟着我就生活在驚濤駭浪的日子裡，大小姐，這種日子妳是不會理解，也不會明白的！」

秦紅雙手摟住沙成山的腰，道：「沙成山，你難道不爲我的付出而動心？」

沙成山古井不波的道：「我是個大男人，怎會不知秦姑娘的心意？然而我不能，人要有自知之明，秦百年是容不得我的！」

秦紅道：「你沒有表示，怎知我爹不答應，如果你能忘却過去，我就同你一起回獅頭山去！」

沙成山道：「可惜的是我無法忘却過去，更不會忘記丘蘭兒母子！」他一頓又道：「秦姑娘，怕

要令你大失所望了！」

秦紅突然笑笑，道：「沒關係，沙成山，我會等，等到丘蘭兒眞的失踪，甚至……」

沙成山叱叫道：「不要說了！」

秦紅並不生氣，她淡淡的道：「不說便不說，何必生那麼大的氣！」

深深的嘆口氣，沙成山道：「對不起，秦姑娘，我有些失態！」

秦紅嘴角一牽，道：「沒關係，如果想同大鏢客沙成山廝守在一起，就必須承受你這般的叱罵，嘻……」

沙成山猛低頭，四目相對！

秦紅的臉孔緋紅中帶着一份渴求！

是的，那是女子特有的表徵，沙成山在柳仙兒身上沒有發現過這副樣子！

因爲，柳仙兒看得淡，看得平淡的人，臉上是不會有這種醉人的艷紅！

秦紅就不一樣了，獅頭山下的虎躍山莊大小姐，看來對於男女間的事還陌生得很，也嫩得可憐！

誰也沒有說話，然而語音在二人的心中激盪！

秦紅心中在小鹿也似的撞擊着：「沙成山，你這小子，怎麼會不敢動手？你怕我會吃了你？」

沙成山心中有着矛盾，他實在難以理解，自己那一點出色，竟然也弄得秦大小姐另眼青睞？

咬咬牙，沙成山猛的摟住秦紅的腰！

只是嚶嚀一聲，秦紅已倒入沙成山的懷裡不動了！

似乎是——山雨欲來風滿「洞」的光景吧！

沙成山有着同秦紅卯上的衝動，他那滿嘴粗鬍子便一個勁兒的在對方的嫩臉上、脖子上、甚至胸前磨蹭着！

秦紅口中發出「咦唔」之聲不絕，兩隻手摟得更緊了！

於是，就在一陣擁抱與熱吻中，沙成山的手觸及到秦紅的衣扣！

他摸了一陣子未解開，秦紅却自動伸過手來，不料沙成山猛古丁一把按住秦紅的手，他仰起頭來！

秦紅一楞，立時把半閉的美眸睜大，她楞楞的看着幾近癡呆的沙成山！

濃重的嘆了一口氣，沙成山道：「對不起，秦姑娘，我失態！」

秦紅有些哽咽的道：「是我，是我……願意……」

沙成山道：「但我却不能……不能因爲自己心中對妳爹這懷恨，而毀了妳的清白！」

秦紅重重的道：「寧願把清白交給你，也不願給那個庸俗的哈玉！」

沙成山道：「算了，就讓我們做個純潔的朋友吧！」

秦紅似是懊惱的道：「沙成山，你大概不是爲了我的清白吧？」

沙成山道：「我實在不願輕易壞了妳的名節！」

秦紅猛古丁跳起來，道：「甚麼名節？甚麼清白？你的心中去不掉爲你生子的丘蘭兒，你想到了丘蘭兒，你仍然忘不了她，沙成山，你心中對她產生愧疚，便不敢接受我對你的愛意，是吧？」

沙成山點點頭，道：「我不否認！」

「你還是承認了？是嗎？」

「當然，大部份也是爲了妳的名節，秦姑娘，沙成山不是浪蕩子，更非江湖上淫徒之流，如果我接納了妳，此生我便要對妳負責到底！」

秦紅咬着嘴唇，道：「如果你是浪蕩子或淫徒，我早就不屑於找來了！」

沙成山嘆口氣，道：「原諒我，秦姑娘，在未確定丘蘭兒母子二人的生死存亡前，我不能接受任何人的愛意，秦姑娘……」

答應護花送回程

秦紅猛的又抱住沙成山，道：「沙成山，你雖然拒絕我的愛，但我並未看錯人，你是一位眞正的俠士！」

伸出雙手托住沙成山的毛臉，秦紅蜻蜓點水似的在沙成山的唇上吻了一下，回頭便走！

沙成山忙追上前去，道：「妳現在要走？」

秦紅未回頭，輕聲道：「你願意送我一程嗎？」

沙成山道：「應該的！」

秦紅道：「你不是要上那個小村子嗎？」

沙成山道：「是的，但我還是要先送妳，因爲我曾經答應江厚生，兩天之內送妳回龍騰山莊！」

「不是已經晚了嗎？」

「是的，晚了一天，但妳只要回到鳳凰嶺上，我還不算對姓江的失約！」

緩緩的走出山洞，沙成山與秦紅二人雙雙趕到平安客棧外，沙成山叫開店門，開門的伙計楞住了！

沙成山道：「快把我的馬牽出來！」

伙計匆匆拉出烏騅馬，對沙成山道：「客爺，你的篷車是不是……」

沙成山道：「暫時不用，好生照顧着！」

秦紅躍上馬，低頭道：「沙成山，你不是要送我嗎？」

點點頭，沙成山道：「秦姑娘，我送妳過沙河！」

秦紅道：「一馬雙跨？」

沙成山立刻對伙計道：「再拉匹馬來！」

秦紅突然躍下馬，道：「不用騎馬，我們走路！」

沙成山接過馬韁繩，道：「也好，我拉馬送妳！」

伙計見二人往街頭走去，楞然站在棧房門口，自言自語的道：「那個女子會是誰？」

秦紅果然未再騎馬，兩個人併肩走着，誰也未再開口說一句話，秦紅沒有，沙成山也沒有！

然而，沙成山十分清楚，秦紅一定知道她爹的陰謀，甚至江厚生的陰謀，鳳凰嶺上張長江就曾經說過——「大計劃」，難道秦紅會不知道？

秦紅當然知道，但秦紅也明白，她想把沙成山這種一流高手拉到爹的身邊，此時怕尚無可能，自己的行動是瞞着老爹的！

原來秦紅找上沙成山，不只是她心儀沙成山的爲人，更重要的是沙成山的武功，他相信，爹爹如要完成武林霸業，沙成山就是不可或缺的人才，因爲一個沙成山，要比遼北黑龍堡的力量可靠得多！

二人各懷心事，然而，秦紅却懷着可怕的心事，沙成山自然不會知道！

春陽露頭，前面一道山崗，沙成山指着前方，道：「十里崗，秦姑娘，我們已離開方家集十里了！」

秦紅笑笑，道：「輕鬆走路也蠻愉快的！」她俏目望向沙成山，又道：「你知道我爲甚麼不騎馬？」

沙成山淡淡的道：「不知道！」

秦紅道：「你答應送我到沙河，沙河距離兩百里，騎馬不用一日，爲了多相聚一時，所以我選擇走路！」

「秦姑娘用心良苦，但我心中却一直懸念着丘蘭兒母子，所以……」

「所以你一直苦在心裡，沙成山，是嗎？」

「是的，我心中是很苦，但爲了感謝秦姑娘的青睞，沙成山苦也認了！」

秦紅咬咬牙，道：「沙成山，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她頓了一下，又道：「當然，我也會以相等代價爲你做一件事情！」

沙成山道：「請講！」

秦紅道：「答應我，不與我爹爲敵！」

沙成山臉皮一緊，道：「我不夠資格，秦姑娘，我憑恃甚麼去同你爹爲敵？」

秦紅道：「你的忿懣，也可以說是一腔熱血，沙成山，你只要不同我爹爲敵，甚麼事情都好辦！」

沙成山冷冷的道：「包括妳昨夜的表現？」

秦紅臉色一寒，道：「沙成山，我不會令你吃虧的，只要你不與我爹爲敵，秦紅幫你找丘蘭兒母子。如果……如果她們確已不在人間，我會挺身而出，不顧一切的嫁給你，爲你生孩子，爲你做羹湯，爲你……」

沙成山全身猛一震，道：「秦姑娘，你能告訴我，有甚麼理由我會與你爹做對？」

秦紅道：「以你的作風，因爲你是『二閻王』沙成山！」

咬牙未再開口，沙成山雙目一緊，他低沉的環視四週，雙目烱烱的繞行在十里坡官道上！

蹄聲十分有韻律的發出「的搭」聲，然而沙成山已似乎聞到一股子血腥味！

不錯，他曾在這坡上同「西陲二十四鐵騎」拚過命，這地方對他並不陌生！

此刻，坡上的那座破廟前面，一排站着四個人，沙成山沒有多看，他拉着馬低頭走向場子的另一端——那是下坡的官道！

秦紅却驚異的叫道：「關大哥，你們都來了？」

停下脚步，沙成山對秦紅道：「有人接你了，秦姑娘，看來我不能送你到沙河了！」

那面，四個大漢併肩走過來！

不錯，四個人之中有三個沙成山認識！

（未完・卅二）

古桃源傳奇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南振岳和艾如瑗騎着馬並肩而行。

上文提要： 東海龍王對黑風婆的真實身份有懷疑，但也祇好同意各派掌門意見直搗她的老巢……「雲中四將」二十年前名滿長城，此際却護着左夫人與衆豪相見，左夫人說明龍學文是她女兒，師姐黑風婆三個月來閉關並未出江湖，但衆豪不相信，也將黑風婆擄人囚在九宮仰天坪，衆人聞訊上惡當，以及昨晚棄徒突圍之事說出……

龍學文目光散渙，呆呆的瞧着左夫人一陣，突然撲入她懷裡，急急叫道：「娘，她不是我師傅，不是……她是惡魔……」

左夫人一手抱着女兒，目光投到黑風婆身上，輕聲的道：「她不是師姐，會是誰呢？唉！真把娘也弄糊塗了。」

東海龍王、靈均道人和雪地神鵰眼看黑風婆突然欺來，同時圍了上去。

玉靈子後退半步，長劍一橫，朗笑道：「黑風婆，妳來得正好……」

黑風婆怒嘿道：「你們少林武當一再上門尋釁，還敢欺侮老婆子的徒弟，欺人太甚，今晚饒你們不得！」

靈均道人雙目金芒暴射，沉喝道：「黑風婆，妳以為咱們饒得過妳？」

黑風婆環目一掃，仰天發出一陣陣桀桀尖笑，徐徐說道：「你們這些人，看來都得死！」

百忍大師低喧了一聲佛號，道：「我佛慈悲，老菩薩既然執迷不悟……」

「老妖婆看劍！」

玉靈子不待百忍大師說完，突然欺身飄進，長劍劃起一個弧形銀光，首先發難！

靈均道人同時發出一聲蒼勁長嘯，南明劍匹練盤空，隨着擊出！

黑風婆嘿然冷笑，身形在兩人劍光中略一迴旋，並不還手，朝百忍大師、東海龍王、雪地神鵰三人尖喝道：「你們怎麼還不出手？難道要等他們死了才上？」

雪地神鵰看她一下欺到身前，沉喝一聲，左右雙掌，連環擊出！

「我佛慈悲！」百忍大師呼的一杖，掃了出去！

東海龍王龍頭枴很快交到左手，同時拍出一掌！

黑風婆一陣桀桀怪笑，身形陡旋，一片濛濛的掌形，陡如山立！一股奇猛罡風狂飆，朝四外捲出！

左夫人身軀陡然一震，失聲驚叫：「真是師姐！」

急急放開龍學文，大聲叫道：「師姐，使不得……」

就在此時，只聽從遠處傳來一聲大喝：「黑風婆住手！」

人隨聲瀉，快若殞星，投入一片灰影之中！

一聲悶雷般巨震！

人影四分，靈均道人連人帶劍，震飛出一丈來遠，落在地上，還跟跟蹌蹌的後退了三四步，方行站定！

他以飛躍縱撲馳名武林，但也吃了飛躍縱撲的虧，身子凌空，終究不着實地，遇上罡氣反彈，就震飛出較遠。

東海龍王、百忍大師也連退了五六步，各自以杖拄地，不住的喘氣。

雪地神鵰臉色蒼白，閉目凝神，看去也負了傷，至少真氣受岔。

武當玉靈子功力較遜，長劍墮地，一手按着胸口，敢情內腑受震，嘴角間血迹殷然！

黑風婆呢？她也連退了三四步，神情獰厲，白髮飛揚，目露驚容！

她身前，多了一個身穿天青緞長袍的紫臉濃眉老者，雙目精芒如電，朝四下一顧，吁了口氣道：「老朽要是再遲來一步，這場誤會，就無法收拾了！」

左夫人瞧得心頭大懍：「這人是誰？竟能從一丈外疾飛而來，從容化解了師姐易發難收的『混沌掌力』」

百忍大師目覩來人，臉露驚容，連誦佛號道：「阿彌陀佛，王大俠多年不見，承蒙適時趕來，九大門派的人都有救了。」

黑風婆怒容已斂，朝紫臉老者襝衽道：「老婆子沒想到王大俠會在此時突然蒞臨，二十年來，老婆子總算已經遵守王大俠的吩咐，只是這些自命正派的人一再上門尋釁，老婆子實逼處此，不得不爾！」

左夫人聽得一驚，聽師姐和百忍大師的口氣，這紫臉老者竟然是名聞天下的托塔天王！

紫臉老者連連還禮，呵呵笑道：「大家都不用說了，這是一場誤會，也是武林一場浩劫，別說有人假冒了妳，還有人連老朽都

冒上了。」

東海龍王、靈均道人等人，也已聽出來人似是托塔天王王公直，心中各自暗暗驚奇，因爲托塔天王精擅易容之術，江湖上見過他的人不多，但無論如何，年紀少說也該在七十以上，可是眼前此人，看去却只有五十開外。

天王現身揭陰謀

百忍大師連忙替在場衆人一一介紹。

大家都是聞名已久，還是初見托塔天王本人，各自說了仰慕的話！

托塔天王王公直哈哈一笑，抱拳作了個環揖，道：「諸位道兄，都是老朽久聞大名的人，今日能在此地遇上，倒是省了老朽許多力氣。」

他說到這裡微微一頓，又道：「數日之前，諸位道兄，由湘西一路追蹤而來，老朽適因另有一件急事，當時無暇和諸位說明，不料這場誤會，差點釀成大錯，老朽實在難辭其咎。」

百忍大師道：「聽王大俠的口氣，好像這個劫持各派道兄，一再以黑風婆出現的人，王大俠早已知道假冒的是誰了？」

王公直笑道：「豈止假冒，這是一場極大的陰謀，主要就是讓你們九大門派和黑風婆拚個兩敗俱傷。」

大家聽到這裡，不覺悚然震驚，再一想，果然不錯！

試想上次仰天坪之役，黑風婆花了許多心機，才把衆人誘入仰天坪絕地，照說，豈肯輕易放過？但黑風婆僅僅在崖石上露了一次面，就輕而易舉的讓大家脫出險地。

這一點，如今想來，正是她要大家堅信九大門派的人，確是黑風婆擄去的，黑風婆已經重出江湖，和九大門派爲敵了。

之後，她劫持了黑風婆門人，一路西行，又故意在路上不時洩露行蹤，誘引大家朝雲南追來，又在野馬山故意把龍學文留下，好讓大家擒住，然後追蹤她趕上烏蒙山，使眞的黑風婆認爲是九大門派的人上門尋釁，尤其瞧到她徒兒被人擒住，自然極易引起誤會。

這一連串的陰謀，當眞毒辣已極！

東海龍王公孫敖早就覺得事有可疑，才暗中囑咐南振岳「將計就計」。

他原想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再採取行動，但因大家都主張救人要緊，追蹤黑風婆，他一個人自然不能獨持異議。

此刻聽托塔天王一說，忍不住問道：「王大俠想必已知這假冒的是誰了？」

王公直道：「諸位總還記得昔年五鬼鬧洛陽之事？」

百忍大師合十道：「王大俠說的是鬼嫗閻婆了？」

王公直微笑道：「昔年五鬼鬧洛陽，洛陽城中，人心惶惶，商旅裹足，雖經少林、華山兩派門人合力偵查，明知是江湖黑道鬧的事故，但始終查不出絲毫端倪，而且越鬧越兇，連大白天裡也鬼影幢幢，公然出現，幾乎使得洛陽城成了一片死城。

「鬼嫗閻婆却在此時，揚言江湖，說只有鬼嫗才能管鬼，少林、華山的門人，算得了甚麼，只要洛陽城中官紳親上邙山相請，她才肯伸手。

「這話傳到洛陽，闔城官紳們正在走頭無路，大家果然焚香頂禮，上邙山懇求，當然經她一去，洛陽當晚就安靜下來。於是鬼嫗之名，就不脛而走。

「江湖上人，自然是不會相信她有驅鬼之能，但驚凜的是連少林、華山兩派，居然都奈何不得她。

「鬼嫗在邙山住了一二十年，儼然一派宗主，倒也不再有甚麼花樣，二十年前，她忽然離開邙山，不知去向，有人說她已經遷去四川酆都，總之江湖上不再有她的蹤影，那知她却搖身一變，另以黑風婆的身份出現了。」

黑風婆臉有憤色，點頭道：「二十年前，江湖黑道，公推老婆子主盟，鬼嫗閻婆從那時起，就和我有隙，老婆子退出江湖，她假冒我的名義，自是極有可能之事。」

王公直笑道：「此人昔年冒你之名，到處爲惡，原是想賈禍於妳，不料妳那時已接受老朽勸告，退出江湖，此後，始終未曾在江湖露面，她就一直冒用了下來。

「老朽當年曾幾次找她，都沒找到，可見此人如何狡獪，那知她竟會和桃花女沆瀣一氣，當上了桃花源的副總護法。」

百忍大師雙掌合十，驚奇道：「阿彌陀佛，桃花女還在人世？」

王公直微喟道：「豈止還在人世，而且在武陵山大張旗鼓，網羅了不少昔年魔頭，江湖上只怕不久就將有一場大風暴隨之而來，老朽正有極重大的事，要和諸位道兄商談。」

他目光一瞥，却沒再往下說。

黑風婆忙道：「寒山就在前面，王大俠和諸位道長，請到寒山奉茶，再作詳談如何？」

王公直點點頭道：「如此也好。」

大家心知托塔天王必有極機密之事，不願當衆說出，這就由黑風婆、左夫人陪同，一起往百石朝天而去。

* * *

下午，未牌時光！

從鴨陂舖通往荊門的一條大路上，有兩匹馬並轡北行。

馬上，是兩個青衫少年，書生打扮，都生得玉面朱唇，不過二十左右。

惟一不同的左首一匹馬上的一位，腰間懸有一柄形式古雅的長劍，鵝黃劍穗，隨風飄揚。

右首馬上的那一位，看去臉色略顯憔悴，身體也較爲羸弱，但他臉上，却一直帶着笑容。

他笑得很甜，從笑容看去，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悅的微笑！

兩匹馬走得並不太快，左邊馬上少年時常手策馬韁，回過頭去，照料着右邊馬上少年。

走了一段路，右邊少年抬頭叫了聲：「大哥！」

左邊少年應道：「嗯……」

右邊少年幽幽的道：「我早就說過，我和你一起走，徒自增加了你的累贅。」

左邊少年笑了笑道：「這也算不了甚麼。」

右邊少年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嫣然一笑道：「還說沒有呢！就是趕路吧，大哥要不是爲了我，何用走得這般慢法？」

他話雖自怨自艾，其實心裡可甜着呢！

右邊少年道：「反正我也沒有甚麼急事，走得慢一點，倒可領略沿途景色。」

右邊少年道：「大哥……」

左邊少年應道：「嗯……」

右邊少年低聲的道：「你眞好！」

左邊少年俊臉一紅，沒有做聲。

又走了一段路。

右邊少年拉了一下馬韁，和左邊少年的馬匹靠近了些，低聲叫道：「大哥……」

「嗯……」左邊少年不敢回頭，口中依然只輕「嗯」了聲。

右邊少年低着頭道：「你瞧到了沒有？」

左邊少年側臉問道：「瞧到甚麼？」

右邊少年道：「快別大聲。」

左邊少年微微一愣，右邊少年輕聲道：「我們後面有人跟着呢！」

左邊少年正待回頭瞧去！

右邊少年急道：「快別回過頭去，這樣就會給他知道，我們已經發覺了他。」

左邊少年暗暗點頭，自己當眞經驗不夠，連這一點都想不到。

右邊少年接着道：「大哥，他就在我後面，你只要用眼梢斜着往後瞧，就可看到他了。」

左邊少年果然用眼梢斜斜的往後瞧去。

右邊少年低聲問道：「看到沒有？」

左邊少年道：「看到了，好像是個老頭，騎在驢子上打盹！」

右邊少年輕笑道：「就是他了！」

左邊少年問道：「是桃花源的人？」

右邊少年道：「不是，逍遙宮的人，我都認得。」

左邊少年輕鬆的笑道：「那是趕路的人了。」

右邊少年認眞道：「不，他已經跟了我們一天啦！」

左邊少年吃驚道：「我怎會沒有發現？」

右邊少年嫣然笑道：「今天早晨，我們在渡江碼頭上，我就發現他了！」

左邊少年心中暗想：「女孩兒家終究比男人心細得多！」

右邊少年立即補充着道：「因爲我發現人叢中有一雙眼睛，一直打量着我，我開始也注意他了，後來我們在鴨陂舖飯店裡吃飯，他就坐在對面那家酒館門口，目光始終盯着我，我才知道他是有意跟蹤的了。」

左邊少年冷哼道：「除了桃花源，還有甚麼人跟蹤我們的？」

右邊少年偷偷的朝後瞧了一眼，低聲道：「大哥，他抬頭來了呢，撇着嘴角，好像在冷笑！」

左邊少年迅速瞥過一眼，毛驢上那個青衣老者，依照打盹如

故，心中不禁暗罵一聲：「這老頭好生狡獪！」

右邊少年道：「大哥，我們走快點好嗎？」

他說話之時，用力拉了一下轡繩，馬匹朝前馳去。

左邊少年跟着抖抖轡繩，道：「別理他，眞要衝着我們來，我們也不是怕事的人！」

兩匹馬忽然加快，一陣急馳，右邊少年回頭瞧去，騎驢的老頭已落後甚遠。

黃昏時分，趕到荊門，騎驢的老頭也並沒跟來，兩人在大街上找到一家客店，才一下馬，便有伙計迎了上來，帶領兩人直上上房。

南振岳因同行的艾如瑗武功已失，吩咐伙計要了兩個相連的房間。艾如瑗連趕日路，覺得甚是疲累，晚餐之後，就掩上房門，熄燈入睡。

南振岳經過幾個月在江湖上的磨練，增加了不多閱歷，自從離開桃花源之後，自己雖然不怕，但因有艾如瑗同行，她是背叛太陰宮逃出來的，又失去了武功，一路上，不得不使他處處提高警覺。

尤其今天，在路上發現了跟蹤的人。

靈台空明生感應

他回到房中，熄去燈火，只和衣坐在床上做着吐納功夫。

快近初更，正當他漸入空靈境界之中，突然如有所感！

要知南振岳的「兩儀玄功」，乃是道家先天之氣，人在運功之時，靈台空明，心靈上的感應高出視覺，只要有人潛入十丈之內，自生警兆。

心中不禁一驚，暗想：「莫非眞有甚麼人來了？這人如能在行動之際，不帶聲息，這份輕功，委實已臻上乘！」

再一凝神細聽，又沒動靜！

正當此時，突然聽到隔房似有極其輕微的聲音，心頭吃了一驚，暗道：「果然有人！」

心念才動，立即一躍而起，晃身直向窗口飛去，人還未近，一扇長窗應手而開，閃電般疾穿出去！

他這一下動作如風，身形落地，目光迅疾向四外一掠，上房一排房間，燈火已熄，那有甚麼人影？

心中依然疑念未釋，故意放重腳步，走到艾如瑗房門口，叫道：「賢弟睡熟了麼？」

房中的艾如瑗並沒答應，心中更覺動疑，舉手輕輕叩了兩下，那知房門竟然只是虛掩着的，木門立時開啟。

南振岳目能夜視，房門啟處，他已一眼瞧清房中空空如也，那裡還有艾如瑗的影子？心中不由大驚！

此人能在不動聲色之間，把艾如瑗劫走，自非尋常之輩！

一時那還敢停留，脚尖一點，立時騰空掠起，縱上屋面，凝目向四週掃視。

這時不過是初更才過，街上夜市正在熱鬧之時，行人往來如鯽，那能找得到夜行人的蹤影？

他翻過幾座屋面，心中已經沒了主張！

尤其到處燈火通明，一個人在屋面上奔行，如若被人發現，準會把自己當作飛賊看待！

艾如瑗被人擄走，爲時不久，此時不追，待得賊人逃遠，更無法追趕得上，但追，連一點影子也沒有，又往那裡追呢？

心中思忖之間，又翻越了幾重屋宇，實在有如大海撈針，一點影子也沒有，就這樣回返客店，心又不甘。

不甘又如何呢？

突然，他想起艾如瑗就是被人擄去，也定是桃花源派人下的手，何愁沒有下落？自己不如先回轉客店，在她房中察看一番，賊人也許留下甚麼痕迹。

匆匆趕返客店，才一飄落地面，陡見艾如瑗房中已經亮起燈火！

心頭猛吃一驚，來不及多想，身形如風，一下閃近房門！

這一瞧，可把南振岳瞧得一呆！

原來艾如瑗好好的坐在床沿上，目光瞧着門口，好像正在等人一般，一眼瞧到南振岳，立時迎着叫道：「大哥你回來了？」

南振岳瞧着她奇道：「妳方才到那裏去了？」

艾如瑗柔婉一笑，道：「大哥不見了我，一定很急，是嗎？我一回來，馬上就去找大哥，那知你已經追出去了。」

南振岳道：「妳到底是被誰擄去的，怎麼又回來了呢？」

艾如瑗道：「就是那個騎毛驢的老頭咯，他用傳音入密，叫我別驚動你，他並沒惡意，祇是有話和我說。」

南振岳愕然道：「他和妳說了些甚麼？」

艾如瑗嫣然一笑道：「我悄悄走出門，他說你可能已經驚覺了，一把挾起我，飛落後窗。」

南振岳暗暗叫了聲慚愧，自己臨事當眞太以粗心，連附近都沒有先搜索一下，一面說道：「這就怪我粗心，從前面上屋，忽略了後窗。」

艾如瑗瞟了他一眼，續道：「他說他沒想到你武功很高，時間太匆促了，來不及多說，明天午後，在茯林嶺山上等我們。」

南振岳道：「旣然沒事了，時光不早，妳快睡吧！」

他因孤男寡女，不願在她房多躭，話聲一落，便自身回房。

掩好窗戶，正待解衣上床，忽然聽到隔房的艾如瑗尖叫起來！

急忙一個箭步，推門出去，奔到艾如瑗房口，目光一抬，不禁大吃一驚！

艾如瑗臉無人色，高舉着雙手，驚佈欲絕的站在床前，她左脚上有一條兩尺來長，渾身雪白，細如竹筷的小蛇，正在蜿蜒朝上游去！

白蛇昂着一顆蛇頭，紅信閃動，已經緩緩的游到她腰腹之間，她快要嚇昏了，身子站在那裏，一動也不敢動！

南振岳縱有一身武功，但對蛇却也心存害怕，一時不知如何才好。

這一遲疑，祇見白蛇已快游近艾如瑗胸口，再不出手，眼看就要游近咽喉了，心中一急，鼓足勇氣，伸手朝白蛇七寸上抓去！

這是他聽人說過，抓蛇要抓七寸。

照說以他的手法，要抓一條小蛇，還不手到擒來？

但因他從沒抓過蛇，心中先有了害怕，這時手指抓到蛇身，祇覺一涼一滑，心頭同時一寒，手腕也隨着軟了！

那白蛇可眞還滑溜，突然回過頭來，一口咬住了南振岳手背之上。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艾如瑗瞧到南振岳空手抓來，急忙尖叫道：「大哥快放手！」

南振岳祇覺手背上微微一痛，急忙揮了兩下，那蛇嚙得牢牢的，那想揮得脫，心中一怕，左手一把拉住尾部，用力一拉，硬生生把蛇拉成兩截，朝地上丟去。

白蛇一痛，更是咬住了手背不放！

艾如瑗祇當南振岳已把白蛇丟出，那知一低頭，瞧到他手背上釘着半截白蛇，四個尖細毒齒，已經深嵌肉中，蛇身還在不住的絞轉！

這一下她幾乎被毒蛇嚙在心上一般，心頭一涼，失聲道：「大哥，你……這怎麼好？」

話沒說完，半截白蛇忽然毒牙一鬆，「啪」的一聲墮落地上。

南振岳祇覺被蛇咬的地方，除了四個齒印，雖在流着黑血，但創口極小，痛楚不大，用手指揉了揉，笑道：「還好，不大痛！」

艾如瑗心如刀絞，急着流淚道：「大哥，快快閉住穴道，別讓毒氣蔓延，這是白線蛇，奇毒無比……」

南振岳見她一臉惶急，忙道：「妹子，我不怕毒的。」

艾如瑗那裏肯信，雙目中晶瑩淚珠滾滾而下，哭道：「大哥你不要騙人，快……快想想辦法，這蛇咬中了人……不過一盞茶……就是內功最精湛的人，也受不住……

「何況你又把牠拉斷了，蛇一負傷，必把全身毒液傾注傷處，發作更快……大哥，你快想想辦法咯，再遲就來不及了……我眞不該嚇得叫了起來，咬死了我，一點事也沒有……」

南振岳瞧她越說越傷心，不由急道：「妹子，我說的是眞話，你看我幾時像中了白線蛇的奇毒？」

艾如瑗聽得一怔，拭着眼淚，朝南振岳手背上瞧去！

那被白線蛇毒牙嚙過之處，血已止住，一隻修長潔白的手背上，祇留了四顆小小齒印，絲毫看不出毒發腫脹模樣。

心頭不覺大奇，半信半疑的道：「白線蛇絕毒無比，咬人必死，大哥眞的沒事？」

南振岳目光一瞥，忽然瞧到地上半截白線蛇，在這幾句話的工夫，已經變成了一段烏黑！

但先前被自己拉斷的半截蛇尾，却依然色白如雪，還在地上絞動！

心頭不覺一凜，忽然想到自己服了舅父秘製毒藥，敢情全身血液中已是劇毒無比，這白線蛇分明是被自己體內毒血毒死的無疑。

想到這裏，不由指着地上，

笑道:「不信,你就瞧瞧,白線蛇不是咬了我一口,中毒死了嗎?」

艾如瑗越聽越奇,睜着眼睛問道:「大哥,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南振岳道:「我從前服過天下奇毒藥物,百毒不侵,妳……」

艾如瑗突然眼睛一亮,變憂爲喜,春花般臉上登時綻出歡笑,口中「啊」了一聲,情不自禁地朝南振岳懷中撲來!

南振岳不防她有此一着,她武功已失,嬌弱無比,不忍讓她摔着,祇好輕輕張開雙臂,抱住她撲來的嬌軀。

祇聽艾如瑗嬌聲說道:「大哥,你……嚇死我了……」

南振岳有生以來,從沒和女孩子接觸過,這一下抱着她嬌軀,祇覺一個綿軟的身子,偎入懷中,心頭頓時起了一陣劇烈的跳動!

一陣少女的幽香,從他鼻息中傳入!

但耳中,他同時傳進一陣極輕微的噓噓之聲!

南振岳悚然一驚,急忙放開艾如瑗的嬌軀,喝道:「甚麼人?」

轉頭望去,祇見一條黑影,好快,在門口一閃而逝!

南振岳身形電射,跟蹤掠出,喝道:「還不給我站住!」

怒懲老三廢右臂

話聲出口,果然腳下一停,驀地轉過身來!

他這一站,南振岳也已認出來了!

此人身穿長僅及膝的寬大黑衫,赤腳草鞋,貌相獰厲,正是自己和龍學文在烏羅司見過面的瑤山五毒使者的老三獨角赤練任長苗!

心頭登時暗「哦」一聲,瑤山五毒,擅於豢養毒物,那麼艾如瑗房中那條白線蛇,準是他暗中放出的無疑,難怪他方才噓噓作聲!

想到這裏,不覺心頭火發,冷冷喝道:「任長苗,那條白線蛇是你偸放的麼?」

隨着話聲,迎面走去!

任長苗聽他一口叫出自己名字,怔了一怔,等到瞧淸南振岳,一時想不起在那裏見過,不覺沉吟道:「咱們好像在那裏見過面?」

南振岳臉露冷笑,兩道烱烱眼神盯着任長苗,道:「不錯,咱們在烏羅司見過。」

這兩句話的時間,已經迫近到任長苗面前!

獨角赤練見他既知自己來歷,還敢毫不在乎的步步逼近,一時倒也摸不準對方路數,不禁厲聲道:「小子,你再不站住,莫怪太爺出手毒辣!」

南振岳冷峻的道:「我問你那條白線蛇可是你放的?」

任長苗獰笑道:「是又怎麼樣?」

倏然欺身上步,一掌迎面劈來!

南振岳見他突出殺手,冷哼一聲,舉掌一揮,硬接住任長苗一掌!

雙掌一碰,「啪」的一聲脆響,兩人之間陡然湧起一陣旋風,南振岳站立原處,夷然沒動!

任長苗却連連後退了四五步,突然獰笑道:「小子,你活不過今晚,太爺懶得和你動手!」

話聲一落,雙腳頓處,人已迅疾無儔的朝外飛去!

南振岳和他一掌接實,已覺掌心微微刺痛,低頭一瞧,掌心似被針尖刺破一般,正有一點血絲徐徐滲出!

再聽獨角赤練口吻,心中立時明白,敢情他掌心暗藏毒針,才有活不過今晚之言,心頭不覺大怒!

劍眉陡豎,朗笑一聲道:「你想走,還沒這麼容易!」

人隨聲發,擰腰之間,暴射出兩丈來遠,足尖點地,縱身直掠,猛向獨角赤練飛撲過去!

這一下去勢如電,獨角赤練祇覺喝聲入耳,頭頂上風聲颯然,一條人影,已飛落面前,擋住去路!

心頭不覺大凜,不由自主的橫躍幾步,反手從肩頭撤下鋼叉,厲笑道:「小子,你想打個痛快?」

南振岳雙目隱射殺氣,冷聲道:「任長苗,你掌藏毒針,暗計傷人,今晚饒你不得!」

任長苗看他身手,心知眼前這個青年,算得是自己生平所遇武功最强的對手了!

但對方已被自己蛇涎毒針所傷,最多也挨不出一盞熱茶時光,縱使他武功再强,又何懼之有?

想到這裏,不禁膽氣一壯,大喝道:「你接得下太爺十招八

招,任長苗就認栽了!」

右腕突然一振,一陣「郎郎」急響,手中鋼叉疾若流矢,猛往南振岳臉上刺來。

南振岳對他掌中鋼叉視若無物,冷嘿一聲,隨身欺上,揮手一掌,直對任長苗胸口擊去!

他身法奇快,任長苗一叉刺出,竟然被對方側身讓開,掌勢已快到胸口不足一尺,心頭大驚,急忙左掌一揮,硬接南振岳一掌。

南振岳這一掌雖然祇用了六七成功力,勁道之强,已足驚人!

獨角赤練一時情急,竟然出掌硬接,雙掌才一接觸,陡覺宛如擊在鐵石之上,當場就被震得連退了三步。

任長苗心中暗忖:「你這小子中了我蛇涎毒針,還敢妄動眞氣,豈不自速其死?」

一面飛快提起一口眞氣,在胸腹間略一流轉,覺得內腑尚無大碍,立時欺身探臂,鋼叉一轉,暴出滿天叉影,向南振岳身前刺去。

南振岳低嘿一聲,劈手一掌,直向叉身拍去。

任長苗瞿然一驚,眼看對方這一掌來勢飄忽,虛實莫測,自己手中鋼叉如被拍中,就非脫手震飛不可,轉念中,鋼叉迅疾劃了個半環,一招「彎弓射鵰」,反削他拍來的手腕。

南振岳左掌沒收,右掌同時疾拍出去。

一股剛猛狂飆,勢如潮湧!

任長苗那敢硬接,雙足一滑,身形橫閃,脫出掌風之外,兇心陡起,猛地厲嘯一聲,縱身撲起!

但聽一片郎郎之聲,夾着閃動叉光,急攻而來。

南振岳終究陡手對敵,眼看獨角赤練似已拚上了命,叉發如電,幾乎全向自己要害下手,雪亮鋼叉,記記擦身而過,勢道勁急!

一時倒也不敢大意,雙掌開闔,展開掌法。

要知南振岳雖是從小由洪山道士授藝,但除了師門威力極强的「擎天三式」之外,洪山道士傳了他一套武當派的「太極劍法」,和一套「太極拳」。

這可並不是他師傅沒有傾囊相授,實因洪山道士一身武學,均已包括在「擎天三式」之中,學會「兩儀眞氣」和這三式掌法,已足可無敵於天下。

何況南振岳是岳家後人,另有他家傳絕技,傳了他一套「太極劍法」和一套「太極拳」,原祇是讓他行走江湖時防身之用!

南振岳祇是怒惱獨角赤練出手歹毒,想略予懲戒,原不想要他性命,自然不願施展師門絕技!

此刻展開「太極拳」,但見掌勢連綿,圓通流暢,如畫太極,任他任長苗叉影縱橫,猛刺急攻,依然沾不到他半點衣角。

「太極拳」虛實相生,剛柔互濟,乃是武當內家掌法的翹楚,任長苗自然認得,片刻之間,兩人已打了二十招以上。

獨角赤練心頭暗暗驚顫,心想:這小子會是武當門下?武當派除了武當三子,自己從沒聽說過還有這麼個年輕高手?

尤其他明明中了自己蛇涎毒針,奇毒見血,早該發作了,何以他還能支持得下去?

心念轉動,手上鋼叉忽然一變,一片叉光愈逼愈近,瞬息之間,接連攻出了十餘叉之多!

鋼叉滾動,郎郎震耳,一片雪亮的叉影,幾乎把南振岳的人影一起淹沒!

兩人這一場激戰,早已驚動了客店中旅客,但這種江湖仇殺之事,誰也不敢探出頭來,黝黑的走廊上,祇有艾如瑗一個人,滿懷焦慮倚窗而立!

她不知大哥的武功究竟如何,但對方獨角赤練任長苗,可是瑤山五毒中惡名久著的人物!

激戰中,忽然一聲冷哼,暴喝,兩條人影交錯盤旋,疾轉如輪的人影,倏然分了開來!

艾如瑗心頭狂跳,急忙凝目瞧去!

南振岳青衫飄忽,靜立如故!

獨角赤練任長苗登登連退了兩步,「噹」的一聲,鋼叉墮地,一條右臂再也舉不起來了!

「大哥勝了!」

艾如瑗心頭狂喜,還沒來得及開口!

祇聽南振岳冷冷的道:「廢你右臂,聊示薄懲,你趕快走吧!」

任長苗雙目通紅,俯身從地上拾起鋼叉,獰厲的道:「朋友請亮個萬兒。」

南振岳冷聲道:「南振岳。」

任長苗冷嘿一聲,雙腳一頓,身形暴射而起,瞬息遠去!

(未完・廿四)

武林長篇連載

絕色四勇士

辛棄疾·文　培　邦·圖

上文提要：冷伊人帶着東方長壽到她的閨房，她提出兩個方案讓他選擇，一是拿走他輸的全部銀子走人；二是在閨房中過上兩天夫妻生活，爲她殺皇甫歸西……秦淮河畔有條「溫柔之鄉畫舫」，舫上的水玲瓏艷名遠播，歌喉甜美，多少風流公子爲她投江自殺。現在「錢塘血手」曲十一郎正爲了上她的畫舫與四人拚殺……

祇不過在柔和的音調中却漸漸的充滿了殺機，好像他吹奏的戰馬行將軍令，殺場漫天是血腥。

笛音越來越高亢，船外面有人尖聲嚎。

隨之又有人落水，水花發出噗通聲。

曲十一郎越吹聲音越怪，到了急切處，畫舫中的四個美人兒已自己在撕扯衣衫。

水玲瓏沒有反應，她臉上一片肅煞。

水玲瓏忽然抓過桌上的七弦琴，雙手十指力挑，那琴發出錚錚之音，宛如這兒突然下了一陣驟雨！

緊接着，她尖聲大吼：「天彪飛臨！」

她的叫聲高亢有力，穿越了那刺耳的笛聲，進入了四個美女的耳朵裏，祇見四個美女漸漸的定下心神，隨着琴聲起舞，便是她們身上穿的舞衫，也在舞中一件一件的撕扯而拋落在一旁。

見過女子赤裸跳舞嗎？這兒就是在赤裸跳舞，四個美女的身上一絲不掛，跳起舞來却又中規中矩，叫人看得以爲她們本就應該如此跳舞而不起邪念。

水玲瓏的七弦琴更見錚錚急響，似高山流水，又似怒濤拍岸，再看那「錢塘血手」曲十一郎，已是臉色赤紅，汗珠可見。

水玲瓏也早已汗濕羅衫了，她的手指撥彈如飛，她的臉上一片煞白！

曲十一郎已在心中有些動搖：「好一曲天魔舞！」

就在他的心神動搖中，幾乎吐血，便也立刻拚命的靜下心神，吹笛震天響！

水玲瓏早就知道曲十一郎吹的是「魔音十八殺」！

水玲瓏如果不敵曲十一郎的這一手魔音，她除了投江逃走，便祇有七竅流血而亡！

四個船孃早已投江逃了。

四個美女，也是水玲瓏身邊的四名女殺手，春風、夏雨、秋霜、冬雪，在拚力抵擋中，不能就此逃走，她們在忍耐中，如處火坑之中，那種難捺煎熬的表現，完全在她們的撕衣衫中流露出來。

琴音把她們的意志力重建起來了！

四個美人兒光赤溜溜的繞着曲十一郎旋動着，她們舉手投足間，輕盈曼妙依舊，飛旋擺動中，秀髮頭上盤旋，在她們那美極的胴體顫動中，曲十一郎似乎雙目就快凸出眼眶來了。

那天魔舞就是在水玲瓏的琴聲中有奪人心魄的威力，換是一般人，早已撲向四美人了！

當然，到了那時候，這個人祇有一途，就是死！

琴笛魔音大搏殺

祇不過曲十一郎不是，他來此是有目的的！曲十一郎的目的，馬上就要說出來了。

仔細看過去，曲十一郎的身子下面有清漬，那是自他身上流出來的，那也表示他的元氣也在耗損。

而水玲瓏的琴音漸漸呈現無力狀，她一樣也表現了全部的精力快耗光。

就在這時候，那春風急忙跳到水玲瓏身邊，她接過七弦琴撫彈！

水玲瓏身邊這四美人，各俱才藝，分別專於琴棋書畫，春風就善於撫琴。

春風雖然功力不足，但曲十一郎似已內力快要不繼，春風嘴角在溢血，曲十一郎忽然收起笛子他不吹了。

「錚」的一聲，七弦琴斷了主弦。

這是一場搏殺，而且不亞於眞刀眞槍的搏殺。

這艘大畫舫中，立刻間沉寂了，便是落上一根繡花針也可以聽見。

四個美人兒交互的撞跌在一起，她們力已使盡，似乎也受了內傷！

對坐着的水玲瓏與曲十一郎，二人閉目半低頭，從現場觀看，似乎是個平手局面。

約莫頓飯工夫，曲十一郎蹣跚的走到艙門口外瞧！

他忍不住的一聲嘆：「唔，今夜好風光！」

忽聽艙內一聲回應：「可惜被你弄砸了！」

曲十一郎似乎一震！

「妳……妳也醒來了？」

「你醒來的時候我就醒過來了！」

曲十一郎道：「你爲甚麼不動手？」

水玲瓏道：「我要弄清楚一件事！」

曲十一郎道：「我來此的目的？」

水玲瓏道：「不錯，你爲甚麼想以魔音十八殺來害我們？我們是歡迎你的！」

曲十一郎道：「我來南京並非是爲了秦淮風光，更不是玩弄花月，我是來找一個人。」

水玲瓏道：「找人？關我們何干？」

曲十一郎道：「有關係，因爲這個人就是你們口中的大龍頭！」

水玲瓏不驚反笑，道：「你找龍頭？」

曲十一郎雙目一亮，道：「我好像眞的找對人了！」

水玲瓏道：「不錯，你找到一個認識龍頭的人了！」

曲十一郎道：「你也僅祇認識龍頭？」

水玲瓏道：「不祇認識，而且我也聽他的。」

曲十一郎臉上的汗水在風乾，他笑得十分勉强，但也十分坦然。

「能告訴我，龍頭在甚麼地方嗎？」

水玲瓏道：「你這句話也是我要說的。」

曲十一郎的臉皮扭曲了一下，道：「怎麼說？」

水玲瓏道：「龍頭有各種方法可以見到我，但我却沒有辦法找到他，如此而已！」

曲十一郎不能不相信水玲瓏的話，如果是遁詞，水玲瓏在這一招上就佔了上風。

曲十一郎想了一下，道：「我好像祇有相信你的話了！」

水玲瓏道：「因爲我說的是實話！」

曲十一郎冷冷道：「好，我在南京等，過幾天我再找你，到時候我不用吹魔音十八殺，我直接出手！」

水玲瓏道：「我想知道爲甚麼你找龍頭？」

曲十一郎道：「有人花銀子買他人頭。」

水玲瓏淡淡的道：「我聽過許多人要摘龍頭的人頭，可是到後來這些人的頭反而掉了！」

曲十一郎道：「所以這一回我來了！」

水玲瓏道：「你就那麼有把握？」

曲十一郎道：「我若沒把握，我也不會直接告訴你我是來殺龍頭的了。」

水玲瓏道：「好，你告訴我，你住在甚麼地方，有了消息我就去找你！」

笑笑，曲十一郎道：「不用你找我，我會找你的。」

水玲瓏嘆口氣，道：「今夜我眞心要陪你遊江的，可是你這一攪和，遊興還有嗎？」

她緩緩的起身，又緩緩的走近曲十一郎。

水玲瓏眞美，她半披濕衫，道：「你還想不想遊江？」

曲十一郎道：「你好找機會殺了我？」

水玲瓏道：「不會的。」

「是嗎？」

「當然是的，因爲你還沒告訴我是誰要你來刺殺我們的龍頭老大。」

曲十一郎道：「不錯，有關這一點，江湖規矩，不能出賣花銀子的主顧。」

「咭……」

水玲瓏忽然笑了。

曲十一郎道：「有甚麼好笑的？」

水玲瓏道：「今夜如果我稍有準備，曲大公子，你不一定勝過我。」

她俏皮的斜視曲十一郎，又道：「我祇不過是龍頭一個手下而已，而龍頭手中究竟有多少高手，連我也不清楚，你想獨殺龍頭，我以爲你是癩蛤蟆打呵欠，好大的口氣！」

她在曲十一郎微笑中，雙臂勾住了曲十一郎的脖子，更把雙唇迎上去了。

曲十一郎猛烈的抱緊了水玲瓏，這時候水玲瓏才發覺，曲十一郎也是衣衫濕透了！

曲十一郎用力的抱住水玲瓏，如果水玲瓏對他突下殺手，他相信在他死之前必會攔斷水玲瓏的腰。

然而，水玲瓏未偷襲，她宛似一頭小綿羊一般抱着曲十一郎。

緩緩的，也是俏皮的，水玲瓏道：「我們都非泛泛之輩，是嗎？」

曲十一郎道：「我們也不是神！」

水玲瓏道：「你見過神嗎？」

曲十一郎道：「我肉眼凡胎！」

水玲瓏一笑，道：「我也沒見過，只不過我們爲甚麼不把自己扮成神？」

曲十一郎道：「神是無所不能的，你行嗎？」

水玲瓏道：「我們可以放棄敵對，心胸開朗的忘了一切不愉快，過幾個時辰神的時光！」

她指指江面，畫舫已往江下漂去！

「曲大公子，我們作江上遊，我們也彼此關愛，彼此體貼，就如同一對新婚夫妻一樣的過這一夜！」

曲十一郎道：「你要我留在你身邊直到明天？」

水玲瓏道：「是的，我會令你滿意的！」

曲十一郎道：「你以爲我會安心的留下來？」

水玲瓏道：「所以我要你扮神，我們拋去煩惱，彼此沒有仇恨，難道你不能？」

曲十一郎道：「你說動我了！」

水玲瓏立刻取出一隻瓶子，她傾出幾粒藥丸在四女口中，等到四女清醒坐起身來，每人發覺一絲不掛，也不太過羞怯的轉入另一艙房中。

水玲瓏已對曲十一郎道：「她們四人，各俱才藝，今夜我們江上作樂，你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曲十一郎道：「然後你找機會把我殺了！」

水玲瓏道：「我說過，在我還未明白甚麼人出銀子請你來殺龍頭之前，我絕不會對你動手！」

曲十一郎道：「我也相信你說的話。」

就在這時候，四個美人兒過來了！

曲十一郎見她四人披紗拖地，笑聲好聽，便也忍不住的哈哈笑。

他果然要把自己變成神了！

他也忘了剛才那緊張的搏鬥，就好像剛才大家只不過開一場玩笑或遊戲。

春風四女也一樣的淺淺而笑，水玲瓏的表現，她們立刻有反應。

香湯已備，水玲瓏却陪着曲十一郎沐浴。

畫舫中有的是換穿男裝，曲十一郎並不爲意，他認眞的在觀賞着水玲瓏的各動作，這中間還包括了水玲瓏的盆浴與穿衣！

＊ ＊ ＊

酒與小菜又擺在畫舫的最上層，三更天江上月兒特別亮，那圓月就好像有兩個，一個在天上，另一個月亮却在江中閃耀着。

水玲瓏對坐在一張玉桌邊，曲十一郎聆聽着春風的琴聲，那

辛苦和曲十一郎搖着小舟駛進了玄武湖。

是十分動聽的小橋流水，春風姑娘的琴藝是高超的，要不然，她也不會成爲水玲瓏身邊的人了。

有琴聲，當然有歌聲，另外三女輪流唱，江面上一片祥和與歡樂，因爲曲十一郎拉過水玲瓏入懷之後，也相對的笑了！

當二人緊貼在一起的時候，春風四女便輕盈的走了，四女分成兩組去掌船舵了！

她們不搖船，但却很會穩舵，大畫舫悠悠的往江下游漂着。

上面，曲十一郎抱起水玲瓏，他雙目似乎欲噴火的對水玲瓏道：「便是神，也會有慾念！」

水玲瓏道：「你可以把我吞吃掉的！」

曲十一郎道：「我這就打算吞吃你了！」

曲十一郎似乎出氣有聲了！

＊ ＊ ＊

畫舫上有床，水玲瓏的床有機關，當曲十一郎放眼四下張望中，突然嘩啦一聲響，艙壁露出個半月門，只一看就明白那是女子的閨房。

那眞是個安樂窩，說是溫柔之鄉，實不爲過。

只見輕紗幔帳，銅羅大床，床的一邊還掛了一張貴妃出浴圖，生動美麗，栩栩如生，就好像冲着曲十一郎在微微笑。

曲十一郎也笑，他把水玲瓏放在床上，然後他自脫外罩，那是船上的長外罩，此罩一脫，他便也一絲不掛了。

水玲瓏不自解輕紗外套，她反而十分鎭定得眞像一尊玉雕神像。

當曲十一郎向她撲上去的剎那間，水玲瓏有了不尋常的反應。

水玲瓏的手上多了一把刀。

那是一把十分尖又利的刀。

她雖然仰臥床上，但她那把刀擧在手上，曲十一郎吃的笑了。

「怎麼了，不是要當神的嗎？怎麼突然間又庸俗不堪起來了？」

「你怕了嗎？」

「不是怕，而是覺得此時此刻出現一把惹人討厭的尖刀，實在不調和。」

水玲瓏道：「其實，不調和的是你！」

「怎麼說？」

水玲瓏道：「你怎麼不想想，我們之間都在扮神，只不過那是神，神是公道的，你是不是想佔

有我？」

曲十一郎一怔，道：「妳不想？」

水玲瓏道：「如果你扮的是神，那就告訴我是何人花銀子叫你刺殺龍頭，那樣再壓我，也算公道！」

她冷笑一聲，又道：「如果你自以爲是鬼，你更不能上我的床，因爲我討厭鬼！」

曲十一郎愣了一下！

水玲瓏又道：「只要你對我說了，你在我這兒睡上十天也受歡迎，否則……」

曲十一郎道：「否則又怎樣？」

水玲瓏道：「否則我送你下船，你不是等我的消息嗎？那就去等吧！」

曲十一郎狠狠的嚥了一口口水，他木然的抓起外罩披在身上了。

他這個動作就是表示他偃旗收兵了！

他是個殺手，一個有原則的殺手，如果一個殺手失去了原則，這個殺手不但會惹人看不起他，而且也會短命！

江南四大公子就是名殺手，但慾火可以壓一壓，人格不能有失。

曲十一郎走到艙門外，他重重的猛吸一口江風。

他的腦海中浮現着水玲瓏那誘死人不償命的胴體。

水玲瓏的一擧一動，充滿了誘惑，還有……

曲十一郎還是忍不住的回頭看向艙內，他看得雙目圓睜如銅鈴。

水玲瓏在銅床之上倒栽葱，她頭下足上在運功，一動也不動。

她也赤裸，曲線之美，實在火。

多少人一輩子也沒有見過那麼美的裸女會在床上倒立。

曲十一郎低吼一聲回身撲過去，但水玲瓏扭腰又坐起來，她吃吃一笑，道：「當神還是當鬼？」

尖刀仍然在她的手上。

曲十一郎咬咬牙，右掌拍打在左掌上，忿忿的道：「水玲瓏，你太過份了！」

水玲瓏道：「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

曲十一郎怒道：「我不當神，但也不會當鬼，快叫船靠岸，我上岸了！」

水玲瓏笑了。

她對艙外一聲叫：「是誰當班？」

「姑娘，是我呀，冬雪！」

「攏岸，曲公子要上岸了！」

「姑娘，船快漂近燕子磯了！」

「攏岸，叫她們起來幫忙！」

曲十一郎在換穿回自己的衣褲，他沮喪極了。

不料，水玲瓏却走近前。

水玲瓏也把手伸過來了。

曲十一郎冷冷的道：「幹甚麼？」

水玲瓏道：「噫，曲大公子呀，你應該知道我這『溫柔之鄉畫舫』是幹甚麼營生吧？」

曲十一郎道：「知道！」

水玲瓏道：「那就不用我多作說明了！」

她的手伸得更高了，掌心向上。

討銀子就是她的那模樣。

曲十一郎道：「水玲瓏，你打算索我多少銀子？」

水玲瓏道：「四條人命該値多少？」

曲十一郎道：「甚麼四條人命？」

水玲瓏道：「曲大公子，你忘了你吹奏的『魔音十八殺』了，害得我的四名船娘投水而亡……」

「不，不是而亡，是逃了！」

水玲瓏道：「你怎麼知道她們沒死？」

曲十一郎道：「中了魔音十八殺，必七孔流血而亡，她們就逃，當然沒有七孔流血，她們也死不了！」

水玲瓏道：「我會在江岸等，如果她們回來，我當然不再追究……只不過……」

她的手仍然未收回：「我們這是載客遊江的畫舫，每日打點花費，目的還不就是爲了賺取銀子，如今咱們也侍候過曲公子了，難道曲大公子拍拍屁股走人了事？」

曲十一郎道：「妳是討銀子了？」

水玲瓏道：「討我們該討的銀子。」

她說這話，聽得人頓覺冷冰冰的不自在，剛才的那股子媚勁全消失！

曲十一郎已端正好衣衫，濕濕的衣衫褲子還眞有點冷嗖嗖的。

他自袋中摸出一張銀票，抖了一下，道：「水玲瓏，我知道你

不在乎銀子，你只在乎如何殺我！」

水玲瓏道：「剛才我是想殺你，但時機挽救了你，此刻我只注意銀子！」

她接過銀票，月光下看了一眼，冷冷道：「把我們當成一般酒家妓院了，一百兩銀子呀，你也拿得出手！」

曲十一郎道：「嫌少？」

水玲瓏道：「而且少得離譜！」

她指着南京方向，又道：「我相信昨日在岸邊同你對決的四人，他們如果上了我的畫舫，絕不會如此丟人現眼，寒傖得這一百兩銀子，還不夠姑娘買花粉的！」

曲十一郎道：「你想要多少？」

水玲瓏立刻問道：「花銀子叫你刺殺龍頭的人，他給了你多少銀子？」

一怔，曲十一郎道：「很大的一個數目！」

水玲瓏道：「那是因爲龍頭是個人物，而刺殺龍頭之人，如果也想人物，就不該只有這一點銀子！」

曲十一郎想不到水玲瓏如此刁蠻厲害！

其實，他應該明白，龍頭的手下都是厲害角色！

縱橫在秦淮河上的女子，都不是省油燈。

* * *

曲十一郎咬咬牙，他抓起一把銀票砸在水玲瓏的掌上，忿忿的道：「拿去！」

水玲瓏道：「曲大公子，你這是多少呀！」

曲十一郎道：「自己去數！」

抬頭，見畫舫距離岸邊七八丈遠，曲十一郎也不等水玲瓏再對他施刀，拔身半空中，口中一聲長嘯，七個空心觔斗往前滾翻，人已到了岸上了。

「水玲瓏，我會再找你的，到時候若無龍頭下落，我必取你的命！」

水玲瓏的回答是幾聲尖笑。

這一回她笑得眞難聽！

南京江邊晤公子

曲十一郎奔去的方向是南京！

畫舫上，水玲瓏對春風道：「去，跟定他，看他落脚在甚麼地方！」

於是，一條細細的黑影也飛落在岸上了！

春風去跟踪曲十一郎了！

那畫舫就快碰岸了，忽聽水玲瓏道：「你們都上來吧，折騰了大半夜，只弄清楚這小子是來找龍頭的，眞的氣死我了！」

她的話甫落，只見船尾舵下水面，四個船娘爬到船上來了！

原來她們四人均有水下功夫，落入江中以後，立刻潛在船底，聽不到曲十一郎的「魔音十八殺」！

經過這一陣的水中漂流，四個船孃累得上得船來直喘息，幾乎站不直身子了。

* * *

畫舫往南京方向駛去，這時候五更天了吧！

五更天，也是快天亮日出的時候。

五更天，不少人還在睡覺，但這時候有個人站在江邊上四下看。

這個人長得還眞蕭洒，玉面朱唇，那是說這人有點像女人，至少有些女人味。

但如果同他對上話，就知道他說出的話像石頭。

石頭是硬的，石頭也叫人不愉快。

這個人不是普通之輩，他乃江南四大公子之一的「恨海飛鷹」辛苦，人稱他東海公子。

東海公子一口蘇北話，唔噥啊啦的在罵人了！

「操那娘的小癟三作風，去了不見人回來，莫非是死在江中了。」

他這裡邊罵邊走動，遠處傳來一聲吼叫！

「辛苦，就知道你會找我！」

猛回頭，辛苦笑了。

「沒死就好，操那娘的，以後少扯爛污了！」

那人已奔過來了！

奔來的不是別人，「八手遮天」曲十一郎是也。

曲十一郎站在「恨海飛鷹」辛苦面前，他有些狼狽。

辛苦的眉頭一緊，他欲言又止。

欲言又止，那是他要曲十一郎自己開口，因爲如果他開門見山的問，曲十一郎準沒面子。

曲十一郎抖抖濕衣，苦苦的道：「我幾乎找到……嗯，至少找出龍頭的消息。」

他當然先說爲甚麼他這麼狼狽，如果他說出被水玲瓏耍了個

團團轉，幾乎落荒而歸，多沒面子。

江湖上誰都愛面子，曲十一郎自不例外。

辛苦淡淡一笑，道：「沒死就好。」

曲十一郎並不發怒，他最明白一件事，如果他有不幸，辛苦就會找人拚命，江南四大公子中，他二人的交情最好不過。

如今辛苦如此說，就好像做長輩的打罵自己的孩子一樣，但如果這孩子被別人打罵，做父母的就會爲了孩子而與別人拚命。

曲十一郎道：「辛兄，你不會盼我早完蛋吧？」

辛苦道：「你長命百歲，對我有甚麼好處？」

曲十一郎道：「至少對你無害。」

「哈！」

「哈！」

兩個人忽然相視大笑。

指着一條小舟，辛苦對曲十一郎道：「上船，那是我在江邊租的小舟。」

曲十一郎道：「我要換換衣褲吧？」

辛苦道：「你也要吃東西。」

曲十一郎道：「辛兄眞細心，早安排好了。」

辛苦道：「猴頭燕窩，海參魚翅，十錦老湯之外，另加一隻肥美的南京板鴨，這些東西我早在玄武湖的『水上人家酒樓』訂妥了。」

曲十一郎立刻笑了。

* * *

小舟搖得很快，小舟上的兩個人心事也旋轉得快，辛苦不開口。

不開口更會令人煩惱，辛苦就在皺眉頭。

曲十一郎的心中也一樣不悅，他說過，他必會再去找那「溫柔鄉大畫舫」，祇不過他心中明白，如果再找去，免不了一場搏鬥。

曲十一郎想不到冷伊人的武功會抗拒他的「魔音十八殺」，而他本來打算以此魔音，先控制住冷伊人，逼她說出龍頭在甚麼地方，不料……」

* * *

小舟很快的轉入玄武湖了，就在玄武湖南邊的江岸附近，一大片柳林中，那座三層樓閣十分醒目的矗立在一片翠綠中。

那兒也是遊客集中的地方，無他，而是這兒有一座馳名江南的大酒樓「水上人家大酒樓」。

爲甚麼酒樓在岸邊而起個名字「水上人家」？

瞧，水上人家酒樓正面很突出，突出的部份被修整得宛如龍身船首，酒樓後面，便是七彩奪目的龍尾，再加上花牆成列，帆樹兩邊，乍看起來就是一隻碩大的水上龍船，富麗而堂皇。

能來此的客人，都是有頭有臉的豪客，在這兒，跑堂侍候，上菜提茶的可不是甚麼美女，而是健壯漂亮二十上下的小伙子，他們那身俐落打扮，還以爲他們是天山高處下來的雪人，不但唇赤面白，一身衣衫也白得耀眼。

這些小伙子聰明伶俐，服務週到，更加記憶特佳，來過的客人無不出手大方的往往小費多過酒錢。

辛苦與曲十一郎併肩走過來了。

從酒樓裡奔出個小伙子，他撫掌笑迎上來，他的表情叫人看了就想掏一把錢塞過去。

辛苦就塞了一張銀票交在那伙計手上：「快去，爲我這位兄弟買一套從裡到外的衣裝。」

「是、是，必不令二位公子失望。」

水玲瓏和曲十一郎閉目半低着頭。

這人立刻奔出酒樓，刹時不見了。

於是，另一伙計迎上來了，他彎腰適度，手指二樓，道：「公子，是不是立刻上菜？」

辛苦道：「上菜，祇不過把陳紹換成高粱。」

「是，是，立刻辦。」

曲十一郎道：「辛兄，我是需要一醉。」

辛苦道：「你需要怯寒不需要醉。」

* * *

那是一間雅座，一張桌子祇坐了兩個人，門帘拉下，曲十一郎祇是雙唇在蠕動。

他唯一可以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僵持住了。」

辛苦道：「這個女子太厲害了。」

曲十一郎道：「而且厲害得出人意料之外。」

辛苦道：「如果我昨天也去到畫舫上，也許咱二人合力可以制住她。」

曲十一郎道：「我以爲實在太難了。」

辛苦道：「她已承認是龍頭的人，祇不過她騙說祇有龍頭找她，她無法找到龍頭，這話你相信？」

曲十一郎道：「表面上她說得很自然。」

辛苦道：「騙人的人，說出的任何事物都叫人以爲是眞的一樣。」

曲十一郎道：「那女子想以龍頭的消息，來換取咱們的主顧，我幾乎把持不住。」

辛苦舉筷吃菜，忽的打出手中一隻筷子，祇見那筷子錚的一聲穿過木板，外面傳來一聲「唔」。

「唔」聲沉悶，不再有第二聲，等到辛苦掀帘往客廂後面轉去，那地方甚麼也沒有。

那地方堆了幾件傢具，地上也不見血跡。

辛苦剛回轉客廂，有個小伙子把辛苦的筷子送了回來，笑道：「怎麼把筷子拋了，是不是嫌髒？」

辛苦淡淡笑了。

曲十一郎對那小二道：「衣衫還沒買回來？」

那小二道：「就快回來了。」

果然，上街去的伙計，抱着一包衣物走進來了。

曲十一郎接過衣衫，匆匆的換穿上，頓覺輕鬆自在不少，而且他發現這套衣褲的搭配顏色，大都是他所喜歡的，就好像是自己親人爲他縫製的。

指鹿爲馬是龍頭

曲十一郎容光煥發起來。

辛苦淡淡的道：「那個人眞走運。」

曲十一郎道：「辛兄，你何必那麼急於出手？」

辛苦道：「甚麼意思？難道叫他把咱們的話全部聽去？還是另有目的？」

曲十一郎道：「我的意思是將計就計，那人偷聽牆根，何不叫他聽個夠，咱們便可以加以利用，可是……」

辛苦淡淡一笑，道：「曲老弟，當咱們進入這間客廂的時候，我就覺得不太尋常，咱們在二樓，爲甚麼後面堆有雜物？」

曲十一郎忽的移動，他移動得就像急流中的游魚，了無聲息的到了客廂後面。

辛苦不動，他舉杯吃着酒。

那酒很香，令他吃了以後還點着頭。

* * *

有個老者把個畫框往客廂後面堆放。

那兒已堆放了十幾個畫框，從外觀上看，那也是個往後面下樓的走道，便是堆放些傢具也不會令人起疑。

那個老者既乾又瘦，鬍子半尺長是花白的，一身粗布衣裳，雙手粗糙得好像要脫皮了。

這樣的老人大概祇能在這兒打雜幹點粗活兒。

曲十一郎就站在後樓梯口，他堵住了老人的去路。

那老人衝着曲十一郎打躬彎腰微微笑，就好像窮人見了富家郎那種卑躬屈膝的模樣。

老人不開口，他側身已越過曲十一郎，正準備自那個小小的後樓梯往下走。

曲十一郎忽然開口了。

「老頭兒！」

老人家聽得這聲叫，忙回頭，曲十一郎忽的出掌拍過去，而且掌勢凌厲。

雖然掌勢凌厲，但若會武之人，必自然的左右閃，因爲身後是樓梯，樓梯一共十一階。

老人沒有閃，他也幾乎不知怎麼閃。

曲十一郎的一掌已拍在老人的身上，沒有重傷老人，但老人

已往樓梯下滾落。

老人發出哎呀叫喊，傳來鼓哩隆咚聲。

樓梯下面並無人，下面是通後二院的走廊。

於是，一個幽靈似的人影疾落下來，就在老人的頭快撞到地面的利那間，這幽靈已抓牢老人的一腿。

曲十一郎抓緊了老人一腿不放。

曲十一郎的雙腿却勾在樓梯正中央，他頭下足上的冲着老人笑了，道：「沒摔痛吧？」

老人的臉色也灰了。

有人如果氣極了，也會是老人的這種臉色。

「客倌呀，你想害死我呀，沒仇沒冤的。」

曲十一郎一笑，道：「開個玩笑，害你受驚。」

老人道：「開這種玩笑呀！」

老人家抖落曲十一郎的手，忿忿的往後院走了。

曲十一郎怔住了。

「難道他眞的不會武功？」

他走回客廂中，辛苦笑笑，道：「你白忙了。」

曲十一郎道：「他不會武功。」

辛苦道：「他會武功。」

一震，曲十一郎道：「你怎麼知道？」

辛苦道：「他未扭傷，他也未破皮，他甚至中氣十足，如果……」

曲十一郎一聲叫，道：「伙計！」

附近有個年輕伙計走進來了，笑嘻嘻的。

這兒的伙計都是笑嘻嘻的招呼每位客人。

「二位公子，請吩咐！」

曲十一郎道：「你們這兒是不是有個瘦小老頭兒，他的鬍子灰白，有這麼高。」

年輕伙計一笑，道：「有！」

曲十一郎道：「他叫甚麼？」

「老胡！」

曲十一郎道：「老胡是幹甚麼的？」

年輕伙計笑笑，道：「老胡原是打雜的，祇不過他年紀大了，東家叫他少幹活，可是老胡不願吃閒飯，除了學着畫畫以外，偶爾也幫幫灶房的工作。」

經過伙計的解說，便辛苦也怔住了。

曲十一郎道：「可以把老胡叫來嗎？」

年輕人道：「我去叫。」

伙計匆匆的走了。

曲十一郎對辛苦道：「你我都看走眼了。」

不旋踵間，伙計走來了。

胡老頭未來，因爲伙計對曲十一郎說：「胡老爹去畫畫兒了。」

曲十一郎怔住了。

辛苦立刻對曲十一郎道：「吃飽喝足，咱們走吧！」

他付了賬，當先走下樓。

曲十一郎心中緊緊的，他心中塞滿了胡老頭的影子，因爲胡老頭不像是個雅士。

＊　＊　＊

泛舟在玄武湖上，玄武湖的湖面上已有幾條畫舫在湖中划着。

從北面一道長堤上，遊人可以看清楚附近紫金山上的風景。

曲十一郎與辛苦二人並非是來遊湖的，二人出了酒樓就打聽老胡的去向，不料走了一段路無人知道老胡的模樣了，二人祇有找一條畫舫漂蕩在湖面上。

二人也打算守在船上不下去，甚至還打算把這條畫舫包下來。

＊　＊　＊

一道林蔭深處，走出一位女子，女子的右手上纏着紗布，她走得緩慢，當她走到一棵老柳樹下面的時候，她站在湖邊不走了。

附近有個老人，那個老人在描繪風景，如果看他畫，必會叫人吃驚，因爲他畫得太好了。

不祇是他畫得好令人吃驚，他出口的話也叫人吃一驚，因爲他是對那女子說的。

「聽着，龍頭叫你們把船靠在岸邊，甚麼地方也別去了，免得多生枝節。」

那女的抬頭看樹上，但她口中却說着：「水姑娘派人盯來，我幾乎被竹筷傷到要害，我出掌拍……」

「太不小心了，龍頭叫水姑娘，定要把甚麼人買他二人前來行刺的主謀找出來，你快走吧！」

那女的還揚起絲巾對樹上的鳥兒吹口哨。

她走得好像十分愉快。

當然，她實際上很痛苦，手掌被竹筷扎了個洞，她內心也痛苦。

＊　＊　＊

那一段柳蔭大道是湖堤末端，人們很少往那地方走，但偏

僻的地方也是最好的連絡站。

龍頭的人馬就是把那地方當成連絡站。

現在，胡老頭抱起他的畫架往這面過來了，他走得有些吃力，而且還皺眉頭。

當他發現前面湖邊上來了兩個年輕人的時候，他更是走得十分痛苦。

就在雙方快接近的時候，胡老頭甚至出聲「哎呀」！

前面的兩人，當然是辛苦與曲十一郎。

胡老頭看了曲十一郎一眼，他有些不高興的挾了畫架往邊閃，他不打算同二人打招呼。

曲十一郎伸手堵攔：「別走！」

胡老頭道：「年輕人，你幾乎我老頭子推落在樓梯下摔死，如今是不是想把我老頭兒推落湖中。」

曲十一郎道：「老頭，別裝蒜了，如果你不誠實的告訴我，你們的龍頭在甚麼地方，祇怕今天不祇是把你推入湖中了。」

胡老頭怔怔的道：「你找龍頭？」

辛苦也緊張的道：「不錯，你知道他在甚麼地方？」

胡老頭道：「我正在找這個人。」

他這話眞叫人意外，而且也令人不解。

曲十一郎就在冷笑。

胡老頭道：「上個月有個年輕人，他說有個叫龍頭的人要看看我的畫，我把畫交了那年輕人，不料至今也沒再看到那個年輕人，你們說氣人不氣人！」

曲十一郎冷笑道：「你眞能胡謅！」

胡老頭道：「我說的實話。」

辛苦伸手道：「拿來。」

胡老頭道：「你要甚麼？」

辛苦已伸手奪過胡老頭手上的畫板，祇見上面畫的是山水風景，迎着陽光，也祇能發覺有幾筆是新塗上的。

辛苦嘿然一聲，道：「老頭，如果你不是高人，你就是我們要找的龍頭。」

曲十一郎立即全神貫注，曲十一郎的血笛也握在手上，他繞右三步，堵住胡老頭的去路。

胡老頭却指着自己鼻子道：「指鹿爲馬呀，二位太離譜了吧？」

辛苦忽的冷笑，道：「如果你不是，你就死吧！」

他話隨掌併出，三十二切脈封穴手已自雙掌疾拍而到。

曲十一郎也不閒着，血笛勾出一片金光，把個吃驚的胡老頭圈在他的血笛中。

這二人根本就把胡老頭當成龍頭了。

胡老頭哀叫七聲便滾在地上了，他雙目翻動，出氣急驟，一身的痛苦在他的就地滾動中哀叫之聲漸漸的微弱了，那樣子就是離死不遠了。

遠處的人見這邊有人打架，叫喊着圍上來了。

人們都喜歡看人打架，人們也喜歡看狗咬架，坐山觀虎鬥，總是令人愉快的。

祇有打架的人討厭別人看他打架。

曲十一郎就迎過去，他厲叱：「有甚麼好看的，祇不過打一個扒手！」

曲十一郎的冷酷，令奔來的人立刻又回頭，當然，看打架的人是不願意同人打架的。

但就在這時候，辛苦也過來了。

「走，這老傢伙不是龍頭。」

一怔，曲十一郎道：「怎麼說？」

（未完‧四）

徵稿啓事

「武俠世界」將進行一連串的改革，俾使能與時代同步。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作家讀者惠稿支持。

(一)凡武俠、偵探、奇情小說，都在歡迎之列。

(二)字數分九萬字；三萬字；一萬字三種，一經選刊，稿費從優。

(三)故事內容精彩，本刊會考慮以單行本編印發行。

武俠世界編輯部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夢中劍

司空羽・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三小詢問蒙面人是誰，答不是外人，久後自知……小于和一個邋遢紅鼻頭的人鬥酒，賭的是「四獠」被割下的東西，小于邊睡邊喝，老頭劉毅輸了，但三小却中了蠱……三小被帶到雷天鳴處，小于要求解去三人之蠱與他公平一鬥，在八十招上，小于挨了一掌，於是要求睡半個時辰再鬥，半睡半醒的小于竟在三十招後佔上風……

胡不愈道：「名頭和雷天鳴差不多，但也不能因此去評定一個人的眞憑實學，據說此人技藝極深。」

三小剛住入一家客棧，還來不及洗把臉吃點東西，七個人已站在院中，其中有四個年輕貌美的少女。爲首的女人要三小交出東西來。

小于道：「妳們要甚麼東西？」

那爲首女人道：「『無量壽佛』身體上的一部份。」

小于道：「東西在雷天鳴手中。」

女人道：「你胡說！」

小于道：「眞的，我們交給了他，不信可以問問清雲道人及金聲，他們當時都在雷莊中作客。」

那女人狠聲道：「小子，你們有那份膽氣去見雷天鳴？」

「雷天鳴有甚麼了不起的？怎麼？又請了高手來哩？」

「不錯。」這女人指指其中二人道：「認識嗎？」

小于道：「不認識。」

那女人道：「可聽說過『雷火雙雄』焦氏兄弟？」

至少小徐聽說過。

小徐道：「是不是善使火器以『火燈籠』名聞武林的焦天和焦地？」

那女人道：「算你有點見聞，正是他們二人。」

小徐道：「當然聽說過，鼎鼎大名，如雷貫耳。」

事實上也是如此。

武林中善使火器的，他們兄弟佔一席之地。

小徐道：「既然如此，在下就還給各位，祇不知這位夫人爲何一定要把這四件東西要回去？有甚麼用途？」

那女人道：「在我們回回來說，棺材可以無底，身體却一定要完整，不能缺任何一點，所以要盡一切可能把它找回來。」

小徐一臉虔容道：「原來如此，早知有這隆重的原因，我早就還給妳們了，本來想作標本的。」

小于和盈盈茫然地望着小徐，不知他又有甚麼花梢？

這工夫，小徐以「傳音入密」對兩小道：「我說走時，立刻入屋，自後窗溜走。一定要快，這兩個使火器的傢伙很霸道。」

小于也以「傳音入密」道：「小徐，你有甚麼辦法？」

小徐道：「我當然有辦法。」

這工夫小徐自衣內取出一個寬四寸長七八寸的錦盒，道：「女俠收到這東西，可願意放過我們？」

女人道：「如果能交出東西，可以放了你們。」

小徐道：「好吧，請看這個……」

他打開錦盒，揭開油紙，裡面有四根炮製過而且未乾的東西，像四根灌腸，但顏色和灌腸不同。

那女人正要去接，小徐又縮回手道：「且慢！」

女人道：「怎麼？你要反悔？」

小徐道：「不是我要反悔，而是怕女俠反悔。」

那女人大聲道：「我不會反悔，我要是反悔，早把你們劈了。」

這女人正是「無量壽佛」血手佛的原配「霹靂花」焦嬌。

焦嬌也就是焦氏兄弟的妹妹。

得罪了這女人，他就永遠沒有空。

小徐道：「好吧！但爲防意外，雙方相距十步交接。」

焦嬌祇好忍着，心想，待會再收拾你們。

雙方相距十步，小徐又打開了錦盒。

他既已知道對方對此物如此重視，就已有了主意。

他抓起四根「東西」時，以「傳音入密」喊聲「走！」已經以暗器手法射了出去，四根四個方向。

但這四根東西都不是射向四個女人，而是幾個不重要的人物，這些人知道此物十分重要，就伸手一抓。

抓是抓到了，由於用力過猛，竟把這些東西抓爛了。

這東西陰乾炮製之下，應該更有韌性。怎麼會被抓爛了呢？當然是因爲這是些假貨之故。

因爲眞的在雷莊雷天鳴處。

由於雷天鳴不知此物還有用，早就丟了。

回回下葬，渾身要潔淨，用白布纏身，肢體也要完整。

棺材無底，遺體要全。

這是他們所嚴格要求的。

這四根東西是小徐閒時偷偷假造的，因爲他知道這些女人還會找他們。

那是用糯米粉和其他粘性大的粉調成捏出來的。

那樣子及顏色還眞能傳神。

這也是由於小徐見過那四根東西，做得維妙維肖，那四個女人祇看了一眼，以爲正是她們過去見過的東西。

就在這些人發現四根東西被抓爛，不由驚怒之下，向四個漢子出了手時，三小已竄入屋中走了。

待他們追去，三小已經走出很遠了。

當然，焦嬌首先發現是粉捏成的，不由暴怒。

一個部下道：「他說已送往雷老爺子處了。」

「他胡說！」焦嬌道：「他們可能知道雷前輩很不喜歡他們四人，所以他以爲咱們不敢去問這件事。」

焦天道：「妹子，這三個小崽子還眞夠滑頭。」

焦嬌道：「別讓我逮到他們。」

焦地道：「再去追追看。」

此刻三小早已在十餘里外了，而且慢了下來。

小于道：「小徐，你眞是花梢百出。」

「不這樣又怎能逃過危機。」

「那是用甚麼做的？」

「一些粘性大的粉，主要是手藝精細，顏色傳神。」

盈盈道：「反正這是你的拏手好戲。」

小徐道：「盈盈，可別抱怨，要不是來這一手，一旦落入那些人手中，說不定我和小于的東西也會被油紙包着放入錦盒之中了。」

小于大笑，盈盈却在冷笑。

就在這時，兩騎疾馳而來。

三小以爲是焦嬌等人，因爲隱隱看出是女人，立刻藏入路邊草中，兩騎過去之後，小徐道：「好面熟！」

小于道：「是有點熟。」

小徐道：「似乎在甚麼地方見過。」

盈盈知道，她却不說。

「我想起來了。」小徐大聲道：「是白如意白姑娘。」

盈盈道：「你的眼睛比誰都管用。」

小徐道：「要不是她，就挖出我的眼珠子來。」

小于也以爲是她，但他不願爲此事爭執。

另一個大概是個老僕，但也是會武之人。

不一會，後面又來了三騎，看來是白如意的隨從。

小徐道：「小于，說句公道話，是不是白如意？」

小于道：「驚鴻一瞥，我沒看到。」

小徐相信不是沒看清，而是不願爲此事弄得不愉快。

爲了不再遇上白如意等人，盈盈領路。

三小賭場大斬獲

這又是一家大賭場。

三小進入，接待的人很殷勤，因爲三人穿着入時。先敬衣冠後敬人，古往今來一直如此。

小徐出主意，手頭不方便了，總要弄點錢。

他知道小于不大喜歡這一套，就說此處有蝗蟲，飢民不少，弄到銀子可以順便賑災一番。

這是三十里內最大的賭場。

三人看過所有的賭，最大的枱面還是牌九。

莊家已贏了十餘萬兩。

小徐連押三把，全被吃了，祇剩下五百兩左右了。

小徐以「傳音入密」和小于打商量。

小于以爲不行。

小徐要求他試試看。

於是小于佔了出門的位子，卻由小徐來下注。

小于不久就睡着了，賭錢會睡着，算是一絕。

但睡了一會，他又開始自己下注。

有個賭徒道：「這位老弟連眼皮子都沒有完全睜開，還愁輸不光田地房產嗎？眞是……」

當然沒有人搭腔。

小于把牌配好，一揭之下，本來是「閉十」，沒有想到莊家出了「烏龍」，結果通賠，他贏了五百兩。

接着連贏十餘把，已有三萬多兩了。

小徐拍了小于的肩胛一下，道：「作莊吧！」

小于點點頭，莊家也願意讓他試試。

小于慢慢地洗牌，小徐幫他洗，剛才那莊家還以爲，連牌都不會洗也不會砌，眞是個敗家子，那會不輸？

事實上小于又在夢遊狀態之下進行。

這種狀態之下的人，具備了陰間與陽間雙重的視野，所以別人看不見聽不見的，他可以聽到看到。

牌雖是扣着洗的，他的目光卻可以透視。

因而他砌的牌，打的骰子，都能對自己有利。

第一把他是五、七點，居然通吃。

第二把，他是七、八點，居然吃了剛才的莊家，卻賠了另外兩家，這兩家的賭注總和還沒有那人一半了。

於是十來把，剛才那個莊家輸光了。

他是有名的「郎中」，可以說賭場中的任何鬼畫符他都會，甚至比別人玩得更好更絕，但他卻輸給了小于。

小于推牌而起，表示不玩了。

這工夫一個不男不女，不高不矮，不醜也不俊的華衣人站在小于身後道：「小友，咱們可以賭上一賭。」

小于道：「不玩了，也該收了。」

這人道：「我覺得那位仁兄輸得不值。」

「這是甚麼意思？」

「小友心裡清楚。」

「在下並不清楚。」

小徐往上一貼道：「怎麼？想硬吃呀！」

這人笑笑道：「小兄弟，敢再賭一場嗎？」他閃了開去。

小徐道：「怎麼？你能穩吃？」

這人曖昧地一笑，道：「誰敢說穩吃，祇不過像這位小弟剛才的點子，那可就是穩吃了。」

小徐道：「甚麼點子？」

「似睡非睡，似醒不醒地。」

兩小心頭一動，這傢伙似乎知道一點秘密。

小徐道：「就算如此又如何？」

這人道：「在下想試試看。」

小徐道：「你帶了多少賭本啊？」

「小友想賭多少？」

「我們有二十萬賭資，就希望賭一百萬以上。」

「一百萬就是個大數字嗎？」

小徐道：「老兄，吹牛可不犯死罪呀！」

這人一伸手道：「小兄弟，咱們就擺上吧！」此人往「天門」的位子一坐，「天門」這人本是站着的，見座位被佔去，不由惱火道：「你幹甚麼？」

這人道：「你可以休息了。」

「你憑甚麼說這話？」

「就憑雄渾的賭資，請問兄台還有多少賭資？」

「我有多少干你屁事？」

「要和我們一起賭，至少要有十萬以上。」

「怎麼？你以爲我就沒有十萬兩？」

他伸手一掏，立刻嚷了起來，說是十餘萬兩銀票不見了。

這人冷笑道：「老兄倒是會演戲！」

丟銀票的也是個武林人物，厲聲道：「老子眞的丟了銀票，我看你這個傢伙的嫌疑最大！」

這人道：「你再說一次！」

那人大聲道：「我看你是個賊頭賊腦的傢伙！」

話沒說完，「啪」地一聲吃了一個耳光。

打人的坐下來，被打的向他背後撲來。

打人者似乎不大在乎被打者反撲。此刻被打者自腰上抽出軟鞭，扭頭猛抽一鞭，打人者一扭頭，伸手一抓，就揪住了鞭梢。

小于等人不由稱奇，因爲此人的身手了得。

揪住鞭梢的手法乾淨俐落。

然後，此人手腕一抖，軟鞭竟在此人頭上繞了一匝。

這人大驚，伸出另一手要奪回軟鞭。

此人手一鬆，使鞭的人連退七八步，坐在地上。

很多人都瘋狂地鼓掌叫好。

小于知道此人是來者不善，不論武功或賭技都是好手，要不，就不會如此跋扈，立刻和小徐交一眼色。

小徐叫小于洗了牌，待各家都下了注，小于打出了骰子，竟是「五在手」。小徐不由一怔。

他本來不希望是「五在手」的。

小于在夢遊之下才能神通廣大。現在當然並未施行「夢迴陰陽玄功」。分了牌一揭，竟是一二開步走。

結果是通賠。

小徐和小于交換了個眼色，小徐坐在小于身邊，代他洗牌及砌牌，小于已經睡着了。

他這位「天門」賭客立刻伸手把他推醒。

小徐要攔也已不及，小于被他推醒了。

小徐道：「你別討人嫌成不成？」

「天門」道：「既要作莊賭錢，怎可睡覺要別人代替？」

小徐大聲道：「你少管閑事！」

「天門」道：「我是『天門』，莊家不以正規方式作莊，我們當然有權管這檔子事，對不對呀。」

另外兩家隨聲附和。

小徐道：「好，就讓我來作莊。」

「也行！」「天門」道：「但這一位要離開賭桌。」

小于被逐出莊家的位子。

但盈盈搬來一把椅子讓他坐下打盹兒。

小徐慢吞吞地洗牌，也慢慢地砌牌及分牌。

祇不過怎麼慢也不成，這次揭牌，前五後八，又輸了。

這工夫小于站了起來，木然地站在小徐身後側。

「天門」似乎知道小于的秘密，道：「請這位兄弟遠離賭桌，更要遠離莊家身後。」

小徐道：「你爲甚麼要管閑事？」

「天門」道：「因爲在下不想輸錢。」

這工夫小徐正好打出了骰子。

兩枚骰子在「天門」面前轉了一會才停下來。

小徐正要數出點子，那骰子忽然又翻了個身。

這一翻身，當然點數就不同了。

「天門」大叫道：「不行，弄鬼！」

小徐大聲道：「你前世八成是叫驢托生的，就會吼叫是不是？弄鬼？你說，這鬼是怎麼弄的？說！」

「天門」道：「骰子已停，再運用內力使之改變。」

小徐道：「怎麼改變，你表演一下如何？」

「天門」不敢表演，一旦表演，那些一般的賭徒就會懷疑他了。

「我不會表演，但我知道他在弄鬼！」

小徐道：「你少在這兒胡攪蠻纏！」

「天門」大聲道：「各位，你們以爲骰子停止了，會再翻身嗎？」

「不會！」很多人大聲呼叫。

「好！」小徐道：「你以爲我弄鬼，這樣我會分到大的牌對不？」

「天門」道：「當然。」

小徐一把抓過「天門」的牌，

把莊家的牌放在「天門」處。

「天門」一楞，驚疑不定。

果眞弄鬼，怎麼會交換雙方的牌？

要是未弄鬼，停下的骰子又怎麼會翻個身？

會不會是故意讓他抗議再交換彼此的牌？

這暗示，莊家轉了個彎子，勢在必得。

「怎麼樣？」小徐道：「你以爲骰子弄鬼，我們交換牌如何？如果這次你輸了，可別再怪人了吧？」

「天門」更加狐疑不定。

會不會是詐術，故意換牌，出言激他，要他改變主意不換牌。

「天門」猶豫不定，換也不好，不換也不好。

因爲他這次押了三十五萬兩，眞正是善財難捨。

如此豪賭，非但他冒了大汗，旁觀者也在抹汗。

此刻小于站在賭桌三步以外。

由於他的身材頗高，仍可看到枱面上的一切。

小徐不耐地道：「老兄，你到底是賭不賭。」

「天門」道：「我不要交換了！」

小徐大聲道：「你不是說我弄鬼嗎？」

「弄鬼也不一定交換就能破解！」

小徐道：「不行，非換不可，不然我們有嫌疑。」

「天門」道：「我是決定不交換了！」

他說着把牌又換了回來，小徐要阻止已經不及。

小徐大爲惱火道：「各位看到了沒有？」

「看到了！」有些旁觀者對「天門」也不欣賞了。

小徐道：「萬一你仍然輸了，你會不會抱怨？」

「天門」道：「不抱怨！」

小徐道：「各位都聽到了吧！那就揭牌吧！」

「叭」地一聲，小徐把四張牌放下。

一陣喧嘩聲，有人大叫「天地」兩對。

也就是前面「地」一對，後面大「天」一對。

這樣的對子還眞是少見。

這當然是通吃，小徐雙手一圈，把所有枱面都撥了回來。

光是「天門」就是三十五萬兩，合計約四十萬。

旁觀者的眼珠子都快要彈出來了。

他們眞想不通，是那裏的大財主的公子哥兒，有此大手筆？動不動贏輸幾十萬兩，是開銀鋪的吧？

「天門」的臉色陰晴不定。

他的目光一時而自小于身上掃過。

他似乎知小于有問題，但又說不出問題在那裏。

小徐道：「可以了！在下不賭了！」

「天門」道：「老弟，咱們再賭別的。」

小徐道：「賭甚麼？」

「骰子。」

小徐道：「祇此一次，下不爲例！」

「好，一言爲定。」「天門」祇押了五萬兩。

於是拿來了新骰子，雙方都仔細看過。

「天門」先擲，是九點。要三擲兩勝。

小徐一擲就祇有七點。

「天門」再擲，又是九點。

小徐再擲，竟是六點。但就在這時，桌子搖晃，地板動搖，甚至連房子也搖動，骰子在碗中動了一下。

三小進入一家大賭場。

祇不過都在注意屋子搖動未注意碗內情況。

小徐道：「豹子！」

「天門」一驚，大叫道：「明明是六點。」

小徐道：「各位，在下有沒有動這骰子，應該都看到了吧？」

有些人證明他沒有去動骰子。

「天門」再擲第三次。

骰子落入大海碗內，嘩啦啦一響，忽然有人大叫：「不對！怎麼少了一個骰子，如今祇有兩枚在碗中滾動。」

「天門」自己也大爲茫然，他伸出雙手給別人看。

這都不足以使觀者釋疑。

骰子少了一枚却是千眞萬確的事。

小徐道：「各位，這位老兄自己喜歡玩花梢，又疑神疑鬼地懷疑別人，八成是玩假玩砸了！」

有人道：「搜身！」

立刻有人同意，大聲嚷叫「搜他」！

小徐道：「本來賭博弄鬼，可以揍他一頓，把他的賭資全部充公，在下也不爲已甚，祇把他的枱面沒收算了……」立刻把「天門」的銀票抓了過來。

小徐收起所有的銀票，這工夫盈盈拍了小于的肩胛一下。

小于打了幾個呵欠，三人出了賭場。

身有缺陷性偏激

小徐發現那人也跟了出來。

這人快行幾步，道：「三位跟我來！」

小徐道：「幹甚麼？」

「因爲你們已經中了毒！」

三小不由一凜，小徐道：「是你下的毒？」

「對，毒就下在銀票上。」

小徐冷峻地道：「輸不起是不是？」

「不是輸不起，而是不甘被人愚弄了！」

盈盈暗運眞氣，果然滯碍不暢，道：「誰愚弄你了？」

這人道：「那小子賭錢會睡覺，這是大反常態的事。」

小徐道：「就因爲這樣就以爲別人弄鬼？」

這人道：「有一門玄功，和睡覺作夢有關，祇怕就是這小子施展的一種，用於賭錢上，可算是大材小用。」

三小不由一驚。

由此可見此人非比等閑，小于道：「閣下貴姓？」

此人道：「『渾沌書生』陰洋。」

小徐一凜，脫口而出道：「你就是那個陰陽人？」

陰洋道：「小崽子，你死到臨頭還敢口沒遮攔。」

小徐道：「你本來就是……」

小徐往上一撲，不出三招就節節敗退。

盈盈加入也是一樣，小于出了手，但因中毒，也祇是折騰了四十來招，越來越不濟，最後他自動收手。

因爲小于知道沒有用。

甚至打下去會使毒在體內蔓延更快。

三小當然要跟他走，以此人的功力，三小不中毒也未必穩勝。

此人命運坎坷，但小遇名師，學了一身的絕技。

以及又學了使毒的絕活。

對於當面譏諷他爲陰陽人的人，他絕不留情。

身有缺陷的人，往往有此傾

向，較爲偏激。

三小跟他出了鎮，順着極爲荒僻的山徑往深山中走去。

小徐道：「如果你不給解藥，我們不走了！」

盈盈道：「對，反正是死，何必跟你走？」

陰洋道：「你們跟我走，也許不會死，就算死了也會死得其所，如果在此死了，會屍骨無存！」

小徐道：「我不信！」

陰洋雙手捂嘴作了一陣狼嗥，不一會四面八方有數十隻土狼圍繞來到。一直跟了七八里路。

盈盈怕狼，衹好跟着走。

大約入山十里左右，來到一個山窟之前。

這才發現，這兒的土狼更多，不下數百隻。

三小也可以看出，土狼可能認識陰洋。

石窟很大，看來數百年來這兒都有人住過。

有些石床、石桌、石椅都已磨得十分光滑。

岩壁上有烟火燻烤的痕跡，且洞內和暖如春。

更怪的是，洞中有個小石窟，也就是洞中之洞。裏面有兩個石人，顯然是不久之前鑿好，成爲粗胚的。

祇有下體處還沒有成形。

小于道：「這石人是你雕鑿的？」

「當然。」

「作甚麼用的？」

「自娛。」

「爲甚麼下體沒有雕鑿？」

「因爲缺乏樣子。」

小徐道：「我懂了！你把我們帶來，主要是要我們作你的樣子，雕鑿下體那東西？」

「正是。」

小徐道：「我給你作樣子，你可以給我們解藥嗎？」

「我要看看你們夠不夠資格作石雕像的樣本。」

小徐道：「一定夠，我們都很正常。」

陰洋哂然道：「同樣是人，但胴體的外形却不一樣。有的壯有的弱，有的好看有的不好看。有的看來骨感或肉感，有的則予人高雅聖潔之感。」

小徐道：「你要哪一種？」

陰洋嘆口氣道：「既要有肉感，也要看來聖潔。」

小徐道：「所謂肉感，就是性感，怎會聖潔？」

「性感和聖潔並不抵觸！你們把衣衫都脫了吧！」

盈盈大聲道：「不要！」

陰洋道：「妳以爲穿了衣衫我就看不到妳的胴體了？」

盈盈道：「難道你生了透視眼？」

陰洋道：「根據身高、體型、肥瘦和走路的姿態，我就知道你們的身體是甚麼樣子。」

小于道：「既然不須脫衣已知我們的身體，又何必脫衣？」

陰洋道：「我要研究相法。」

「相法？相身體？」

「對，就連吃喝拉尿睡都有相，何況人體！」

小于道：「我們爲甚麼要爲你脫衣？」

陰洋道：「我可以好好葬了你們。」

小徐道：「死了！死了！死後甚麼都沒了，管他葬不葬？又管他如何葬法？除非你能說出眞正的理由。」

陰洋道：「我要你們就範，祇待你們毒發就成了。」

「那是小人行徑，你是小人嗎？」

「陰某雖然身有缺陷，却不承認是小人。」

小徐道：「那就實話實說，我們可以考慮！」

陰洋道：「我祇是十分羨慕正常男女，因爲我本身不男不女，亦男亦女，我想找一對標準的男女。照他們的身體雕鑿石像，留作終生紀念及欣賞。」

小徐道：「如我們作了！你給解藥？」

陰洋道：「當然，但詐賭的銀票要退還一半。」

小徐道：「這樣也成。」

陰洋道：「這位姑娘也要展示胴體！」

「不要，不要！」盈盈大聲拒絕。

陰洋道：「其實我並不以色情目光看妳！」

盈盈道：「誰知道你內心想甚麼？」

陰洋道：「妳忍心他們二人和妳一起毒發身死嗎？」

盈盈道：「爲甚麼要這樣？」

陰洋道：「我祇想選擇一男一女作爲模子，照他們的樣子留下石雕，永久欣賞而已。」

小于道：「看的方式改變一下，可以考慮！」

陰洋道：「如何改變？」

「這窟中有一水池對不？」

「正是。」

「她站在池邊，身子倒映池中，你看池中身影如何？」

陰洋想了一下道：「也可以！」

盈盈道：「小于，你爲甚麼答應他？」

小徐道：「乃是爲了大家活命，妳要遷就點。」

盈盈道：「的的姊妹也不會幹？」

小徐道：「看也看不壞！據說男人的眼睛看了女人的胴體，還能促進發育呢！至少胸部會更挺些！」

盈盈要揍他，小徐閃開，小于道：「盈盈……」

盈盈道：「好吧！爲了你，我認了！」

小于道：「陰洋，你能守信嗎？」

陰洋點點頭，於是小于和小徐脫光先讓他看過，然後，盈盈赤裸站在池邊，小徐和陰洋是背轉身站着的。

他似乎從未見過盈盈這種女人胴體。

他一邊看一邊渾身發抖，甚至奔入洞中之洞拿起鑿子和鎚子，在那女石像下體上快速鑿下。

就像雕塑家陡然間得到靈感一樣。

很快地，女人下體粗胚已成。

陰洋又鑿男性下體，且要小于再次作他的樣子。大約兩個時辰，男像的粗胚也成功了。

小徐道：「看來我作模特還不夠資格呢！」

陰洋道：「正是，男人有男人的美，你差得多。」

不給解毒找借口

小徐道：「現在可以給我們解藥了吧？」

陰洋道：「可以，你要先去見一個人。」

小于道：「還要見誰？」

陰洋道：「聽說過『白頭翁』羅烈老爺子嗎？」

小于不由一驚，道：「爲甚麼要去見他？」

小于道：「陰大俠知不知道，『四獠』的醜行？」

「知道。」

「他們是不是死有餘辜？」

陰洋道：「的確！」

小于道：「陰大俠既知他死有餘辜，爲何還要我們去見他了？」

「因爲羅老爺子想見你們！」

小于道：「如果你能解了我們之毒，我願去見羅烈。」

「你敢去？」

「對，我敢，如果能解我們之毒，我也願和你決一高下。」

陰洋道：「我不想和你動手，羅老爺子想見你。」

「爲甚麼？」

「希望看看殺死他門下的人是甚麼樣子？」

「你不給解藥，我們連走路也走不快！」

小徐道：「再不給解藥我們毒發就無救了！」

陰洋道：「本人下的毒，下手有分寸，你們死不了！」

這工夫洞口忽然走進一人。

這人很俊，走路像女人，腰身也像女人。但穿了男裝。

陰洋道：「你是……」

「你不認識我，但我聽過你的大名。」

「你認識我？」

「是啊！由於咱們都是同樣的人，所以特別注意你的動向和言行。」

陰洋道：「你也是……」

「是的，也許稍有不同的是，我是女多於男！」

陰洋大爲興奮道：「我是男多於女，我們二人正好湊合湊合，也不枉今生到世上來了一趟。」

這俊美的年輕人道：「據說像我們這種人是不能共效于飛的。」

陰洋道：「至少也可以得到無窮的樂趣。」

俊美年輕人道：「他們是幹甚麼的？莫非和我們一樣？」

「不一樣，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是甚麼樣子的？」

「你想知道是不是？要不要看看他們的胴體？」

「不要。」

「怎麼又不要了？」

「看了會傷心，人家有健全的胴體來享受人生，我們則無！所以我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出遠門。」

陰洋道：「至少我可以讓你看看兩尊石雕。」

「是你雕的嗎？」

「是的。」他帶年輕人進入石洞。年輕人一看這兩具石像，尤其是男的那一具，不由得臉紅，立刻移開目光。

陰洋道：「怎麼樣？」



新書介紹

親愛的 你被我設計了

天地良心！

要不是爲了報恩，

要不是爲了作研究，

她幹嘛犧牲這麼大，把自己搞得……

好吧，好吧，就算還有那麼一點點暗戀情愫吧！可是……

十個月！難道他不知道懷孕很辛苦的嗎？

居然還可以把一張俊臉臭成那樣對她！

好像她偷了他甚麼天大的寶貝似的，

從沒見過像東方磊這麼小器的男人！

她不過就是偷了他的「種」嘛……

這是「死神」東方磊與古泉蓮吟的故事。

「太好了！百看不厭……」說着向小于望過來。

小于總覺得這年輕人很面熟。

小徐也是如此，一時又不敢確定，尤其是小徐他幾乎能叫出名字來，但却又以爲她不會來此。

的確，她怎麼會隻身來到荒山？

陰洋道：「你如果喜歡，就留下來。」

「留下？」

「是的，因爲我們二人在一起生活才幸福。」

「爲甚麼？」

「因爲我們都是那種人，祇是程度上的差別，我們在一起誰也不會嫌誰，誰也不會討厭誰。」

年輕人道：「的確如此。」他指着男人石像道：「這具石像是照誰的樣子雕成的呀？」

「他！」他指指小于。

那知語音未畢，年輕人出指逾電，連點他三大要穴。陰洋未防之下，閃避不及，應指而倒。

小于不由驚喜地道：「你是……」

小徐道：「我看出妳八成是白姑娘！」

「對，我就是白如意。」

小于吶吶道：「你怎知我們在此？」

「不久前你們藏在草中，我和老奴白福由山徑上過去了，但你們走了岔路，我就回頭跟上了你們。」

小徐道：「莫非我們在賭場中的一切妳也看到了？」

「正是。」

小徐道：「幸虧姑娘跟了來。」

盈盈道：「就是她不來，我們也未必包死不活！」

小徐道：「包死還好，就怕半死半活地！」

小于道：「快點找解藥。」

小徐自陰洋身上找到了解藥，趁別人不注意時，扯下他的褲子看了一下，不由嚇了一跳。

在以前，他常常聽到「陰陽人」這名稱。

以前他總以爲這種人有男人的東西，也有女人的。

甚至他有個荒謬的想法，這種人自己可以和自己作那事。

大了以後，自然知識增了，見聞也就多了。

他知道「陰陽人」不是那樣的。

（未完・六）

督　　印：羅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插　　圖：可飛　培邦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THE ROYAL GOLD


THE ROYAL GOLD
寧神
固本
紫金丹
紫金丹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